

2000

中国年度最佳

ZHONGGUO NIANDU ZUIJIA

小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2 0 0 0

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

杨晓敏 郭 昕 寇云峰 选编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尹全生

借条.....	(1)
---------	-----

北 村

两个人的车站.....	(5)
-------------	-----

孙方友

女票.....	(9)
---------	-----

高建群

一吻三十年	(14)
-------------	------

曾 平

崖边对话	(18)
------------	------

老 威

新人类喂小姐	(21)
--------------	------

杨轻抒

听球赛	(25)
-----------	------

龙会吟

伸脚 (29)

程习武

无土兰花 (32)

刘国文

石县长治“水” (34)

张丽钧

与爱情无关 (37)

刘殿学

有关部门 (39)

相裕亭

威风 (42)

刘建超

中锋 (46)

胡丽端

私奔 (49)

闵凡利

行路和尚 (52)

宗利华

绿豆 (57)

雨 宝

电邮一则 (60)

阿 碧

缘分 (63)

蔡 澜

三个电话和三个女人 (67)

梁海潮

选票 (71)

龚清枫

阿熳 (74)

周大新

关于战争消失那天庆贺仪式的设计 (78)

刘向阳

弹弓 (82)

陈 毓

我只想看看你城市的模样 (85)

金 光

扶贫款 (89)

陶 纯

等待 (92)

李雪峰

一地白纸 (95)

许国江

抓副麻将给老爸 (98)

盛祥兰

流落在俄罗斯的中国乔 (101)

芦芙荭

三叔 (105)

叶大春

喜欢蜘蛛的人…………… (107)

张爱华

今天去离婚…………… (110)

一 冰

剑客…………… (114)

刘荣书

这个朋友…………… (118)

苦 李

纸条的故事…………… (121)

伍维平

又是一夜星光…………… (124)

方英文

太阳语…………… (127)

侯德云

歪柳…………… (130)

叶倾城

三个瞬间…………… (133)

王建根

欲望…………… (135)

绛 云

书记给你拜年…………… (138)

靳源水

赶会…………… (143)

刘立勤

有福同享..... (146)

李乐夫

日食..... (149)

齐运喜

迎宾竹..... (152)

邱宝晖

最后的晚餐..... (155)

阎耀明

送别..... (158)

季栋梁

没有长大的爱情..... (161)

何百源

候诊记..... (165)

力哥

心隧..... (169)

韩仁均

小康村里好事多..... (172)

戴 涛

日光浴..... (176)

赵 新

高兴..... (180)

新 力

大堤上有座红房子..... (184)

沈乔生

浪漫的故事..... (188)

叶大春

老莫钓鱼..... (191)

翁 城

远逝的手语..... (194)

白旭初

农民父亲..... (197)

冯 杰

塔吉克乌石项链..... (200)

张晓林

名医..... (204)

刘国芳

你知道香港吗..... (207)

栗蓓安

变脸..... (211)

文 刀

罪证..... (215)

路 也

逃跑的男生..... (218)

夏 榆

父亲..... (221)

王记谱

毒掌..... (224)

韩振远

富豪的困惑..... (228)

金文吉

寻人启事..... (231)

王笑非

村里来了摄制组..... (233)

傅爱毛

糟糠之妻..... (237)

陈大超

老鼠朋友..... (241)

王保伦

一盏台灯..... (244)

马金章

奥秘..... (248)

沈祖连

大哥的心愿..... (250)

华 凯

图兰朵..... (253)

草 章

永远的感激..... (256)

李 潜

嫂子..... (260)

丁肃清

自助餐..... (263)

薛 涛

与花交谈..... (267)

老 海

英雄..... (271)

谢明洲

富翁贾..... (275)

王海椿

一人酒吧..... (279)

展 静

秘书忙..... (283)

沈石溪

斑羚飞渡..... (285)

丘脊梁

职业作家与坐台小姐..... (289)

高立群

远山落日..... (292)

茨 园

门..... (295)

鬼 妹

世纪末的晚餐..... (298)

鸣 石

古老师再婚..... (302)

修祥明

大鱼..... (306)

廉世广

换心..... (310)

江 群

荣誉市民..... (314)

秦德龙

鼓掌..... (317)

秋子红

有一种香烟叫“红豆” (320)

张小章

云嫂..... (323)

程宪涛

局长戒烟..... (327)

樵 夫

追求伟大..... (330)

贾 江

一诺千金..... (334)

陈永林

复杂与简单..... (337)

赵 新

听戏..... (340)

程维钧

心理专家..... (344)

王明新

一朵花..... (348)

顾文显

把关..... (352)

翁志刚

发烟..... (355)

马新亭

常回家看看..... (358)

田尚培

乡长住店..... (361)

阿 贵

狗外交..... (365)

苏学文

窗口..... (368)

李洪法

临终李夫人..... (372)

孔兴民

制造“崇拜”..... (376)

王正寅

校庆的符号 Cu (379)

芦宏伟

教授与小偷..... (383)

卢卫平

一件古董..... (386)

郭文峰

馈赠..... (389)

江 奔

女儿装嫩..... (392)

王走木

扶贫..... (395)

吴成铭

失落..... (399)

苏景义

反面演员..... (403)

连 木

一千里之外有个人死了..... (405)

林 夕

爱你的“邻人”..... (408)

欧湘林

茶友..... (412)

裴章传

紧急会议..... (415)

高 宽

酒阵..... (418)

邵 健

谁的啥..... (421)

刘亚中

分手时让我留给你美丽..... (425)

韩 英

走宴..... (429)

航 帆

广告人…………… (432)

朗凯宁

见到朋友…………… (435)

喊 雷

亲子鉴定…………… (438)

左成捷

十猫图…………… (442)

王世友

千年虫…………… (445)

大 毛

肇事者…………… (448)

王友元

还是我的错…………… (451)

字 心

一只梨…………… (454)

翁新华

三色笔…………… (457)

李桂龙

抹口红的男孩…………… (460)

石 翼

落实…………… (463)

汝荣兴

我是中学生…………… (467)

曹多勇

看车棚的女人…………… (470)

袁 方

牛大，牛二…………… (473)

田 鹰

见见不认识的儿子吧…………… (476)

师 前

送礼…………… (479)

李 柯

出差的日子…………… (482)

黄明东

椿象…………… (487)

飘 雪

很爱很爱你…………… (490)

王德林

爱好文学的女孩…………… (493)

邢 冰

我的同学乔美…………… (497)

晨 雨

寻找英雄…………… (500)

刘珊珊

半截烟头…………… (503)

包炳林

夜赌…………… (506)

珠 晶

城市有车吗..... (508)

李祝尧

找硬门子..... (513)

谢志强

照相..... (516)

编者的话

小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她从萌生、发轫到今天所争取到的生存环境，仅仅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时间，在已有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弹指一挥间，何其短矣。所以，小小说的字数限定、审美态势和结构特征，无不打上稚嫩的痕迹。而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的使命，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到发表、选载小小说的主流刊物上来。有缘于此，最早刊登小小说的《百花园》月刊等，专门选载海内外优秀小小说作品的《小小说选刊》等，才会应运而生，在期刊苑里绽开鲜亮的花朵。倡导文体的意义在于，不仅使更多的作者参与小小说创作，还通过作者的创作性劳动，让文体最大自由度地拓展。而所谓规范，则是在编者的遴选检索过程中，对小小说大致有个文体界定。每一种文体，都会有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小说要特立独行，自立门户，绝不能把别的文体样式拿来充塞其间，她要有明显的标志才行。二十年来，经过倡导者、编者、作者乃至读者的共同创造，小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新品种，渐次被读者所共识，以至又被文坛有识之士所认可，不能不说是新时期文学史的一种变数。尽管她的未来道路还很长，如果玉汝于成，百年树文，依然

应该是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

毫无疑问，作家是精神产品的第一生产力。没有作家们的精心创作，便没有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如果说文学期刊是发表作品的主阵地，作品是刊物不竭的资源的话，那么，作家便是作品的原始性再生酵母了。在此前提下，刊物能为作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环境至关重要，对于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有着无法回避的现实意义。因为，“倘无适宜的文学氛围，年轻人由文学爱好者迅速成为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小小说作家尤其需要刊物的关注。这不仅限于小小说创作具有短、平、快的体裁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小说担负着文学启蒙者的作用；还在于小小说作家，由于文体的局限，需要在创作上不断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十年磨一剑，一部好的长篇可以使人步入文坛，而创作一篇即使非常精彩的小小说，却不能从世俗的意义上跻身“作家”行列。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是作为小小说作家的必修课之一。在漫长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间断的笔耕中，除了自身的持久努力外，外界的正面影响会成为莫大的推动力。二十年间，百花园杂志社曾不遗余力，数十次地分别举办征文，坚持评奖，组织笔会，编辑出版丛书、增刊等，从中发现新人，推出精品。一方面，培养和造就了当代中国小小说创作的主力阵容，注重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积累；另一方面，使《百花园》月刊、《小小说选刊》多年处于广大小小说爱好者（读者）所关注的热点之中，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才赢得了“中国小小说中心”之称。

近十多年来，我国新时期的小小说创作，从一种弱小的

文学样式，逐步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小说“四大家族”颇具活力的一员，拥有数千万计的读者群；从一种散兵游勇式的业余创作开始，发展成为一支朝气蓬勃、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家队伍，这是当代中国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一个难以置疑的事实是，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其体裁样式早有归类，曾几何时，一种叫做“小小说”的新品种应运而生，在灿烂的文学天空中，又燃亮一颗星座。短短十几年间，燎原之势愈炽。在此意义上讲，小小说的倡导者、作者、读者、编者，应同属开拓者和奠基人，其功德莫大焉。

毋庸置疑，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大厦的，靠的是鸿篇巨制，如波澜壮阔的长篇小说，凝重沉甸的中、短篇小说。小小说担负不起这个使命。小小说只能是一雕梁、一画础、一盆景，小小说即使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铆钉。它也无须超负荷运转，更不可能取代别的小说样式，哪怕是试图越轨都不行。但小小说同样是小说家族中的小兄弟。著名作家南丁先生曾称小小说是“英俊少年”，干的是“营造绿地的事业”。所以，它理应是小说文体的一种补充，一种拓展，一种加盟。最关键的是，小小说从民间崛起，演绎出生活中缤纷缭乱的华彩片断，有着亲切的真实感。能让普通读者的阅读欲望大为增强，何尝不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文化走向呢！

借 条

○尹全生

1946年夏秋之交，解放军中原军区某部从宣化店突围。几十名伤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被国民党军队尾追堵截，断粮数日。一天深夜到了后山村，护送伤员的连长周大成向大庚借粮食。大庚只有一亩兔子不拉屎的山地，夏季遭灾，收的麦子就要吃完了，而当时离秋收还早，哪有粮食？再说，新婚不久的媳妇已怀了孩子，自己还在为缺粮发愁呢！不满二十岁的大庚天生心肠软，经不住求，心一横拿出了自己仅有的50斤麦种。连长给大庚打了张借条，说等全国解放了，让他凭借条到县政府换麦子，一年翻一番！

三年后全县解放了，大庚就带着借条进城兑换麦子。走上村前的山头，大庚面对村子坐下休息。坐在这里，大庚看到刚刚属于自己的两间瓦房和两亩地。连长向他借粮时，他的那两间破草房不久就倒塌了；那一亩兔子不拉屎的山地，第二年春就卖了。贪婪地看着那房子那地，大庚突然问自己：这房子这地是哪儿来的？——解放了，政府分给我的！想到这

里，大庚就又想到了揣在怀里的借条：我分得的房子分得的地，难道还不值 50 斤麦子？

大庚觉得自己不够意思，往自己脑袋上擂了一拳，拔腿朝回走。

转眼十年过去，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大庚实在揭不开锅了，就又带着借条去找政府。走到县城外面的烈士陵园旁边时，他问路旁挖野菜两个人，到县委怎么走。挖野菜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有五十多岁，脸浮肿着。大庚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也是被饥饿折磨了多时的人。没料到这人正是县委书记，问大庚有什么事。大庚知道对方的身份后，惊得接连倒退了几步，看着县委书记浮肿的脸，咯在地上的血，他如同做贼被人当场发现了一般，拔腿就逃。大庚边逃边问自己：县委书记都饿成那个样子，都在挖野菜，还找谁要粮食？他又一次觉得自己不够意思，发誓再不拿借条找政府了。

年轻的大庚，渐渐变成老态龙钟的大庚了。人老了，心事也就多了。大庚打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买口上好的棺材，重新安葬媳妇。他觉得只有这样，当自己下世的时候才有脸去见九泉之下的媳妇，也才能获得安慰他灵魂、温暖他身心的宽容，消除那种朝朝暮暮煎熬人心的愧疚感。当年，解放军的伤兵离开后，遇到一秋大旱，庄稼歉收，来年春天，大庚家断粮了！更糟的是，他把所有的麦种都给了解放军，秋播没种子用，这就决定了他夏季的颗粒无收，决定了他没胆量向别人借粮食。女人怀孕最需要营养，而大庚媳妇却只能吃野菜树皮。媳妇身子太虚弱，分娩时孩子怎么也产不下来，母子俩就这样去了，大庚用一张草席卷着媳妇埋了……

大庚是村里的“五保户”，自己的后事会有人操心的，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而重新安葬媳妇的事，则必须由自己来料理，要花几千块钱。而大庚连一千块钱都凑不出来。他听说：村长的存款有十几万，县里有的干部比村长还富。大庚心里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一辈子太吃亏了。因此，他一改初衷，决定再一次带借条去找政府：村长还有县里的干部们，钱是从哪儿来的？不贪赃枉法，他们哪有那么多钱？他们能发不义之财，我为什么不能找政府，讨回自己应该得的麦子？大庚算不好账，50斤麦子一年翻一番，50年弄不清翻成了多少。给多少都成，安葬媳妇怕是足够了。

走到县城外的烈士陵园旁边时下雨来，大庚只好进烈士陵园躲雨，与看护陵园的老头聊起天来。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他无意间讲到了进城的目的和解放前那段往事。

看护陵园的老头听了很吃惊，也讲起了自己的一段往事：1949年解放军攻打县城，请他当向导。有个团长对他说：曾向后山村一个老乡借过50斤麦种，等打完了仗，一定要到后山村看看，归还麦子……

大庚听着听着眼睛瞪大了，迫不及待地追问：“那后来呢？”

“那团长在攻打县城时牺牲了，就埋在这陵园里。我在想，那团长同你说的连长，是不是同一个人？”

大庚一骨碌站起来去看团长的坟。那是一个普通的土坟，墓碑上赫然刻着“周大成之墓”几个字！看护陵园的老头还告诉大庚：这个烈士是孤儿，死时还没成家，所以这些年从

没亲人来看望过他。老泪从大庚眼角爬出来，他嘴唇哆嗦着喃喃道：“你这兄弟呀……我比你还多活了 50 年哪！”

大庚离开烈士陵园后，直接踏上了回家的路。看护陵园的老头问他为什么不进城了，他红着眼圈说：“为解放咱这个县，人家连命都搭上了。人家找谁讨账？”

如何重新安葬媳妇大庚有了新主意：用自己现有的棺材。至于自己三天或者五天后死了怎么办大庚却没有想。

两个人的车站

○北 村

在我居住的城市，有件奇怪的事。这两年每到情人节，便有人抱一大捧花，等在18路汽车三元巷站台上，每对候车的情人都可能得到一枝玫瑰，甚至有人为这枝玫瑰而专在那里挤一班车。

人们只知是花店受人之托来做这件事。情人节这天的玫瑰，总要10元以上一枝，送一天，花销1万，可是没人知道是谁，为什么。

我的一个学生刘力山告诉我这件事，我又在闲聊时转述给别的朋友，故事总是这样传播开来。

年底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刘力山的电话，说他抓到了大新闻，幕后的那位送花人出现了。

这是本市新开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环境幽雅，铺着优质的英格兰草皮，三层的小楼显得格外宁静。

刘力山说，是他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款姐，在苏州做窗帘生意，开了六七家连锁店。老城区改造时，她抓住机会拓展

势力，半年不到就垄断了当地的批发和零售市场。当她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就搬回老家。

刘力山说，她今年 32 岁。大夫说，癌细胞已经扩散，最多还有一两周的时间。我们走进病房时，心情沉重。

她深陷在白色之中。四壁的白墙和包裹着的白被单，使她显得格外瘦小羸弱。脸色极差，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她的眼睛很大。

“我只有养父母，没其他亲戚。临走，就想找个人说说。做生意这几年，没什么谈得来的朋友。找你，是当你朋友，别搞得像什么似的。”

她断断续续地说，既像和我们攀谈，又仿佛自言自语。她的故事出乎我们的意料，竟如此简单。

“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除了去苏州的那几年。养父母对我很好，宠得我特别任性。大学毕业，我找了家合资企业，没服从学校分配。

“我在大三谈了男朋友。他很普通，高中毕业就工作了，没两年因为打架被厂里开除——他打了他们厂长。他在街上晃悠，有帮兄弟跟着他。偶尔也帮他舅舅做些小生意。因为有主见，人又‘棍气’，挺有号召力。

“有一次他来学校跳舞，他的一个小弟兄偷我的包，被抓到校卫队。他出来顶，结果两人一起给送到派出所。临走时他也斜了我一眼，那种满不在乎又若有所思的眼神令我难忘。

“就这么认识了。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他的舅舅。我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我，反正我是不顾一切地爱他了。

“他这个人不喜欢说话，永远是一种无所谓的表情。但我

知道他深爱着我。在我的坚持下，他渐渐和弟兄们疏远，不喝酒、不赌钱，甚至悄悄地读起电大课程来。其实他根本不是那块料。我太任性，后来回过头想，他当时一定很痛苦，因为他向往过的是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在公司的业务很忙，经常要加班到晚上。公司在郊外，只有 18 路中巴通宵往返。我在公司两年，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下班时他都会到三元巷站台接我。‘反正他有的是时间。’每次车到站，我都能看到 he 斜侧身子，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们已经在打算结婚的事。养父母仍然反对，坚持要他找个工作。后来联系到一家商场，做仓库保管员，总算有集体了。其他的事，我们也开始忙着筹备。

“那天又加班到很晚，九点多钟上了车，突然下起大雨来。我想，他肯定会带伞来车站的。可他没来。我在站台上等了好久。

“后来我知道他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就在来车站的路上，还有十几步了，是他的错，他无视交通规则横穿马路。

“他死的时候手上握着两把伞。他舅舅说，突然下雨，他赶回去拿伞，怕来不及，走得很急。”

刘力山的眼圈儿红了。她停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

“我没哭。养父母以为我傻了，一个劲儿叫我哭出来。我恍恍惚惚的。两天后才有眼泪。

“我辞职了，没办法。每次经过那个车站，我仿佛都能看到 he 站在那儿，斜侧身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已经习惯了在夜色中走下车梯，靠向他的怀抱，我只能提前一站下车，我受不了。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城市。

“再后来我有钱了。我总忘不了那个车站，我想祝福所有活得快乐和不怎么快乐的有情人……”

走出来的时候，我问刘力山，还想写吗？他摇摇头。我叹了口气，下一个情人节，站台上不再会有玫瑰花了。

几个月过去了。每次经过那个站台，我都会下意识地向外看去，站牌下依稀有个斜侧身子的青年……

情人节那天，偶然经过那里，竟发现又有人抱着玫瑰站在那里。我惊讶地告诉刘力山，他平静地说，是我买了一百枝……

我一直不敢写这个故事，怕有一天经过时，看到车站上堆满了玫瑰。

女 票

○孙方友

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那支德国造的小左轮如黑色的乌鸦在他的手里“扑棱”了一会儿，然后又被他紧紧地攥住。他下意识地吹了吹枪管儿，乜斜了一下不远处那个被绑的女人，咽了一口唾沫。

你一定不想死！他说。可是没办法！

被绑的女人一脸冷漠，静静地望着前面的那个男人。她看到他又卸了枪，那枪被卸得七零八落，似一堆废铁。废铁在阳光下闪烁，显示出能吃人肉的骄傲。他用手“洗”着零件，眨眼间，那堆废铁又变成了一只“黑乌鸦”，在他的手中“扑扑棱棱”展翅欲飞，然后又被牢牢地攥住。

怎么还没听到枪响？芦苇荡的深处传来了故作惊诧的询问声。

头儿，舍不得那娘儿们就放了她嘛！有人高喊。

一片嬉闹声。

他蹙了一下眉头，抬头望天。天空瓦蓝，白云如丝般轻

轻地飘过，穹顶就显得无垠而辽阔。阳光在湖水里跳荡，堆银叠翠。芦苇摇曳，晃得人醉。那女人仍在盯着他。他看到那女人乌黑的秀发上沾满了芦花。白皙的脸冷漠无情，丰腴的胸高耸如峰。

他终于掏出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子弹，在口里含了含，对着阳光照了照，然后在掌心中撂了个个，又稳稳地接住，说：这回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他说着瞟了一眼那女人——正好一阵小风掠过，女人的旗袍被轻轻撩起，裸露出细细嫩嫩的大腿。白色的光像是烫了他的双目，他禁不住打了个愣，觉得周身有火蹿出。

头儿正在想好事儿哩吧？那边又传来了淫荡的呼啸声。

女人看到他那刚毅的嘴角儿被面颊的颤动牵了一下，那张年轻的脸顿时变形。他终于举起了那支枪。那支枪的弹槽像个小圆滚儿，如蜂巢，能装十多粒子弹，弹槽滚儿可以倒转，往前需要扣动扳机。她看到他把那颗子弹装进了弹槽，“哗哗”地倒转了几圈儿然后对她说，这要看你的命了！

这里面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命大，赶上了空枪，我就娶你为妻。他又说。

她望着他，目光里透出轻蔑。

你知道，土匪是不绑女票的，女票不顶钱。有钱人玩女人如玩纸牌，决不会用重金赎你们的。他说着举起了枪，突然又放了下去，接着说：让你死个明白，我们绑你丈夫，没想弟兄们错绑了你。我们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扰人心。不过，若是我要娶你为妻，没人敢动的。但我又不想娶你这个有钱人的三姨太，所以这一切要由天定了！说完，他又旋转

了几下弹槽滚儿，才缓缓举起了枪。

女人悠然地闭了双目。

那时刻湖心的岛坡上很静，一只水鸟落在女人脚下，摇头晃脑地抖羽毛。芦苇丛里藏满了饥饿的眼睛，正朝这方窥视。

他一咬牙，扣动了扳机。

是空枪！

求你再打一枪！她望着他说。

他摇了摇头，走过去说，我说过了，只打一枪。你赶上了空枪，说明你命大，也说明咱俩有缘分。

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你想怎么样？他奇怪地问。

我想死死不了，也想认命。她望了他一眼，松动了一下臂膀，拢了拢乱发回答。

怎么个认法？

我也打你一枪！

他怔了，不相信地望着她，好一时，突然仰天大笑，说，够味儿，真他妈够味儿！怪不得陈佑衡那老儿喜欢你！我今日算是等到了对手，就是栽了也值得！他说完便把枪撂给了她，然后又掏出了一粒“花生米”。

她接过那粒子弹，装进了弹槽儿，然后，熟练地把弹槽滚儿旋转了几圈儿，对着他走了过去。

她举起了枪，姿态优美。

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大哥，听说这女人可是枪法如神呀！苇丛中的人齐声喊

——声音里充满了担心和惊悸。

她笑了笑，又转了一回弹槽滚儿，对他说，如果是空枪，俺就依你！说完，重新举起了小左轮。她的手有点儿抖，瞄了许久，突然，颓丧地放了枪，好一时才说，俺不认命了，只求你从今以后别再当匪，好生与俺过日子！

他愕然，呆呆地望着她，像是在编织着一个梦幻。

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去受罪。她不知为什么眼里就闪出了泪花儿。

他疑惑地走过去，接过那枪一看，惊呆如痴。

俺转了两次，可那子弹仍是对着枪管的！她哭着说。那时候，俺真想打死你，可一想你命这般苦，就有点儿可怜你了。你不知道，俺也是个苦命的人啊！

他愤怒地扣动了扳机，枪声划破了寂静，苇湖内一片轰响。

他颓丧地垂了手枪，对她说，好，我听你的，带你去过穷日子！

四周一片骚动，无数条汉子从芦苇中跑出来，跪在了他的面前，齐声呼叫：头儿，您不能走呀！

今日能得鲍娘，也是我马方的造化！他平静地说，弟兄们，忘了我吧！

有人带头掏钱，他和她的面前一片辉煌。他望着那片辉煌，跪下去作了个圆揖，哽咽道：弟兄们的恩德我永世不忘，但这钱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马方一文不带！说完，他掏出那把左轮，恭敬地放在了地上。她走过去架起他，然后拾起那把左轮，说，你当过匪首，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带上它

也好做个防身！

他哭了。

二人下了山。

一吻三十年

○高建群

八岁红是某市晋剧团的当家花旦，在晋陵一带颇有名气。

八岁红八岁上唱红，这以后，古戏新戏，文戏武戏，又演过许多角色，算起来有三四十个，不过大家认为她演得最好的角色还是文革时期从京剧移植过来的那个《红灯记》。在《红灯记》中，八岁红自然演的是李铁梅。记得当时破四旧，没有年画可卖，于是印刷部门将八岁红演铁梅的定妆照印成年画，许多人家中都贴过这画。

好汉不提当年勇，或者说“美人迟暮”，上面说的都是当年的旧事了。如今八岁红已年过六旬，退休在家。漂亮的人不经老，她当年那绷得紧紧的白嫩面皮，如今已经松弛下来，尖下巴也变成了双下巴，黑白分明的两只大眼睛，那黑的地方如今也不甚黑，白的地方也不甚白了。

八岁红在家闲着无事，于是想到要余热利用，办一个少年戏剧学习班。这学习班说说容易，办起来却难，需要的启动资金，说多了得三十万，说少了也得三万。

八岁红于是四处化缘，希望能够筹到资金。有人出了个馊主意，让八岁红重出江湖，演上几场戏募捐资金。然八岁红如今已人老珠黄，年轻一代更喜欢那些港台明星之类，谁会来看这个“老怪物”的戏？

八岁红的孙女是个大学生，她心疼奶奶，劝八岁红不要跑着去筹钱，她说她有现代手段。啥叫“现代手段”？原来，女大学生是要在互联网上发消息。

那互联网上的消息这样写道：八岁红欲振兴地方剧种举办少年戏剧学习班，万事齐备，只缺资金，盼有识之士解囊相助云云。

消息在互联网上发出后，不几日，八岁红正在家中闲坐，突然有人敲门。门开处，进来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老板进来，先眼睛直勾勾地瞅着八岁红看一阵。演员天生一张脸就是让人看的，八岁红从小卖蒸馍，啥事没经过，那脸早被人看得能结上老茧了。可是这一辈子没有害羞过的八岁红，面对这男人的注视竟有些害羞，脸像小姑娘一样地红了。

男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收回了目光。

男人细致地询问了办班的情况，最后将腋下的黑皮包放到桌上，拉开拉链，从里面一沓一沓取出一堆钱来。

男人将钱在桌上码好，对八岁红说，这是十万，我刚刚称过的，一万元是一市斤，十万元是十市斤，我从保险柜取出时称过，刚好十斤。这十万元算第一批赞助，余下的二十万元陆续到位。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瞅着眼前的这一摞百元大票，八岁红简直像做梦一样。她拿起一沓钱来，戴上老花眼镜去看。那

男人见了，笑一笑，有些居高临下的味道，但又极为友善地说，不是假钱，你放心。

一桩让八岁红千难万难的事情，就这样轻易解决了。这事确实有些奇怪。八岁红问那人的名字，那人笑一笑：不必问了，普通老百姓一个。又问他的公司，那人又说，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因此就不必问他公司的名字了。

“那你一定是个狂热的晋剧迷吧？”八岁红这样问。谁知那人又摇了摇头，说他过去喜欢美声唱法，现在喜欢流行歌曲，对于晋剧，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兴趣。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谁也不会钱多得拿去打水漂。你来赞助，一定有你的道理，如果你说不出个道道儿来，这钱我就不能收！”八岁红说完，真的将钱又推到了那男人的跟前。

“真的要我说明原因吗？世界上有些秘密本来就不该说的，不过你既然要我说，那我就说吧！”

“我曾经为你坐过牢，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年华。你不要惊异，你不会知道这件事的，因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事。”

来人继续用一种徐缓的追忆口吻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是一个工厂的青工。还记得你扮演李铁梅的那张剧照吗？我们集体宿舍的墙壁上，就贴着这么一张。”

“那时你多么年轻呀！”来人瞅了一眼已经老态龙钟的八岁红，叹息一声，继续说，“我们宿舍的八个小伙子都喜欢你崇拜你，而最喜欢你的是我。我那时做了一件傻事，这事让我现在想起来都脸红。”

来人停顿了一下，又瞅了八岁红一眼，继续说：“每天上

班时，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宿舍。最后离开的原因是为了和你告别。而那告别仪式是亲吻一下你的嘴唇——当然是张贴画上的嘴唇。

“这事后来被同室的人告发了。那嘴唇经过成年累月的亲吻，颜色已经退去，因此很容易被人怀疑。最后，有一次在亲吻的时候，门被推开，我被当场拿获。后来，以流氓罪而判刑。”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如果不是来人这样说出，八岁红即使有再丰富的想像力，也不会想到在她身上竟然发生过这样的故事。此刻她感到自己的嘴唇也有些发烫，于是赶紧害羞地用手捂住。

八岁红收下了那人的赞助款。随后“八岁红艺校”就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而后来，那人答应过的二十万元赞助，也分两批汇到了学校的账上。

那天在告别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接吻。八岁红将那人送到了门厅，握手告别时，她突然有一个愿望，就是给那人一个吻。那男人似乎有同样的想法，四目相对，他们互相注视着，迟疑地、试探着走近对方，接着四片嘴唇胶在了一起。

崖边对话

○曾 平

认识他，是在国家级森林公园的静思崖。林海茫茫，涛声阵阵，云蒸雾腾，静思崖宛若大海中一叶轻飘飘的小舟。上静思崖得走两个小时的原始栈道。我去的那天下午，静思崖的游人除了我就是他。

他的脚前已是一地的烟头，不断地从口和鼻里喷射的烟雾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显然沉思着什么。

他先招呼我，甩给我一支烟，是“中华”。

我们坐在石头上吞云吐雾。

他说我还以为今天没人来呢！我说我不是人？我们笑了。我们闲吹，他说兄弟你说当官的什么最幸福？我说老兄你是当官的？他笑笑说，兄弟，不必认真，我们随便吹吹。我说肯定是小官提大官了。他摇头。我说要不然就是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他又摇头。我说再不然就是他的儿子也当了官并且当了比他更大的官。他仍摇头。我说老兄你是不是脖颈有些问题只会摇头？他友好地笑笑。他似乎还没从沉思中醒来。我

很想听听他的高论。

他说他在这儿深思很久了，为官者还是畏惧最幸福。

我差点大笑。畏惧还是幸福？

他说畏惧者最终没有畏惧，没有畏惧者最终会畏惧。

他仍抽他的烟，望茫茫林海。他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兄弟。

他很快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他说他曾经主管过一个工程，从招标到工程结束他没为包工头说过一句好话，但人家在工程验收后神不知鬼不觉仍往他家中塞了一个包，里面两万元呢！人家说是辛劳费，还不足利润的百分之一。当时他乡下的父亲生病住院，正需交两万元的押金。他很想拿那钱，很想神不知鬼不觉连老婆也不说就给他父亲。但他怕，怕身败名裂，怕被关进监狱，怕晚上睡不着觉。他说那钱在自家的床下放了一天，天天做噩梦，天天心惊肉跳。第四天赶紧退了。他问我他是不是胆子太小？有些自嘲。

他仍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不愿回来。他继续说，他遇上过一个红颜知己。那女孩要多美有多美，要多温柔有多温柔。那天，女孩把他请到一家星级宾馆包了房。女孩说她不为名不为钱，只为爱。那天本来可以发生一点故事，早已心猿意马激情澎湃的他关键时刻却怕了。他说，他怕公安当晚突然组织行动，他怕老婆突然撞门进来，更怕撤职开除党籍。

他苦笑。他给我讲了好些他想干因为怕而最终没有干的事。他说他几位同学或者因为钱，或者因为色，或者因为权，前几天关进监狱了。他说现在想以前的事，有时为畏惧而后悔，不过现在很坦然很自在，一点也不畏惧。你说畏惧是不

是很幸福？我无言以对。

我至今不知道他姓啥名谁。半年后，我却遇见过他一次。我随一个记者团赴 A 地采访，在一个会议中心，他显然刚从主席台上作了报告下来，正喝水润喉，旁边有一青年为他拿着公文包。

我挺热情挺激动地走过去，说，老兄，原来你在这儿啊！他望望我，挺陌生的，问，你是谁啊？啊？

我很奇怪，那天我们不是相处得挺融洽吗？并且他叫我兄弟我叫他老兄挺亲切啊！

提包的青年说，×长，这人有些神经兮兮的，得注意！他说，你给保卫处说说！

新人类喂小姐

○老 威

喂小姐：先生，我可以在这儿坐吗？

老威：随您便。

喂小姐：这样算答应了，我坐啦。请您给我来瓶啤酒，要嘉士伯。

老威：给您点酒？我又不认识您。

喂小姐：你已邀请了，再过十分钟，我们就是熟人了。我的长相不错，至少打 90 分。你一个人到迪吧东张西望，不就是想认识漂亮女孩么？

老威：你倒爽快。好吧，我请客。

喂小姐：味道不错，这牌子我喝了一年多，比跟人的交情厚，有烟吗？

老威：我不抽烟。喂，你叫啥子名字？

喂小姐：你已经称呼了——“喂”。打电话开头总要“喂喂”两声，人类在一秒钟内，起码要“喂喂”几十亿遍，我是大众情人，你叫我喂小姐吧。

老威：大众情人？

喂小姐：这也是问题？看来，新人类和旧人类代沟很深。我做任何事情都凭心情。比如出太阳了，我想染成金发，骑着摩托车满街兜风；一会儿，天阴了，我撑了一把伞，仅仅因为伞是红的，我就把头发又染红了；坐在家中看电视，突然觉得王菲的刺猬头很酷，马上又冲进美容院，照准了来一个，说不定，我妈都不认识我了。我购物更狂，心里不仅来电，而且熊熊燃烧。

老威：你多大？

喂小姐：18岁，今天是我生日。

老威：拿你没办法。我晓得社会上有你这种职业，靠陪别人聊天挣一点儿小费，挺不容易。

喂小姐：如果你讨厌我，不给小费也行。我是电视机前长大的，书读到中学一年级，就跑出来了，一直在社会上混。后来，又在迪吧当过领舞，一上台，就是两三个小时，随心所欲，倒非常开心，只是太累了。

老威：你还是个浪漫的女孩嘛。

喂小姐：追星是新人类最大的时尚。我的偶像是张信哲、张惠妹，还有张雨生。追过张学友，但他的男子汉做得有点假。你喜欢谁的歌？

老威：我不追星。

喂小姐：连怀旧歌曲也不听？我爸妈那代四十多岁的老人喜欢邓丽君、徐小凤，你的心态和他们一样吧？

老威：我的心态与谁都不一样，我似乎只追我自己。

喂小姐：哇！真是恐龙级的腕儿！我在迪厅跳了这么久，

追星族也不少，都不敢说只追自己，你肯定搞过摇滚的，罗琦听过么？

老威：算了吧，小姑娘。喂，你第一个男友还在么？

喂小姐：已经蹬了。人家都说初恋是如何美好，如何永生难忘，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巴不得他到外面多交女朋友，可他不，一天到晚死缠活缠。我上班，他就在下面候着，特没劲，连崇拜者送花也吃醋。领舞全靠气氛和情绪，一旦调动不上来，就要冷场，走了顾客，老板要扣工资，我一个月才一千多元钱，经得了几扣？我还得养着这个白痴，工也不打了，就守着，我又不是犯人。

后来，我为他介绍了“工作”，让他抓紧时间挣钱。我说：“加紧干几年，挣房子结婚嘛。”一听这话，他像吸了毒品，精神抖擞上阵去了。

老威：你好像从来不读书？

喂小姐：我天天读书。琼瑶、亦舒、黄爱东西、席绢，还有周德东，《知音》和《瑞丽服饰》，还有《时尚》、《女友》，不抓紧时间，绝对看不过来。《欢乐总动员》特棒，张延“咻——！”的那个V字手势打得绝透了，我模仿了一百次也不像。我期期都看，如果晚上落下了，第二天的上午重播也要补回来。演《还珠格格》时我简直疯掉了，几个电视台挨着播我就换着看，连班也不上，被迪吧炒了。我崇拜小燕子。喂，你是演艺圈的人吧，能不能替我弄个小燕子的签名？

老威：听小姐一席话，这张老脸不知朝哪儿放。我居然降格到与小燕子的崇拜者成为知音。

喂小姐：你有啥了不起？

老威：我没啥了不起，但《还珠格格》太臭了。

喂小姐：你眼红吧？自己写不出来，就胃酸水。

老威：我凑巧看了几分钟，正是小燕子和其他一个什么公主被绑赴刑场处决，整个画面人山人海，似乎都是还珠格格的追星族。而那两个钦犯身着节日盛装，沿途东张西望、搔首弄姿，像现代妓女去超市的途中。要知道，清朝刑律极严酷，哪有犯人不戴刑具的？

喂小姐：你这人，说话咋这么毒？你该不会背后又坏我吧？

老威：我对你印象不错。

喂小姐：真的？那就别生气。《还珠格格》挺好，小燕子的性格像我。谁都认为小燕子演的是自己，天真活泼，管他清朝不清朝，皇帝不皇帝。赵薇是穿着古代衣裳的新人类，只晓得玩儿。如果我是导演，我肯定比琼瑶新潮，我还要让太监跳霹雳舞，在皇宫内设计一段选美，乾隆皇帝是总评委，亮牌，九点九分，那才热闹。哎，别绷着脸好不好？

老威：你太可爱了。今晚咋付费呢？

喂小姐：你看着办吧。我发觉，你比我还单纯，初看，你像我叔叔，看久了，你倒像我弟弟。不到我家去看看？

老威：不担心我是色狼？

喂小姐：我安有报警器。你先不忙掏腰包，谈话气氛这么好，你付费走人，就啥情调也没有了。这样吧，我喜欢吃零食，你出门到对面的西点房去买一大包，顺便带一盒金中华、一瓶王朝干红，我回家接着喝。

听 球 赛

○杨轻抒

根子把儿子带到城里，原本是想陪儿子逛逛，让儿子开开眼界的，谁知工地老板为抢时间，突然宣布加班半个月，根子的愿望就落空了。

儿子读书很努力。虽说家乡的小学只两个班，只一名代课老师，但儿子的成绩总是第一名。根子对儿子说，好好读书，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爸再累都供你！

儿子眼泪汪汪使劲点头。

十岁儿子的泪水大大鼓舞了根子的士气，根子在城里顿顿吃泡菜就不觉得苦了。

总是考第一，儿子便显得底气很足，拽着根子问：城里都啥样？

城里有好多好多的楼房。根子说。

还有呢？

还有好多好多的灯，整夜都不灭。

还有呢？

还有好多好多的汽车，跑得风一样快！

还有呢？

还有……根子就搔头了。根子突然想起那天在街上看海报，说足球赛在体育场举行。足球赛根子看过，不过不是在体育场，是在一幢正在修建的楼房的顶上。足球场上那阵势！人山人海的，吼声都快把房顶给掀了。根子就说，城里还有足球比赛。

儿子拍着手，说知道知道，老师讲过的。

根子拍拍儿子的头，说，这学期还考第一，爸就带你进城看足球赛。

到成绩单下来儿子果然又考了第一，根子也没食言，便带着儿子走了两天的路，到了城里。

可是老板说加班……其实，根子心底还是暗暗有几分庆幸的。带儿子进城之后，根子找人一打听，吓了一跳，足球赛特票五十元一张，最差的丙票一张也要三十五元。就算买丙票，两张也得七十元，这可是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呢！何况票早卖完了，假如从票贩子手里买，甲票得两百元，丙票也要近百元。根子听得头皮发麻，嘴里嘶嘶地抽冷气。

儿子……根子很难为情，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

儿子很懂事。小学三年级学生已经很懂事了，虽然做梦都梦见看足球赛，但也知道那比赛不是自己能看的。儿子说，爸，俺不看球赛，俺们赌一赌，看谁赢球。

赌？根子很惊奇。

赌。儿子说，你输了，就别天天吃泡菜；俺输了，保证年年考第一！

行，根子就跟儿子拉钩。

根子的工地其实和体育场一墙之隔，根子站在正在修建的五楼工地上可以看见比赛的全过程。儿子不能爬到五楼上，就蹲在墙角，儿子说，俺听比赛！根子一听这话，泪差点儿就下来了。

看球赛的人可真多。根子想，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这玩意儿？

比赛很激烈，看台上的人大呼小叫，又打锣又敲鼓，还有吹的——根子听别人说，那叫铜管乐队——吹得人直发晕。一激动，看球的人还做起了水一样一波一波很好看的浪。看着看着根子觉得自己心里也热起来了。

但根子猛地一惊，根子心里暗暗叫苦：咋……根子虽看不懂比赛，但根子看得懂比分牌……客队真要输了吗？

根子的拳头狠狠地捶在一块红砖上。

儿子贴在墙角，专心致志地听隔壁传来的人声，脸上的笑渐渐就要溢出来了。根子低头看见儿子，心里便酸酸的。

看台上突然轰一声，像要炸了似的，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响起，根子一看：完了，自己果然输了！

俺赢了，俺赢了！儿子大呼小叫起来。

谁说你赢了？根子说，你输了！

俺赢了！儿子不依不饶。

你输了！儿子倔着。

你敢……根子想吓唬吓唬儿子！

儿子呆了呆，突然扑过去，抱住根子的腿，爸俺赢了，是俺赢了！可俺还是要年年考第一，你可别天天……

根子突然不知该说什么好，儿子……根子看见儿子有些冻得发抖的身子，突然感觉心疼，不就一百块钱吗？咬咬牙不就挺过去了？让儿子听球赛，这么冷的天……根子觉得眼中有种东西再也包不住了。

爸，别哭！儿子说，俺会好好读书的，俺今后有了钱，在学校旁边也修一个好大好大的足球场，俺们天天看球赛！

修一个好大好大的球场！根子想。对，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就能修个好大好大的足球场！

伸 脚

○龙会吟

朱小雨几次都想好好地敲打石盛开一下，不然他老是喜欢卖弄自己，高谈阔论，不懂装懂出洋相。

朱小雨是上面派来的驻村干部，进村的第二天，他就主持了一个座谈会，想听听群众意见，如何把村里的经济搞上去。本来他想让到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时间，没想到石盛开一个人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把别人的时间都占去了。如果他讲的是有关村里工作的话题还好，可他偏偏离题万里，谈历史，谈哲学，谈天文，谈地理，海阔天空，无边无际。朱小雨虽然嫌他的话题扯得太远，但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也不好意思打断他，脸上还装出乐意听的微笑，这就更加助长了石盛开的谈兴。

以后石盛开就经常来找朱小雨，对朱小雨谈古论今，也不管朱小雨有没有时间。他谈宇宙是怎么形成的，谈人类的第一块头骨是在哪里发现的，谈孔子孟子，谈唐诗宋词，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没有他不涉及的。每次谈时，朱小雨只

有听的份儿，一点儿也插不上嘴，心里就想，他的谈锋怎么这样健呢？他知道的东西怎么这样多？

渐渐地朱小雨听出破绽来了，石盛开看似天通地通，无所不知，其实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他常把唐朝的事儿说成是宋朝的事儿，把古代的人物说成是当代的人物，漏洞百出，却又自以为是。朱小雨就慢慢地显出不耐烦。

那一天石盛开又在朱小雨面前高谈阔论，朱小雨听了一阵儿之后，抓住时机抢过话头。他说古时有一个僧人与一个士子同宿一船，士子高谈阔论，僧人畏怯，蜷足而睡，生怕自己的脚抵伤士子。后来僧人听士子的语言有破绽，就问：“请问，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说：“是两个人。”僧人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说：“自然是一个人。”僧人笑起来，说：“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石盛开听了，再没说什么，起身离开了朱小雨。

从此石盛开再也没来找朱小雨高谈阔论了，一看见朱小雨，就远远地避开。朱小雨后悔自己那天太过分了，满心愧疚，便想找一个机会向石盛开表示歉意。可是他被另一件事情缠住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找石盛开，原来这个村的村主任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群众都很愤慨，但又不敢得罪村主任，村主任是县人大代表，背后又有硬后台撑腰，群众在村主任面前，也只敢蜷着脚睡。朱小雨虽想把村主任的经济问题揭发出来，但又感到势孤力单，孤掌难鸣。

这时石盛开了，没头没脑地问朱小雨：“你敢不敢伸脚？”

朱小雨愣了一下，一时搞不清石盛开这话是什么意思，看

着石盛开沉静的面容，突然恍然大悟，说：“当然敢伸。”

“那好，我掌握了村主任很多的材料，愿助你一臂之力。我还要说服村里群众，大家都把脚伸直。”

朱小雨看着石盛开，一时无话，这就是那个喜欢高谈阔论，不懂装懂的石盛开？

无土兰花

○程习武

天依然阴沉沉，云一块块堆积，像是沙场上弃置的堡垒。风叫着牛声，拍打涡水上边的天空，还拍打天空下面的涡水。涡水汤汤，卷了残秋往东南去。

水汛还没有过，高高低低的水声敲击堤岸，敲去郑思肖的无眠之夜。大宋子民郑思肖已经面河而居三年了，一顶草屋将他和尘世远远隔开，郑思肖的面前就只有水声风声了。看残阳如血，或者冷月似铁；听河流低吟，或者劲风长号。郑思肖站在河边，让日子从面前慢慢逝去。

郑思肖面前还有他的兰。郑思肖是大宋画兰名家。兰本柔弱之物，有叶无茎，画兰者或写其飘逸，或状其洒脱，如此而已。郑氏画兰却迥异他人。郑氏画兰时，其笔或斜走，或直行，从不画弧状。他的兰就仿佛有骨有节，或植根厚土，或临崖垂挂，兰的铮铮傲骨与耿耿劲节就如天地间奏起的绝响。

郑思肖一大早就起来了，面对汨汨滔滔的河水站着。风吹动头上的方巾，灰白的丝绦像飘摇的纸幡。他在等待施子

雨，施子雨要来看他的画。施子雨是陈州府尹。郑思肖没有办法像拒绝其他为官者一样拒绝施子雨，施子雨是他的莫逆之交，两人已睽隔三载。施子雨远在吴越做官，郑思肖却孤守长堤默默度日。近日施子雨移官陈州，做了府尹。施子雨上任之后便打探郑思肖的下落，僚属终于在涡河岸边找到了郑思肖。

一顶青纱小轿飘然而至，身着便服的施子雨走下来。老友重逢，施子雨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激动，郑思肖却一脸淡然。施子雨要去抱持老友，郑思肖却退开了，然后朝施子雨深深一揖说，草民恭迎府尹大人。弄得施子雨呆愣良久。后来，施子雨提议看郑思肖的兰。每次见面，施子雨是一定要看兰的。郑思肖说，怕是要污了府尹大人之目。

进了屋，都是兰，四壁挂满了。看了半日，施子雨击掌而呼，还是那样骨气清奇，还是那样傲然不群，只是又增几分沧桑了。郑思肖淡淡一笑说，我的兰没有变，却有人晚节不保了。施子雨脸微微一红，然后尴尬一笑。

又看了半晌，施子雨皱起了眉头，一脸迷惑。施子雨说，这满室兰花，为何都无凭无依，连一片土也没有？你往年画兰可不是这样啊。

郑思肖说，土都让元人夺走了，哪还有土让我的大宋兰花生长。

施子雨瞿然一惊。

三天后，陈州人纷纷传言，陈州府尹施子雨辞官而去，不知所往。

石县长治“水”

○刘国文

石县长到 A 县刚上任，正遇上 A 县大旱。石县长就召集全县各乡乡长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要求大家想方设法搞好抗旱保丰收工作。

开过会议的第三天晚上，石县长在家里看本县电视新闻节目时，就看到了基层有关抗旱的报道。其中草家坪乡的一组抗旱报道最引人注目，报道说：连日来，该乡干部群众齐上阵，日夜奋战，深挖大口井 168 眼，使 3000 多亩粮田解除了旱情。

第二天一上班，石县长就吩咐秘书备车，直奔草家坪乡而去。

到了乡里，石县长找到了该乡的周乡长，一见面就说，昨晚看了电视报道，你们乡的抗旱工作搞得不错，走，带我去看看你们挖的那些大口井去！

一听说石县长是来看大口井的，周乡长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血色，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儿来，最后只好支支吾吾地

解释，说这事还正在部署阶段，明后天才能动工。石县长气得脸色煞白。

当天晚上，本县的电视新闻节目里反复播着这样一条新闻：本台晚间报道的草家坪乡深挖大口井 168 眼纯系编造的假数字……县委县政府责令草家坪乡政府和电视台做出深刻检查。

就在石县长到草家坪乡查看大口井事隔不久，石县长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看到了一份本县信息，其中一条引起了石县长的注意，该条信息称：刘家洼子乡大力开展灭鼠活动，一次性投放老鼠药 116 公斤，短短三天时间，共灭鼠 115820 只。

刚看完这条消息，石县长便拨通了刘家洼子乡朱乡长的电话。石县长口气平和地对朱乡长说，听说你们乡的灭鼠工作搞得不错，一次就灭鼠 10 万多只，不过我还得给你们部署个任务：把这些死鼠尽快按你们上报的数字收集起来，送到县卫生防疫站统一处理，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刘家洼子乡朱乡长接到石县长的电话后，便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事不宜迟，他召集各村负责人以及乡机关全体干部开会，紧急动员，下达任务指标。一时间，死老鼠似乎成了刘家洼子乡人见人爱的宝物。为了完成死鼠的收集任务，乡里甚至打出了公开收购的牌子，而且价格不断攀升，由开始的每只一元，到后来的一元五角、两元。尽管如此，收集到的死鼠仍与上报的数字相去甚远。

这天，刘家洼子乡的老鼠收购点来了一位农民打扮的人，称自己有 1000 只死鼠要售。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商定每只两元。这时有眼尖的人忽然喊道：那不是咱县新来的县长吗！在

场的人闻听此言，惊得目瞪口呆。

那人正是石县长。

一个月后，周乡长被罢免了乡长职务。

从此，A 县的“水”灾得到了彻底的治理。

年终的时候，石县长参加市里的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会上，A 县非但未得到一块“先进”的奖牌，而且还受到了市里的点名批评。受了批评的石县长并不生气上火，他私下里说，我早有思想准备。

与爱情无关

○张丽钧

郭老师高烧不退。透视发现胸部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阴影，怀疑是肿瘤。

同事们纷纷去医院探视。回来的人说：有一个女的，叫王端，特地从北京赶到唐山来看郭老师，不知是郭老师的什么人。又有人说：那个叫王端的可真够意思，一天到晚守在郭老师的病床前，喂水喂药端便盆，看样子跟郭老师可不是一般关系呀。就这样，去医院探视的人几乎每天都能带来一些关于王端的花絮，不是说她头碰头给郭老师试体温，就是说她背着人默默流泪，更有人讲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说郭老师和王端一人拿着一根筷子敲饭盒玩，王端敲几下，郭老师就敲几下，敲着敲着，两个人就神经兮兮地又哭又笑。心细的人还发现，对于王端和郭老师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郭老师爱人居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醋意。于是，就有人毫不掩饰地艳羡起郭老师的“齐天之福”来。

十几天后，郭老师的病得到了确诊，肿瘤的说法被排除。

不久，郭老师就喜气洋洋地回来上班了。

有人问起了王端的事。

郭老师说：王端是我以前的邻居。大地震的时候，王端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大块的楼板上面一层层压着，王端在下面哭。邻居们找来木棒铁棍撬那楼板，可说什么也撬不动，就说等着用吊车吊吧。王端在下面哭得嗓子都哑了——她怕呀，她父母的尸体就在她的身边。天黑了，人们纷纷谣传大地要塌陷，于是就都抢着去占铁轨。只有我没动。我家就活着出来了我一个人，我把王端看成了可依靠的人，就像王端依靠我一样。我对着楼板的空隙冲下面喊：王端，天黑了，我在上面跟你做伴，你不要怕呀……现在，咱俩一人找一块砖头，你在下面敲，我在上面敲，你敲几下，我就敲几下——好，开始吧。她敲当当，我便也敲当当，她敲当当当，我便也敲当当当……渐渐地，下面的声音弱了，断了，我也迷迷瞪瞪地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下面的敲击声又突然响起，我慌忙捡起一块砖头，回应着那求救般的声音，王端颤颤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激动得哭起来。第二天，吊车来了，王端得救了——那一年，王端 11 岁，我 19 岁。

女同事们流下泪来，男同事们一声不吭地抽烟。在这一份纯洁无瑕的生死情谊面前，人们为一粒打从自己庸常的心空无端飘落下来的尘埃而感到汗颜。

有关部门

○刘殿学

今天，三豁爹又来了。看门的不让他进，办公室留了话，三豁嘴再来，把他拦在门外，别让他进楼，进来啰嗦。

三豁爹跳起来骂看门的：不让爷进？你们江山坐的谁人的？不是你爷八年打日本，四年打老蒋，炮弹把嘴炸成这样，你坐得成吗？你爷今天要来找有关部门，又没背炸药包来炸楼，你杂种为啥不让进？我进去就日你妈啦？

看门的挨了一火，吓得走进房子里，不敢出来，打电话问办公室。办公室说，让他进来。看门的放下电话，大声说：进去吧，别嚷嚷。

进去吧，说话不腰痛，这楼上楼下十几层，你爷进去知道往哪儿找？你告诉我，有关部门在几楼，不能说一声？你那嘴，扁担头儿捣的？三豁爹举着手里的纸嚷。

看门的又走出来，拿过他手里的纸，看看，是一张折得像手纸的伤残报告，上面有原市长钱友祥的亲笔批示：请有关部门协调处理。这有关部门，肯定是指民政局或残联之类。

民政局和残协，早已经搬出去了，不在市机关大楼里面办公。这死老头，瞎子一样，还凶，就像抗过日的人，都成了焦大似的。于是，他不负责任地手一指：在八楼，爬吧。今天电梯没电。

有电，三豁爹也不知道啥叫电梯。他就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爬得出了一身透汗，才爬到八楼，喘得说不成话，抱着栏杆，问坐在对门办公室里的一个小姑娘：丫、丫头，有关部门在哪……哪个办公室？

小姑娘不懂他说啥，瞪起两只描得黑黑的大眼睛，问：你说什么？

有关部门。

哪个有关部门？你到底要找哪个部门嘛，这楼里上百个部门哩。

不，我只找有关部门。你们在楼里做事的人，都不知道有关部门吗？都怎么管事的，哎。

姑娘摇摇头，不想再跟这脏老头说话。就说：我不知道，你到下边去看看。

三豁爹又沿着楼梯往下走。走到六楼，看见一扇门上贴着张白纸，上边有四个黑字：随手关门。他不识字，前边那三个字不认识，后边的那个字，一横两竖，立在那儿，就像他家刚做好的杉木门框一样，门角上也有个小“门铃”，大概就是有关部门吧。进去以后，觉得办公室里很暖和，里边坐着四个人，两男两女，正在说话、喝茶、看报。一见来了个豁嘴老头，就都停住，看。

三豁爹问：这是有关部门吗？

四个人都不说话，不知道老头在说什么。一个年长一点的男干部，说：老头，你要找谁？

有关部门。

哪个有关部门？我们都是有关部门，我们又都不是有关部门，有你这么问地方的吗？

三豁爹一听，倒觉得这人说话像人话，到底是年岁大一点的管些事，手抖抖地，连忙拿出那报告，说：请你看看同志哥，市长叫我找有关部门，我都找了两年了，才算找到你们。

那男干部接过报告一看，很果断地说：嗨，这个市长早调走了，早提到省里去了。既然当时市长批了，你怎么不找民政去？这是民政上的事，他们才是有关部门，你跑我们这里来干吗？我们是管精神文明的。

他们在几楼？三豁爹好像听懂了。

他们不在这座楼里，在外边。

在外边？三豁爹又从六楼下到一楼。

经过门卫，看门的窃笑，问：豁老头，找到有关部门了么？

找到了，在外面。三豁爹看也不看看门的人一眼，走出大厅，去找有关部门。

威 风

○相裕亭

东家做盐的生意。

东家不问盐的事。

十里盐场，上百顷白花花的盐滩，全都是他的大管家陈三和他的三姨太掌管着。

东家好赌，常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赌。

那里，有赌局，有戏院，还有东家常年买断的三间沿河、临街的青砖灰瓦的客房。赶上雨雪天，或东家不想回来时，就在那儿住下。

平日里，东家回来在三姨太房里过夜时，次日早晨大都日上三竿才起床，那时间，伙计们早都下盐场去了，三姨太陪他吃过早饭，说几件她认为该说的事给东家听听，东家也不知是听到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往耳朵里去，大都不言不语地搁下碗筷，剔着牙，走到小院的花草间转转，高兴了，就告诉家里人哪棵花草该浇水了；不高兴时，冷着脸，就奔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去了。

马车是送东家去镇上的。

每天，东家都在那“哗啦，哗啦”的响铃中，似睡非睡地歪在马车的长椅上，不知不觉地走出盐区，奔向去镇上的大道。

晚上，早则三更，迟则天明，才能听到东家回来的马铃声。有时，一去三五天，都不见东家的马车回来。

所以，很多新来的伙计，常常是正月十六上工，一直到青苗掩了地垄，甚至到后秋收盐了，都未必能见上东家一面。

东家有事，枕边说给三姨太，三姨太再去吩咐陈三。

陈三呢，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想法子跟东家见上一面，说些东家爱听的进项（收入）什么的。说得东家高兴了，东家就会让三姨太备几样小菜，让陈三陪他喝上两盅。

这一年，秋季收盐的时候，陈三因为忙于各地盐商的周旋，大半个月没来见东家。东家便在一天深夜归来时，问三姨太：“这一阵，怎么没见到陈三？”

三姨太说：“哟，今年的盐丰收了，还没来得及对你讲。”

三姨太说，今年春夏时雨水少，盐区喜获丰收了！各地的盐商，蜂拥而至，陈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三姨太还告诉东家，说当地盐农们，送盐的车辆，每天都排到二三里以外去了。

东家没有吱声。但，第二天东家在去镇上的途中，突发奇想，让马夫带他到盐区去看看。

刚开始，马夫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后追问了东家一句：“老爷，你是说去盐区看看？”

东家没再吱声，马夫就知道东家真是要去盐区。东家那

人不说废话，他不吱声，就说明他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当下，马夫就调转马头，带东家奔盐区去了。

可马车进盐区没多远，就被送盐的车辆堵在外头了。

东家走下马车，眯着眼睛望了望前后送盐的车队，掂着几根有数的山羊胡子，拄着手中小巧、别致的拐杖，独自奔向前头收盐、卖盐的场区去了。

一路上，那些送盐的盐农们，没有一个跟东家打招呼的——都不认识他。

快到盐场时，听见里面闹哄哄地喊呼——

“陈老爷！”“陈大管家！”

东家知道，这是喊呼陈三的。

近了，再看那些穿长袍、戴礼帽的外地盐商，全都围着陈三递洋烟、上火。就连左右两个为陈三捧茶壶、摇纸扇的伙计，也都跟着沾光了，个个叼着盐商们递给洋烟，人模狗样地吐着烟雾。

东家走近了，仍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被冷落在一旁的东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那帮闹哄哄的人群后面，好不容易找了个板凳坐下，看陈三还没有看到他，就拿手中的拐杖从人缝里，轻戳了陈三的后背一下。

陈三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这位小老头，到底是不是他的东家时，东家却把脸别在一旁，轻唤了一声，说：“陈三！”

陈三立马辨出是他的东家，忙说：“老爷，你怎么来了？”

东家没看陈三，只用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不愠不火地说：“看看我靴子里，什么东西硌脚！”

陈三忙跪在东家脚前，给东家脱靴子。

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陈大管家，陈老爷，怎么一见到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就跪下给他掏靴子？

可陈三是那样地虔诚，他把东家的靴子脱下来，几乎是贴到自己的脸上了，还没有看到里面有何硬物，就调过来再三抖，见没有硬物滚出来，随后把手伸进靴子里头抠……确实找不到硬物，就跟东家说：“老爷，什么都没有呀！”

“嗯——”东家的声音拖得长长的，显然是不高兴了。

东家说：“不对吧！你再仔细找找。”

说话间，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发丝，猛弹进靴子里，指给陈三：“你看看这是什么？”

陈三捏起东家那根头发，好半天没敢抬头看东家。东家却登上靴子，看都没看陈三一眼，起身走了。

中 锋

○刘建超

生活像天边飘忽不定的云。大祝下岗了。

大祝曾有过很辉煌的年月。大祝上中学时个头就蹿过了1.90米，县城打篮球的人中只有大祝能单手扣篮。部队的球队相中了大祝，但因他家的“历史问题”只好忍痛割爱。大祝并不计较，将篮球耍得越来越熟。1974年春，省青年篮球队下基层巡回表演，与县联队打了场友谊赛。根本没把县城队这群“土包子”放在眼里的省青队，不料一开场就被县联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大祝左晃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尤其是后仰投篮无人能敌。观众吼声震天：“大祝——扣篮！大祝——扣篮！”大祝就毫不客气飞身跃起将篮球扣进篮筐，省青队乱了阵脚。县体委主任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暗示裁判把大祝“罚”下了场。

大祝是个棒中锋。大祝凭着一身武艺从县城打到地区又打到省队，南征北战驰骋球场屡建战功。可是大祝的手续还是迟迟办不下来。后来年纪大了，伤病也多了，大祝孤独一

人回到县城。县机械厂正红火，就把大祝抢了去，安排到厂工会，带着厂篮球队出尽了风头。只要有大赛的比赛，体育场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尽管大祝已不能再单手扣篮了。后来厂子效益不好，赛事也少了，大祝就在行政上打打杂，年终给职工办点福利。再后来厂子放长假，大祝下岗了。

大祝在床上躺了三天。躺了三天的的大祝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掀了起来。大祝跳下床抓起雨披往菜市场急奔。暴雨中的菜市场空空荡荡，大祝看见娇小的妻子孤零零地躲在屋檐下，用衣服遮护着几筐菜。大祝眼圈发热。想起这几年自己拿回家的钱越来越少，从没过问家中的吃喝穿戴，家里有病的母亲，上大学的女儿，这么沉重的担子压在妻子纤弱的肩头，妻子从没埋怨过一句，也从不让大祝操心她的菜摊。大祝冲上前去把妻子紧紧拥在怀中。

大祝在菜市场摆摊卖菜了。大祝舍得出力气，总是自己骑着车到十几里外的菜农田里摘菜进货，菜新鲜水灵价格也公道。消息传开，大祝的菜摊格外热闹。生意招呼不过来，妻子说，请几个人做帮手吧。大祝笑了，那我就成了老板啦。大祝注册了个公司，招了几十名下岗工人。大祝说，咱公司经营也像打篮球，有前锋、中锋、组织后卫，还有教练指导，各司其职，按既定战术打，还要随机应变，讲究集体配合，也鼓励个人技术高超。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手的实力，扬长避短才能在竞争中得分取胜。大伙儿就笑，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大祝公司经过营养专家的指点，把每日人体所需补充的营养成分，合理配制成“营养菜盒”，一日三餐，送货上门，大受家庭主妇欢迎。大祝还与菜农联合开发蔬菜基地，生产不施

化学肥料、不喷打农药的“大祝牌系列绿色净菜”，货运到市里一抢而空。大祝公司干脆在市里也开了几家连锁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大祝有了钱。有了钱的大祝并不觉得开心。大祝常常一个人坐在体育场，望着空空的球场发呆。妻子说，祝子，我知道你还是割舍不了你的篮球，你想干啥就干啥吧，挣了钱总得派个用场。大祝望着妻子递给他的存折，眼泪就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再就业杯”篮球赛是大祝公司赞助的，所有报名球队大祝公司免费提供服装安排食宿。县城热闹得像过年。决赛时，观众齐声喊着：“大祝——大祝——”坐在裁判长席上的大祝只得下场，给大家鞠个躬，抓起篮球后仰投篮，橘红色的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地飞进篮筐。掌声欢呼声掀翻了体育场。

两个月后，“大祝公司篮球学校”开课。

大祝还是个棒中锋。

私 奔

○胡丽端

每天下午四点十分，她觉得自己会跨进另一个时代。

那个钟点到来的时候，她就换上大红的衣裙，梳上高髻，踏上三层高的绣楼。楼下照例是挤着一堆愉快兴奋的人头，随着她的脚步改变流动的方向。她手里捧着红绸做的绣球，欲抛还留地牵引着众人的神经。绣球抛下去后，照例会造成一阵轰动与抢夺，然后总有一个或俊或丑的男人被引上楼来，换上礼服与她拜天地。那些男人一般都很激动，她则平静如水。每天如此，自是见怪不怪。

她是一座仿古娱乐城的职员，她的主要职责是扮演抛绣球招亲的古代仕女。不能说是主角，老板再三告诫她主角是楼下那些饶有兴趣的客人，她要给他们制造一场可遇不可求的艳遇。她明白这一点，她甚至很喜欢这个有趣的工作。于是，每天下午四点十分，她就会变成一个古代仕女，而每天下午四点十分，她也会看见一身家丁装束的他。他的职责是维护秩序并把那个幸运的入选者带上绣楼。

平常的时候她和他也见面，但很少说话。但他沉静的身影每次出现，都会带给她一阵莫名的激动。她偷眼望他的时候偶尔也会触及他的目光，她看到里面沉积着越来越深厚的爱慕。终于有一天，他请她吃饭。她随口说了一家很熟悉也很有格调的餐厅。

他对餐厅服务程序的生疏让她窃笑。他窘迫地说自己平日从不涉足这些高档消费场所，他的工资收入也是他母亲和妹妹的主要生活来源。他把自己的生活都告诉了她，坦白而信任。她静静地听着，心中充溢着怜爱与惋惜。她忽然问他每次把一个客人领上楼与她“拜堂”是什么感觉。他笑笑说，我只能不停地告诉自己那是假的、虚的，只是一场戏。用完餐后她坚持自己付账，却拗不过他，只好买了一袋水果让他提回家。

这次聚餐后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每次大家见了面也就笑笑。她是个现实的人，她明白自己背不起他的家庭负担。她希望她和他能自然地疏离，她用理性把自己的痛苦与他的痛苦掩埋起来。

她惟一可以放肆地遐想是每天的四点十分。每当她一身古装踏上那木质的楼板时，她就仿佛一脚踏进了一个风花雪月的年代，一个弥散着浪漫与幻想的年代。绣球到处，不用多考虑什么，她就能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不论他富贵还是卑贱，都由一场命定的姻缘联系在一起。如果小姐真的不能与家丁在一起，她还可以效法文君夜奔，当垆卖酒，去过书中诗意盎然的生活。“私奔”，一个充满犯罪感与诱惑力的字眼儿，可她只能在梦幻中想像它的美丽。而在现实中，她知

道私奔的结果，她无法从实际的吃穿住行中逃出。因此只有每天下午的四点十分，她才可以尽情地抛开一切现实，融入她小小的角色，陷入柔软的浪漫的迷思。她总是设想着如果把绣球抛给了他，会出现什么后果，虽然她不断地压抑着这个念头，但这个念头却越发地凸现出来。

不久她的父母托关系把她调入了一家银行，他们不能容忍她继续去当服务小姐。这将是她在娱乐城工作的最后一天。下午四点十分，抛绣球招亲的活动照常开始，她身着红装高立楼上，他身着家丁服站在人群中。她抱着绣球来回走了几次，终于下定决心把绣球抛给了他。一切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她看见他怀抱绣球愣了一下，而旁边不满的游客已经开始争夺那个绣球。她看见他空落落地被人群拥来挤去，终于发现这样做不符合游戏规则，因而也是无效的。正如她没有勇气从物质享受逃入精神恋爱，她也不可能从现实世界逃进自己编织的虚幻年代，即使是在下午四点十分。

当他带着一个兴高采烈的客人上楼的时候，她哭了。

行 路 和 尚

○ 闵凡利

两和尚奉方丈法旨去做一件事。一个和尚叫了空，一个和尚叫了尘。

迢迢的路两人仆仆地走。

路上有很多风景。风景都很美。两人看了，很羡慕。了尘羡慕得难受，可那是红尘，不是他们的世界。

了尘是师兄。了尘心里难受得受不了，他想，师弟小，一定比他还要难受的。

了尘就对了空说，师弟，给你讲个故事吧！

了空说，好啊，我正闷着呢！

了尘说，这是师父给我讲的。

了空抬眼望了下师兄，师兄眼里很暖，师兄就讲了。

说有一和尚坐禅。只要他一坐下，一用功，就发现有一头很凶猛的狮子在他眼前跳舞。和尚想甩掉，可怎么甩也甩不脱。功用得越厉害，狮子的舞跳得越疯狂。和尚虽有些怕，但心里却高兴得要死。因为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文殊是

智慧的化身呀！和尚想，一定是修行得好，修炼到一定程度了，文殊菩萨在向我暗示，给我显灵呢！和尚把他的发现告诉给师父。师父是得道的高僧。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交给和尚一把刀子。和尚不敢接。师父说，文殊是菩萨，他的坐骑不是凡物，绝对是有灵性的。师父说，假如你用这把刀子能杀死它，就说明这狮子是魔；若杀不死，就说明这个狮子是真的。不信你就试试看。

和尚信了师父的话，又一次坐禅。那狮子又来了。功用得越厉害，狮子舞得越激烈。和尚见狮子舞得忘乎所以，心想，时机来了，就猛地挥刀向狮子刺去……

了尘讲到这儿，问师弟，你说刺在什么地方了？

了空说，也许刺在坐禅和尚的腿上了。

了尘自语说，是刺在狮子身上的。接着就问了空，你怎么知道是刺在坐禅和尚腿上的？

了空说，我想，狮子是虚的，和尚的腿才是真的。

了尘没有吱声。

了空说，我说的不对吗，师兄？

了尘说，师父只给我讲到这儿，让我参。到现在，我还没有悟出来呢！

两人不吱声了，又走。

前边是条河，很宽，三四百米的样子，很空旷。水浅细流，清清的，有鱼在幸福地游。

一女子立在岸上。女子二八年纪，着一双红绣鞋，一条葱绿的灯笼裤，火一样燃烧的袄儿。女子有一条长辫子，梢儿调皮地指着风向。

女子看样子想过河，想到那岸去。那岸有很多花，红的、黄的、蓝的……反正是比这岸多，好。看女子的鞋，就知好怕水，女子的鞋很新，鞋子绣着几朵桃花，很鲜，正热闹地开，女子只好站在岸边，瞅着那岸的鲜艳和缤纷，揉着自己的袄角。

了尘看到了，先叹了口气，然后唤了声阿弥陀佛。

了空没有说啥，只是看着女子。

了尘望了下师弟。了尘想告诉师弟，咱是出家人，四大皆空呢！

了空没有停留走了过去，来到女子跟前。他打揖念了句阿弥陀佛，然后弯腰背起女子。

女子很诧异，但女子很高兴。她很老实地伏在了空的背上。

了空下了水。女子知道，水一定很凉。从岸上那缩着绿的草儿，女子就明白了，刀子一样凉呢！

了空看了一眼水，水很清，波澜不惊地流。有鱼在悠闲地游，鲜活了水。

了空背牢女子，在水中扯着走，哗啦，哗啦。

了尘望着了空的背影，双手合十，念着阿弥陀佛，很虔诚，很虔诚……

岸终于到了。了空放下女子。

女子说了声，谢谢你了，师父。

了空唤了声，阿弥陀佛。

女子想和尚没听清楚呢，就又说了声，谢谢你，师父！

了空又唤了声，阿弥陀佛。接着，又往前走。

了尘一直随在师弟的身后。

女子的身影在他们的身后飘起来，红红的，一朵云。

了尘就把拉长的目光收起来。了尘就望着一直走路的师弟。了尘想，师弟会说的。

了空在走。

了尘跟着走。了尘想，师弟，你六根未净呢！出家人怎能招惹红尘呢？哎，你这样修行，很难得道，很难成佛呀！

了空只瞅着前方的路，走。

了空头上有了汗珠，了尘想，师弟，你心虚呢！

了尘就开口了，说，师弟，出啥汗呢？

了空说，热。了尘说，是热。

了空瞅了下师兄，从师兄的眼光里，了空什么都知道了。了空笑了一下，很无奈。

了尘说，师弟，刚才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了？

了空说，我什么也没干呀！

了尘说，你干了。

了空说，我没干。

了尘问，你忘了？

了空说，我忘了。

了尘说，师弟，你背一个女子过河呢！

了空噢了一声说，对了，我背了一个女子过河。不过，我背过河之后就放下了，就忘了。不像师兄你，现在还背着呢！

了尘没吱声。

了尘知道师父为什么给他起法号叫了尘了。了尘也知道，迢迢的路他只有仆仆地走了。了尘感觉他心里难受，了尘就念了句阿弥陀佛。

了空知道师兄这是在渡自己呢。其实，自己怎么能渡自己呢？除非船。

路上哪有船呢？只有风。

了空就笑了。其实人世间有风就够了。

了空也随着师兄，念了句阿弥陀佛。

正有大朵大朵的风在路上开花。了空知道那是莲花。洁白的莲花。

绿豆

○宗利华

继秫秸、荞麦之后，粮仓的第三个闺女绿豆，在一个日光辉煌的午后不盼而至。

当时，粮仓正弓在地里，挥汗如雨。有人吆喝，粮仓，粮仓，你老婆生了！粮仓就握了一把绿豆气势磅礴地往家奔。进门，便听见惊天动地一声哭。接生婆二寡妇荡着两只小脚跑出来，说，恭喜呀粮仓，又是千金。

粮仓就戳在原地，骂，操！

就取个名儿，叫绿豆。

绿豆能哭，哭起来不住点儿。粮仓烦躁，将粘粥碗一掷，吼，哭，哭，能让你娘的腚沟里哭出个茶壶嘴儿来？

当时，计划生育形势已相当严峻。老婆目睹村人被罚得连炒菜锅也没有之后，与粮仓商讨，要不，去结扎？

粮仓面朝门外，半截腚却蹲在门框里。半天，笼起一团烟来，叹口气，啥人啥命。

粮仓便有一个宏伟计划在脑壳里成形。

粮仓要把绿豆培养成养老的孩子。也就是说，粮仓把养老女婿的指标分给了绿豆。

就常见这么一幕动人的场景。

绿豆是好孩子不？是。绿豆长大干啥？侍候爹娘。招个养老女婿干啥呢？给爹打酒喝。粮仓脸蹙成核桃状，写满惬意。绿豆格格地笑，一脸天真。

绿豆在成长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其抗旱抗恶劣气候的能力，尽管是粗衣粗饭，一株绿豆还是长得跟钻天杨似的。绿豆成了庄户地里一把好手，推车挑担，不亚于男劳力。一帮小混子就暗里琢磨，啧啧，不知道谁能放倒她。

放倒绿豆的工作很快就由一个外村的小青年完成了。绿豆否决了粮仓给她安排的一系列婆家之后，自由恋爱了。

小青年是独苗，显然，不适合于养老女婿。让粮仓头疼的是，绿豆也不愿让青年做上门婿。

于是，粮仓与绿豆展开持久战。

粮仓挥起烧火棍，直击绿豆背部，“噎”一声响，被硬硬弹起，粮仓顿时泪满眼眶，骂，他娘的，你咋不躲，你咋不躲呢？

粮仓在那一刻大悟，姑娘大了，岂能打得？

于是粮仓蒙被卧炕，绝食。绿豆不劝，顿顿烹制香喷喷菜肴两三盘，置于炕头，再温一壶酒。首日，粮仓不动，绿豆当其面狼吞虎咽，消灭之。次日，又如此。三日，粮仓鱼跃而起，娘的，活人能让尿憋死？

绿豆与娘隔窗嘿嘿而笑。

绿豆终于出嫁，视公婆为亲父母，且小两口甩开膀子干，

不几年工夫，一摆溜儿红砖红瓦房拔地而起。

一日，绿豆说，该把俺爹俺娘接来了。

男人问，那跟养老女婿有啥区别？

绿豆一瞪眼，有啥区别你心里不清楚？叫你去你就去，胡
啰啰个啥？

男人一笑，跟你闹着玩呢。就把粮仓老两口接来了，顺便还打一桶散装白酒。

男人知道，老丈人最喜的就是闲空儿抿点小酒。

电 邮 一 则

○雨 宝

新年好，狮子！

谢谢你新年的第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虽是铃声才响两下便挂断，我也没有再打过去，我以为这是我们的默契吧！

岁末的那天晚上，我到前妻家的楼底下接儿子和我一起回家，儿子看到我在等，远远地跑来，他外婆在后面被落下好一截但还是不紧不慢地跟了过来，朝车内扫了一眼，见我是一个人，问我上去坐吗，我说不了。

径直回家时，街上好像不同往年，人车寥寥，零星的爆竹声更觉世纪余音渐绝，不免有些异样。

下了车，和儿子一同走到狭长的巷口，还好，过道虽无人同过，但仍是华灯绽放，也许一整夜都不会熄了。

问了他一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他没有看我，是世纪的最后一天啊。

那明天呢？

是 21 世纪的第一天啊。

21 世纪的第一天意味着什么啊？

我不知道。说完，他一蹦一跳地向巷子的那端跑了。

其实我也说不清明天意味着什么，我是真想听他咋说。记得我们小时候，有老师说我们将是跨世纪的人才，这一天真的来了，除了带着一个小生命同住，其他是若有所失。

儿子看了一会儿迎 2000 年世界同步电视直播，迷迷糊糊就睡了。我在电脑上续写工作计划，渐渐听到鞭炮声声，知道元旦来了。怕儿子被声音震醒，起来去卧室查看，见他把自己裹在被窝里侧睡着，只有头露在外面，噘着嘴，脸蛋仍是红扑扑的，浑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

待我写完了文稿拷盘时，电脑说，已有一个同名的文档，需要替换到 2000 年 1 月 1 日 1：33 分 26 秒吗？我有些激动，终于来了，也没有什么千年虫啊！

下午去父母家，母亲有老年痴呆，身体一直很弱，吃饭的时候是我父亲喂她。年轻时妈妈很漂亮，虽是病体但还看得出那时的凸显轮廓，一个亮丽的生命，全承父亲的照料，才滑落到了 21 世纪，生命给我们愉悦，却让人逃不了悲哀。

下午有我新疆的女友打电话过来，听得出她似乎是在冰天雪地里的公用电话亭打的，说了一句新年好之后，又抱怨我不管她，急急地把电话挂了。她很漂亮，但不爱学习，更没有电子信箱，周身都是移民的血，年纪轻轻却最喜欢在全国颠来颠去的，我要怎样帮她才好呢？

不知道“世纪之交”这个词语是谁发明的？中间有生命在交合的含义吗？没有贩黄的意思，如果有我的哪个网友在那一刻正在享受生命，虽让我这个相公有些嫉妒，但不要管

我。

你快乐就是我快乐。

雨宝

1 月 2 日 22 点 21 分

缘 分

○阿 碧

我这人是有些相信缘分的，所以到了 27 岁还独身一人。有朋友对我讲大学时曾经好几个男生对我有好感，多次向我放电暗示。我仔细想想还真有这么回事情，可是别人电压奇高，我却没有感觉，那时我也听说过自己在男生中的印象是一个冷美人。其实我不是冷，而是相信缘分，我所确认的缘分也就是那种触电般的感觉，我希冀着一个男人的出现，那个男人是能够让我产生触电般感觉的男人。但是我一直等呀等呀，从 18 岁一直等到现在，几乎 10 年时间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所获，弄得我有些怀疑起缘分来。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倾心的爱人呢？

我的那些朋友常常带着小孩子过来叫我阿姨，最初也听得很高兴，后来渐渐地就有了些凄凉的味道。家不在上海，又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们大多成双成对了，有谁还会陪我一起出去逛商场呢？其实我很长时间以来就很孤独寂寞了，因为我的那些女伴们很早就恋爱了。在她们婚前的时候，我还能

够厚着脸皮当当灯泡，可她们一旦结婚了，我想当灯泡也没处当了。朋友们对我也很关心，常常给我介绍对象，可是我从一开始就有些抵制介绍这种方式，所以往往是走马观人。几年下来，男人倒是见了不少，大多是匆匆过客。

每周两天的休假总得找点事情做吧，好在江南的风景点多得很，离上海又近，往往是一两个钟头就到了。最爱去的地方是苏州，离上海 70 多分钟的路程，而且苏州市看不见上海那样的高楼大厦，给人的感觉像是回到家乡小镇似的。在火车上都会遇到一些善聊的旅客，他们都猜我是去出差，没有人相信像我这样的年轻女子会单身出游的。

选了熟悉的酒店住下，像往常一样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有些烦闷，给服务台打了个电话，询问附近有没有什么刺激的娱乐场所。服务台说有一个迪斯科舞厅还不错，挺带劲的。一进迪斯科舞厅，大学的感觉又回来了，那时候还很年轻，都像场内的年轻人这样疯狂。迪斯科舞厅内的强劲音乐让我好一阵子才适应过来，我脱下外套，参加到扭动的人流中去了。摇呀，摆呀！拼命地摇呀，摆呀！我发现自己还是这么地年轻而充满着活力。

一个男孩子闯进了我的视线，他在我身边若即若离，他不是那种出众的男孩子，但却让人感到安全和可爱。我们就这样蹦着、相互微笑着、欣赏着，舞会散场之后，我们就将是路人，但在这里，我们的青春活力都是一样地爆发。后来有了拉圈跳，他就站在我旁边，握住我的手。再后来是“开火车”，就是大家以手搂住前面一个人的腰，接成长长的一串，一起随着音乐舞蹈。他那温暖湿润的大手就那样轻轻地搂着

我的腰，我竟有一种心慌意乱的感觉。

到了午夜，舞票开奖，他把他的票交给我说：“咱俩对换一下，对换的票运气好。”我和他交换了，主持人摇奖了，一等奖摇出来了，我们都低头看票上的号码。哇！居然就是他的那张票，我交给他说：“你中奖了。”他笑着说：“我和你换过了，这是你的手气。”我领到了一个开心娃娃，笑的声音很好听。

舞会散场了，我没有见到他，我心里真是有些渴望再见到他。可是这个家伙刚才还和我聊得好好的，转眼就不见了。我真有些奇怪自己怎么会像一个小女孩似的憧憬这样的邂逅，我在舞厅门口磨磨蹭蹭地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见到他。不知是他已经走了，还是没有出来，我十分气恼地打的回宾馆。

第二天早上，我已经快要把他忘记了。我懒懒地起床，然后洗漱。今天随便找个地方玩玩吧。出得门来，正要招手打的，一辆桑塔那出租车朝我开了过来，我正要开门上车，手却僵住了。是他坐在车的后面。他摇下车窗，朝我打了个招呼：“嗨！哪里去？”我傻傻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他笑着说：“我不知道，路过这儿，碰巧看见你，就叫司机开了过来。”碰巧？我恨不得拿个大木槌一下子砸到他的脑袋上，难道他不会说专程来等我以满足我的自尊心？不过，我想他真的那样说了我会转身就走，不去理他。

我上了出租车，就坐在他旁边。我很奇怪自己怎么有一种和他是老朋友的感觉。

“你去哪儿？”我问。

“随便。”他说，“那你呢？”

我笑着说：“那我也随便了。”

我们到了拙政园，边走边聊，我们互相拍了些照片。虽然拙政园已经拍了许多次了，但拍照已经不是为了要照片，而是出游的一项活动了。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他的内心比起外表来要深邃得多，也很可爱。那天他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其实很多男人都是可爱的，只是你没有真正地去接触他们罢了。”回想起来也真是。我以前和那些男孩子都是匆匆而过，很少像今天这样说这么多话。

游完拙政园，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就分手了，分手之后我才发现彼此都忘记了交换名片。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留住这一天的美好时光就足够了。

回到了忙忙碌碌的大上海，我却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我心里有了个他，但是他已经远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我依然慢慢地等待着，等待着“碰巧”的出现，我小心翼翼地守候着一生那个惟一的缘分。我就这样孤独而幸福地生活，或许他不再会出现。爱过一次已经足够了。

三个电话和三个女人

○蔡 澜

春节时随旅行团往日本北海道玩，团中有位高大的男人，常戴黑眼镜，带着个不施脂粉但很漂亮的中年妇女及两个可爱的小男孩，似乎是一家人。

为什么我会注意他？因为他随身带了三台手提电话，都是最新型的。几天下来，与他混熟了，看他一个人坐在酒店大堂，忍不住问他：“在日本只要用 PHS 系统的手提电话就行了，为什么要带三部？”

“习惯了，改不了。”这位姓熊的先生说。

“你是经营手提电话的？”我总喜欢猜团友们是干什么的，是职业病。

“不，不，都是太太送的。”熊先生叹一口气，说话时眼睛对准电梯，预防说太太坏话时被听到，“她要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我。我跑遍全世界，要逃避她时就说系统不同，接不到她的电话。不料她却送给我三部电话。说要在任何角落都可以和我联系上。”

“但是爱立信那部和摩托罗拉的线路是重复的啊！”我说，“少带一部不好吗？”

“爱立信那部是在香港专用的。”熊先生说。

专用也带到日本来，也真难为了熊先生。我笑他：“你的‘前科’一定不太好。”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很倒霉，每次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总被老婆的亲戚看到，所以我要戴黑眼镜。像上次那个小的来，我送她到怡东酒店，在车子里就接到老婆的电话，问我和什么人在一起。害得我一过了海就把那个小的放在隧道口。如果老婆怀疑我，说不定会到酒店截住我，那就惨了。”熊先生一边说，一边盯紧电梯口。

“听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我说。

“我是新加坡人。”熊先生说。

“你是干什么的？”

熊先生指着酒店大堂一角的机器说：“我是卖那副波子机里的圆球玩具的。”

“厂开在内地？”

“在山东，那里的女人一流。”熊先生说完还是往电梯口里望。

“那么怕老婆，干脆别结婚算了。”我说。

“不行。”熊先生摇头，“我是那种有感情才做得出的人。”我笑了起来：“听起来好像是女人的对白。”

“我不是怕她们凶，我是怕女人唠叨，烦起来没完没了，把我从前做过的对不起她们的事一遍又一遍重复，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不管我听过多少次，她们都照说不误。我

一生就最怕女人唠叨。”

“这几天接触下来，我发现你太太是一个很大方得体的女人，个性又豁达，总是笑嘻嘻的，不像是注意小节的呀。”我说。

“你错了。”熊先生大叫起来，“愈是看起来不像的愈唠叨，全世界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老公！”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熊先生回头一看，吓得全身瘫软。他一味注意电梯口，没想到太太从大门口购物回来了。

“你……你……你……”熊先生说不出一句话。

“我怎么啦？”他太太笑着问，“你又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是不是？”

“没这回事，没这回事。”熊先生结结巴巴，“我没有吃豹子胆。”

“熊太太，他的确没说你什么。”我说。

“我跟他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他的脾气？我不会生气的。”她说。

我心想，要是熊先生刚才说的是真的，一会儿回房间就有他受的。

“老公，”她向熊先生抛了个媚眼，“你看我买了什么东西给你？”

“等一下再拆吧。”熊先生看了看那包包装得很漂亮的礼物，转了个话题，“日本人总在这方面下功夫。”

“立即拆！”熊太太板起脸命令。

熊先生一层一层打开，原来是最新型的手提电话，有个

镜头，可以拍摄和播放对方的影像。

“现在只有日本才能用，很快就全世界都用得上了。”熊太太得意地说。

熊先生脸无血色，说不出话来。我只好打圆场：“熊太太真会体贴人。”

她懒洋洋地说：“你别熊太太、熊太太地叫了，我只是二奶。那个大的在新加坡，管得他更严，连我都怕了她。”

选 票

○梁海潮

梁大鼻子从田里回来，婆娘正为他下捞面，用嘴呼呼地吹着热气，右手搅面条，左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卷纸塞过来说：又选村长呢，喏，这是村里送来的选票。

梁大鼻子展开看了看，一共5张，说了声“球”，又是形式。团了一把就扔进墙角灰篓里。

梁大鼻子一家5口人，共有5张选票。前几年选举，群众不懂啥叫民主，乡领导一宣布，你在指定好的名单上划拉划拉就算完事，乡里想让谁当村长，谁就是村长，民主选举不过是做个样子。所以梁大鼻子把选举这事看得像一碗白开水，淡得没有一点儿滋味。

梁大鼻子接过婆娘捞好的一大海碗面条，浇了一大勺辣子，蹲在门槛上吃。这时候，阿庆来了。梁大鼻子站起来让饭，阿庆说：我吃过了，你吃你吃。说着摸出一盒红塔山，抽一支递给梁大鼻子，自己也抽一支燃上，随手将大半盒烟扔在一旁方桌上。梁大鼻子问阿庆啥事？阿庆说，明天选举，你

家这 5 张选票可得亲自写。梁大鼻子笑笑说：我字写得不中看。阿庆说：其实很简单，选票上印着我、阿顺、德仔三个名字，你只用在我名字后边划上“√”，在他俩后边打个“×”就行。梁弟你千万不能马虎，今年可是按票定人。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张 50 元的票子塞给梁大鼻子，说是 5 张选票的劳务费。

阿庆还要去别处，匆匆告辞。梁大鼻子还没端稳饭碗，阿顺来了。阿顺腋窝夹了一条烟。阿顺说梁哥不是想再要个男孩吗？只要老弟我当上村长，这事我包了。把那条烟一丢，又掏出一张“四人头”大票走了。

婆娘冲着阿顺远去的背影笑着对梁大鼻子说：咱就选阿顺，他掏的钱多，还能让咱再生个儿子。

梁大鼻子将揉皱的 150 元票捋展，轻飘飘扔在桌子上，刚想说什么，本家叔叔永福来了。梁大鼻子说：永福叔也想当村长？永福说：不是我想当，叫我当我也不当，我是来为德仔作动员呢。

梁大鼻子说：管这闲事干啥。说着把面条吸溜得又长又响。永福说：这咋会是闲事？咱梁家这么大个家族，不能让外姓人当村长。你明天投票，要选德仔。

婆娘说：人家给了钱的呀叔。梁大鼻子瞪一眼婆娘，吼一声：听咱叔说！婆娘白一眼梁大鼻子，斜倚在门框上看天。

永福就笑了，说：还是大侄子看得远。你可忘了？那年因为浇地与阿庆他们争泵打架，若不是德仔领着族人去帮，你们会占便宜？常言道，一笔写不出俩梁字。德仔是咱梁家的人，他当上村长会有咱的坏处？再说，德仔也不会让你们白

出力，每张选票 30 块，这不，150 元让我给捎来了。

梁大鼻子没接钱，婆娘顺手接过来就数说德仔的好处，直说得永福叔笑吟吟离去。

永福前脚走，狗仔后脚就跟随进来。狗仔说：我要能当上村长……梁大鼻子打断说：那上边压根就没有你的名字，你瞎搅个啥？

狗仔说：这就是你的权利。你把上面三个名字全打“×”，在下面推荐栏填上我狗仔照样管用。狗仔耍得更大，每张选票 50 元，共 250 元，也是现过现的。

梁大鼻子犹豫好大一会儿，狡黠地对狗仔说：狗仔老弟，现在都在竞争，若有人每张票掏 100 元，可别怪我不义气。狗仔笑了笑说：没有人再比我这更大的，你放心。

狗仔走后，婆娘在一旁有滋有味地数那一沓钞票，情不自禁地说：今天是个啥日子？这么吉利，再有十个八个去争当村长，咱就发大财了。

梁大鼻子心里沉了一下，看着灰簋里那团选票，越看越像一块石头。他本来爱吃辣面条，可搅了半天，一碗好端端的面条搅成了圪塔，不由窝一肚子火，忽然对婆娘狠狠骂了句什么，捡起灰簋里那团选票，一下子投进了火炉里。

婆娘惊得大瞪双眼，看着那一团纸灰在火炉上空飘散得七零八落。

阿 慢

○龚清枫

阿慢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像所有都市人一样，阿慢的活力从清晨睁开眼睛那一刻就充斥他的生存空间。快，作为一种时代标志倾注在阿慢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就阿慢的年龄、阿慢的能力来说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公司里阿慢极得上司赏识，格外的传呼和丰盈的红包让同事们煞是钦羡。在人生的另一重大方面阿慢更是得天独厚。自阿慢参加工作以来，追求他的女子一直络绎不绝。若挨个儿排起来，怕有几十米，这不，眼下就有一位漂亮女子爱阿慢爱得死去活来，声言此生非阿慢不嫁。

就这样一种事业、美人辉映，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至境，阿慢却突然厌嫌起来。阿慢睡眠中时常做梦，恼人的是他越来越感觉白天仿佛如梦，到后来，他几近不能辨别到底何时是梦，何时是现实。脑子里的“庄周化蝶，蝶化庄周”宛如舞池里摇曳的灯光，一闪一闪地让阿慢不想睁开眼睛。

最先发现阿慢变化的是阿慢的同事和女友。邻居在都市

早已失却了情感联系，只存在区域上的意义。认不认识阿熳还是个问题，更甭提有关阿熳的事了。

在同事们惊讶的目光中阿熳卖掉了摩托车，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阿熳说话变得慢慢的，走路变得慢慢的，连在公司里做事也变得慢慢的。阿熳的应酬少了，阿熳吃方便面、进快餐店的次数也少了。总之，阿熳的一切都缓慢起来，似乎上帝开始用慢镜头播放他的生活。阿熳最惬意的是骑自行车上班，缓缓地蹬着，悠闲地望着，所有的景物都亲切实在起来。心头的那份自在抑制不住，冲破身躯的封锁，凭借微笑向四周舒缓地弥漫。开始阿熳的慢有些生硬，显示着压抑，不过渐渐地阿熳的慢就慢得自然起来。

阿熳上班要经过一条窄巷，从这条窄巷穿行的也多是自行车。阿熳的慢突出着其他人的快。有人在后面吼：“没吃饱啊！你！”或是有人骑车迎面冲来，嚷道：“闪开！闪开！”而这时阿熳总是把车尽量踩向路边或者干脆停下让道，脸上是微微的笑。

渐渐地穿行于窄巷的上班族注意上了阿熳。大家猜想着阿熳遇着了什么样的好事，何以恁般舒畅、缓慢、大度。几乎所有的人都忌妒他的悠闲又被他的悠闲征服。也是渐渐地，这条窄巷的车辆组成了两串长长的缓缓的流动的车队。有幸跟随阿熳前后的车主像是感染了阿熳无形的心绪，都将自行车踩得一下一下的，不慌不忙的巷里的氛围有序而宁静，阿熳的笑更具魅力。

“阿熳效应”产生以后，阿熳又喜欢上了太极拳和戏曲。每天早晨上班之前，不论风雨，阿熳都要踱到附近文化宫去

行云流水，圆转如意几番，来回路上就是他哼唱几段京戏的大好时光。

对阿慢最先表示不满的是阿慢的女友。阿慢记得女友与他分手时说话简捷迅猛一如以往的他。第一句，“你不要面子，我还要呢。”第二句，“年纪轻轻又是太极拳，又是京戏，未老先衰，我可看不惯。”第三句，“是你先变，而不是我。拜拜！”说完跨上路边等候的摩托车风驰电掣而去。

人们希望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女友的离去对于阿慢就仿佛荷叶上的水珠，风轻轻一掀，不带丝毫痕迹迅速遁去。阿慢仍是慢慢的阿慢，微笑着，一切都是慢慢的。

同事们对阿慢的变化尽可能做了各方面的推敲评议。同事甲说：“阿慢受到重大打击，看破世事，心灰意冷，可能最终要削发为僧。”同事乙认为：“阿慢去年出差时顺道去过峨眉山，当是得了高人点化，入了些道行。”同事丙（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试探着问：“阿慢精神是否有问题？”同事丁年龄大一些，一向老成持重，反驳道：“几位脱离现实，胡猜乱测。我看阿慢平时不擅言谈，城府极深，其中定有名堂，还是先作调查再说。”

一年下来，同事们还是不知阿慢为何而变。然而上司是不管阿慢变不不变的，上司只看阿慢在公司里的价值。阿慢之所以荣升为财务科长是因为一年来阿慢不仅工作时没有出过一次差错，而且几次建议经采纳后都为公司创利不少。当然，同事们在嫉恨之余、惊奇之后就又有了新话题，猜想阿慢的人事关系或……

阿慢自放慢生活节奏后，梦越来越少，现在的阿慢已不

复有梦。阿熳觉得他的生命好长好长，他的空间好大好大。

阿熳后来还是快过一次。当时阿熳也为自己的速度吃惊，好像积蓄的所有能量都在那一刻突然迸发。当阿熳从自行车上飞身而起，把那少年从车轮下扑出时，飞驰的车轮同时就压过他的腰身。阿熳瞬间觉得车辆、行人、树木、蓝天、大地以及所有的喧闹，一切的一切都定在了他的眼前，他挺满足地微微一笑。

慢慢的阿熳匆匆地走了。

作为他的朋友，使我欣慰的是那条窄巷中的自行车队至今仍是一道缓缓流动的风景。

关于战争消失那天 庆贺仪式的设计

○周大新

战争最后消失的那一天，离我们的生活肯定还有很远很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一天的向往。按照人类的理想和努力，那一天最终是会到来的，倘是这样一个人人盼望的日子真的来到，自然应该举行一个盛大的庆贺仪式。那仪式应该怎么开？该安排哪些内容？现在就考虑这件事似乎有点早了，不过凡事想早点没坏处。鉴于此，我便想代后人预先设计出一个方案来——

仪式举行地点：联合国总部门前。

参加仪式人员：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总统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代表。

仪式开始时间：上午九时九分九秒。

仪式主持人：联合国当月主席。

仪式程序和内容：

一、仪式主持人宣布：人类庆贺战争消失仪式现在开始。

万门礼炮开始轰鸣，每门炮鸣十响，每一响代表一年，十万响礼炮象征人类对这个日子盼望了十万年之久。

二、乐队奏《和平之歌》。所有参加仪式的人用各自的语言唱四句歌词：把战争瘟神送走，让和平长存地球，再不用刀枪相向，使人类其乐悠悠。

三、联合国秘书长讲话。讲话中将公布下列数字：

自人类爆发第一场战争以来，共发生战争××××万场。

在这些战争中共死亡×××××万人。

共造成残废×××××万人。

这些战争共费时×××××万小时。

这些战争共耗费金钱折合黄金××××××万吨。

四、展示从世界各个旧战场上挖掘出的阵亡者的白骨。会场四周的数十块超大电视屏幕上，同时出现白骨挖掘场面和成堆成堆的白骨。

五、播放各个时代记者们保留下来的战争中伤者的惨叫和死者亲属们的哭泣声。

六、销毁现有的一切武器。随着主持人的宣布，四周的超大电视屏幕上出现一个小星体，星体上堆满世界各国制造的各种各样的武器，从核导弹、氢弹到坦克、大炮。这时，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上主席台同时按动了销毁武器的电钮，顷刻间，那些武器和那颗有可能撞向地球的小星体被炸成了灰烬。

七、放飞和平鸽。主持人刚一宣布，抱在数万名儿童怀中的数万只和平鸽便一齐腾上碧蓝的天空。那些鸽子在空中渐渐飞成一个巨大的“爱”字。

八、冲洗战争在地球上留下的血迹。摆放在主席台上的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开始缓缓转动，人们能够看清那地球仪上各块大陆都沾有象征血迹的红颜色，世界上所有民族均派一名代表上台各拿一根喷水管对着地球仪喷水，两分钟后，那些“血迹”被冲洗尽净。

九、数千名各国演员参加演出的大型团体操开始，演员们手中的花环组成了一行大字：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十、赠送不良情绪发泄器。主持人说：鉴于世界上物质产品已极大丰富，政治上已实行了充分的民主，引发人间争执的原因已不再是经济政治因素而主要是人的情绪，故特向每个人赠送一个不良情绪发泄器。今天先向到会的每个人赠送。说到此处，他按了一下身边的一个开关，只听嘭的一声，从空中飞下来无数个小皮球，每个到会的人怀中都落下一个，那球上写着：你生气了请砸我！有个男子砸了一下那球，球里立即弹出一个漂亮的仿真姑娘，那姑娘弯腰鞠躬道：对不起，请消消气。同时施放一种极清雅的香气。有个女子砸了一下那球，球里立即弹出一个漂亮的仿真小伙，那小伙弯腰鞠躬道：对不起，请消消气！同时施放一种含有男性淡淡汗味的清香气息。

仪式在轻柔的《活在世上真美好》的音乐声中结束。

上述方案，只是活在 1999 年的一个中年男子的设计，它的不全面不恰当之处，肯定很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这个仪式的内容自然还应该增加。我建议，每到世纪末，即 2999 年、3999 年、4999 年、5999 年、6999 年……都应该有一个人来修改丰富这个方案。假若到战争最后

消失的那天，人们修改来修改去，还是觉得我的这份设计好，庆贺仪式最终用的是我的方案，那么请一定付给我设计费。我已经给我的儿子做了交代，不管届时是我的哪一代孙子在，他都会继续使用我现在的账号：666—88888888。

请一定记准不要把账号弄错！

弹弓

○刘向阳

男孩儿举起弹弓，瞄准目标。

那弹弓做得真漂亮，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架子是用天然的小树杈精心削成的，内行人都知道，这种天然的适合做弹弓的小树杈并不好找，而他居然找到了。经过砂布的反复打磨，那架子宛如涂了一层蜡，发出一种油亮的光泽，握在手里舒服极了。架子上的皮条更令人艳羡，是从医院做手术用的橡皮手套上剪下的，足有半寸宽，颤巍巍的，牛筋似的既柔韧又富有弹性——没错，那的确是一把好弹弓，谁拥有这样一把弹弓都会像男孩儿那样神气活现的。

“咣——”尖锐的玻璃破碎声，撕破了午后校园的宁静。男孩儿似乎被自己弄出的声音吓住了，怔了一怔，才重新装上子弹，举起弹弓，瞄准教室窗户上的第二块灰蒙蒙的玻璃。正当他用力拉动皮条，准备射击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紧接着就是一种如芒刺背的感觉，于是他停了下来，转过身去，在他背后两三米的地方，果然站着一个人，那如

芒刺背的感觉正来自那个人紧紧盯着他的目光！

那是一个瘦弱的老头，腰背有些佝偻，手里拉着一把大箐帚，花白的头发奇怪地被推去了一半，活像马戏团的小丑……然而男孩儿还是很快认了出来，校长！他差点儿没有惊叫出声，顿时手足无措，慌作一团。但是很快，男孩儿就镇定下来，是校长的“阴阳头”和手里那把大箐帚提醒了他，使他想到此时校长的身份，并且意识到自己的慌乱是多么可笑。

“那块玻璃是你打碎的？”校长的声音不高，还有点沙哑，但是却沉甸甸的，很有分量。

“你管得着吗？”男孩儿说，挺了挺胸脯。

“你是五二班的×××……”

男孩儿不由一震，他想不到校长居然会准确地说出他所在的班级和他的名字，过去，他只在学校开大会时见过校长，从未和校长说过一句话。

“你是个好学生……”校长又说，然后便向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把你的弹弓交出来。”

“不！”男孩儿说，并且本能地将他心爱的弹弓藏在身后。

“你先交出来，我替你保管，回头一定还给你。”

“不……”

那只瘦骨嶙峋的手一直不缩回去，男孩儿也一直拒绝交出他心爱的弹弓，两人对峙着……男孩儿觉得自个儿快要顶不住了，浑身的血液一个劲儿地往上涌，脑袋里像是飞进了一窝小蜜蜂，嗡嗡直叫。头发被灼热的阳光烤得发麻，汗水一滴一滴地冒出来，流进眼角，把眼睛蜇得生疼……男孩儿很想用手，或者抬起胳膊，擦擦汗，可是他的手好像被一根

无形的绳子捆住了，动弹不得。他只好闭上双眼，以避免更多的汗水浸入。于是，他便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直射的阳光，嘶嘶的蝉鸣，以及那命令他交出弹弓的声音，一切的一切，都远他而去，惟有空气中那种浓烈的油漆和糨糊的混合气味，仍在丝丝缕缕地往他鼻孔里钻，令他头晕恶心……

不知过了多久，待他睁开眼睛时，校长已经不见了，一同不见了的还有他心爱的弹弓。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弹弓交给校长的。他为自己的软弱感到丢脸、耻辱，他想哭，好像胸里郁积着太多太多的委屈。他真的蹲在地上，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哭了起来……

多少年后，男孩儿已成为本地的一位名人。作为贵宾，他被邀请参加母校的校庆。在校庆典礼上，他意外地见到了久别的老校长。他没想到老校长还健在，他原以为老校长早已不在人世了。老校长的头发已经全白，腰背也佝偻得愈发厉害了，不过精神还好。他和老校长说了许多热情而又空洞的话。校庆活动结束后，老校长请他留一下，说有东西要还给他。他想不起是什么东西，跟着老校长来到老校长的家。老校长在屋里扒了半天，颤巍巍地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最后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当年他的那把心爱的弹弓！

我只想看看你城市的模样

○陈 毓

雪落下来的时候，念青正走在路上。

这来自宇宙里的浩渺之水，这些天堂里的蝴蝶。它们曼妙着、舒卷着，洒落到念青的头发上、睫毛上。风如鸥鸟的翅膀，轻轻一剪，腾起谜一样纷飞四溢的雪焰。世界在念青此刻的打量里是这样地新美如画。

念青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

快乐是如此地简单，念青想。就像此刻，能和木一比肩走在这落雪的旷野上。

念青回头看被自己的雪地棉踩出的一溜儿脚窝，念青想象自己是一只走过雪域的火狐。木一走在念青的身边，脖子上飘荡着那条火红的围巾，围巾携起的风不时扬起念青的头发。念青看见木一在纵情大笑。念青在木一的笑里笑。念青听见雪在他们的快乐里发出快乐地呼叫……

念青在拷台小姐的早间呼叫服务中醒来，越窗而至的阳

光顷刻间融化了梦中的雪意。念青的目光虫子似的一寸寸挪过去，她看见为木一编织的那条红围巾这会儿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写字桌上，那双雪地棉依旧躺在包装盒里，盒子旁边，素馨梅的香气踏波而来。

“因为雪，旷野消失了界限，大自然重新走过没人走过的地方……”回忆里残存着昨夜看过的那篇名叫《雪意》的文章。念青想，有那么多的人怀念着下雪，怀念着他们记忆中所经历过的雪意。

念青在梦醒的怅惘里按下那几个号码，电话接通的一瞬间念青又挂断了。念青猜想着自己突然站在木一面前时的情景。渴望见他的心思这会儿是如此强烈。她要去看木一，去看他那个冬天下雪的城市。

念青在黄昏时分登上了那列开往木一城市的火车。火车在无边的原野上行驶，经过大片的田野，经过无数的城市和村庄，一秒比一秒临近地将念青带往她想念的地方。念青望向窗外，思绪张扬如风，笑意水波似的荡漾在脸上。

“你真的想象不出雪后的城市是怎样地美！”那是木一的声音，念青似乎又看见了他那张激情饱满的脸。

念青想，那景致大概类似于传说中海底的龙宫吧：晶莹、清幽，覆着雪后珊瑚般玲珑的枝柯。她猜想着在静寂的雪被下那些袅着炊烟的屋顶，没准会忽地走出七个小小的矮人和他们袖珍型的狗拉雪橇呢。想象四路出击，却又无功而返。念青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木一向她描述的雪花濡在脸上的那一声“快乐的叹息声”。

黑夜如期降临，回忆沉沉浮浮，像一枚随波逐流的漂流

瓶。

列车到达终点是下一个黎明。念青被众多的脚步挟裹着出了车站。眼前所见的一切跟她想象中的冰雪世界相去太远，念青心中一时急堵，以为坐错了车次，等冷静下来看清那在冷风中瑟缩的站牌，才终于相信这正是自己此行的目的地。念青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广场，恍若梦中，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她想努力弄明白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可回忆却像被蒙上了一层玻璃纸，她只听见一阵雨滴打在上面的声音。念青无望地看着那些灰褐的纸袋流浪汉似的在冷风中扬过来，再荡过去，最后被一阵无定的风吹向远处灰铁似的树枝，它们便张扬在那里，像灰色的破旗。空气干燥得仿佛粘满了灰尘的颗粒。一切都显现得很久未曾下雨的迹象。

念青最后明白自己该去打一个电话了。她在广场边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她不知道自己这会儿该跟木一说什么。她听见了木一的声音，木一说，你在哪里呀？念青！我昨夜梦见你来了，你自天而降，衣袂飘飘，像下凡的仙女……

仿佛不容念青开口，木一声音朗朗地说，你来看雪吧，念青。我这里昨夜刚刚下过了一场雪，从我现在的位置看上去，是流荡着白雪线条的道路，道路两边是童话般的屋顶，从错落的屋顶望过去，是莽莽的雪野，世界一片银装素裹，万籁俱寂，只有炊烟在静静地上升。等到太阳出来，每个角落都将充满光明……

念青看着那两只在自己脚边觅食的灰溜溜的麻雀，她听见眼泪在冷风中划过脸颊的细碎的声音，她似乎听见了木一无数次向她描述过的雪花濡在脸上的那一声“快乐的叹息

声”。

念青说，我挺好的木一，我在我的城市里想念你。

放下电话，念青返回到候车室。她要乘她来时的那趟车返回到她的城市。那个冬天永不下雪的城市。

扶 贫 款

○金 光

成贵正在地里挖地瓜，媳妇跑来喊他说屋里来了几个人，让他回去。这两年，日子过得连个抽烟钱都没有，屋里还会来客人？成贵不信，就问媳妇：“错了吧，不是找咱的吧？”

“没错，村主任也跟着哩。”

“你没听他们说来找我干啥的？”

“我问了，他们不说，只是说有好事，让你快回去。”

成贵就放下手中的馒头，在身上拍了两把泥手，跟着媳妇往回走。

没有错，来的人就是找成贵的。村主任一见成贵回来，忙给两个陌生人介绍成贵，说他是村里的主要贫困户之一，前两年老父亲得了食道癌，上西安住院花了七八千块没治好，欠下一屁股账；去年一头大犍牛又死了，两口子想上个脱贫项目却没一分的本钱，背后还整天跟着一群要账的人。

来人点了点头，在花名册上找着成贵的名字。

村主任又对成贵说：“他们是县扶贫办的领导，今天来看

看你的真实情况，给你一千块的扶贫款，让你立个脱贫项目尽快脱贫致富。”

成贵立刻接过话茬儿说：“我早就想发展食用菌，可就是没本钱。”

村主任说：“那好，你在本子上签个字。”说着就从那位干部手中要过花名册递给成贵。

成贵就本子上签了字，另一位干部从包里掏出钱数了一千元递给他：“这是一千元，是国家扶持你的，让你上生财项目，可不能乱花。到时候赚了钱把本钱还给国家，不要利息。”

成贵接过钱感激涕零：“中，中，有了这些本钱我们就有门路了。”

客人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就又跟着村主任走了，成贵站在院边目送他们好远。

晚上，成贵正和媳妇商量着上后山买椴木的事，院里有人喊：“成贵在屋没？”

成贵一听是村主任，对媳妇说恩人来了，并大声应道：“在屋哩！”就去开门。

果然是村主任，打着手电正往屋子进，后面还跟着村文书长有。

成贵见了主任，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又是让座又是递烟。主任接过烟燃上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成贵呀，是这样，你家里的不幸之事确实很多，这两年我们知道你没钱，村子里的提留款一直没向你要过。今天县里来了扶贫款，村里人都知道给了你，你不交提留款，大家也跟着看样，所以没办法

我和文书来找你把这两年的提留款算一下。”

成贵问：“不是让发展项目的吗？交了提留咋弄哩？”

村主任说：“上边是上边，村里有实际情况嘛。”

文书开始翻着本子一笔一笔地清账：前年一口人提留款 81 元，那时还有你爹共 4 口人提 324 元；去年一口人 82 元，你剩 3 口人了，只有 246 元；今年一口人是 85 元，加上乡里修公路集资款每口人 35 元，你家 3 口人共 360 元，三年加起来是 930 元。文书口里不停地念着数目。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村主任和成贵，问：“怎么办？”

村主任不容商量地说：“要交的，提留款不能马虎。”

成贵看了看一直站在门口的媳妇，没吱声。

成贵媳妇问：“主任大哥，能不能缓一下，等我们把这一千块投到食用菌上赚了再交么。”

村主任显得很为难的样子，说：“我们也是没办法，你看……”

成贵一咬牙：“交吧，交了清楚了！”说完从腰里掏出那一沓钱塞到了文书的手中。

文书接过钱数了起来，成贵说：“不用数，后晌县里干部给我，现在还没暖热呢！”

文书有点尴尬，收起钱来找了成贵 70 元。

成贵送走二人，看了一眼手中的钱，然后扔给媳妇说：“把这钱明天给你和孩子买件过冬的衣服吧。”

媳妇没有说话，接过钱默默地装进了口袋。

等 待

○陶 纯

老马四十岁那年，认识了一位名叫刘芸芳的少妇。刘芸芳当时二十七岁，长相俏而不媚，嗓音甜而不腻，是个典型的小家碧玉。老马一见刘芸芳的面，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他也给刘芸芳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是后来验证了的。

凭直觉，老马总感到他和刘芸芳应该发生一点事情，当然是很浪漫的那种。在认识刘芸芳之前，老马一直对青春气息撩人的少女感兴趣（顺便说一句，老马是个缺乏实际行动的人，他所谓的兴趣大多停留在心里，至多流露到口头上）。但在结识刘芸芳之后，老马就感到像刘芸芳这样的韵味十足的少妇才是他最心仪的。

老马和爱人的关系很一般，他爱人脾气暴，说发火就发火，两人之间的小磨擦接连不断，这便使老马找到了放纵自己的借口。但经过仔细观察和小小的试探，老马失望地发现，刘芸芳并不是那类红杏出墙的女子，她是一个特传统、特规矩的人，说穿了，就是她不会轻易“上钩”。老马认为，这或

许与她的家庭有关。她和爱人的感情相当好，称得上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属于令人羡慕的那种小家庭。老马反复斟酌，感到要等刘芸芳和爱人的感情出现裂痕，到那时，他即可乘虚而入，有所收获。

老马决定等待，耐心地等待。

等待是焦心的、痛苦的，但老马别无选择。在此后漫长的时光里，等待那个结局成了老马生活的大事，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日思夜盼，希望刘芸芳两口子闹别扭。有时他觉得自己有这种想法挺无聊，但刘芸芳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他实在割舍不下，所以他就找种种理由原谅自己。

有一年，老马听说刘芸芳两口子吵架了，很兴奋，马上给她打电话。他们先聊了点别的，然后，老马适时地把话题引到她和丈夫的感情问题上。老马试探着说，你爱人挺不错的，你们吵什么架呢？刘芸芳一愣，随即咯咯笑了，说马老师你听谁说的，我们感情一直挺好，根本没吵架呀，肯定是别人胡咧咧。听她的口气，不像是掩饰，老马叹了口气，像倒了牙一样酸酸地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又有一年，是秋天，一个傍晚，老马突然接到刘芸芳的电话，她说最近心情不好，想找他聊聊，让他马上赶到她家附近的一个饭馆。她的声调挺忧郁，甚至可以说是悲伤。老马预感到机会来了，立刻赶过去。果然刘芸芳和丈夫闹了不愉快，而且还挺严重。她丈夫一气之下到外地出差了，走前连个招呼都没打，她伤心透了。那晚他们喝了不少酒，他怀着矛盾的心理，一边劝她想开点（老马真心希望她幸福，这一点不能含糊），一边暗示她，他对她痴迷已久。半夜，他们

离开饭馆，刘芸芳说，马大哥，你能送我回家吗，我好害怕。老马简直有点心花怒放，挽起她的胳膊，两人摇摇晃晃，踩着遍地落叶到了她家。

这本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老马还是把它错过了——到了她家，她又拿出一瓶酒，说刚才没喝够，咱们接着喝。结果，两人醉得一塌糊涂，倒在地板上睡着了，啥事都没发生。第二天，阳光照进来，他们醒了，赶紧难为情地爬起来，都像做了天大的错事似的，不敢看对方。阳光太刺眼了，气氛挺凝重，老马感到很疲倦，他想到自己多年来的等待，涨红着脸，想重新挑起话题，谁知说出口的却是，我走吧？……她如释重负地嘘口气。老马就走了。

一连几天，老马热切地盼望着再接到她的电话，可是没有。三天后，老马找个借口到单位找她，一见面，她就喜滋滋地说，他向我认错了，保证以后不再气我……老马愣在那里，真的不知说什么好。

老马惟有继续等待。

就这样，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在老马七十岁那年的冬天，他的心上人刘芸芳和爱人的感情终于破裂。她约他到一个秘密地点会面，他们互诉衷肠后，自然拥抱在一起。但这时老马悲痛欲绝地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男人的激情。怀里的小老太除了哭泣，就是叹气。她也老了，而时光却不会倒流。

一地白纸

○李雪峰

韩林是河南一所大学企业管理系的毕业生，父母亲戚上溯八代个个是清一色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阶级，许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到过百余里外的县城。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在“找关系”，而他自己则没有什么关系可走后门。

离校期一到，从五湖四海匆匆汇到一起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们，又匆匆话别各奔前程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和城市，只有韩林一脸茫然，影只形单扛着行囊南下去深圳。到了深圳，韩林东奔西走，见了招聘广告就去应聘，简直像一只没头苍蝇。但让韩林傻眼的是，深圳特区像他这样怀揣一纸文凭，心怀一腔激情而流浪街头的人太多了，一个招聘摊位前，动辄都是成千上百争抢着喧嚷着的应聘者，整个儿一片狼多肉少的严峻局面。

这天上午，在上步中路的一个广告信息栏中，韩林看到一则刚张贴上去的招聘广告，韩林顿时双眼一亮，待他一字一句认真读完，心底刚刚腾起的一片希冀差不多就全泄尽了

底气。南方化工厂招聘，但仅招聘一名库料总管，仅仅一名啊，自己能应聘得上吗？但韩林还是决定去看看。

招聘点设在南方化工厂的大院里。韩林赶到那儿一看，早就来了黑鸦鸦一院的应聘者，摆了一长溜桌子的招聘摊位前，人头攒动，应聘者们争先恐后鼓动唇舌喋喋不休地向招聘工作人员推销自己，并一再亮出自己的文凭和各类证书。院里一片狼藉，草坪被接踵而至的人们践踏得不像个样子，地上扔满了一张一张的废纸。韩林思忖，这纸或许是什么广告单吧？就弯下腰去拾了一张，展开一面看，是空白的，白得连一个字都没有。韩林把它翻过来看，咦，背面还是空白的，还是一个字都没有，韩林很奇怪，于是又捡起一张，一看，还是空白的。纸是清一色的复印用纸，洁白而光滑，坚韧而厚实，地上足有好几百张。多好的纸啊！韩林叹了口气，想起自己在村小学读书时，每个作业本都是用了正面用背面，甚至连天地头都密密麻麻写满了，真是穷尽其用啊。地上这白花花的好几百张纸，能订多少作业本，能让老家的一个学生无忧无虑用多少个学期呢。

韩林禁不住蹲下身去，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捡起来。许多洁白的纸上，都被闹哄哄的应聘者踩上了大小不一的鞋灰印，韩林将踩脏的一张拍打吹拂干净，将踩皱的一张张仔细拉展，在人群的脚步上捡来捡去，一会儿的工夫，就捡到厚厚的一沓白纸。

韩林正在东一张西一张捡拾地上的白纸，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仰起脸一看，是个西装革履的老头。老头问：“先生是来应聘的吧？”

韩林点点头说：“是的。”

老头说：“你来应聘，不到招聘台前去，却捡这地上的白纸做什么？”韩林站起来，将手中捡来的那沓白纸递到老头跟前说：“这工厂也太浪费了，这么好的一张张白纸，却扔在地上任人踩任人踏，不知道他们厂长明白不明白，这一张张白纸都是拿钱买来的，这样浪费下去这个厂准有破产的那一天！”

老头笑了，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说：“现在我宣布我厂招聘结果，我就是南方化工厂的总经理李海树。”

韩林愣了。

总经理笑笑说：“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南方化工厂这次只招一名库料总管，大家再往自己的脚下看看，大家的脚下是什么？”李总经理顿了顿说，“是一张张洁白的纸呀，可大家谁弯腰捡过一张呢？没有！”李总经理将韩林拉到自己面前说，“只有这位先生弯下腰去一张一张地捡起了这么一沓白纸，因为只有他懂得这一张一张的白纸都是用钱买来的，一张一张的白纸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他懂得珍惜它。我们厂招聘的是库料总管，请先生小姐们想想，对一地洁白的好纸都视而不见的人，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库料总管吗？”

李总经理说：“所以我宣布，这位先生即将出任我们的库料总管！”

人群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爆发了如潮般的掌声。

抓副麻将给老爸

○许国江

这天，冯刚回到家，妻子就嘀咕了起来：你这人说话一点儿不算数，你早就答应抓副麻将给老爸，直到今天，连个麻将的影子也没见着。冯在派出所当副所长，皱了皱眉头说：别唠叨了，三天之内，保证抓一副麻将给老头子送去。

冯副所长在妻子面前打了包票，可是真的要抓一副麻将，也并不那么容易。

早在一个月前，冯接到举报，说是有人抽头聚赌。那时冯刚当上副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立马赶到现场，敲门一看，他怔住了。麻将桌上的四个人中，除了一个大胖子他不认识外，其余三个，一个是王主任，一个是李科长，还有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赵副局长。当时赵局长打错了一张牌，让下家和了个混一色。赵正在懊恨，见冯突然闯进来，就沉着脸，没好气地说：我陪吴书记玩几圈儿，你来干什么？冯见局长要发脾气了，忙赔笑脸说：对不起，打扰了。急急地退了出去。

还有一次，冯副所长又接到举报，说是有几个人在豪赌。他赶到现场一看，原来是钱老总、胡老板他们几位。钱老总是一位大款，平时待他不薄。见他进来，眼睛抬了一下说：今儿什么风把冯大所长吹来啦？冯有些尴尬，忙说：没事，没事，你们玩。钱老总说：这几天忙死了，好不容易抽出一点时间，大家轻轻松松玩几圈儿。说着，他给冯点了一支烟，又站起身从旁边的密码箱中取出一条中华烟递给冯说：今天没时间陪老弟了，带条烟去抽抽吧。冯也不客气，收起香烟说：你们玩吧，我这就告辞了。

这一次与前几次不同，他向妻子作了保证，铁了心，不抓一副麻将牌，绝不罢休。他主动与几个居委会通了电话，问他们那里有没有人在聚赌。有个居委会说：几幢几幢好像有人搓麻将。冯立马赶了过来，咚咚咚敲开门一看，屋子里烟雾缭绕，一副高级麻将牌摊在桌子上。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一个是他的表兄，一个是他的同学，还有一个是服装店的小老板。见他到来，三人大喜，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三缺一，来得正好。见冯愣着不说话，老同学就说：怎么？当了几天所长，连老同学的面子也不给了。冯说：哪里……这个……小老板见状，一把拉过冯，把他朝椅子上一按说：别这个那个了，来，拈风！

其实，冯何尝不想玩几圈儿，既然大家这么说了，也就不再推辞。四圈儿结束以后，冯站起来想走。表兄说：你积极什么！还想当局长是不是？再玩四圈儿让你走。冯无奈，只得坐下。冯的手气真好，八圈儿下来，竟然赢了一千多元。

出门以后，冯想，钱是赢到手了，可是麻将牌没抓到，怎

么向老婆交差？总不能花钱去买一副吧？一个堂堂的派出所副所长，连副麻将牌都搞不到，多窝囊！这时，他突然想起，何不到老街走一趟，那里的几个老头不是天天都在玩麻将吗？抓他们的麻将还不是易如反掌！他来到老街，果见四个老头围坐在桌前，每人面前放了几枚硬币，玩得正开心，甚至连冯的到来都没有发觉。冯叫他们停下来。四人一愣，说：怎么？连小麻将也不许玩？冯说：你们输赢虽然不大，但毕竟是赌博，影响不好。再说，你们这等年纪，成天坐在麻将桌前，有碍健康。四个老头望着冯无言以对。冯说：今天我得把你们的麻将没收。说完，不由分说，就将麻将牌掙进了一只塑料袋，头也不回地拎走了。

冯把这副麻将交给了妻子。妻子看了一眼说：亏你有出息，抓了这么一副蹩脚的麻将，怎么好意思送给老爸？冯说：跟老头子讲，先将就着玩，等以后有机会抓副好的给他。

冯总算交了差，妻子虽然不满意，但还是拎着这副麻将牌回了娘家。一个小时不到，冯副所长的手机响了，妻子要他立刻回家。他问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妻子不说。他不敢耽搁，匆忙回家。他刚迈进家门，见妻子铁着脸，气呼呼地把那副麻将牌朝他面前一摔，说：你尽干好事。冯给蒙住了，忙问：我怎么啦？妻子说：你这副麻将是从哪里抓来的？冯说：从老街上几个老头手上抓来的。妻说：你知道这副麻将原来是谁的吗？告诉你吧，原来就是老爸的。他玩了一阵子以后，嫌不好，就送给了老街上的一位老朋友，你抓的就是这副麻将，多丢人！

冯副所长听罢，“啊”了一声，一时不知说啥是好。

流落在俄罗斯的中国乔

○盛祥兰

乔是我大学时的同学，他读大学时已三十出头了，是班上年龄最大的，那个时候，先工作后上大学的十分普遍。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原单位，回到了那个小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为生存奔波，联系少了。

后来听说，他自费去了莫斯科，读博士。

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是外国，就一定是天堂。从电影和画册里，看到了繁华的超级市场；看到了阳光、鲜花、有草坪的网球场；看到了田野里红色的跑车。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乔。乔就生活在那里，生活在天堂里。

新年的时候，也能收到乔寄来的卡，卡做得非常精美，上面有红房子和圣诞树，背面工工整整地写满了字。他说那里的冬天雪很大，地上结了冰，湿润的波罗的海海风吹着，姑娘们依旧穿着裙子。他还说，他买了圣诞树、彩灯来装扮自己的房间，这个圣诞节他要自己房间里过，他要请朋友，还

要买香槟酒。

后来，我也去了莫斯科。

乔在信里告诉我，一定要多带些皮夹克、旅游鞋、运动服、泡泡糖、方便面什么的，这些东西在那里非常畅销。还说，第一次来莫斯科的人，应该坐火车，可以领略到沿途迷人的风光。

我带着一个去天堂的梦，上路了。

尽管在去乌苏里斯克的列车上被一帮俄国大兵盯得浑身不自在，夜里又丢了一双旅游鞋；尽管因没赶上车，在哈巴罗夫斯克车站昏暗清冷的月台上蹲了一夜，但窗外闪过的俄罗斯莽莽草原、白桦林、彩色的木板房子，以及美丽的贝加尔湖，都让我感动。不敢想象这是真的。我真的来到了俄罗斯，真的站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了吗？

新年前夕，我到了莫斯科。

我和乔在高尔基大街上的一家欧式饭店见面。

外面飘着雪，店里很冷清，低低地放着轻音乐。一对恋人模样的青年坐在里面，他们中间放着一枝鲜红的玫瑰。店里很暖和，乔脱掉羽绒服后显得很干瘦，脸上多了一种让我陌生的冷漠、坚硬的表情。

谈起了大学时的老同学，有的去了其他国家，有的下海经商发了财，但大部分早已失去了联系，杳无音信。即便在同一座城市里，也难得见面，彼此不通电话。倒是国外的朋友，每年能通上几封信，维系着那一点点牵挂。

说到一个彼此熟悉的朋友，听说他在莫斯科开了一个什么合资公司，做起了经理。

乔笑了。乔说他认识这个人，已于半年前回国了。那个所谓的合资公司，其实只有几个中国人，朋友从北京那边运来货物，他在这边推销。

乔又告诉我，他已不读书了，学费太高，无法支付，与几个中国人做起了易货贸易。这也不容易，中国人也骗中国人。后来改为做翻译，到处联系旅游团，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问他，为什么不回去呢？

他说，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这里自由，机会多，没人关注你在做什么，没人攻击你、陷害你，也不用为人际关系发愁。大家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只为自己活着。

“不想家吗？”我知道，在中国，他有妻子和一个儿子。

“开始想，”他说，“现在麻木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他告诉我，我带来的皮夹克他可以转到明斯克朋友那里，以五倍的价格出售。

天黑下来了。透过厚重的落地窗户，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橱窗里摆满了圣诞树和圣诞老人，几个孩子站在那里，舍不得走开。路口挂着的彩条、彩灯，落了厚厚一层雪，寂寞地亮着。

“真静啊，”我说，“这是新年，怎么到处都见不到几个人呢？”

乔苦笑了一下。

“正因为是新年，”他说，“在这里，所有的节日人们都在家里过，和家人、孩子一起过。这个时候在外面游荡的，都是些无家可归的人。”

临窗的那对青年站了起来，我看见他们走出了饭店，在飘雪的大街上，在这个清冷的新年夜晚，相拥着走远了。

三 叔

○芦芙荭

这个冬天，三叔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像一尾青鱼在村子里游来游去。他豁着一颗门牙，笑起来就更显出十二分的得意。

“家旺……哼！”他总是这样说。

家旺是我们村的村长。三叔是龙，家旺是虎。龙与虎在我们村里争争斗斗了几十年。村里就村长这个位子令人觊觎，他们谁都觉得自己在这个位子上更合适。三叔自从被家旺赶下台，他便一直在寻找着打败家旺的机会。按三叔的意思，家旺在这个冬天，必将走上他生命的穷途末路，败在他的手下。

这天中午，三叔在村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养鸡场。他昂首挺胸地站在一群母鸡们中间，手里握着拳头大一枚鸡蛋。这是一只母鸡给他创下的奇迹，他感到这个奇迹会给他带来一种好兆头。因此，每当太阳出来时，他总会眯缝着眼，对着太阳举起那枚鸡蛋。他一直想弄清这个鸡蛋是双黄还是单黄。

他就这么看着。

后来，他听见母鸡们在叫，他抬头一看，二皮子的头像一颗硕大的鸡蛋，正从门外朝里张望。

二皮子告诉他，村长家旺出事了，家旺的儿子将他那辆大客车开到悬崖下面去了，一同下去的还有一车人。

三叔的脸上抽出一丝笑。随即，那枚鸡蛋从三叔手上脱落了，砰出一片金黄。

三叔是在两天后去医院看望家旺的儿子的。三叔带去了一份厚重的礼物，也带去了一份凌人的盛气。两人斗了几十年，三叔知道家旺是轻易斗不败的。但这次，三叔见到家旺时，家旺却软得像一片树叶。儿子的伤并不重，但家旺的精神和他那多年苦心经营的家当却随着那大客车一起翻进了沟底。因此，他见到三叔时，自己先矮下去了三分。三叔站在家旺面前，仿佛是一个好斗的拳击手突然失去了对手那样失落。

在以后的漫长冬季里，家旺再也打不起精神。三叔似乎受了感染，也一直打不起精神。他从心底里希望家旺突然有一天能振作起来，像以前那样和他斗一斗，但他一直等到春天来临，家旺像一条死鱼一样连一个小浪花也没翻起。

三叔终于耐不住了。他在春天接近尾声时来找家旺。他对家旺说出了思考已久的想法：他准备借给家旺一笔钱，让他重新买客车跑运输。家旺没有想到三叔会这样大度，他感激得差点儿给三叔跪下。看着家旺那个样子，三叔叹了口气，他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家旺能重新振作起来，像以前那样和他斗一斗，那样活着才有意思。

喜欢蜘蛛的人

○叶大春

走进逻辑学教授季老的屋子，我惊异地发现，他的堂屋、卧室、书房、厨房里都结满了蜘蛛网。我见过一位专门研究蜘蛛的著名生物学家，家里也是这般情景，满屋养着蜘蛛，摆满蜘蛛标本，像蜘蛛王国。难道季老也有这种业余爱好？也许是博览群书，做学问太忙，没时间打扫房屋吧？也许季老是不忍杀生的仁者，甘愿与蜘蛛和平共处吧？

我疑惑地问季老。季老沉吟片刻，说：我喜欢蜘蛛，因为蜘蛛是我的患难之交，也是我的生命图腾！本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不爱咀嚼痛苦屈辱的历史，不愿去揭开人生的伤疤，既然你问起这事，我只好从头说起……

那年，我从美国读完逻辑学博士归来，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教逻辑学。那时我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动辄就拿逻辑学定理去抠人家，譬如议论《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哪句话不合逻辑，指责某文豪的一篇文章出现了逻辑性漏洞，讥笑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哪处犯了逻辑错误。不久，反

右运动开始，人家早就对我耿耿于怀，不把我打成右派，那才叫“不合逻辑”哩！更要命的是，那一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忽然变成了最高指示，我曾大放厥词挑剔它某句不合逻辑，有人揭发了我，我的问题升级了，从右派变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被关在秦城监狱。我新婚不久的妻子节娜来探监时，我逼她在离婚书上签字，她凄惨地哭成泪人。我说：“你要不同意离婚，我负疚感太沉重，心理压力太大，肯定会自杀；你要同意离婚了，我心无牵挂，情无孽债就能坦荡超脱地消磨无尽的囚徒岁月。”节娜惊问：“这是什么逻辑？”我凄楚地一笑：“这是无期囚徒的逻辑，让你和我一起来背人生十字架太残酷了，太自私了，你要是不想逼我自杀，就快点在离婚书上签字吧！”

节娜一直不肯签字，我说到做到，只好自杀。可惜割腕未遂，被救活了。狱方给节娜转达了我的恳求，节娜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那时我身陷囹圄，并不知道节娜已怀上了我的血脉。节娜离婚后仍然独身，艰难地抚养着我们的女儿季节。每年，节娜仍然千里迢迢来探监。一次，节娜给我捎来了御寒的棉衣，是她亲手做的，在棉衣的口袋里，悄悄藏着一只蜘蛛。我原以为，是蜘蛛不小心钻进棉衣口袋里，被带进监狱来的。仔细一看，一根细线一头拴住蜘蛛的腿，一头系在纽扣上。显然，是节娜做的手脚，巧妙地逃过了狱方的检查。我豁然明白了节娜的良苦用心：她是让我学习蜘蛛不辍织网的精神，坚强地活下去！

这只蜘蛛来后，我不再是孑然一身了。我把它当做我的

难友，我痴情地与它说着悄悄话，我凝视着它呕心沥血地吐丝织网。秦城监狱是模范监狱，监牢里是绝对不允许蜘蛛结网的。每次突击检查，都把蜘蛛网打扫掉了，而蜘蛛却历逃劫数，这只蜘蛛曾失踪了几天，我怅然若失，心情抑郁了好久。后来这只蜘蛛又回到了我的牢房，再后来生下了几只小蜘蛛。原来它是寻找爱情去了！在放风时我把几只小蜘蛛分送给几个难友。从此，蜘蛛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话题。我们都从蜘蛛不辍织网的精神中获得了生命的启迪，坚强地活到了平反昭雪的日子。

记得节娜第一次带我们的女儿季节来探监时，我又惊又喜，没什么东西送给女儿，就用火柴盒装了一只小蜘蛛送给她。女儿很珍爱这只小蜘蛛，等我出狱回到南方的家，看到女儿的小屋里快成了蜘蛛园。可是，节娜在我出狱后的第三年就病逝了。我女儿在美国当生物学博士生导师，现在是颇有名气的蜘蛛专家，我这里的好多外国蜘蛛都是她送给我的。现在轮到我睹蜘蛛思念她了……

今天去离婚

○张爱华

今天天气多好，是夏天里的一天，可是清爽透明却像初秋。不是离婚的天气，也不是结婚的天气，而是订婚的天气。

早上8点多，上班的人都走了，小孩子去了幼儿园，老年人还没到他们出来闲坐的时候，楼区像一条敞开的走廊那样安静。我们刚搬来那年栽种的柳树已经长成了大树，柳叶孜孜地垂着，正准备负起阴凉的责任。这时地上的影子薄薄的，轻轻摇晃，仿佛你扯一扯自己的衣领，弯膝系系鞋带，它就消失了。几声嫩脆的鸟叫，像从4岁以下的女孩儿嗓子里发出来的，抬头望去，天空无尽地蓝。

我们如同去市场买菜一样（只是手上没提篮子）地去街道办事处办离婚手续。办事处离我们住处不远，拐过一排楼，越过一个卖瓜果的摊床，就到了。路上我们忽然想起一件事，稍稍商量一下：办手续的费用是50元钱——现在大概涨价了，当时只需50元——其他诸事我们在家就商量好了，只是这事儿忘了。他试探着问：“一人一半怎么样？”我一定是瞪

了他一眼，他马上说：“算了算了，我一人拿好了。”

说着就到了。我站住，瞅一眼装作没事儿人似的他，觉得天空、寂静，连同我们都凝固成片片断断的画面，想说话嘴却张不开，似乎被深深地嵌进了什么模子里。“你进去办，我在门口等你。”我提议道。

“我去问问行不行？”他没有把握地说。

很快他就出来了：“人家说，没有一个人来办离婚的。”

“你没告诉人家，我们结婚就是你一个人去办的。”我提醒他。

管事的是位中年女人，职业性地扫了我们一眼，检查证件、介绍信，之后就默默地填写。她的桌上散着一些糖果、花生，估计刚刚有人办了结婚手续。其实，离婚也该给人家送点什么，只是送什么合适呢？……我开始胡思乱想。“这么简单啊，我以为会很复杂。”他说着，似有一点窃喜。他以为人家会反复劝阻一番，哪儿有哇，中年女人头也不抬地说：“像你们这种和和气气的肯定是离，那种打打闹闹的或许还有余地。”我心里一怔：真有哲理！

那女人仿佛最后一次问我们：“真的没有孩子？”

“申请书上不写清楚了么！”这种问法让人心烦。

她目光警觉、怀疑，显然她一半是不相信，一半是保险起见。

“以后出了问题我们可不负责。”

两个大人来离婚，把小孩窝藏起来了，这倒是有趣的想法。

从办事处出来，太阳升高而且趁我们不在外面时气温升

高好几度，我很想买个西瓜。

夫妻俩卖瓜。男人的胸像一面墙似的结实，手里耍着亮闪闪的短刀；女人穿墨绿色运动衣，皮肤上是太阳的颜色和光泽。筐里放着几个西瓜，现在还不是西瓜熟透的季节。“一看就是大傻瓜。”从来喜欢惹是生非的他不高兴地说，持刀的男人就有点虎视眈眈的了。每逢这种情况我总是害怕，万一争执起来，吃亏的肯定是没刀的一方。“不熟给换。”卖瓜女子不知是冲着我的犹豫还是冲着他的阻拦，睁着美丽的眼睛，殷勤地说。他却正力图履行做丈夫的最后的责任，一脸严肃与不苟：“不买，走！不买！”

我的手指继续在瓜上煞有介事地弹着。持刀的男人接道：“谁挑的？不熟不要紧，是生瓜的话，谁挑的让谁吃了就完了。”我觉得他的话幽默顺耳，我本来就羡慕这种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小商贩的生活。

他还是一脸生铁味儿。一切开，瓜果然生；女子手握刀柄，刀尖嗖地朝瓜一插，双手合住瓜，往筐里一扔，动作利落仿佛什么都没有过，我呆呆地看着。她的男人以同样利落的动作把另一个瓜放到了秤上。

我坚持买回的瓜就是这一个，待全部切开一看，瓜瓤像盐碱地似的红一块白一块，是注了药水的假熟瓜。

他开始上纲上线：“最后一次了，你为什么不让我高兴点？为什么要和我对立？在你眼里，连个卖瓜的骗子都比我好！”

我惊慌地发现，他居然流出眼泪！天哪，在整个离婚前前后后的过程中，他都没掉一滴眼泪，难道是为了西瓜？我真是不懂。

“你知道，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年，我一直缺什么吗？”他凄厉地问。

“什么？”“自由！”

我又是一惊，他可从未说起过这个。

“你从来就是这样！我以为今天不会，自由！你懂么……买瓜的自由，一切自由！”

剑 客

○一 冰

这是一把不同寻常的剑。

两只还可见竹节的竹片，被缚上了丝带；剑柄是一只牛角，斜挂在他的腰上。他大约有四十岁的年纪，穿了一件沾满油灰的青色长衫，还可见因长途跋涉而留下的破洞。这把剑挂在谁的身上都显得怪异和滑稽，惟独挂在他的身上就忽然平添了许多神秘和豪气。

酒馆里食客不多，靠墙角是个独饮的老者，酒喝得多了，此刻已伏案大睡；一对年轻的情人，男的俊雅，女的俏丽，正窃窃私语，四目交错时脉脉含情；中年剑客面朝江水摇头叩指，似在哦哦吟诗。

就在这时，七星帮的人闯了进来。

这里是七星帮的地界，所以七星帮内的哪怕一只蚊子飞出来都能咬死人，何况跳进来的是三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他们一进门，酒馆的宁静便似被投入了巨石——世界上自从有了人以来，这一类自封老大、喧宾夺主的家伙好像总

是层出不穷。

光有酒是不够的，酒和色是一对兄弟，所以他们找上了那对情人。

七星帮的一个高个儿壮汉蹭到那俏丽女子的身边，邪笑道：“妹子，陪哥儿几个喝两杯。”

那男的早就开始哆嗦了，这下抖得更厉害了。他惊叫道：“尔等……意欲……何为……”话还没说完，身子已滑到了桌子底下。

三人哈哈大笑，高个儿汉子伸出毛茸茸的黑手，正要抓向女子，忽听一个人长叹一声：“唉——这世上的恶人怎么杀之不尽呢？”

三人霍然扭头一看，只见中年剑客正对着江面摇头晃脑，自言自语。高个儿汉子忽地抽出腰刀就要扑过去，被身边的矮个儿汉子轻轻拉了一下，眼光在中年剑客的腰间一扫，高个儿这才看到那把怪剑。

另一个胖子抱拳当胸，道：“请问这位朋友高姓大名？”

中年剑客向胖子一瞪眼，喝道：“谁是你的朋友？你们配做我的朋友？”

高个儿汉子又要向前冲，被矮个儿汉子拽住，矮个儿汉子冷冷道：“在七星帮的地盘上撒野，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真有胆子就留下名儿，让我们帮主他老人家听听。”

中年剑客倒了一杯酒，轻轻饮尽，然后把头转向窗外，口中吟道：“‘仰天一笑，一剑惊魂’，我难道真的有这么可怕？”

三个汉子一听，不由同时打了个冷噤，高个儿汉子结结巴巴地说：“你……就是白白白啸天……白老前辈？”

中年剑客不再答理他，却吟道：“‘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好句呀好句！该再浮一大白！”言毕又要倒酒，却见酒壶已被那俏丽女子拿去，为他斟上了一杯酒，连声道谢，而三个汉子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这时，又忽听有人叹道：“他是白啸天，那我是谁？我是谁呢？好，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该浮一大白！”中年剑客一看，原来是坐在墙角的老者已经醒了。

中年剑客忙走到老者面前，躬身一礼，老者伸手相扶，只听一串“噼里啪啦”的声音，中年剑客顿时面色苍白，立在地，两臂垂下显然关节已脱臼了，老者竟在试探他的功力。

老者一见，双手在中年剑客的两臂上一划，又是一串“噼里啪啦”的声音，中年剑客的两臂又完好如初。

老者惊疑道：“你竟全然不会武功，为何还敢冒充武林中人？”

中年剑客镇定自若道：“只恨世间不平事太多，在下年纪已大，投师无门，只得出此下策。”

老者微微点头，道：“老朽教你几招，你愿学否？”

中年剑客立即跪下磕头，道：“谢师父指点！”

老者道：“我看看你的剑。”

中年剑客伸出右手，抓住牛角柄，往外一拔。老者怔住了，牛角柄下空空如也，根本没有剑身。

老者问：“这是你的剑？”

中年剑客坦然道：“这就是我的剑。”

“那剑刃呢？”

“剑刃在我心里。”

老者望着他，缓缓点点头，肃然道：“你是我今生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剑客。”

这个朋友

○刘荣书

这个朋友在喝酒的时候，喜欢说，来，干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这个朋友是山东人，这句话被这个朋友用山东话说出来，到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有意思。

这个朋友也挺有意思。他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就和我比较投缘。我是一个农具制造商，我在我家的院子里开一个小厂子，虽说小打小闹，但我也印有名片，配有拷机。我在外面混的时候，给对方掏出名片，对方就会称呼我说，噢，刘经理。

而这个朋友却把我称做兄弟（可见山东人的豪情侠义），他说，兄弟。他说他一年要从我手里购入数量可观的农具，至于合同嘛，他说，合同算得了甚么屁物什。他说钱就是合同。我不付给你钱，签再花哨的合同也管不了屁用。是不是？

我就是被他这句话感动的。这是一句多么精辟的话。想想一年前我被骗的经历，我只觉得与他相识恨晚。一年前，一

个河北的骗子到了我家，声称买卖做得多么地大。他装走了我一车货，让我随车同去取款，车到货卸，一转身撒泡尿的时间他就逃得无影无踪。那次，我就是吃了合同的亏。

这个朋友在我家住了下来，住了两天。他看了我这个小厂的生产情况，对质量要求得挺严，并且给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临走，这个朋友先期付了我货款，他说他等不及了，回去还有好多事要处理（他买卖做的很大）。他嘱我把好货的质量，等货做好就给他发出去。付款的时候他还朝我幽默地眨了眨眼睛，他说，这就是最好的合同啦。

这个朋友办事真够豪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我未来生活的美好前景。我们频频举杯，他邀我闲时带家人到山东一聚。他说，俺山东是个好地方。

此后，这个朋友接连要了我几车货。款全部先期抵达，而他人从没来过。让我平添对他的思念之情。

你说，这样的朋友，叫人怎能不想他呢。抛开庸俗的观念，抛开商业利益，单就他对我的信任，我怎能不把他当做一个远方的知心朋友呢。

半年以后，这个朋友姗姗而来。

我们握手、拥抱。半年时间，我们便相见如故。这个朋友拿出带给我的礼物，打开一看竟是一卷山东的煎饼。煎饼，山东的煎饼，可说是山东饮食文化的象征。这个朋友多有意思，他对友情的表达是多么质朴而含蓄。我就着本地的大葱，体验了一回山东的风情。

朋友说，这次他要购我三车货。但是兄弟……他说，因为我款紧张（刚刚买了一幢商厦），货款没能全部带过来，只

带了两万。他给我看了电子汇兑（钱已经汇在我的名下），他说货能不能先发走。但是（他又说了一个但是），他说兄弟你别害怕，我不走，我在这里住下。等款全部汇过来，付清，我再走。也就是两天的事儿。

我怎么能说别的呢。我当然满口答应。这是朋友！更何况他安排得那么周全。

货发走了。这个朋友在我家里住下来，开始了他的（或说我的）等待。

这天，这个朋友说，他想去县城洗个澡，看看我们这儿的环境。我真是过意不去。这个朋友说，你陪我去吧老弟。那天我有些事脱不开身，就说，你自己去吧，在县里散散心。

这个朋友就去了。这个朋友上午十点钟去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这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给我。他抱歉地说，兄弟，对不起你，我洗澡的时候，让派出所给抓了。我紧张地问他，洗澡怎么会叫派出所给抓了呢？他很不好意思，他说，我找了个小姐……你托托熟人，来赎我吧。

放下电话，我便去营救这个朋友。我跑遍了城里所有的执法部门，却都没有这个朋友的消息，我的这个朋友失踪了。

这个朋友姓高，叫高翩树。与高骗术谐音。诸位山东父老，能否转告一声，有机会我很想再同他会会。

纸条的故事

○苦 李

子奇无意间发现地上那张小纸条，已经是下班回到家半个小时以后的事。拖地板拖出一张纸条：“夏寒来电话，老婆不在家，晚上要你过去聊聊。”

子奇当即就在心里责备此刻还在厂里加班的亚英：老婆呀老婆，写了留言条不好好搁在桌上，亏得我拖地板，不然岂不要误事！

同时心头一热，点燃一根烟，靠在椅子上仔细回味。

子奇与夏寒自小在一起，夏寒与子奇目前少联系。

与夏寒的最后一次来往是在哪一年？子奇记不得了。但可以肯定那是在夏寒成为夏局长之前。有时子奇也有些拐不过弯来：曾经不分彼此的亲密朋友，怎么突然就断了？不过很快也就释然：人家现在是独当一面的局长么，事务多着呢，责任大着呢。

不管怎么说，地板上那薄薄的小纸条，令子奇在这个夏日的黄昏重新拥有一份久违的友情，甚至，感觉到一种特别

的温馨。毕竟，夏寒并没有忘记自己这个朋友。

匆匆赴约。

出来开门的正是老朋友夏寒。

夏寒似乎一怔，不过马上连说“难得难得”，将子奇迎进屋。

“老婆不在？”

“啊……不在。”

子奇看见沙发上坐着个头发很亮的男人，不认识。互相点头致意。烟灰缸内香烟屁股满满的，看来，两人已谈了多时。

“这次调土管是他自己的意思，叫那个娘娘腔擦屁股！”亮头发的男人瓮声瓮气地说。显然，两人在接着聊刚才的话题。

“他会擦屁股？开玩笑，他姨父跟咱县长是啥交情……”夏局长胸有成竹。

子奇插不上话。

子奇掏出一包三五牌香烟，刚才在路上特地买的。

“我从来不抽这种烟。”夏寒指了指一旁的一堆中华烟，十分优雅地吐出一个烟圈。

子奇心头闪过一丝的不快。不过很快，子奇便这么想：这家伙说的也是实情，虽然有点那个。

两人继续饶有兴味地谈论着子奇完全陌生的官场上的人事。亮头发的男人则始终看都不看一眼子奇。

子奇了无趣味。转而又想夏寒他也不容易，不应酬咋行？

子奇终于起身告辞。

夏寒一脸歉意的样子：“下次有机会再聊，再聊！”目光

却越过子奇的肩膀。

加完班的亚英比老公先回到家。

亚英愕然：“你没瞧见纸条泛黄吗？那是我中午整理旧书桌时不小心掉出来的呀！”

又是一夜星火

○伍维平

1973年7月的一天，我和父亲躺在陆家河畔“五七”干校的西瓜棚里，守望了一夜星空。那时我十二岁，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当时，父亲被发配到距县城四十多公里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除了精神苦闷之外，活儿并不累。放了暑假，母亲送我到父亲身边，陪他解闷。入夜，酷热渐退，清风徐来，萤虫轻舞，蛙声如潮。最使我高兴的，是大片大片的星空，一直延伸到天边极目之处。我躺在瓜棚的凉席上，伸出手指，把夜空的星星数了又数，并极其自然地展开了一个纯真少年的无穷想像。父亲坐在我身边，不停地大抽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还频频咳嗽。那晚，在认识了牛郎、织女星的同时，我从父亲口中得知了一个如飘游在星空中那个传说一般美丽的故事。

父亲说——

二十年前，也是这么个酷暑难当的时节，为了早日投身

到建设祖国的洪流中去，我们工人中专的三十多名学生提前毕业了。我们急切地守候在火车站，让飞奔的火车把我们送到火热的建设第一线，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过一天一夜，同学们一批一批走了，最后只剩下我和一个叫刘慧珍的女同学。刘慧珍个子小巧，清纯可人。在校期间，我们经常一起畅谈理想抱负，交流学习心得，属于很“同志”的关系，但仅此而已，决没有往“邪”里去。流水东去，两年时光给我们增添了纯洁的革命友谊。正巧呢，一班同学又刚好走剩我们两个。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多年后回头一想，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讲的缘分吧。由于刘慧珍等的车要第二天早上才到，而我要在她走后两个钟头才能搭上车，因此我们必须住一夜。我去买了几个烧饼，接了一大壶自来水，两人就着吃了。然后就地铺开各自的草席，和衣躺下了。这一切都非常自然，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记得那天晚上空气清新，凉风习习，满天星光，我们心中充满了毕业的喜悦和即将奔赴建设第一线的欢欣，互相说了许多勉励的话。面对浩淼星空，我舒心地睡着了。一觉醒来，群星已一一消失，曙色初露，风清气爽，刘慧珍的铺盖也不见了，我只发现了枕边的一张字条：“阿诚，我先走了。二十年后再相见，一言为定。”我收好字条，卷起铺盖，也满怀信心登上了南下的火车——没有一点离别的依恋和伤感。当时的我们就是这样的纯真和美好。

父亲说完，接上一支烟，浅叹道，二十年过去了，她却在哪儿呢？即使知道她在哪儿，我又拿什么脸去见她。父亲说着，拿着烟的手微微有些颤抖，父亲的样子就更加佝偻猥

琐。青烟从父亲的嘴里出来，随着父亲无尽的思绪袅袅上升，飘向深邃的夜空。回忆着往事，沐浴着星光，父子俩一夜无话。我感到全身的骨节咯咯作响，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直往上蹿。我知道我在长大。

1997 年 4 月的一个星期天，晚春将逝，夏季初临。父亲和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在院子里聊天叙旧。我坐在一旁装模作样地读《尼采文集》。一晃四十多年过去，早已物是人非、时移世易。说到伤心处，两位老人欷歔不已，长叹一番；又说到刘慧珍，那位老人说，刘慧珍一生曲折艰辛，几次被整，病魔缠身，阅尽人间沧桑，终身未婚。

1997 年的这个初夏之夜，我的家里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和对往事追忆的伤感气息。清风撩人，繁星满天，灿烂的星光穿过历史虚幻的尘埃，泼洒在父亲因饱经风霜而枯槁失血的脸上。我想，父亲肯定又忠实地守护了一夜星光——他看到了四十多年前人生美好的初始吗？

太 阳 语

○方英文

我的书房处在一个大深坑里的一排二层砖楼的底层中间。这排房子东西走向，阴暗潮湿，底层的居民多半都患上了关节炎。尤其是四周的楼房冲天而起之后，这排房子几乎再也见不到阳光了。这样倒也有个好处：门庭冷落，安静自在，是个读书写作的绝佳境地，只是大白天浪费些电而已。

早点过后，走进书房，读一读，写一写，自以为没有比这更快活的事了。累了乏了，就喝口茶，点支烟，抬头看窗外的楼群，和那逼仄的一线天空。一天早晨，我正写到妙处，窗纱忽然穿进一束强烈的光芒，如探照灯般绕来绕去，把个宁静的斗室弄得一片光明，宛若火光四溅的铁匠炉子。我刚站起来，那束阳光就钉住我的脸，动也不动，使我无法睁开眼睛。我有点气恼，猛地举起拳头，那束阳光一下子不见了。我睁开眼，却是一团黑洞。过了一阵子才隐约发现，那是个孩子，晃着小圆镜，玩太阳呢。我也不去计较，坐下来继续写作。刚写了一句，那束阳光又跑了进来，在我的额上锯过

来锯过去的。

我愤怒了，就起身出门，快步上完几十级台阶。我要教训教训那个顽童。然而，一见我来了，那孩子却一脸愉快的表情；而我也不好发作的，因为他是个瘫子。我冲他笑了笑，依然回到书房，写作起来，以免灵感走失。

可是，一连几天的早晨，只要我一坐到书案前，那束阳光便跳跃进来，如小猫捕鼠，东闪西蹦。它虽无声响，却有一种吵闹烦人的效果。我想我应该跟孩子谈谈：有意打扰别人的工作是不礼貌的，缺乏教养的。我知道这个不幸的孩子，父母只管他的吃穿睡，其余就不过问了；他们上班时，就把轮椅推到门外，让孩子晒太阳，看楼房。

“瓦片，”我叫着孩子的名字，“你干吗要往我房间里照太阳呢？”

“我跟你说话呀，叔叔。”

我惊讶不已。

“我天天看你，好长好长时间了。人家都是一伙儿一伙儿地上班去了，只有你是一个人，在黑房子里。我天天看你的头，头低着——你在里边哭吧？可怜的，又没人和你说话。我让妈妈给我买个小镜子，她说：‘男孩照镜子，多丢人！’爷爷从乡下来了，我才请他给我买了一个……叔叔你干吗哭了？你别哭呀，只要出太阳，我天天早上都给你说话，你不会急死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阳光还有一种语言功能。而告诉我这一知识的，竟是一个下肢瘫痪且一字不识的八岁的男孩！我深感羞愧和渺小，就发愤学习，不耻下问。在那束每

天早晨降临的、时断时续的阳光的陪伴下，我慢慢领悟了人类的美好，和人类的渴望。终于，我的一部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那天清晨，电视台来了两个人采访我，问我是怎么成功的。我说：“走，到我的书房后，你们就明白了。”我领着客人下到我那霉而黑的房间。然后，我坐到书案前，请他们安静，安静地观赏那束定时出现的阳光。可是，十几分钟过去了，却没一点动静。我忍不住了，就跑出去找那孩子。只见他手里拿着小圆镜，所不同的是，小圆镜被一块白手绢包得严严的。

“瓦片，你今天干吗不跟我‘说话’呀？”

“我，我今天，”孩子露出灿烂而幸福的微笑，“今天有他们跟你说话，我就用不着照太阳啦。”

身后的记者早将这一切录入镜头，而我却丝毫没有感觉。

歪柳

○侯德云

肯定是一场大风惹的祸。

村东头的那棵老柳，从一米多高的河堤倒向水面，静静地歪在那里，像在思考着什么。

村里人都叫它歪柳。

很多年了，歪柳一直歪着。它太老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再也站不起来了。或者，它可能把生活中的把戏都琢磨透了，觉得这样歪着，也是一种挺不错的活法。

村子里的人，却总是喜欢直着腰板堂堂正正地活着。难免会有几场大风，把他们中的某些人刮歪，可他们总要想办法再把身板弄直。否则，一辈子，只能低着头走路了。

谁也不愿意一辈子低着头走路，你说是不是？

福海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

福海从城里回来，抬头挺胸总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牛气得不行。大伙儿看他的眼色都变了，红的，绿的，蓝的，异彩纷呈。

福海在城里的几年究竟搞了些啥名堂，村里人谁也不知道。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一脸高深莫测。

但有些事大伙儿还是看明白了：福海这东西是发了财回来的。怎么这样说呢？有以下事实为证：福海回来没多久，就盖起了四间大瓦房；福海找到水珠爹，摔出两万块钱，说是要娶水珠做老婆，水珠爹乐得屁颠屁颠的，当天中午就醉得一塌糊涂。

不少人认为福海有点反常。水珠是有了主的人了，她跟春生相好谁不知道？两个小人儿整天黏黏糊糊往一起凑，还经常在歪柳那疙瘩练习亲嘴，被人撞见好几回了。老辈人留下一句话，“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对婚”，福海这是要犯哪门子神经？难道仅仅由于水珠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么？

好心人去劝福海，福海却说，我就是要娶水珠，她要是没主儿我还不要她呢。

这话很快就通过众人的嘴在村子里传来传去，听了这话的人心里都有点发紧。

有人想起来了，说福海从城里回来那天，到歪柳树下跪了足有两袋烟的工夫，不知道是为了个啥。

有人还想起来了，三年前，福海离开村子那天，不是也到歪柳树下跪了两袋烟的工夫么？

三年前还有些事儿，大伙儿心里也都清楚。

那时候，福海和玲儿相好。两个小人儿，很像今天的春生和水珠，整天黏黏糊糊往一起凑，也经常歪在歪柳那疙瘩练习亲嘴。后来，玲儿却嫁了个开豆腐坊的。玲儿爹逼着，没办法。福海和玲儿，两个人抱着歪柳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全

村人都听得见。

把这些事前后联系起来，村里人的脸就有点苍白：怕是又要出点什么事吧？

事实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很快，福海和水珠就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婚礼。人们偷偷看水珠，发现水珠满脸喜色，好像并没有哭过。

春生离开了村子，临走前发了誓：三年后回来，一定要盖八间大瓦房，娶一个比水珠更漂亮的女人做老婆。

婚礼上的福海倒是显得有点晦气。

大喜之夜，几个好事的年轻人偷偷来“听房”，却听见福海和水珠正在屋子里拌嘴。

福海说，昨晚，你和春生怎么不哭一哭呢？我在歪柳那儿等了一夜，你们也没来。真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水珠说，我有什么好哭的？你比春生有钱，我偷着乐还来不及呢。福海说，你们不哭，我心里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

接着，传出一声爆响，像是碎了一只碗。

此后，人们觉得福海在村子里走路的姿势跟刚回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怎么看都显得有点歪。

三个瞬间

○叶倾城

她一生的爱情，不过是三个瞬间。

第一个瞬间，发生在大二的课堂上。她与邻座的安庆男生聊得十分投机。他知道她是武汉人，快下课的时候，他问：我以后到武汉玩儿，去找你，好不好？她说：“当然好。”顺手撕下一张笔记本，草草画张地图给他。

第二个瞬间，是在毕业的火车站上。歌着，酒着，挥着手，泪着，送走一个同学与一个同学，最后的站台上，只剩下两个人。北方的后半夜，六月也是凉的，星子都黑的时分，他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一直爱着你。”

她错愕地抬头，看见他的脸，刹那间，恍然明了，何以那些看见他的日子，便连阳光也格外炽烈。她几乎想要狂呼：“我也是呀。”但火车呼啸而来的声音吞没了一切。

她向安庆写下一封又一封的信，却一无回音，是地址错误，还是……一颗错误的心。以为自此以后，便是两不相忆，却在深夜梦见他向她走来，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却只有

哀痛地静默地转过身至……她大惊坐起，长坐至黎明。

而第三个瞬间，是六年后的了。她新婚燕尔，去上海度蜜月，温厚疼惜的丈夫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她何以一定要在安庆停留一天，寻访一位老同学。

而他给过她的地址，街都已拆迁。尘灰茫茫的街头，他们不知找了多久，问了多少人，才有一个男孩讶异地说：“他是我哥呀。”

隔了六年的时光重逢，却恍如清晨刚刚分手，他淡淡地：“来了？”她亦回：“来了。”

还是生分了，只聊几句闲话。他的工作不算好，他笑一笑：“我差一点就去了武汉，工作、关系都安排好了，我父亲……去世了。家里，母亲，弟弟……没走成。”

——那也就是她梦到他的时候吧？

才坐了一会儿，黄昏便在刹那间来临，见丈夫低头看表，她起身告辞，说着惯常的客套话：“来武汉，到我家玩儿，你知道地址吗？”他说得平常：“我知道。”回身拉开抽屉，从最上面取出一张纸——

那是八年前，她信手撕下的一张纸，墨色早已褪得极淡，却有一颗箭头，依然清晰地，指向她的家……

只是三个瞬间啊，便收拾了，她一生的情爱。

欲望

○王建根

宰相黄歇按照门客李园的计谋准备把刚受孕的紫月进献给楚考烈王，门客朱英说道：“您是认为楚王不会生育，后继无人，便让李园的妹妹紫月先受你宠幸怀孕，而后进献给楚王，将来让这个孩子继位，而您想当实际上的楚王。”黄歇说：“是。”

朱英说：“您原来不过是一个蓬蒿中人。20 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您在秦国为楚国太子回国继位做出了贡献。楚王没有负您，继位后就让您当上了宰相，在我们楚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您占着楚国宰相的职位，拿着楚考烈王的俸禄，本应为楚国披肝沥胆，对楚王鞠躬尽瘁，可您却听任小人李园的摆布，妄想用狗尾续貂的做法欺君罔上，来圆您拥有楚国的美梦。我认为您的欲望太无止境了。”

黄歇说：“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是智者的标志物。当初，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作为晋国的三大分封王，日子过得不比我现在差多少。可他们三家还是把晋国给瓜分了，建

立了赵、韩、魏三个国家。如果他们三人都满足于当时的舒心日子和有限的地盘及权力，何谈立国称王？何谈成就帝业？我黄歇虽然当初是个草民，可没有我黄歇的鼎力相助，楚考烈王就不可能当上楚王。难道我在楚国当宰相 25 年，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至于说利用李园的妹妹紫月先怀上我的孩子而后送给楚王这件事，我认为，既然他楚考烈王没有生育子嗣的能力，让我黄歇替他代劳生育，这样既能使楚王摆脱无能的尴尬境地，又能使楚王归天时不至于因继位问题而发生宫廷血案，难道我的这种欲望有令你不能理解的地方吗？”

朱英说：“太阳过了中午就要倾斜，月亮到了圆满就要亏缺，这是自然界的规律。而人世间的很多事比如人的欲望何尝不是如此呢？您既然不满足于宰相所拥有的权力，想和李园及他的妹妹紫月通过偷梁换柱来实现控制整个楚国的欲望，还请您精心策划，谨慎行事。”

紫月被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后很快被宠幸，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被立为太子，紫月被封为王后，李园也被安排在朝中执掌政事。

朱英对黄歇说：“我通过观察和分析，认为李园把他的妹妹紫月让您宠幸怀孕而后进献给楚王，不单单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荣华富贵，他有自己控制整个楚国的欲望。”

黄歇说：“不满足于眼前的荣华富贵，梦想当上一国之主的欲望谁都有，不过是有的强烈，有的微弱；有的在梦想阶段，有的在实施之中，仅此而已。李园作为一个朝廷里的小官，仗着自己的妹妹是王后，有再往上晋一晋官职的欲望，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足为怪。”

朱英说：“别人有没有控制楚国的欲望我不管，就是他李园不能有这个欲望。”

黄歇说：“这就是你朱英的糊涂了。我问你，别人有控制楚国的欲望你能容忍，惟独他李园不能有这个欲望，这是从何谈起呀？是不是你俩以前有仇，你想借我这个宰相之手，来达到你整治李园的欲望？”

朱英说：“我不管您怎么误解我，我作为您供养的门客，都要竭尽全力为您消灾解愁。您想一想，您想利用紫月生的太子继位来实现控制楚国的欲望，他李园也想利用紫月生的太子继位来实现控制楚国的欲望，而楚国就那么一个，这就像两只饿虎去争一只羔羊，结果您还不明白吗？”

黄歇说：“当初李园慕我黄歇的贤名，才从赵国千里迢迢地来到我的门下，做了一名门客。我看他穷困潦倒，经常给他一些资助。后来他为感激报答我，把妹妹紫月送到我的帐中，而后又献计如此这般地为我将来拥有楚国绞尽脑汁。他能有今日，可以说全是我的功劳。他李园当牛做马供我驱使还嫌报答不了我对他的恩情，哪里还想为着自己那不着边际的欲望，跟我争个高低呢？”

朱英没有再说什么，离开黄歇走了。过了 17 年，楚考烈王死了。黄歇刚进宫中，就被李园等人用刀剑刺入了胸膛。当时黄歇还能说话，看着李园说：“你……不应该……杀我。”

李园说：“我杀的不是你，是你黄歇的欲望。”

黄歇又说：“杀我的……不应该……是你。”

李园说：“杀你的不是我，是我李园的欲望。”

书记给你拜年

○ 绛 云

正月初一，李县长取消了所有原来计划好的活动，急忙往接待地委陈书记的县委招待所赶。

招待所王所长已经接到通知，就在大厅里向李县长汇报：“餐厅留了一个一级厨师，客房服务员还是小田，都是陈书记知根知底的，服务绝对到位。”

“其他的我看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李县长接着说，“陈书记来咱们这儿住几天，既是图清闲过个年，又是来老根据地给大家伙儿拜拜年。”

“老领导了嘛，在咱们这儿当了八年的县委书记，就是敌占区也能变成根据地，更何况陈书记会当官呢！”

“今年不比往年，廉政建设抓得紧，纪检委请了武警战士在地区领导宿舍区大门持枪站岗。只要是送礼的，连车带人一起扣。”

“有那么严重？”

“你以为呢！”

“我看啥事情只要有人真的抓，总有效果！”

李县长最后说：“陈书记来了到谁家拜年，我跟他碰头以后再说，到时候通知你。”

王所长多了一个心眼儿，提前给他舅舅——宣传部张部长打了个电话。

“舅，地委陈书记来了。”

“大年初一的就来了？”

“拜年嘛。”

“这才是密切联系群众。”

王所长就笑了：“要是光联系一下，我也就不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张部长说：“有情况？”

“过年嘛，陈书记带着两个小孙孙，压岁钱总要给的吧？”

张部长在这边就打了一个哆嗦。

“李县长分了两个层次，你们这些刚提拔的县级干部，一个孙子两千；像我们这些科级的，一个孙子五百。我先给你打个招呼，省得到时候丢人。”

放下电话，张部长赶紧和老伴磋商。

“地委陈书记要来咱家拜年。”

“好事嘛。”

“你以为人家是来干指头蘸盐？还带着两个孙子呢。”

“人都是往下亲哩。”

“要给人家孙子压岁钱。”

“多少？”

“李县长说了，两个孙子四千。”

“你五个月才能挣这么多，还是提拔以后加了工资。”

张部长的提拔，是陈书记离开本县前。

说起来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那时还是文化局的张局长，并没有意识到机会降临。外甥风风火火地跑来开导他。

“舅，陈书记走之前要提拔一批干部，人人都在活动，就你不动。”

“活动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张局长有些无奈地说。

“那还用说。以你的资格，最起码可以活动一个县常委干干。”

“县常委？”张局长可真的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外甥一下子提出来让他大吃一惊。

“舅，你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太老实上，做人老实好，当官就不行了。你尽管活动，经费算我的。”

“要是活动了，钱也花了，官儿也没有当得成，那不就吃亏大了吗？”

“吃啥亏？这一次给你办不了，以后也还有机会，这叫长远投资。”

外甥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信封：“行情我都替你打听好了，就是里面的数。”

后来，张局长就成了张部长。

老伴想出个主意：“咱们要是现在就走了，他来不成咱家，不就省下几千块的压岁钱吗？”

“钱倒是省下了，麻烦也惹下了。”

“他不会因为没有见到咱们就撤了咱吧？”

“那倒不会，就是咱自己心里头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可

也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张部长一咬牙，痛苦决策，三十六计走为上。

张部长两口子无车无从，人不知鬼不觉地打了一个出租车，就到乡下过年去了。

日子倒是过得快，还没觉得就已经一个礼拜过去了。春节假期也满了。

回家就上班。刚进办公室就接到李县长打来的电话：“张部长，正月这几天你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我带上老伴旅游去了。”

“年前也没有听说你发什么财啊？”

“没发财就穷旅游嘛。我们回村里过年去了，既省钱又热闹，还有人情味。”

“你倒是会算账。”李县长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正月初一陈书记来了，挨家挨户给大家拜年。”

“哎哟，陈书记他亲自来给大家拜年？真是联系群众了。”

“大家都在，就是没有见你，陈书记特别地遗憾。”

“那就明年补吧。”

“这东西哪能补？”

张部长就不禁有些得意，这下省了四千块钱。这年头没有挣钱的本事，省下的就算是挣下的。想一想应该感谢外甥，就给外甥打了一个电话。

“李县长对你的不在，又羡慕又忌妒，既不用出钱还不用惹人。”

张部长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几天，元宵节县里排节目，宣传部长是当然的指挥长。他正谋划安排的时候，李县长给他

打来了一个电话。

“张部长，元宵节弄好了吧？地委的陈书记叫我给你打一个招呼，他要来与民同乐。”

“好好，应该应该。”

“热闹完了，他说还要给你补拜年呢。”

“还是初一的队伍？”

“也不一定，陈书记说到时候要是从美国回来的儿子能赶上的话，还得把洋孙子带上。”

“那就得准备三份。”张部长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压岁钱这三个字咽了下去，咽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已经带上哭腔了。

“你就自己算去吧。”李县长实在压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赶快放下电话笑了一下。要不，还有一句话是无论如何也要蹦出去的，张部长听了弄不好要得高血压。

赶 会

○靳源水

三根的娘想去赶会。这话是她在早饭时说给三根的。三根想，娘也真是的。可他心里并不恼。

三根他娘很老了，满头的白发日渐稀疏，很可怜地挽成了一个小小的发髻，颤颤地垂在脑后。背驼得像弓，以至于睡觉时须侧卧。三根几年来没正视过他娘那张皱成核桃样的脸。他也忘了娘年轻时候朝气蓬勃的脸。三根很少跟他娘说话。跟老人说话没意思。三根觉得。

三根的娘想去赶会，可三根不想。但他心里也不恼。娘太老，自行车坐不住，马车又太颠，只有架子车稳当。然而，三根拉娘出了门，才觉得这架子车怎么这么难拉？倒不是嫌出力。老年人在家待着，晒不着饿不着，多好！

娘说，我们那时候，上哪儿去都是一步步地走。哪像现在，不是这车就是那车，谁肯一步步地走路？三根虽然没搭腔，可他心里真的不恼。他想起村里有个媳妇骂婆婆，说，老家伙。

三根拉着车，一步步地走。车子一点也不重，可他总觉得胳膊腿儿不那么舒坦，总觉得不对劲儿。总想扭扭脖子，抖抖膀子。总觉得后背上有虱子或蚂蚁在咬。伸手去挠，又没有什么。

终于到了集头。娘说，三根，买两个烧饼吧。

到前边再说吧！三根停也未停。

老年人真是，一说起老人辈子的烧饼、油条就成了好东西。

进了会上，人更多，各种吃食遍地都是。娘说，三根，买两个烧饼吧。

等一会儿吧，慌啥哩。三根停也没停。

就到了戏台下，三根用凳子把架子车稳好，看了几眼戏，就说，原来是这戏！娘说，三根……三根急躁地转身走开了。连他娘说“你也累了，坐吧”也没听见。

三根一会儿回来，果然就提了一兜东西。

三根盯着戏台，恨恨地骂，他妈的，哪来的戏班，唱的是个屁。娘这才发现三根已回来。她看看三根的脸，又看看戏台子。再看看三根的脸。说，三根，咱回家吧，这戏唱得不好！

三根边拉车边说，慌啥哩，看会儿吧。

三根他娘就看见了挂在车杆上的一兜东西，说，放车上吧，别掉喽。三根说，不碍事，给你买的，又香又酥又甜。戏台上锣鼓声太响，三根的娘没听见。

三根大声说，娘，这兜儿点心是给你买的！

旁边的人都听见了，都扭头来看。

集上说话的人太多，三根的娘又没听见。

三根拉着车走，腿上似乎很有劲儿，“蹬蹬”的。

出了集，三根瞅了瞅车杆上那一兜儿东西，停下车，折回去，一会儿回来，果然手里就捏了两个熟透的烧饼。

进了村，又进了自家的院门，三根顾不上搀扶颤巍巍想下车的老娘，捋下车杆上的兜儿，兴冲冲地喊，儿呀！看爹给你买的鸡蛋糕！

三根的娘自己不小心，从车上掉了下来。

有福同享

○刘立勤

乡长宣布王福当选村主任（俗称村长）后，王福家的猪就知道自己成了村长家的猪，那猪就高兴得在圈内蹿上蹿下直哼哼。哼罢了，它就想弄一点什么吃吃庆贺一番。可王福的女人也就是村长的女人，陪乡长喝酒去了，再也懒得去搭理它，它饿得实在没法子了，就翻出猪圈走出了宅院。

时令正是初夏，天气不冷不热，宅院外老耿田里的蔬菜长得鲜嫩迷人，诱得村长家的猪不自觉地就钻进了老耿的地里。村长的女人很懒，平时村长家的猪凑合过活，一顿饱一顿饥不说，还没有一顿好吃的。老耿田里鲜嫩的蔬菜自然比村长女人准备的东西甜美得多，村长家的猪就吃得很香也很甜。

村长家的猪吃得又香又甜的时候，村长的女人喝昏了酒就往家里走。村长的女人走到门口时发现自家的猪跑进了老耿的菜地了，女人就急着想把猪吆进圈里。村长的女人知道老耿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以往的猪和以往的鸡也在老耿的

地里糟蹋过老耿的庄稼，老耿从没有对自己的牲畜软过手。可村长女人的确是喝多了一点，走到门口已没了说话的气力，更不用说是吆猪了，只好眼睁睁地看那猪在老耿的地里吃得有滋有味。村长的女人没法子了，就想，反正王福已当了村长，你能把他咋的。再说是猪吃了，又不是我吃的。村长的女人想着，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睡着了。

村长的女人醒来的时候，村长家的猪已经满腹而归了，看着猪那浑圆的肚子，村长女人知道惹了麻烦。不要说是老耿家的蔬菜，无论是谁家的都是不应该的。再说，王福刚刚当上村长，村长家的猪就到处乱吃，终究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情。村长的女人就找来一点儿钱揣在身上，等老耿上门了她就给老耿赔偿损失。

可是老耿家没人来，村长的女人只好揣了钱去找老耿家的。她担心老耿家的那张没遮没拦的嘴在村长大喜的日子把村长骂得狗血喷头地晦气。村长的女人走进老耿的院子，老耿家的就一脸笑意迎了出来。村长的女人说自家的猪吃了你家的菜，老耿家的先是不承认，后来承认了，就说吃了就等于是村长吃了，村长吃了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吃了。蔬菜么，就像是男人胡子刮了又长，没甚希罕的。老耿家的说着就把村长女人递过来的钱挡了回去，而且还给村长女人装了一篮新鲜希罕的蔬菜。村长的女人拎着一篮蔬菜回到家里，心里先是迷糊，后来就清醒了。清醒之后她的心里就像抹了蜜。两天后，那猪再翻出圈子，她也不再管，由着那猪去吃别人的蔬菜吃别人的庄稼。起初，村长的女人还准备几句话等着有人找上门来，可等了几次，那些人就像老耿家的一样，猪吃

了不说，她们还送，弄得自家的猪像是村长，又吃又拿的。后来，村长的女人不怕别人找麻烦事了，而且还很得意，很得意的村长的女人又懒了一点儿。她请人拆了猪圈，任那猪在满村子转着吃，满村子似乎都成了她家的猪圈。

后来，村长的女人又养了一群鸡，还养了几只羊。村长的女人怕麻烦，把鸡呀、羊呀都交给那吃油了嘴的猪，当了领导的猪就领着鸡呀羊呀到处吃。吃得多了，也吃得好了，村长家的猪就长得肥肥胖胖可爱得很，村长的女人呢，也跟着那猪一起长得胖胖的可爱。

村长的女人胖了，村长的女人也更懒了。不说是割草喂猪养羊了，就连猪黑里回来，她也懒得搭理。于是，院子里就弄得乱糟糟，乱糟糟的难看，村长的女人就狠下心，找人把猪杀了，把羊宰了，把鸡也一只只烫了。

没了猪，没了羊，也没了鸡，院子就清静了许多，坐在清静的院子里，村长的女人想这回不喂猪、不喂鸡、不喂羊了，以后吃甚呢？吃甚呢，甚都吃。村长的女人后来发现，自己虽然不喂猪，可猪肉比别人的多，自己虽然不喂羊，三天两头就喝羊肉汤，自己家虽然不喂鸡，天天都有鸡蛋卖。家里甚都有甚都吃，日子美气得很。

再后来，村长的女人不知村长变啥法子，不仅弄得有吃有玩有乐，而且还盖起了小洋楼。每每坐在小洋楼上看着满村子的景物，她就美气地笑了。笑着笑着，她就想，幸亏那猪，幸亏那猪吃了老耿家的菜。村长的女人一高兴，忍不住骂了句：狗日的猪，真是一头好猪！

日 食

○李乐夫

张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说：“太阳升起不久，天渐渐地黑了。”这是张老师最喜爱的一种英语游戏，一个人一句用英语接故事。第一句通常是由她说的，她常用这种看上去错误或是荒诞的句子开头，这样可以打开学生的思路。

当然，她知道，她现在面对的是刚从小学踏入初中的学生，这种练习有一定难度。

“太阳与月亮在天上遇到了麻烦。”前排一个形如小豆子的男孩说。在他后排的女生想都没想立即站起来说：

“他们因彼此见面难而深感不安。”

那女生后面的人会意地一笑，果断地说：

“也许他们相爱了。”

班上一阵骚动。后面的人说：

“可他们很难见面。”

接下去一句又一句连起来是：太阳在地球前面，月亮就躲在地球后面。月亮去见太阳时，太阳又藏在地球的后面。地

球很为难，它挡住了关于爱的光，于是地球叫来星星。太阳把光送到星星上，星星把光送到月亮上。月亮知道太阳想见她，月亮从地球身后跑出来，太阳也升起来了……

最后一个很高大的男生站起来，涨红着脸说：“太阳与月亮站在一起，地球上天就黑了。”

这时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张老师感叹道：“多美的故事啊！”

“太阳升起不久，天渐渐地黑了。”张老师面对她新教的高中生微笑着说。这些学生有足够的单词量和语法知识，他们有能力编出更美的故事。

前排第一个学生站起来，紧锁双眉，半天冒出一句：“这是日食。”接下来的人都很迟疑，结结巴巴，连出这样的故事：

日食是光线直进产生的物理现象。事实上光线从太阳到地球不是直的，因为地球外围的大气分布不均匀，会使光偏折。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并不是实物，而是光的成像……仿佛一篇科普说明文。

尽管这些学生英语单词量不小，但由于过多地涉及物理范围，张老师不得不应他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偏折”怎么说，“全食”、“环食”怎么说。最后仍是一个高大男生站起来说：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地球上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日环食。”

这时早已不耐烦的张老师略感欣慰，结束了游戏，这毕竟不是物理课。

“知道吗？你们班上只有那个高个子男生有些创造性思

维。”

张老师对该班班主任、教物理的陈老师说。

“他发言说什么？”陈老师问。

“日环食和日全食不能在地球上同时看到。”张老师回答。

“太好了！”陈老师说，“我前几天在课堂上强调的结论他终于记住了！”

张老师一愣：“这么说……确实是这么回事？”

陈老师笑了笑说：

“当然，不可能有人在地球上同时看到全食和环食，知道为什么吗？”

陈老师得意地问，见张老师不说话，他便熟练地说：

“日食是光线直进产生的物理现象，事实上光从太阳到地球并不是直的，因为……”

第二天上课，张老师心里反复想着：太阳升起来，天渐渐地黑了……但始终说不出口。

迎 宾 竹

○齐运喜

郑副市长喜欢舞文弄墨，尤爱画竹，工作之余总爱操起画笔涂涂抹抹地忙乎一阵。

这天，郑副市长正在家中画台上创作《百竹图》，红尘宾馆的马经理光临了。他似乎特别喜欢《百竹图》。眯着眼睛点着头，绕着画台转来转去，不时用手指指点点评论着。

竹子翠绿欲滴，生机盎然，做临风起舞状，挺拔多姿，似有清代郑板桥之竹韵。图上题有 8 字：高风亮节，虚心向上。字体龙飞凤舞，潇洒遒劲。

马经理不是门外汉，他的评论和夸赞都很中肯，还指出了不足之处，郑副市长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不知马经理是不是有备而来，他欣赏过这幅画后，当即表示花两万元买回去，放大后镶嵌在总台大厅里。

郑副市长一怔，心想：前天我在红尘宾馆，看见总台大厅里挂着一幅《迎宾松》，马经理为何还要再花钱买？

未等发问，马经理就向郑副市长作解释：那幅《迎宾

松》档次太低，有伤大雅，昨天他下令撤了。改革年代要有创新意识，许多宾馆落俗挂这个，他们则挂幅《迎宾竹》，新颖雅致，别具一格。

郑副市长放下画笔，洗净手，来到客厅。马经理随后跟到客厅，说是这幅画要定了，嫌价格低可再加钱。郑副市长笑笑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画不值那么多，只收 2000 元，我多一文也不要。业余创作嘛，又不专职搞这个。你先回去，我正儿八经画一幅《迎宾竹》，晚几天给你们送去。”

马经理走后不久，妻子淑芬买菜回来。郑副市长乐呵呵地迎上去，叫淑芬给他炒几道好菜。淑芬见他一脸喜气，问：“有客人用饭？”

郑副市长笑道：“客人走了，就咱俩，小饮几杯酒，庆贺第一次获得润笔费。”

淑芬先是一怔，问明事情经过后，微笑道：“老郑，的确该给你炒几道好菜，你的墨宝的确够水平。不瞒你说，前不久有邻县举办画展赛，聘请十几位专家学者任评委，我从你的作品中挑了最好的一幅竹图，化名给他们寄去。昨天，我电话询问，评委们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 150 幅参赛作品打分排名次，结果你的那幅……”

淑芬稍一停顿，郑副市长便接过话茬儿：“不是自吹自擂，我的作品肯定名列前茅，至少也在前三名。我是专门研究画竹的，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

淑芬长叹一口气，脸上露出淡淡的苦笑：“评委们给每幅作品逐一打分，结果你的作品排名 109 位，108 将里没有你。”

“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郑副市长一脸惊疑再三摇头。

淑芬语音不高，却声声入耳：“实话告诉你，前不久，我特意拿你的一幅墨宝到书画市场去试价，有给 5 元的，有给 10 元的，最高的一个给 20 元，这才是真实的价格真实的你！你以为 2000 元出售是物有所值，是你应得的报酬？其实你出售的不是才华和艺术，而是官衔和权力！”

郑副市长脸色通红，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一口连一口地抽起来。

淑芬瞥了他一眼，转身到厨房炒菜去了。不一会儿，淑芬炒了几道菜，又取出一瓶酒，放到餐桌上，招呼郑副市长用餐。

郑副市长慢腾腾地来到餐桌前坐下，发现几道菜都是他最爱吃的，不禁叹息一句：“唉，可惜无喜可贺！”

淑芬朝他点头一笑：“人如其竹，高风亮节，闻过则改，还有比这更值得庆贺的喜事吗？来，我陪你喝几杯。饭后你趁酒兴再去画竹，陶冶性情自娱吧。”

郑副市长点点头，眉毛往上扬了几下，说：“我想通了，还是你做的菜最干净，吃得心安理得，不生病。”

第二天，郑副市长给马经理挂了个电话，谢绝了他买画的要求。从对方说话的语气上听出，马经理显然很吃惊。

几天后，淑芬告诉老郑：“我打探过了，红尘宾馆撤下的那幅《迎宾松》，是赵副市长画的，上个月赵副市长已退居二线。”老郑听后，自然几多感慨。

半年后，郑副市长在家中无意间翻到一个获奖证书，打开一看，他的《百竹图》在省级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呢。

最后的晚餐

○邱宝晖

放假了，宿舍里谁也没有收拾东西，大家都闷闷不乐地干坐着。因为，宿舍的老三和老五花期末考试中双双被“刹”了四门功课，按学校的规定他们到下学期将要被降级或留级。而按照宿舍的规矩，这是属于我们宿舍发生的大事，应该到外面狠狠撮它一餐以示吸取教训。

我们宿舍六条铮铮汉子均来自四面八方，经过一年的接触和摔打已经培养起了今日肩靠肩背依背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兄弟情谊，并依据年龄的大小分别排成了老大、老二、老三……同时，为了充分体现我们兄弟六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高度一致和紧密团结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表决通过了一个舍规：凡事请客。并列入宿舍的“文明公约”，好事请坏事也请，前者为表示庆祝，后者以吸取教训；大事大请小事小请，大到拿奖学金、交女朋友、发表“豆腐块”；小至作业得优、同靓文搭讪、拾到五毛钱……只要算得上事必请，大请时河田鸡童子鸡土鸡必不可少，小

请则包子凉拌面不等。由此，天天有事天天请，一天三小请，三天一大请。

而这回遇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坏事，而且是一件很坏的大事，尽管我们在定下舍规时都一致表明只要我们六人同在一宿舍，此规定必须维持到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但是这会儿大家都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生怕因此触及到他俩的痛处。而他们在下学期就要搬离这个宿舍同师弟们一起住了，我们六人将被活生生地拆开，也将意味着我们舍规夭折，当初的努力付诸流水。大家越想越伤心，都忍不住“呜呜呜”地抱头痛哭起来……

突然，老大“嘭”地站起身，慷慨激昂地说：“今大我们的兄弟惨遭不幸，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地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去芙蓉酒店来个一醉方休。”

“他俩够倒霉的了，还要他们请客。”老四接过了话茬儿讪讪说道，“就算了吧！”

“什么？有令不执，有言不行，今后我们怎能成为做大事者！”老大不满地瞟了老四一眼，摆摆手说，“舍规一定要执行，再说下学期我们的舍规也将随着他俩的搬离而终结，难道说我们连最后一次也不能遵守吗？”

“是啊！都一如既往地坚持过来了，可不要栽在这最后的一次，不然会有遗憾的。”我也随声附和着。

“对，舍规要坚持执行，但我们可以灵活掌握！由我们凑钱，怎么样？”老六提议。“好！我同意。”老四说着掏出了三十元钱。

这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很快，你四十我三十地

凑足了一百多元。

忽然，老三和老五齐刷刷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这样不行，还是坏了舍规，既然大伙仍在一起，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请完这一次！”

话音刚落，大家鼓起了掌……

那晚我们喝得酣畅淋漓，痛斥学校落后陈旧的教育制度。酒酣间，老三因不胜酒力趴在了我身上，抽泣了起来，他一直含混不清地说：“真倒霉啊！自从定了舍规我每个学期都要多花一千多元，而这次怕又考了高分要请客，结果考试时我都算好了分数才做的，没想到呀……”

听完，我惘然了，其实大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送 别

○阎耀明

一大早，刘哲和红梅就起来了。他们连饭都没吃，简单收拾一下就出了门。他们要到镇政府去，与赵镇长道别。

赵镇长是从市里来的年轻干部，在高桥镇干了三年，最近被市委选中，要到市里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天很冷，地上的积雪被他们一踩吱吱直响。他们走得很快，要早一点赶到镇政府，与赵镇长说几句话。他们一直想与赵镇长说说话，说说感激的话，却始终没有这个机会。有几次他们来找赵镇长，他都不在，那间赵镇长的办公室兼卧室的门一直锁着。赵镇长很少在办公室待着，老是往基层跑，晚上很晚才回来。所以刘哲夫妇就一直没有与赵镇长说上话。他们的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因为没有赵镇长，他们怕是很难有现在这样满意的工作。

刘哲夫妇中专毕业后一起分配到高桥镇，但他们落脚的企业已经停产两年了。上班没活干，自然也就不开支，小两口的生活出现了困难。一次偶然的机会，赵镇长知道了刘哲

夫妇的情况，他找刘哲谈了一次。没几天，刘哲夫妇被通知到高桥镇第一家中德合资的企业去上班，他们学的专业派上了用场。喜从天降，刘哲与红梅乐得流了泪。他们不仅可以发挥专业技术特长，干一番事业，而且这家合资企业的工资待遇在全镇是最好的。后来厂里开大会，赵镇长到厂里讲了一次话，谈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提到了刘哲夫妇。他说我们高桥镇还没有发展到中专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程度，既要避免人才浪费，又要鼓励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刘哲夫妻觉得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他们想对赵镇长说说感激话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了。他们来到镇政府时，见大门口已经有一些人在来回走动，有几位老人手里还拎着篮子，里面是花生、鸡蛋一类的东西。红梅拉了一下刘哲，“咱们咋没想到给赵镇长送点东西呢？咱们应该送他一件礼物作纪念。”

刘哲也很惋惜地说：“真是没有想到，要不去买一件？”

他们正说着，见门卫打开了政府大门。刘哲说：“来不及了，走吧。”

刘哲夫妇与众人一起走进了政府大院。

政府办公室马主任骑车来了，高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刘哲说：“我们来送赵镇长。”

看着大家企盼的目光，马主任说：“好，走吧，我们上楼。”

大家来到二楼镇长办公室门前，马主任轻轻敲了几下门，里面没有动静。

有人说，是不是赵镇长昨晚睡得太晚，还没醒呢？

马主任想了想，摇摇头。他拿出钥匙，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屋里没人。

刘哲与红梅环顾一下赵镇长的房间，对视一下，没有说话。

这时马主任从赵镇长的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纸条。刘哲与红梅也凑过去看。

纸条是赵镇长写给马主任的：我先走了，免得大家辛苦。有一件事情请你办一下，不管谁来担任镇长，这套行李你一定要给换一下。

刘哲夫妇来到床前，拎起了赵镇长用的被子。

被子里的棉花已经全部滚了包，一团一团的，大部分地方只是两层布。

红梅看了看刘哲，又看了看马主任，泪水涌了出来。

那位拎着一篮子花生的老大娘走上前来摸了摸赵镇长的被子，说：“这孩子……”就摇着头，轻声呜咽起来。

刘哲搂着红梅轻轻抖动的双肩，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看见结着霜花的窗玻璃上，新鲜鲜的阳光正晶莹地闪着，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没有长大的爱情

○季栋梁

史兵没想到电话是陈笑打来的，因此他接电话时声音有些走样。陈笑就又说一句我找史兵，史兵到底在不在？陈笑的声音十分地蛮横而高亢。史兵就笑笑说我就是史兵。陈笑声音就稍稍低了一下有些悲凉地说，今晚我能不能到你那里住上一晚。这让史兵有些吃惊，陈笑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在史兵呆愣的时候，陈笑又说不行就算了。史兵笑笑说谁说不行，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过来我们一块儿吃吧。陈笑的声音又高亢起来，她说我不想吃，我啥都吃不进去，你就只记着吃饭！之后又说那我过去了，我睡床，你睡沙发。

不一会儿，陈笑就来了。她提着一个大旅行包，像是要出门旅游一样。

她将包往地上一扔，蹬掉了一双鞋，净着两脚扑到了床上，用被子将自己的头包了起来。

史兵被她这一系列举动惊呆了。陈笑竟然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久之后，陈笑又从床上跳了起来说不行，史兵，你得帮我。

史兵说咋了，你看你像是世界快要完蛋了一样。

陈笑说要真是世界完蛋了倒好，大家都没有痛苦，平平等等地上路。

史兵说气大伤身，到底是咋了？

陈笑说房梓涮我！他涮我。

房梓是陈笑的老公。陈笑和房梓开始一接触，许多朋友就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房梓不是个好东西，就是会骗女人。而且都看出来他和陈笑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陈笑从她母亲那儿继承过来的房子和陈笑的母亲留给陈笑的钱。可偏偏陈笑却感觉良好，觉得房梓与众不同，把大家对她的好意当做忌妒，下定决心嫁给了房梓。可是大家都肯定地说等房子到手，房梓就会和她离婚的。史兵那时间深深地爱着陈笑。可是陈笑说如果爱情能像友情，那么你一定得到我的爱的，可是爱情不是友情，友情是越多越好，爱情是越自私越好。

房梓果然骗走了陈笑的房子，是借了房改的机会将名字偷换了，还骗走了陈笑母亲留给陈笑的一万多块钱，最后提出了要和陈笑离婚。

史兵说你怎么能那么傻，房产证的名字怎么随便就改成他了？现在的女人都留私房钱，你还把钱拿出来给他？世界上没有你这么傻的女人了。

陈笑边哭边说我们是有爱情的，爱情就是一切，我还要私房钱干什么？我还要房子干什么？

史兵看着陈笑说现在房子没有，钱也没有，爱情也没了。

陈笑抹了一把眼泪说他涮我，你不能不管。

史兵似乎就是在等着这一天，他将陈笑安排好后，便出去了。他有许多不好惹的哥们儿，以前在这个城市里很有名气，不是公安盯得紧，可能要成大气候的。现在虽然都已经有了正当的职业，也还是老虎不吃人，威名在外。史兵打过几个电话，便来了五六个朋友。他向他们讲述完事情之后，朋友说这事也不是你的事，我们现在都不想惹事。史兵说这就是我的事。朋友们听他这样讲，便说要是史哥的事，我们还有啥说的？走！

几个人来到了陈笑家，房梓正好在，房子里还有一个女人。史兵想这一定是房梓的新欢了。于是几个朋友先将那女人揍了一顿，又将房梓打了个遍身开花，之后史兵说知道为什么吗？房梓被这一顿打弄了个小惊胆战，忙将头磕得如捣蒜一般说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史兵就按着自己的想法写了骗取房子的经过和放弃房子的所有权的保证，并在五天内还清从陈笑那里拿走的一万五千元钱，让房梓按了手印。

从陈笑家出来他对几个朋友说谢谢，改日我请大家聚聚。

回来后见陈笑心情已经好转了许多，已经看不出生过多大的气了，而且已经做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两人在沉默中吃了饭。

史兵说陈笑，离了吧。

陈笑说不，我不离。

史兵很伤心地看着陈笑说离开他，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一辈子照顾你。

陈笑看看史兵说不，我们只有友情，爱情不是友情。

史兵气愤地说房梓很爱你吗？他是个骗子。打着爱情的招牌从女人那里骗钱骗物的骗子。陈笑说不，他不是骗子，我跟他有爱情的感觉。

史兵说爱情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上当受骗的那种感觉。他很爱你吗？他把你的房子占了，把你的钱骗了，这就是爱情的感觉？

陈笑说我们是有爱情的，只是我们的爱情还没有长大，还容易受人左右！最后陈笑又说我还是回去吧，他要知道我在你这里住一晚上，他心里会难过的。

史兵看着陈笑走了，她走得很轻松。

第二天陈笑给史兵打来电话说你们下手也太重了，把他的头都打烂了，不过他说了，再也不敢和我离婚了。

史兵最后无奈地说他按手印的那张纸呢？你可要保存好。陈笑说我烧了，爱情容不下那东西。

候 诊 记

○何百源

那天早上起床晚了，飞速下楼时，在楼梯拐角处的第二级楼梯踩上了一个废弃的易拉罐，一下子坐了“直升飞机”飞到了楼下。结果是扭崴了脚脖子，左脚小趾骨两处骨折（这是后来通过拍片才知道的）。

于是就得去看骨伤科医生。

这家医院只有一位姓贝的骨伤科医生，据说是一位骨伤科圣手。诊室的门口，横着一张桌子，仅留下能供一个人通过的窄口子。桌旁坐着一位中年护士。桌旁的墙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叫号入内，按序排队。”桌面上放着一个尖头朝上的挂号单插座，严格按次序“放行”，大有一“妇”当关、万夫莫开之严格。

我跛着脚走到“关口”跟前，想向护士说明情况，希望能让医生先开一张处方让我去拍片子（以前我发生过骨折，诊断的“程序”都是先拍片子）。

护士没有听我申述完，只看了看我的“号单”，就用屈着

的手指敲了敲墙上那张“告示”，示意我“按号排队”！我只好又跛着足走回队尾去。

我默默地数了一下候诊的人数：13人。按照10分钟处理一个病人计算，应该是2小时10分钟后轮到我。于是我满怀信心又满怀希望地等着。

在这家医院里，有一位以前我教过的学生——护士小A。如果我打个电话，或写一张条子，请偶尔从我跟前走过的医务人员带给小A，请她来向把关护士或医生疏通一下，也许很快可以轮上我看病。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一来，我实际上占夺了我前边的这13位候诊者的时间。当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曾教育我，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要做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事。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一个夹着公文包、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走到把关护士跟前，俯着身子同护士讲了几句什么，护士就客气地站了起来，表示了“可以照顾”的意思。于是这位夹皮包的人就走到走廊那边，恭候一位大概是他的上司的人走进诊室。看来这位“上司”的病不是一般的小恙，大概是一些陈旧性骨伤或是与骨骼、神经有关的疑难杂症，因为他在诊室里足足“调理”了半个多钟头才出来。

不断走到诊室门口向里投进焦急目光的排着队的病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又可以恢复“叫号入内”了。

又叫了一个号。这个“号子”还未看完病，走廊那边一阵骚动，大概是一位遭车祸的伤员，被几个人抬着进来。一位医务人员过来通知贝医生过去做应急处理。贝医生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来，白大褂上好像还沾了点血迹。

“把关护士”还未叫下一个号，有一位本院的医务人员同一位病人有说有笑走过来，同把关护士打了个招呼，便将那病人送进了诊室……

我静静地坐在候诊的走廊里。随着时间向中午推移，气温越来越高，使人心里也越来越焦躁。我的脚背开始肿起来，并且痛感越来越加剧。人们在我面前匆匆走过，都像赶着去办很要紧的事。此刻只有我和同我一样排着队的患者显得最悠闲。其实，单位里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早上下楼时才跑那么快。

这时，又一个人走到把关护士的跟前，说：“下午我要跟董事长出发了，得为他开点药。”他看了一下表，显得时间很急迫，“我还要赶回去拿文件，然后赶去机场。”他被放行了。

又一个人匆匆走来，说：“等会儿我还有一个会，我还得在会上讲话呢！”他也被放行了。

“他们的事都比我重要。”我苦笑了一下，想。

这时，排在我后边不远处的一位男士，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了号，同对方嘀咕了一阵子，然后走到“关口”，对里面的贝医生说：“贝医生，您的电话！”护士让他进去了。只见贝医生很不耐烦地接过手机，但对着手机交谈了几句之后，贝医生绷紧的脸松了下来，出现了虽无奈但却谦和的笑容。他对着手机说：“您放心，您放心。”

时间已到了12点30分，过道里的人流已经稀疏下来。把关护士站起来，将插在插座上的挂号单子取下，说：“下午两点钟继续。”然后就走了。

上了年纪的贝医生看完了一个病人，站起来，开始脱白

大褂。他脸上带着倦意，一上午的折腾，他已很累了，可能也很饿了。他将白大褂往墙上的钉子上挂，挂了好几次才挂住。

贝医生从我面前走过，带起了一阵小风。

我完全没有责怪贝医生的意思，相反，我很敬重他。我默默地数了一下，排在我前边的患者还有 7 个人，而排在我后边的还有 3 个人。

心 隧

○力 哥

她一直默默地端坐在靠车窗的座位上。

夜色将车外的山峦平川扫描得影影绰绰，不时有光转瞬即逝。她久久地望着窗外。在昏暗的荧光灯辉映下，玻璃窗上投射出美丽的剪影。

她终于扭过头来，白皙俊俏的容貌便面向了对座的旅客。

那是位有些年纪的陌生旅客，已经注视她很久了，他认定了这个姑娘准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又担心又不安，虽然昏昏睡意困扰着他，他还是竭力地克制住了。

这是个对话的机会了。他想，便问：“姑娘从哪里来呀？”

他期待的面颊上，现出一丝沉重的微笑。

“到哪里去呀？”他又问。

他想她是不会回答的。

她依旧用那种深沉的浅笑面对着他，晶亮的双眸闪动着灼人的光波，凝望着他大盖帽上的路徽，情深意切。

他心中猛然悸动，不禁为眼前这位姑娘难以理解的举动

困惑了。

列车的铿锵突然变奏成愉悦的乐感，深沉悠扬。

他觉得在她的脸上突现出一片灿烂，他对她说：“过隧道了。”

她的兴奋之情立时溢于言表，急急地将头扭向窗外，隧道中橘黄色的照明灯，使车内的一切变得辉煌，她在窗的映照下的倩影也生动活泼起来。

她饥渴般地追逐着每一个光亮的消失，然后又迎过另一个光明的到来。她天真地用手轻轻地敲打着玻璃，将嘴绽开成一朵嫣然的花瓣，贴在玻璃窗上。她浅白色的薄呢大衣也被涂抹成橘黄色，悠然地放射着如火如荼的光彩。

随着乐感的消失，列车开出了隧道，她的欢乐也随之而去。他才对她说：“在这条铁路新线上，还有许多这样的隧道。”

他看到了她眼里透着感激之情，他不知为什么竟然被她这些意味深长的表现震撼了。

她复又将头扭向了车窗。

她的那件薄呢大衣在下半夜初春的寒冷中显得弱不禁风，他几次都想着将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为她抵御风寒。但他只能怜惜地望着她的背影，不忍心搅扰她的宁静。

到影影绰绰地看到层峦叠嶂之中掠上一缕缕的晨曦时，她站了起来，将身边的提包挎在肩胛上。

他茫然地问道：“到站了？”

她友好地点了点头。

“恰好我们又是同路。”

他连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为了尽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才放弃

去目的地的。

她满脸狐疑地望了他一眼，迷惑的神情只在一瞬间便释然了。

他蹲下车梯，一座在荒凉中耸立的小站呈现给他时，他才暗自惊诧自己的做法有些唐突。但他也只好顺其自然，在那个姑娘颀长苗条的身影离去有百步之遥时，才谨慎地尾随其后。

姑娘身影袅袅娜娜，款款地走上山梁，然后消失在山梁的另一侧。

他匆匆忙忙地追上了山梁，极目望去那身影踪迹皆无。他好生懊恼，暴躁地敲打着自己的头颅，还以为她一定是寻了短见。

他并没有甘心，怀着极大的希望，他坚持着带有盲目性地找下去。

走出不远，他看到了隧道，隧道口中吞吐着两条瘦瘦的铁轨。

他仰起头来，看到隧道旁的山坡上堆起许多的小山丘，林立着十几座墓碑。那个熟悉的背影，伫立在墓碑群中，一掬彩色的花束捧在她的胸前。

林海中飒飒的寒风，发出阵阵肃穆的低吟，不时吹拂起她的秀发。她却巍然不动，如一株沉默的树。

太阳挣扎着从山巅跃出，淡淡的云霭，吐绿的山林。亭亭玉立的她，霎时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被火红的太阳浸染了，如血一般。

小康村里好事多

○韩仁均

后塘村是一个穷得丁当响的贫困村，却让乡里作为小康村给上报到了县里，县里又上报到了市里。

本来报也就报了，谁知市里这回却认真了起来，分管脱贫奔小康的王副市长要来小康村检查指导工作。

这下子可急坏了吴县长。吴县长一个电话打到乡里，又急坏了赵乡长。赵乡长想这事瞒不下去了，就实话告诉吴县长，后塘村离乡里最远，原来报这个村的意思就是想吓退上面的领导别来检查工作，谁知还是要来。这个村别说连电视机还没有一台，村民家里就是像样的被褥也拿不出一床，王副市长一来不是要露馅？吴县长在电话里直骂赵乡长混账，但事到临头了，已没有了倒退的余地。吴县长沉思片刻后当机立断，命赵乡长马上派几辆卡车到县招待所去。接着，吴县长又和县招待所所长联系，要县招待所拿出 200 套被褥和所有客房里的彩色电视机，借给后塘村。

几天后，王副市长在县长、乡长等人前呼后拥下来到了

后塘村，他对富裕的后塘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副市长前脚走，乡里后脚就来拉彩电、被褥。没想到村民们怎么也不答应，而且威胁说：“谁敢拉走，咱们就告到王副市长那里去。”结果，电视机一台也没拉成。

没过几天，市里分管计划生育的李副市长又要来小康村检查指导计划生育工作，吴县长接到市里电话，头上直冒冷汗。因为后塘村的小伙子大多还是光棍一条，别说计划生育，就是给计划也生育不了。怎么办呢？小康村里总不能小伙子都没有媳妇吧？吴县长无计可施，只得又把眼光盯上了县招待所，招待所里有几十个漂亮的服务员，何不借来一用呢？可当吴县长把意思一说，招待所所长因为有了上次彩电借去不还的教训，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服务员要是也借去不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可吴县长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就说：“放心，彩电是死的，可这人是活的，咱们当天就把她们拉回来，绝对不会有事的。而且还要赵乡长到村里去讲明白，这人只能看，不能动一个手指头，否则我要赵乡长负一切责任。”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招待所所长只得放人。

于是，当李副市长来到后塘村时，不时看到村民家里有漂亮媳妇出入。李副市长来到了一户人家，户主是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赵乡长向李副市长介绍：“李市长，他叫陆军，是位复员军人……”

赵乡长的话还没说完，陆军家里的门帘一撩，出来一位漂亮的姑娘，对着赵乡长甜甜地叫了一声：“爸！”这一叫叫得赵乡长等人目瞪口呆，只有李副市长乐呵呵地说：“赵乡长把女儿都嫁到小康村来了，看来这小康村的确吸引人。”赵乡

长只听说吴县长想办法借来了一批媳妇，可不知道自己在县招待所当服务员的宝贝女儿也被借来扮“媳妇”了。他心里冒火，可脸上还不能露出来，只得尴尬着脸点头称是，甚至还即兴问了一句：“闺女，好久不回家了，这段日子还好吧？”赵小姐因为今天借用一下有 100 元的补贴费，所以扮得很投入，高兴地说：“还好。”

陆军不知道他的“媳妇”是赵乡长的千金，吃了一惊，但因为受了村委主任的叮嘱，所以也竭力配合，认赵乡长做了“丈人”：“爸，进屋坐一会儿吧！”

赵乡长心里十分恼怒：谁是你爸了？但嘴上还是连忙说：“不了不了。”

李副市长见今天遇上了这般巧事，也来了兴致，问陆军道：“孩子多大啦？”陆军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还，还没有……”

李副市长说：“青年人提倡晚婚晚育是好事，但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事也不能太晚，否则对优生优育不利，得抓紧时间生一个……”

陆军看看赵乡长，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

李副市长说：“怎么，你老丈人不同意？这事你们听我的没错，你们抓紧时间……”

赵乡长怕被李副市长看出真相，赶忙对陆军说：“是得抓紧时间生个孩子了。”

陆军马上拿出军人的气势说：“好，听领导的，我坚决完成任务！”说到这儿觉得意犹未尽，又补了一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告别陆军家后，李副市长一行又到别的人家去看了。

等领导们走得看不见后，陆军一把将大门关上。赵小姐一惊，叫了起来：“你要干什么？可是说好的，只许看，不许碰……”

日 光 浴

○戴 涛

这是距美国南端迈阿密不远的一座海边小城，有挺不错的海水、阳光和沙滩，可许多年来，崇尚日光浴的美国人只知道坐了飞机轮船远渡重洋跑到夏威夷去，小城却一直无人问津。

自从迈克尔当上了市长，他就决定要实现他竞选时的诺言，让小城成为第二个夏威夷，使全城人都能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繁荣。迈克尔以重金请来了各路专家，煞费苦心研究了大半年，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这里的阳光要比夏威夷的热烈而少尘埃，这里的海水要比夏威夷的纯净而富含微量元素，就连这里的沙子也要比夏威夷的温柔体贴。这是一项多么伟大多么令人激动的发现。迈克尔立刻跑到报社、电台、电视台，要求他们像当年的 B—52 在越南的精彩表演一样，将这一重大发现作连续、密集、地毯式的轰炸，终于炸得许多原来准备奔赴夏威夷的美国人调转了方向，拥进了小城。小城原本寂静的沙滩顿时热闹起来了，旅馆、酒吧、专卖旅游用

品的商店一下遍布小城。小城兴旺了，小城的市民们为渐渐鼓起来的钱包而兴高采烈，纷纷诉说迈克尔的伟大，而迈克尔此刻也是踌躇满志，决定竞选连任市长。

这天上午，迈克尔市长正坐在办公室里与几位助手商量竞选连任的事，市立中学的埃伯特校长请求接见。埃伯特可是位在当地颇有影响的社会名人，迈克尔多年的老朋友。

迈克尔见埃伯特气呼呼的模样就问，老朋友，有什么事吗？

迈克尔，你知道我的学校有多少学生逃学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逃学吗？

当然也不知道。

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趴在海滩边的树林子里。

那是做什么？

做什么，他们都在津津有味地欣赏光着屁股、躺在沙滩上的太太小姐们。埃伯特说。喔，竟有这样的事？迈克尔感到非常吃惊。

迈克尔，我建议你提请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在海边裸泳。

亲爱的埃伯特，禁止裸泳是不是违背我们的《独立宣言》呢？我们美国可是个尊重人权的自由国家。

迈克尔，你是不是还想得到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支持，还想得到学生家长们的支持呢？埃伯特走了，迈克尔坐在那儿又想了老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提交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裸泳。

经过激烈的争论，市议会最终通过了禁止裸泳的法令。警长莱斯便带着部下开始到海滩上执行命令，严厉禁止一切男女裸露全身。男人一律要遮住下面羞处，女人除了要遮住下面羞处，还要遮住上面突出的部分，违者罚款，再违者拘留。这一法令马上遭来众多泳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大骂执法的警察是不开化的乡巴佬。许多人开始从小城撤离，原来繁华的小城一下冷清了很多。这下那些靠泳民们发财的市民们可受不了了，他们群情激昂，打着标语喊着口号围住了市政府。站在办公室窗前的迈克尔急得团团转，这些市民的选票可不能丢，但是依了他们，埃伯特等人又岂肯善罢甘休！上帝啊，真是太难了。

愁眉苦脸的迈克尔回到家刚跨进家门，就听见妻子在浴室里喊，亲爱的，拿件浴衣给我。迈克尔拿了浴衣走进浴室，见妻子柔软的身体正在半透明的淋浴棚里一起一伏，迈克尔突然来了灵感……

几天后，海边租售游泳用品的活动房前竖立起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面是这么写的：当您躺在沙滩上时，您可以将这只美妙无比的罩子罩住您的身体。从此，可怕的紫外线将百分之百地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同时您还可以将令人讨厌的短裤乳罩扔得远远的，让身体百分之百地接受阳光的爱抚，也不必担心警察再找您的麻烦。有好奇的真的跑去租借一个这种仿人体形状的透明塑料罩子，往光溜溜的身子上罩，可见了警察心里还不免有些紧张，没想到警察一个个像是没看见似的过去了。这下他们来劲了，见了警察还愿意问，先生，我没有裸露全身吧？很快，许多人都去租借这种罩子。泳民

们说，这太有意思了，太有美国式的幽默了，我们喜欢。

更令人称奇的是逃学的学生也没了，据曾趴过树林子的学生回来说，天哪，真是太可怕了，怎么海滩上白茫茫的一片尽是棺材。

高 兴

○赵 新

生儿当上了村长。当上了村长的生儿非常激动和高兴。激动和高兴的同时，他一方面红灯绿酒，大宴宾朋，一方面敲锣打鼓，在村里唱了五天大戏。忙罢这些事情之后，生儿发现爹的反应竟十分平静，十分冷淡，一点儿也不激动，一点儿也不高兴，就和他没当村长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生儿想和爹谈谈。

他说：爸，我想问你……

老头子立刻纠正：叫爹！叫了几十年的爹了咋又叫爸？叫爸听着刺耳！

他说，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老头子说：有话就说，还客气？

他说：爹，你这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要最高兴的、令你欢欣鼓舞欣喜若狂的、难以忘怀的！

老头子说：我没有你说的那样的叫我高兴疯了的事情。疯了不就惨了？疯了谁拉扯你们？我这六十多年为生活受累，为

儿女操心，风风雨雨，沟沟坎坎，上火发愁的事情很多很多……

他说：那就比较起来吧，比较起来你最高兴的事情，功名利禄也行，婚丧嫁娶也行！

老头子说：等等！生儿，你也是当上村长的人了，莫非这丧事也是高兴的事情？脑袋发昏了吧？

他说：那就说功名利禄。

老头子说：你让我想想。

沉默了一阵，爹说：生儿，非得讲吗？

他说：讲！

爹说：多会儿的事情都行？他说：多会儿的事都行，只要是你亲身经历，只要是让你最高兴的！

爹说：那我就讲啦！这时候月亮明了，天地亮了，爹的一张脸清晰地喜形于色，他首先被他要讲的故事激动了，欢欣鼓舞了。

爹说：生儿，我 10 岁那年不是在学校上学，而是在地里干活儿。你爷爷对我管教很严，他板着面孔压给我一副担子，每天必须满满当当地给他拾回两筐粪来，拾不够出手就打，晚上还不让吃饭！那一天太阳落山以后我挑着担子往回走，结果越走越慢，后来就不敢往前走了！原因是我前面的粪筐满了，后面的粪筐不满，我怕挨打！我暗暗祷告着说，老天爷呀，你救救我吧，叫我再发现几泡粪，把我后边的粪筐添满吧，要不就挨揍、挨饿。

爹说：我正这样求爷爷告奶奶时，就看见前边的大路上走来了几个赶牲口的人。他们赶着 20 多头毛驴，每头毛驴都

驮着驮子，看样子是支运粮的队伍。我马上就激动了，我想，那群毛驴当中只要有两头毛驴拉粪，我后边的筐就满了，那就可以欢欢喜喜理直气壮地回家了。

爹说：我挑着担子就直奔了过去，结果不是两头毛驴拉粪，而是四头毛驴拉粪，我高兴得想唱歌不会唱歌，想跳舞不会跳舞，就在地上翻跟头，翻了一个又一个……

他感到索然无味，他说：爹，你别翻了，就这？

爹说：就这。我记得我一连串翻了 18 个跟头！

他说：这又不是功名利禄的事……

爹说：可它是我最高兴的事！

他感叹道：爹呀爹呀，你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你值当的吗？

爹说：咋值不当的？庄稼人疼庄稼，我拾的驴粪蛋用到地里，多打粮食呀！

他说：你现在就没有高兴的事情？就没有盖过那驴粪蛋的事情？

爹摇了摇头：没有。

他说：你再想想，比如咱家里谁有出息，谁有本事什么的……

爹断然道：想想也没有，想想还是那些驴粪蛋蛋！

他彻底失望了。

生儿一夜没睡。生儿一夜琢磨爹讲的事情。生儿想，爹经历的事情千千万万，怎么就偏偏讲了一个驴粪蛋蛋的故事？生儿想，尽管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在旁边提示，爹还是只有那个驴粪蛋蛋的故事！

天明的时候生儿睡着了。生儿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正在地里拾驴粪蛋蛋……

大堤上有座红房子

○新 力

黄河大堤上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红砖红瓦的红房子。

那些红房子静悄悄地隐在密丛丛的柳林里。那些红房子长年累月守望着远离尘嚣的黄河，所以叫守险房。那些红房子的主人多是一些被称做护堤员的鳏孤老人。

我还依稀记得郭步生老人的模样，一个活像罗中立油画中“父亲”那样的干巴老头儿，皱纹满面黄尘满面总是带着一脸无奈的苦相。我那时在黄河口河务局专管护堤，不过我和郭步生他们那些护堤员不一样，我每月拿国家三十块钱的工资而郭步生只拿村里补贴的一点儿工分。我每天的任务是骑车到郭步生等人管护的堤段上检查。所以乳臭未干的我实际上是已知天命的郭步生的小领导。

我不久就知道了郭步生大名的由来。郭步生出生的那个冬天黄河口正闹凌汛，他的寡母是在往黄河大堤跑的路上生了他，他落生不久也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没娘的孩子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才长大成人。后来郭家人续宗谱发现这十来岁

的孩子竟然没有名字。记得他出世之难的郭家长辈叹息着说，他娘迈着步生了他就叫他步生吧。

郭步生的守险房差不多到了黄河大堤的尽头。郭步生的守险房按黄河口河务局的编号是黄防字七十三号。郭步生的守险房因护堤员时常聚会的缘故又叫郭步生屋子。

我们时常在郭步生屋子聚会也是有原因的。一是郭步生在护堤员中有难得的好人缘，二是郭步生在我管辖的堤段上属于先进模范人物，三是郭步生总能想方设法让饥肠辘辘的护堤员们打一打牙祭。特别是这后一点很重要。

那些打了一辈子光棍儿或者后来成了光棍儿的护堤员几乎个顶个是倔头儿。我猜想那是经历了太多生活的苦难而形成的。可是忠厚老实的郭步生是一个例外。我和众位护堤员往郭步生屋子一坐就成了尊贵的客人。郭步生跑里跑外颠颠地忙着，忙着沏上刚刚采集的罗布麻叶子，点上刚刚揉碎的大麻籽叶子，拎出刚刚套来的野兔和刚刚灌来的地巴猴儿，不大一会儿郭步生屋子就溢满了诱人的野味的香气。通常这时候我也念完了报纸杂志上的社论。郭步生就招呼早已坐不稳当的老兄弟们来吃害堤动物。

被黄河上列入害堤动物的有獾、狐和地巴猴儿等。郭步生捕捉害堤动物的本事堪称一绝。他循着害堤动物的踪迹找到洞口，然后用烟熏水灌的办法驱使它们落网。捉到这些害堤动物黄河上是要给一点儿奖励的。看到他费劲儿捉来的地巴猴儿成了大家的美餐，偶尔我就不过意地提来一瓶景芝白干，那时候郭步生屋子就热闹得像过大年。

郭步生曾教过我在河滩上套野兔。套野兔首先得会找

“兔子小道”。野兔是一种十分胆小多疑的动物，它到河滩上啃麦苗，或者到河崖上喝水，来来回回走的都是一条芦苇交织灌木丛生的隐蔽小路。郭步生一眼就能看出哪是才趟出的兔子小道，能看出兔子小道上一共有几只野兔在走。他用细细的钢丝做成一个个活活的套圈儿，套圈儿也就恰恰能钻得过野兔的脑袋，钢丝的另一头固定在一根木橛儿上。野兔一头撞进活套儿就要拼命挣扎，直到被细钢丝勒紧脖子气绝身亡。郭步生傍晚把一个个套圈儿下在白天看好的兔子小道上，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河滩捡野兔。

我曾以为郭步生从没尝过女人味儿。后来有一回护堤员们喝多了酒互揭老底儿，我才知道郭步生曾经有过一个女人。那是生活困难时期一个带了小囡来黄河口逃荒的年轻河南女人。河南女人在郭步生屋子住了整整三年之久，母女俩靠了郭步生的黄苳菜草种籽野兔和地巴猴儿才熬过灾荒岁月。三年之后有一天那河南女人忽然在地上给郭步生磕了三个响头，原来那河南女人老家还有丈夫亲人。送走河南女人郭步生重新成了不快乐的单身汉。

我离开黄河口河务局后又去看过郭步生。那已经是八十年代后期农村好日子红红火火的时候。像郭步生一般年纪的老人差不多都锁了红房子的门离开了大堤。因为村里不给他们记工分了，河务局一个月只能补贴二十元钱，二十元钱显然不能维持起码的温饱生活，另外农村条件好了凡有孝心的儿女谁也不想再让老人受苦。不过郭步生屋子依然亮堂堂，郭步生管护的堤段上依然草旺树齐。我问郭步生现在依靠什么生活？郭步生沉默半晌说还是和以前一样罢了，不过现在

人老了，身体大不如以前了。

前些日子年轻的河务局局长托人捎来一信。原来是郭步生老人不久前刚刚去世，河务局破例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年轻局长来信的意思是想让我用作家的笔写一写郭步生的一生；郭步生临终的年岁恰好和郭步生屋子的编号相同，郭步生在那座红房子整整待过四十个年头，郭步生一生热爱治黄工作，一生坚守在护堤工作岗位上……

我打开电脑时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像无声无息的黄河水一般流过去了。郭步生的追悼会虽然开得很隆重但他走得其实很凄凉。那个像我当年一样专管护堤的青年看到郭步生屋子的门晌午还紧闭着，这才发现，郭步生老人已经直直地躺在里屋炕上了。

年轻局长可能不满意：我没能写出郭步生的事迹。

不过我已告诉人们，大堤上有好些这样的红房子。

浪漫的故事

○沈乔生

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浪漫人，他做事情喜欢节外生枝。碰上一些意外，这比要去做什么，果然做了什么有意思得多。

一个初夏的晚上，那朋友在好友家里喝酒回来，骑的是一辆 28 型的凤凰自行车。骑到鸡鸣寺附近，清风和畅，他微带醉意，十分惬意，不由朝人行道上看去，树影幽幽。他正往前骑，忽然一个人喊：“先生，等一等！”我那朋友想，什么人，是喊我吗？就刹住车子，一只脚撑地。就见暗地里闪出一个女人，个子高高的，就着路灯看，眉眼长得挺俊秀，只是年纪不轻了，约有 30 多岁。

“你有什么事？”朋友想，她会不会是来路不正的女子呢。“我想找人说说话，我不知该做什么，心里很闷。”听她口气不像说假话。

“都晚上了，你一个人在外边，就想找人说话？”朋友有几分相信，也有几分不信。那女人说：“是呀，我一个人坐车到中央门，又到雨花台。”

“你家住在哪里？”“在蓝旗街那边。”

朋友心里知道，那是在南京画一个大三角形。我说过朋友是一个喜欢节外生枝的人。他抬眼望去，前面有一个亮灯卖饮料的地方，有几把凳子和一张圆桌。他们坐到那边去。女人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她说她年轻时思想非常好，坚决要求到地质队工作。朋友便睁亮眼睛，努力想在她身上看出些当年的风采。后来事情不妙了，她离婚了，离开了地质队，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她还可能要下岗。现在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同她好，却始终不肯同她组成家庭。她不明白男人是什么心思，真是不明白。

朋友想是一个老套故事，不过，他还是充当了心理疏导的角色，像绕线圈绕了一匝又一匝。好了，该结束了，时间不早了。朋友站起来，女人说：“你能送送我吗？”朋友愣了一下，这他没想到，但是，送佛送西天嘛。

朋友骑上车，女人跳坐在 28 型车的后座上，她的动作很轻。骑了一段路，见马路上落着一小捆菜，是进城送菜的车子掉下来的。女人说停下，朋友就停下。她下车捡了起来，朋友接了放进前面车篓子里。

骑到桥跟前，有几家做夜市的铺子，亮着灯。朋友不知怎么想的，忽然说：“你吃点东西吧。该饿了。”女人说好。两人在店里坐定了，朋友晚上喝过酒的，现在还不想吃，就让她点。她也不客气，点了两个菜，猪大肠和猪爪子。朋友吃一惊，别的不点，偏偏点这两个，这么晚了，她都能吃下？一会儿菜送上来，女人让朋友，他说他饱了，不想吃。女人让了几次，就自己夹菜，一边啧啧地吃，一边不住地说好吃，好

吃。很快两个大盘都空了。不知为什么，朋友心底有些感动，她平时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如果不是亲眼见了，要他来想象半夜她会点什么菜，一定想不到。然而，是不是就此了解一个人了呢，他不是很有把握。

他们继续往前。女人说离家很近了，他刹住了车，女人下车了。她说，父母住屋前边，她带女儿住屋后边，她必须非常轻，不能惊着父母。女人的手向前伸一下，朋友想起来了，从车篓子里拿出那捆菜，说：“你拿去吧。”女人略作推辞，就拿上了。分手了，朋友轻快地往回骑。他想，今天夜里的事很鲜活，是临时冒出来的，还是比预先想好的有意思。

老莫钓鱼

○叶大春

老莫从市纪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备感寂寞无聊。到老年大学学了一阵书法国画，老莫终觉自己欠天赋造诣而半途废止；到气功学会练了一阵气功，老莫反感气功大师神吹鬼擂，有讹人诈财之嫌，拂袖而去；被老战友硬拽进老同志合唱团唱了几天，老莫自惭五音不全七声不分，颇似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便知趣地称病退团；老莫到老干部活动中心消遣了一段时光，也因棋牌球技不如人，常遭人埋怨讥笑，惹一些闲气，便不再去凑和了。

老莫闭门不出，在家陪老伴儿种花养鱼。老伴儿爱唠叨，这毛病愈老愈顽固厉害。老莫帮她的忙，她抱怨老莫帮倒忙反添乱；老莫袖手旁观，她又嗔怪老莫离休回家来还摆官架子。老莫哭笑不得，就想出去逃避。老莫想起自己年轻时是钓鱼好手，只是涉足官场后全身心陷入文山会海，竟几十年无心无缘钓鱼了；现在无官一身轻，该重温一下钓鱼的乐趣了。老莫心血来潮，立马跑到钓鱼商店买了钓具，又旋风般

地去邀钓鱼伙伴。

奇怪的是，那些隔三差五去钓鱼的老干部都不愿当他的钓鱼伙伴，或假装身体欠佳罢钓了，或谎称近来迷上玩鸟腻厌钓鱼了，或推说要去走亲串戚不能奉陪，或发牢骚说人家新贵们公车公款钓鱼，咱去凑热闹，丢不起那份脸……老莫渐渐明白过来，他们都不愿与自己同钓。老莫感到不可名状的悲哀：职业使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重或轻得罪过不少人，即使没有得罪，人家也有了戒备心，因而他的人缘竟如此“糟糕”，难怪有些老干部退下来后比在台上还忙、还吃香，而他退下后毫无“余热”，瞬间门庭冷落车马稀。

老莫越想越沮丧懊恼，刚勃发的钓鱼兴趣顿时溜到爪哇国去了。老莫在家里生了几天闷气，终因受不了老伴儿的唠叨，又因可惜高价买的钓具没派上用场，赌气要去独钓。哼！我就不信没有钓鱼伙伴带路，就找不到钓鱼的地方，就钓不到鱼？

老莫坐公共汽车，又搭轮渡，再转去郊区的中巴车，辗转来到东湖钓鱼场。在那儿，老莫遇见了不少熟人，有仕途正火的新贵，有余热尚存的老干部，其中竟有拒绝与老莫做伴的人，都很尴尬地与老莫打招呼。老莫选了一个僻静处，聚精会神地投入钓趣。几个钟头后，老莫就钓绩斐然，尽管钓兴仍酣，心里却盘算：见好就收吧，再钓下去拿不动了，也付不起鱼钱了！

老莫起身招呼钓鱼场老板称鱼。老板笑盈盈地走拢来，说：莫书记，咋这么早就收竿呀？今天您手气蛮好，天还早哩，您老难得一钓，尽兴钓吧！老莫感到蹊跷：你咋认识我？

老板说：您一来，我就觉得有些面熟。一想，又一问，就知道是您大驾光临。我早想过来打声招呼，又怕惊跑了鱼，扫了您的钓兴。您老忘了，当年，我在养鱼场当青工时，给市里写过一封控告信，控告一些干部跑来白钓白拿鱼，是您亲自调查处理的。您当年可是救了养鱼场！我们在春节送给您几条鱼感谢您，您还寄来钱，大伙儿说：您这样的好干部真是太少了！

老莫顺便问：这些年有没有白钓白拿现象？老板连声说：没有，绝对没有！老莫给他壮胆：拿出你当年的勇气，说真话，谁也别怕！我虽不当纪委书记了，但还能说得上话……老板说：真没有，现在谁还白钓白拿激起民怨招惹是非？大都是用公款兑现，咱们养鱼场改钓鱼场后，生意兴隆呐！老莫疑惑：纪委发过文，严禁公款钓鱼和此项报销，他们咋走账？老板一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咱可弄其他发票呀！譬如餐票、汽油票、汽车零件票、办公用品票……还可巧立名目呗！譬如扶贫款、治污费、城郊共建款、工程承包款、希望工程赞助费……

老莫心头一沉，忙要老板称鱼。老板拒绝：咋能收您的鱼钱？老莫执意要付，老板坚拒：您老不在位了，干吗还要那么认真？以后，我每月给您送鱼去，免得您老吃车舟之苦。只是有一事相求……老莫问：啥事？老板诡谲一笑：嘻嘻，以后您老想钓鱼，我请您上城内钓鱼馆钓。您老上这里来，把我的钓客都吓跑了……老莫举目环视，真邪门儿，钓客济济的钓鱼场只剩下稀疏几人。

远逝的手语

○翁 城

大学四年是浪漫而伤感的，我在校园里与心上人擦肩而过。

其实我心中的人不是一位骑着白马的王子，而是一头骆驼、一头傻傻的骆驼。骆驼是他的绰号，不过班里的女生几乎从来没有喊过他的真名，都是骆驼来骆驼去的。

骆驼平日里少言寡语，从不在女生面前献殷勤，总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书，写东西。大一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骆驼——除了我，我是一个能疯能闹的女孩，事事爱出风头，但我却是真切地喜欢着骆驼那样恬淡、沉稳的男孩。

骆驼的声名鹊起是在大二时。他的一首诗《我太爱你》获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奖。

骆驼的诗简直让人为之着迷。同寝室的姐妹在一起总是谈起骆驼，但大家都知道“我太爱你”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骆驼几乎没和哪个女生说话超过三句。后来，有意无意之中我和骆驼的交往多了起来，文艺晚会的主持人台词我跑去求

他写，班上的活动安排我去找他商量。每次找到他，他都只是点头算是应下来，第二天就不声不响地交“作业”。

同寝室的姐妹们慢慢觉察出了味道，她们为我和骆驼安排了一场电影，电影里演绎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骆驼就一直呆呆地坐在我身边。散场后我对他说骆驼你送我吧。那晚回寝室的林阴路很短，我尽可能地放慢脚步，可还是转瞬即逝。道了再见，我开始上楼，终于骆驼说话了：“小城！”我回头，骆驼先是站着，最后他做了一串很奇怪的动作：双手点太阳穴，然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最后又伸向我。然后他就跑了——简直是落荒而逃！

回到寝室，大家都围过来问我进展怎样，我勉强笑笑就睡下了。第二天我悄悄让寝室的大姐去问骆驼那手势是什么意思，大姐告诉我骆驼支支吾吾地说是对不起的意思。

那一阵我心情很不好，骆驼一直缠绵在我心底……后来，阿城出现了，他是系足球队长，高大帅气，也很浪漫，他几乎每天都送我一枝玫瑰，姐妹们都说他对你多好啊！于是也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电影，散场后阿城对我说我送你吧！还是在那条林阴路上，他对我说：我爱你！当时，我泪流满面。

骆驼还一个人，仿佛一个孤独的守望者，始终在守望什么。临毕业前，就在我和阿城分手后的第二天，我在林阴路上和骆驼走了个对面。我们像两个陌生人擦肩而过，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发生，随后他再次落荒而逃。

毕业后我选择了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一天，我刚刚忙完了一个广告的文字稿本，坐在椅中休息，内线电话响了，是部门经理。她也是我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长我四届。她把

我报告中的错误一阵猛批，最后说：“以后认真一点啊，小师妹！”

挂了电话后我朝经理办公室看了看，百叶窗没关，经理正在看着我。我调皮地做了个骆驼式的“对不起”的手语。她却一下笑了，马上打来了电话，说不愧是中文系的丫头，知道中文系男生的传统手语。不过你干吗要说“我爱你”呢？你应该说“对不起”才对啊！

怎么回答经理的我忘了，只是几年前的往事迎面扑来。那天整个下午我全在回忆着骆驼，回忆着骆驼的手语！他在说“我爱你”，他在说他爱我啊！

也许是四年前的男孩子们都像骆驼那样，自己的爱只用手语来表达，而与骆驼同龄的人，如阿城和阿城们却纷纷急不可待地用口舌来表白，于是中文系的传统手语失传了，于是骆驼成了中文系最后一个属于多年前纯真时代的男孩子，于是我失去了爱骆驼的机会。

我趴在办公桌上哭了。

农民父亲

○白旭初

旺老倌的儿子回来了。

儿子在城里当局长。和儿子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办公室主任。

儿子问：爹，稻要几天才能割完？旺老伯说：三天。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说：加上我们三人，一天就能割完——双休日，我们特地来帮忙的。

上个月，旺老倌答应割了稻就进城跟儿子过。儿子说请人割吧，旺老倌说什么也不肯，说这是最后一次割稻了。

旺老倌的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乡下老房，太孤单。

儿子被唤醒时，屋里还黑咕隆呼的。

旺老倌把三顶草帽递给儿子，儿子看了看颜色灰暗的草帽，没接。旺老倌说：拿着，小心晒破头。儿子的手刚伸出又缩回去。旺老倌说：嫌脏？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的编织袋，说：我们有。旺老倌生气地一扬手，三顶草帽飞到角落里。

太阳悬在无一丝云的空中。没有风。目不转睛的话，可以隐约看见地面上蒸腾着的缕缕热焰。

儿子才割了五六米远就气喘吁吁了。他直起腰，发现父亲已把他拉下十多米远。他扭头看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他俩早已满脸汗水，又直起腰，摘下宽边白色太阳帽使劲扇风。儿子就说：歇歇吧。又大声喊：爹，快过来喝口水！旺老倌仍撅着屁股挥舞着镰刀，头也没抬。

旺老倌一直割完半块田才来到大榕树下。儿子急忙从编织袋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旋开盖子递过来。旺老倌没接，用汗味很重的毛巾擦了脸和脖子，然后从陶罐里倒出一碗大叶茶，一口气喝光后说：你那水好喝些？儿子说：好喝，不是普通的水，三块多一瓶。旺老倌咕哝：粮食比水贱。

儿子听父亲说话很冲，没敢再开口，默坐了一会儿，又挪回到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说：这稻今天只怕割不完。

秘书赶忙说：局长您放心，等会儿我们努力干。

儿子说：只怪我爹脾气倔，几亩田，请几个民工一天就割完了，他偏不答应。

办公室主任赶紧说：局长，没关系，您爸爸都能干的活，我们……

儿子压低嗓门说：你能和他比？他干了一辈子，干惯了……儿子还要说下去，忽听父亲重重地干咳了一声，忙刹住话头。

旺老倌立起身，戴上草帽。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跟着站起来。儿子说：别忙，涂了防晒霜没有？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回答：涂了。儿子又说：再多涂点，小心晒伤！嘴里要多含些

人丹，当心中暑……啊，爹，您要人丹吗？

旺老倌把一只飞到脚边的蚱蜢狠狠踢了一脚，头也不回，大声说：城里人才是人！

秘书悄悄说：局长，您爹好像不高兴。

儿子说：没事，他就是这脾气，有口无心。

夜已经很深了。儿子躺在又闷又热的蚊帐里，睡了不到半个时辰就醒了，听见咳嗽声，才知道父亲还在门外纳凉。儿子走出门，说：爹，还不睡？旺老倌闷闷地说：睡不着。儿子说：爹，晒谷、交粮的事您别担心，我跟隔壁的根叔说好了……明天上午割完稻，下午我们就可以进城。

旺老倌扬起手中的蒲扇，指着儿子，说：要他替我干？我自己干不好？儿子听出父亲话里有话，急了，说：爹，您这是……

旺老倌粗声粗气地说：我，我命贱！

黑暗中，儿子看不清爹的表情，听口气，火气很大。

儿子的心里陡地有些发凉。

塔吉克乌石项链

○冯 杰

那一年，我在昔日是“丝绸之路”的新疆旅行。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雪域小城归来，在南疆喀什停留数日。白天，我在清真寺前摄影，满街上都是操方言的少数民族同胞，有维吾尔、塔吉克、乌孜别克。女人们都蒙着纱巾，只看到眼睛，又黑又大。从中亚过来的男人在做毛皮丝巾生意，一身狐臊气，一个个像阿拉伯故事里的四十大盗。晚上，夜空中飘过喊经声。

我是属黄鼠狼的，想出去溜脚，同行的朋友警告说：“晚上少出去吧，当地的英吉沙刀子快着呢！”说得我脖子后有一股凉气，嗖嗖的。

临走的一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宴会，那种野性的伊犁酒烧旺了人的艺术激情，老板赶快抱来一捆宣纸。

于是，大家都在东倒西歪中挥毫泼墨，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仿佛一千多年前的那一次兰亭集会换了地方。

文人多有“郭沫若式综合症”或“乾隆遗风”，爱把字写

得到处都是,我说就像狗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随便撒尿一样。轰的一声,大家又兴奋到高潮,我相信那一个高原之夜大家写出的既不是精品也不是神品,全是一堆逸品,或是胡扯八道的米画毕加索字。

一边有人又在调侃:“冯杰的字是最有韵味的诗人字,一百年后一定值大钱。”

“那还用说?”我也知道大家都在说相声。

但那一一张张八尺长宣写得我手酸。好在我小时候写过“大字报”,长大了临过苏东坡的《寒食帖》,加上这又是在风行阿拉伯文字的土地上,我脸不红,腿不软。折腾到半夜,人们才作鸟兽散。大厅里的酒气让墨香冲散了,我看到自己满手是墨。

忽然看到桌子上边有一双幽幽的眼睛望着我,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蓝蓝的眼睛,像我曾路过的赛里木湖。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一边一位当地的朋友吼道:“还不快回家,你妈等你呢!”

小姑娘结结巴巴地嗫嚅着。原来她一直在等着,看着,想让我写一幅字。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她是这个大院里的一个塔吉克族小姑娘,爸爸是司机,因一次雪崩失事,现在跟着妈妈在清真寺大街一边卖爱得丽纱巾一边上学。

我想到一个童话,有一种伤感,我就怕这种感觉。

“好,我一定写。”收拾好的笔具我又摊开。

“你就用塔吉克文字给她写一首唐诗吧。”朋友给我出了难题。

我还真不知道这塔吉克文字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我就给她写了两首经典的乡愁唐诗。塔吉克民族也有自己的根，是在遥远还在眼前？愿她长大能看懂这种字，我是说我写的汉字。

我看到小姑娘一脸满足的喜欢。

都半夜了，高原的大月亮像钉在窗上的一块大冰，小姑娘的眼睛却充满精神。我早已打瞌睡了。“快回家吧，你明天还要上学。”我催促道。

小姑娘把字吹吹，等宣纸墨迹干了，怯怯地问我：“叔叔，我送你什么呢？”

我扑哧笑了：“我什么都不要，你快回家吧。”

她眼睛幽蓝地望着我：“那怎么行，我妈说过，不能乱要别人的东西。”看来这是一个“小缠磨。”

我只想把她快点打发走，因为明天我还要赶乘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就逗她：“那你就把脖子上的项链让我戴吧。”

小姑娘一怔，停了一下，囁嚅道：“这是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得回家问问她。”她把叠好的字装在兜里。

“那你赶快去问你妈吧！”终于能把小姑娘打发走了。

我知道她就在这个大院里住，很安全。送到门口看到高原的月亮像一个忧郁的银盘子。远处寺影深处飘来神秘的喊经声。

第二天，我正忙着收拾行囊、装胶卷，听到门吱呀一声开了，猛地从外面钻进来一个小脑袋，戴着一顶传统的塔吉克小花帽，又是昨晚那个“小缠磨”。

“我回去问我妈了，她让送给你。”

我早已忘了昨晚随便的一句话，这孩子却当真了。我怎么能要小孩子的宝贝呢？我想这塔吉克孩子天生有一种民族的东西吧。

我连解释带哄地把她打发到门外：“快去上学吧，不然就迟到了。”新疆和内地隔了两个时差，我常常弄错。

等我慌里慌张赶到机场，觉得还是忘了个胶卷。一位空姐关切地对我说：“先生，好好一副项链，怎么系到背包上，请放到包里吧，小心丢了。”

“什么项链？”

“塔吉克乌石项链呀，真漂亮！”空姐惊叹。

转过头看，一条黑石项链系在我的背包带子上，乌亮亮的，像那小姑娘细细的辫子。这小精灵，什么时候系上的？

名 医

○张晓林

邵子展是圉镇名医，他出诊，从不坐轿，也很少骑马，只带着一个童子，替他挑药箱。对病人，子展有一种“恫瘝在抱”的精神。把病人的病当做自己的病，望闻问切，都极细心。凡被他诊过病的人，都会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不到四十岁，子展便闻名豫东，医术几至化境。

一日，子展去某村出诊，刚踏上村边小桥，就见一农家少女洗衣归来，少女才十七八岁，虽麻衣布装，却颇有风韵。

子展和少女擦肩而过，不由愣一愣，停下脚步，扭头对童子说：“你去从身后抱抱她。”

童子脸红如鸡冠，不知先生何故说此疯话，有些犹豫不决。

“还不快去！”

童子知有缘故，悄悄跟上，抱住了少女的杨柳细腰。

少女花容失色，满盆衣裳尽撒在地。

有老翁闻声赶来，朝童子欲挥老拳。子展远处喊道：“老

丈且慢!”

老翁见是名医子展，狠瞪童子一眼，愤愤住手。

子展问：“此女可是患痘未出?”

老翁惊道：“村医说近几日要出痘，可一直没见出来。”

“痘没出，病毒潜伏在肾，无法用药，刚才一惊，病毒已提到肝，请服此药。”子展拿出一包药，递给老翁。

少女服下药，痘果尽出。后，老翁送一篓鸡蛋做答谢，子展慨然收下。

道光十二年春，河南巡抚徐寿槐视察雍丘。酒宴过后，忽然觉得背上有些不适，继而生出一恶疮来，周围红肿若桃花，痛彻骨髓。

雍丘县令请子展为徐寿槐医病。

子展撩起巡抚官袍，不禁连呼：“好险!”

这疮俗名搭背，好在还没有溃烂，若一溃烂，再无药可救。

子展为徐寿槐敷了药，说：“病好后，明年春上还会发作。”

“那可怎么办?”巡抚面带恐惧。

“明春不管身上何处生疮，就是此症，若能认出是搭背的，可让其医治，否则速来围镇找我。”

第二年暮春，徐寿槐有一天果然觉得身上有异，解开衣襟，见胳膊肘上生出一疮，只有麦粒般大小，并不觉得怎么疼痛，可记起子展语言，遂请郎中医治。

郎中见症，惊奇万分，喃喃数语，拎了药箱就起身告辞。

巡抚问是何故。

郎中说：“这疮肤紫肉凸，状如搭背，却生在肘上，所以

我不敢治。”

巡抚心下叹服，把原委告诉郎中。

郎中大惊：“真乃神医！”遂开药方。巡抚吃药月余，病除。

隔数日，徐寿槐专程来围镇，请邵子展到他手下做官。子展固辞，巡抚叹惋而去。

童子问子展：“先生为何不去做官？”子展叹道：“我给了他一条命，而他却赏我在他的手下做一个小官，这不是很滑稽吗？况医者拂心，做官必有不测。”

子展一世行医，救人无数。活到九十岁，无病而终。

你知道香港吗

○刘国芳

什么时候看见秀林，她都一脸喜不自禁的样子。两年前她考取了东乡师范，尽管这只是一所中专，但在我们山村，也是破天荒第一回。两年飞快过去了，秀林毕业回来时，仍和走时一个样，喜滋滋的满面笑容。我老远看见她回来了，飞快地跑过去为她提包。我说秀林怎么这么高兴呀？是不是分在城里了？秀林说分配的事倒没落实，但我参加了江西师范大学美术专业考试，合格了，过几天要参加文化考试，如果考取了，我就继续读书，读美术专业，在南昌读。我咂了咂嘴，说秀林你越来越有出息了，难怪你这样高兴。秀林说我并不是为这高兴，还不知文化考试能不能过关哩。我看着秀林，说你为什么高兴。秀林看了看我，问我，你去过抚州吗？我摇摇头。我们小竺离抚州很远，坐车要先到洪门，再到南城，最后到抚州。我很想去看看抚州，但最终没有去成。秀林见我摇头，就说我回来时从抚州过，在同学家住了两天。抚州这几天真漂亮，到处张灯结彩，高楼大厦上挂了很多五颜

六色的大汽球，有的树上还挂了灯，真是火树银花。我说什么好日子呀，这么装点。秀林说庆香港回归呀，香港回归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喜事，国家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件喜事。我听了，看了看秀林，我想秀林这两年的书没有白读了，说出的话和我们就是不一样。

这天晚上，我陪秀林在村里转。秀林还和白天一样，喜滋滋的满面笑容，同时不停地跟人讲香港回归。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打断了秀林的话，孩子歪着头，看着秀林说：“香港是什么地方呀？”

秀林把笑凝固在脸上，继而，一脸的严肃。秀林说：“香港自古是我国的领土，一百多年前被英国割据，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小学生一脸茫然。

秀林见了，呆在那儿。

第二天，我没看见秀林笑，她仍像昨天一样一脸严肃。她见了我，还提昨天的事，她说：“都小学生了，怎么还不知道香港呢？”

我说：“或许只有这个学生还不知道吧？”

我们说话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走了来，孩子喊秀林阿姨。秀林应一声后喊住孩子，秀林说：“你知道香港吗？”

孩子茫然。秀林一脸难受的表情。

不一会儿又一个孩子走来，孩子也十一二岁，也喊秀林阿姨。秀林应一声，又喊住孩子，秀林说：“你知道香港吗？”

孩子也一脸茫然。秀林脸色更难看了。

此后几天，秀林见了孩子，总问一句：“你知道香港吗？”

所有的孩子，都一脸茫然。秀林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一天秀林问一个孩子，秀林说：“你们老师没教你吗？”

孩子说：“我们老师早走了，新老师又没来，我们好久没上课了。”

我跟秀林解释说：“山沟里太穷，老师吃不了苦，都走了。”

秀林说：“难怪，这些孩子连香港都不知道。”

那些天秀林总坐在门口，眼睛往远处看。我还记得秀林跟我说过，她文化课考取了，就去南昌读书。我抚州都没去过，南昌更不消说，但我想南昌一定比抚州大。一天我走近秀林，开口问她，我说：“南昌一定比抚州大吧？”

秀林说：“大得多。”

我说：“你天天坐在这儿往远处看，你在想南昌吧？”

秀林说：“没想。”

我说：“你在想什么呢？”

秀林说：“这些孩子，怎么连香港都不知道呢？”

后来秀林经常在村小转，村小其实是早先的祠堂，很久没上课了，祠堂里到处结满了蜘蛛网，脚步踏重些，头上掉灰，脚下起灰。秀林在祠堂里转着，双眉紧锁。一两个月了，秀林没走，一天我问她：“你不是要去参加文化考试吗？怎么没见你去呢？”

秀林说：“我放弃了，没考。”

秀林后来去了抚州几天，回来时她告诉我，她去城里办分配了。

这年九月，村小开学了。秀林把学校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村里十几个孩子上学。

一天我去看秀林上课，看见秀林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在下面，秀林用粉笔重重地点了一点，然后开口说：“同学们，你们知道香港吗？”

孩子们齐声答道：“知道。”

变脸

○栗蓓安

变脸本为川剧舞台上的一种表演技巧，演员脸上描绘的脸谱，可瞬息变化：红脸——白脸——黑脸……

杜娟看过一次川剧变脸，着实称奇。不过，她后来亲历了一种活生生的变脸，那才使她终身难忘，表演者就是她的“芳邻”吴某。

吴某先前是乡村小学教员。猛一看，也像个人物。但再看，印象却又不同，他的脸不大，且被烟草熏焦，笑时牙也是焦黑的。好在这并未影响吃饭一类，也无大碍。吴某年轻那阵子写得两笔字，人也干练，一日，被县里主管文教的领导看中，从此风调雨顺，由抄抄写写的办事员到科员，到副科长，到科长，时至今天，已是这个早已撤县建市的市府秘书长了。

俨然一副官样的吴某，每每在楼前楼后见到杜娟时，却完全没了官样，他开心地笑着，虽然现出了黑牙，但还是显得善气迎人。并且，他一定还要磨磨蹭蹭闲扯几句。

杜娟的心思就慢慢转了起来，她是学畜牧水产的，随当兵的丈夫转业分配到这个小城，那时人生地不熟，被随便塞到了文化馆，如今同吴某熟了，何不找他帮忙将工作调换一下？杜娟打定主意，一天对着镜子，把漂亮脸蛋略为收拾了一下，就敲开了吴某家的门。

吴某的目光先一亮，但转瞬就黯了，好像盏调光灯。随之，面孔也变得无生气，看上去简直像一张灰纸糊的面具。

杜娟全然没料到对面的他的那张脸会在半秒钟内变成如此模样，愣在了门边，半天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吴秘书长，又唤了一声正在一边看电视的秘书长太太。没想到，那位太太哼都未哼一声，吊着脸起身进了里屋，再不出来。

杜娟难受至极，但她还是耐着性子又叫了一声吴秘书长。

“有什么事吗？”吴某像不认识她，也不让坐，只冷冰冰问这一句。

杜娟如坠雾中，好不容易才理清思路，道明了来意。

“有机会再说吧。”吴某盯着电视屏幕，嘴张了一下就不再动了。

杜娟差点掉下泪来。她强挤出一点笑，打个招呼就跑出了门。

事后杜娟才听说，原来吴某的太太是有名的丑女人，丑女人和吴某都最忌讳漂亮女人进家门——虽然那忌讳的内涵截然不同——因为，那多半会诱发他们夫妻间一场不带硝烟却带酸味的战争。

明白了此层，杜娟反倒自责冒失。她决意再找吴某。有人告诉她，如今搞一次调动，花上千几元是小小意思，不过

杜娟毕竟是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送烟？送酒？塞红包？一时都难以出手，想来想去，最后跑到友谊商店专营工艺品那层，买了一朵水晶莲花，这样礼貌到了，又拿得出手，人家摆在台上也雅。杜娟就带上水晶莲花走进了吴某办公室。

果真，情形比预料的要好：吴某忙不迭地从皮椅中起身来和杜娟握手——紧紧地长时间地握手，并拉她就坐，那说来就来的笑，使灰面颊一下光亮和饱满起来。杜娟不得不惊叹他这手绝招。

“吴秘书长，上次跟您说的事……”杜娟悄悄从提袋里拿出那只装了水晶莲花的锦盒，悄悄放在茶几上。

吴某仿佛漫不经心地去端茶杯，又漫不经心地将锦盒塞到茶几底层一堆报纸后面，啜口茶，拖了官声道：“想去哪里呀，畜牧水产局？农业局？科技局？”挺内行地说出一串单位。

杜娟觉得希望来到了，即刻起身给吴某鞠一躬：“那先谢谢秘书长啦，只要干我的本行就行。”

“呃，别急，别急，坐下慢慢谈……”吴某连连招手，示意杜娟坐下。

杜娟又坐了很久，她记不清，反正离开吴某办公室出来，两条腿迈得好轻快，脚下好似有朵云在飘。

谁知数月过去，杳无音信。杜娟耐不住，再一次走进了吴某的办公室。

吴某正在翻文件，头仅仅抬了一下。

“吴秘书长，我是杜娟。”杜娟以为吴某未看清来人是谁。

“嗯……我知道。”吴某用鼻音哼了一句，脸部僵硬、紧绷，照样弄他的那些文件。

杜娟顿时窘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彷徨中往茶几那儿瞥了一眼，发现那只锦盒还在原处，只是上面沾了不少灰尘。杜娟身上的血立刻朝上涌，她明白了，他一定打开过盒子，不过在他眼中那朵水晶莲花太微不足道了，或许还以为是块玻璃呢。而其实，这朵水晶莲花她还是花了 500 多元买来的。

杜娟愤然而去。她发誓今生就是扫大街、看大门，也不再与吴某打交道。

不过世间之事难料，杜娟与吴某，还是面对面又碰到一处：岁末，一家外资企业举行迎春晚会，请文化馆助兴，市里不少大员也应邀驾临，管弦丝竹中，有人提议吴秘书长与杜娟共舞一曲，当吴某笑吟吟站起身时，杜娟却面无表情，坐着一动不动，且硬邦邦丢过一句：脚扭了，恕不奉陪。

吴某那一脸的尴尬样，败兴样，着实让杜娟痛快。她想：你吴某那巴掌脸说变就变，比川剧绝活还邪乎，那好，今晚我这个文化馆的也运用一次艺术手段，变一回脸给你瞧……

罪 证

○文 刀

一九六〇年，饱受天灾人祸的中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

按理说，父亲所在的地质队里每人每月有四十一斤口粮，不应出现挨饿的问题，但地质队里的队员大多来自农村，家中有老人和孩子，大部分口粮都换成粮票寄回家去了。父亲那时还没成家，但家中六十来岁的老娘却有一个好胃口。那时，村子里连青壮年都饿死不少。一个连树皮都刮不动的老太婆却活了下来，这都得益于父亲每个月寄回来的二十五斤粮票。

父亲每个月寄出二十五斤粮票后，留给自己的就只有十六斤了。试想一个成天干着重体力活的青壮年汉子每天仅能吃上半斤米，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父亲谈到这里时，他的孙子接过话说：“多吃点菜不就得了吗？”父亲笑着说：“哪还有什么菜，每天都是吃炒盐下饭。”）父亲出现了浮肿，这在当年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父亲的好友老周情况还要差些，

他家在河南农村，家中不仅有年迈的老母，另外还有两个孩子，因此老周每个月留给自己的粮票更少，所以他的浮肿更严重。为了填饱肚子，他与父亲一起上山挖野菜，捡菌子。

老周的身体一天天地弱了下去，浮肿由腿部向全身蔓延，地质队里因为浮肿而送命的早已有了先例。父亲劝老周把那四十一斤定量多留些给他自己，老周躺在床上艰难地摇头，把“定量”留给自己他的家人就要挨饿。父亲很想帮老周，可是如同其他的兄弟们一样，大家都在挨饿，仅分一点野菜什么的是很难将老周的浮肿治好的，况且山上能吃的东西是越来越难找了。

老周快不行了，眼眶深陷面无血色。自老周病后，父亲把自己每个月仅有的那点白米饭也省了一部分给他，但浮肿就像一个魔鬼紧紧地把他缠住了。其实治这种病也很容易，只需要补充一点点营养就行，但在当时这只能是一种奢望，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而更为不幸的是，父亲的浮肿也因此严重了起来。为了生存，父亲决定铤而走险。有篆刻手艺的他用一个萝卜刻制了伙食团专用公章，没盖公章的饭票并不难找，很快父亲用这种办法制成了几十斤饭票。老周是惟一知情的人，他也享用着这些饭票的一半。伪造的饭票根本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老周与父亲靠着这些饭票，终于从死神的魔爪下挣扎了出来。父亲没有长期伪造饭票的打算，捡回一条命后，他就停止了这种饭票的伪造，用萝卜刻的公章也就被他随手丢弃了。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地质队里的一切生产都停滞了，人们都忙着革命，成立

造反派，老周最为兴奋也最为积极。不可思议的是，父亲伪造饭票的事却在那时被查了出来，父亲成了地质队里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与那些被打倒的干部一起关进了牛棚受尽了磨难。但父亲最忘不了的是在他的批斗会上，老周高举着那枚伪造的公章说：“这就是你的罪证！”

“为什么会这样？”听着这离奇的故事我不禁发问。父亲苦笑起来：“据说他是因为出身不好，急于立功表现。”“他为何要保存那枚伪造的公章呢？”我接着问。“唉，人的心思，谁猜得透呢？”父亲深深地叹息了。

逃跑的男生

○路 也

中文系男生韩子风入学不久就处于女生们的包围之中了。这真的赖不着他，他不过是个子长得高了些，五官生得端正了些，举手投足之间带了几缕南方人的灵秀而已，说得俗一点，就是玉树临风，说得肉麻一点，就是骨骼清奇。按说这种男性应该算是生不逢时了，应该被那种酷味的男性挤出排行榜，可是奇怪，女生们还是轮流到他那里去试试运气，简直像摸体育彩票一样。大约传统文化的熏染使得中文系女生们在审美上还保留了不少封建士大夫气，所以还喜欢着像唐诗宋词一样的男孩，然而她们的求爱方式一点也不传统了，而是非常非常主动，决不肯被动或者佯装被动，让人不得不感到真正是到了新世纪。

林木木是第 N 个追求韩子风的。

林木木可以说是个袖珍女孩儿，长得小巧玲珑，什么都比别人小一号。但是她的信心和决心似乎与其身体正好正反比，比别人又都整整大出一倍来。她追韩子风简直就像董存

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那么英勇。她对韩子风直截了当地说，我爱你，你也要爱我。韩子风想，谁规定我非得爱你不可呀？于是他见了她就躲，于是呢她就围追堵截。往往刚宣布下课，话音还没落，韩子风就抓起自己的东西往教室门口冲去，比老师出去的还早，第二个冲出去的一定是林木木。他俩男的在前面猛跑，女的在后面猛追，一个逃爱，一个求爱，脚下生风，像跑越野赛一样，从文史楼里面一直跑到校园林阴道上，继续跑，跑到操场上去，跑到学生超市里……林木木只有在韩子风进了男厕所才不追。一旦被追赶上了，韩子风就只好不动声色不置可否地望着她，一副等候随意处置的样子。林木木等着他回答，不回答就不准他走开。两个人如此对望了一会儿，林木木就开始流泪，哗哗地流了满脸，又凄婉又悲壮。这样子重复到第三次，韩子风终于有些感动，答应交往一段日子。

当他们的关系进入稳定期，林木木开始清算韩子风和怀颖、李小若等女生的事情，她要韩子风老实坦白地交代与那些女孩子们交往的细节，连一个缝隙也不放过。紧接着按照材料像批右派那样批判韩子风。最后要韩子风发誓在这个世界上只爱她一个人，爱到死，爱到坟墓里去。韩子风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向她发誓，说永远如何如何，像天主教徒在吃饭前说“感谢主”一样。

有一天韩子风发觉自己像一座严重超载的立交桥，马上就要塌陷了。他向林木木提出分手。林木木回到自己宿舍里去大哭，对同屋的同学说自己不想活了，说完就往女生楼楼顶跑，等同学们跟随着她赶到时，她已把两腿搭在了墙栏外

面，下面就是高达七层的深渊……据后来救她下来的同学讲，其实抱住林木木往下拖的时候，她不但没有挣脱的意思，而且还非常配合，下来后她坐在水泥地上大哭，很为自己的殉情感动。

毕业时，韩子风分回了几千里之外的家乡，他离校的那个下午静悄悄的，谁也没让去送行。林木木突然想起来要往他的宿舍打个电话，电话是别人接的，告诉她韩子风刚走了10分钟，是坐公交车走的，要坐出租车去追的话，完全追得上。林木木在电话里很有分寸地笑了笑，就把电话挂断了。

毕业一年多之后，韩子风在家里老是接到那种拿起话筒来对方却屏住呼吸不肯说话的电话，他一下子就猜出对方是林木木。每当这时他也不说话，相持几秒钟后就用一根手指将电话键很温柔地按下去。

父 亲

○夏 榆

在明白生命来自造化之后，也明白父亲是我生命的缔造者，是我世俗生命的源头。

父亲晚年赋闲在家，确诊为胃癌时我们都不敢相信，整日和父亲厮守在一起。原先父亲的身体极好，见到的人都不相信他已是花甲之年。却突然就不思饮食，消瘦，在医院我陪他做各种繁复的检查，医生说：是胃癌，已到晚期，呈花瓣形了。医生的话使我不寒而栗。从透视室出来，父亲边穿衣服边问我病情，我按医嘱说是溃疡。

死是正常的。我的阅历让我见识了死，见识了生命的寂灭和消亡。我认为死是正常的。然而，当死以如此切近的距离接近我时，我还是感到了它的凶险，感到了它给我内心带来的震惊，那段时间我懂得了哀和痛是怎样一种感觉。

被病痛侵蚀的父亲日益衰竭，先是不能走路，再是不能下床，辗转病榻。父亲开始怀念家乡，怀念家乡的亲人。父亲少年时代就告别晋北的故乡，饥馑和灾难使他在15岁就开

始他长达半生的军旅生涯。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出现在故乡，哺育过他的黄河水在村庄已断流，宽阔的河床却保留着昔日的风姿。父亲站在故乡的河堤上如归根的落叶，他眺望家乡的风物，并把它们尽收眼底。故乡则以宽阔温热的怀抱接纳了她一生漂泊异乡的儿子。

在明白了自己的病情后，父亲对四爹说：哥病了就回家找你了。一生守候着庄稼田园，晚年和一群羊相伴的四爹流着浊泪说：哥你是回自己的家呢，我知道得迟了，我要知道早接哥回家了呢。

父亲伸出他变得枯枝般的手拍着四爹的脸说：哥亲近土呢，哥要在这儿没了也瞑目了。

临终前的父亲迷恋家乡的田园、阳光、黄土，父亲每天出去晒太阳，扶着手杖在窑前的河堤站一站，在初冬阳光温暖的照耀中重温自己往昔的岁月。

那段时间父亲回乡成为故乡的大事。四爹为父亲腾出新窑，把准备为堂弟娶亲的新褥新被铺到烧热的炕上。古道热肠的乡亲提着他们的各种礼物来看望父亲，晚年的父亲结束自己的异乡之旅，将自己浸润在淳厚的乡情之中。

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在病榻上彻夜挣扎。也许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父亲开始做远行的准备，夜里让母亲帮助解手净身，母亲为父亲洗濯更衣，风流倜傥的父亲在最后的时刻身形只剩一把枯骨，母亲为父亲洗濯着身体，洗濯着突然变白的头发，母亲在我们的注视中和父亲吻别。

据中医讲，男人在临终的时候睾丸会收回去，脉息全部

消失。那天早晨父亲发现了这一切，他意识到和我们诀别的时候到了。造化以这种仪式结束父亲刚烈的一生，它将生命之旅构成一个圆面，父亲在这个圆面跑遍之后又回到初始，生命的辉煌到最后归于寂灭，如一缕轻烟消失在虚空之中。

父亲只有悠悠的一脉气息时，疼痛反而消失了，只是腹胀，癌变的胃部成了坚硬的石头，不再呕吐，所有进入胃部的食物和水都在催动肿胀的胃部使其更加坚硬。四爹没有去放羊，我们一起守候着父亲，母亲忍着泣声对父亲说：你准备好了就上路吧，不要牵挂我，我不留恋你了，留恋你只能让你受罪，你要有灵就托梦给我。父亲双目微翕，微微颌首。

我慌乱中抽身到乡邮局打长途电话，通知家人回乡，往回返的时候我心乱如响鼓，骑车拼命往回赶，在村头迎见舅，舅说：你大没了。我不信。舅说：刚没了。我赶到窑洞，父亲已停止呼吸安卧在寿帐之下了。

那天，我的在人间走过 69 个春秋的父亲在故乡长逝。在故乡的窑洞里，我在母亲的哀恸声中长久抚摸父亲冰凉如石的面孔，抚摸父亲绷紧如弓的身体，那一刻我明白，贯穿我和父亲的生命之流在这一天被切断了，这一天我失去了生命的源头，我成为一条断源的河流了。

毒 掌

○王记谱

垂柳婆娑，夹堤而绿。

柳烟中有一人在徜徉。

西望，落日正被柳枝挂住，斜在那里，鸦群点点。

“昔我往兮，杨柳依依。”这人喃喃自语。

十六年了，她和儿子会怎样呢？而他，却再也不是武林中声薄名微之辈了。江湖数载闯荡，八方刻苦求艺。如今，他以一套绝妙的剑法，尤其是那套毒辣的掌法独步江湖，黑白两道畏之如魔，呼之“毒手判官”。

想到此，他得意地掸了掸剑匣，下得堤来。

他走向远处一棵树冠如巨盖的老槐，那下面才是他真正的家啊。

他想起师妹——爱妻，一种幸福感充溢于心：他师从岳父学艺，他与她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她有悟性，更有家传，武艺较他不在其下。在她的抚育下，儿子也一定会出类拔萃。以后父子联手为武林之尊，又有哪个敢……哼哼！

拐过那片桑林，便至村口。

熟悉而又陌生。他有些激动。

转过一围斑斑驳驳的矮土墙，猛然听到前方有人呼喊

“好——真棒！”

他紧赶几步，见一围人群，中间有人在练拳。

而一少年最引人注目，只见他拳打一条线，刚中有柔，起横落顺，出疾收快，滚入滚出。动如脱兔，静若处子。

观者纷纷拍掌喝彩，他也不禁暗叹。

场中开始对练，少年以一对三，出拳似闪电，踢腿如疾风。眨眼间，已将两人踢倒。

他很是吃惊，这少年的身手似曾相识。

令他更吃惊以至忌妒的是，这少年的武功要远高于他那个年纪。而且，他发现少年于此道极具慧根，浑身上下灵气隐现。十年以后，自己恐怕就……

一种寒气袭得他哆嗦了一下。他感到那种巨大的危险正吞噬着他的骄傲。

他微觉手心有点湿润，这种感觉只有在同高手搏击时才会有。

他觉得两柱目光粘在自己脸上。好像正把他的心思抽出来亮在日光里。他有点痛。

他知道是时候了。

“我来陪你练练。”他朝少年抱了一下拳，走到场子中间。

少年的目光离开他的脸，落在他的剑上。少年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少年从旁边取过一柄剑来。

他在一簇簇的目光里慢慢抽出剑身。寒光闪射，周围人都感到了冷。

夕阳正垂向地面，鲜红欲滴。

场中，他已刺出三剑，少年小心应付。化解之巧妙令他称奇也更使他不安。

周围，人静得出奇。

又过十招。他发现少年有些吃力，可他并不感到得意或是可笑，他清楚自己用的招。

少年已被逼到场边，其后正对着两个碌碡。

他准备做最后一击。

他似乎看到了少年被废去武功后的痛苦表情。

心想手至，剑光点点，扑向少年。

少年似已知险境，身子猛然拔起，脚尖微点碌碡，跃了开去。

当他觉察上方风起飒然，便知道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忙起剑护住上体。

疾转身，少年已微笑了。

地上，多了一段丝带。

微风过处，丝带颤抖。

他的脸煞白。那是他系发的丝带。曾为他增添几多豪放、几多英气。

他将目光重新盯住少年。少年不笑了，退后了一步。

夕阳已被地面啃残，残得让人心寒。

他已跃起。剑风。掌风。

一剑，少年躲过。两剑，从少年肩头滑落几片残红。没有第三剑，只有掌。

他收掌。少年吐血如箭。

他不敢再看少年，转身要走。

耳边炸起少年的声音——

“我父亲毒手判官是不、不会饶过你……”

他像被人猛击一掌钉在了那里。

夕阳如血。

富豪的困惑

○韩振远

某富豪是我以前的一位熟人。

他精明豪放，讲义气，善于抓机会。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就在村里办过一个小型工厂，结果被追得东躲西藏，债台高筑，潦倒得连媳妇也娶不上。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抓住了机遇，小工厂一下子火了起来。县城里上千号人，上亿元固定资产的国营工厂，还不如他几十个农民，几口大锅加几根棍子产生的效益高，几乎是一夜之间，他暴富起来成了省里县里的知名人物。那时候，才进入 80 年代不久，许多人都还懵懵懂懂，不知道发财致富是怎么回事。在大家都开始清醒，为当上万元户煞费苦心的时候，他早就赚足了上千万元钱。

他又乐善好施，村里的乡亲，谁遇上事儿，只要开口，他从不会拒绝，那几年，给过别人多少钱，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是真正把钱财当做身外之物的那种人。

80 年代中期，他做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他决定，为

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每户买一台彩色电视机。

我记得，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几块钱，要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需要我不吃不喝攒上五年。那会儿，就连城市中，也还有许多家庭在为能看上黑白电视辛苦地攒钱，对于还在为吃饭发愁的乡亲们来说，这恩惠大得简直就像天上掉下金元宝一样，于是对他感恩戴德。同时，大伙儿又一下子被这意外的惊喜诱惑得失去了理智，有的家庭，因为想多得到一台电视机，兄弟连夜分家，还有的父子反目，婆媳失和。一夜之间，一个不大的村子里，多出了几十户人家。村里乱成了一锅粥。

那天，他像个伟人般，坐在村里的戏台子中央，先讲了一番话，随后，像个大慈大悲普救众生的菩萨，满面笑容，一面望着台下急不可待的乡亲，一面听着干部一户一户地点名，亲眼看着大家欢天喜地地把电视机抬了回去。

他让一个村一下子变成了彩电村，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很快，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当上了政协委员，他感到自己风光无限。

他没想到事情后来会变成那样。

他的汽车开进村里，大家远远地躲开，没人理他。有的甚至用敌视的目光看着他。连跟他干的几个从小玩到大的老伙计也对他有了敌意，不是另起炉灶，自己干，就是公开从客户那里提走款子，据为己有。红红火火的工厂，眼看就要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他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他把这些都归为忌妒。

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前些天，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

我正好和他坐在了一起，说起当年的这件事，他仍然耿耿于怀。他说：“我没想到好事变成了坏事。”

我说：“你办的一开始就不是好事，你用你的电视机，让全村人在你的面前丢尽脸面，大家在你的诱惑下，暂时都忘记了尊严，你宣布要为全村每户买一台彩电，等于是剥夺了有些人不接受施舍的权利，你用一台电视机，让全村人一辈子都记得他们曾经接受过你的施舍。以后，只要一看见你，就会想起你是个施舍过他们的人，这种心灵上的伤害，永远无法弥合，他们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你那台电视机。”

他如梦方醒，说：“怎么会是这样？”

那天，会没开完，他就走了。我看了看，会场上坐着几位当年曾接受过他的施舍，而今又比他更加富有的人。

寻人启事

○金文吉

读寻人启事的时候，女孩正坐在长椅上，浓浓的树阴牢牢笼罩着椅子，这就像母爱，寒冷而郁闷，女孩无言。

用女孩的逻辑讲，母亲不疼她，母亲除了爱好挣钱之外，最大的偏爱就是苛求她。必须、不准、专制、独裁是女孩给母亲的定义，并作为对母亲的代称。

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家，女孩蓄谋已久。女孩在留下这样一张纸条后，终于把计划变成现实：“妈，我走了，按您的意思去把铁变成钢。别找我，我会活得很好。别忘了，我很漂亮。”

读这留言，女孩感到报复的快意。

令女孩满意的是，母亲第二天就调动了 A 市的新闻媒体，登了寻人启事，这要花很多钱的。能让母亲花不必要的钱，女孩心里高兴。

你永远找不到我。女孩甩甩头向火车站走去。在 B 市，女孩卖报、做工。只有在离家的时候才能品味出家的温暖。

半个月后，母亲把寻人启事散发到了 B 市，这次的寻人启事颇有一些检讨书的味道：女儿，回来吧，妈不再……不再……女孩开始惭愧。可不能就这么投降，女孩咬咬牙又去了 C 市。

每天晚上抱着寻人启事的报纸入眠，已经成了离家后女孩的一种习惯。在 C 市的两个月里，没有新的寻人启事，女孩感到失落和不安。

后来，女孩终于在《C 市日报》上找到了一篇与自己有关的文字，但不是寻人启事，而是一则生日祝福：“女儿，生日快乐！”短短的几个字让女孩失眠了。

给母亲打电话，女孩第一次拨通了那个自己私下默念过百遍、千遍的号码。“此用户寻女未归，请留言。”挂上电话，女孩已泪流满面。

合同期总算结束了，女孩风尘仆仆赶回 A 市，她颤抖着按响了门铃，开门的却是个陌生人。原来，为了筹资找女儿，几天前，母亲将房子卖掉，去了南方。

第二天，报纸上多了一则启事：

寻母，速归。

村里来了摄制组

○王笑非

村长罗大嘴在听导演给他说戏。

罗大嘴望着眼前这个大胡子导演，不过是个半大小子，说：“爷们儿，你要我做什么？”

“哥们儿，”导演一张口，先就把长幼辈儿给搅乱了，他觉出罗大嘴的不自在，打着哈哈说，“没关系没关系，文艺圈儿就那么回事，一上了戏该叫亲爹也得叫，演感情戏，三下两下就上床也不稀奇。哥们儿你听着，咱这部戏要实拍，啥叫实拍你不懂？秋菊打官司你看过吧？张艺谋导的。就是让群众当演员，一切都按真的来，这才出艺术效果，眼下这种纪实玩意儿火着呢。当然，咱这部戏肯定超过张艺谋。”

罗大嘴似乎听明白了一点：“爷们儿，我能做点什么呢？”

“你还演村长。这场戏说的是省里领导去你们村视察，你就跟平时一样，组织好群众，该说啥说啥，其余的就不要管了。”

坐在旁边的县长说：“大嘴呀，摄制组选中你们村拍电视

剧，是你们罗家凹的光荣，也是咱县里的光荣。你不要紧张，权当是平时县里乡里下村视察一样。这一回，我也要当一回演员哩，咱也过一把明星瘾！”导演郑重地补充道：“千万注意保密，乡亲们一旦知道是拍戏，就不自然了，全砸！”

罗大嘴按照导演的吩咐，兴冲冲地赶回了村，大声宣布了省长要来罗家凹视察的消息，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张罗着要全体村干部到村口集合，待一切安排停当，就见一溜儿小汽车朝村里开了过来。车上先跳下来一群扛机器的，又下来了县长。罗大嘴定定神，几步迎上来：“县长你来了。”

县长指着最后下车的一个中年人，说：“这是高省长，来看望罗家凹的乡亲们。”罗大嘴咧开大嘴嘿嘿笑着：“高省长，欢迎欢迎！咱先去村委坐坐，喝两盅？”

“高省长”握住罗大嘴的手，说：“你就是村长罗大嘴吧？早就听说你们村搞得不错嘛，我看酒就不必喝了吧，咱们随便走走？”

罗大嘴心里嘀咕，怎么搞的嘛，一上来就把规矩乱，以往干部下乡都是先喝酒的嘛。“那，高省长，你说去哪儿？”

“先看看你们村小学吧。”

听说来了省长，村民们早已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群里有人喊道：“村小在西头，我领你去！”

一群人前呼后拥来到了村西头，只见三间破房歪歪斜斜，门窗零落，十几个孩子正坐在屋前的空场上写字。“高省长”的眉头皱起来了，叹口气说：“要致富没有文化怎么行呢？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啊！”

旁边的县长脸也拉了下来：“罗大嘴，希望工程款不是早

就发下来了么？你们怎么还不动工？”

不等罗大嘴答话，人群里又有人喊道：“怎么没动工，你们看那是啥！”——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见半山坡上赫然立着一座新盖的小庙。

“高省长”问：“怎么，你们把建学校的钱盖了一座庙？”罗大嘴搓着双手，笑着说：“咱也是响应县里发展旅游的号召嘛，发展旅游富得冒油！”

“罗大嘴！你胡扯啥哩！”县长黑青着脸吼了起来，“回头我跟你算账！”

罗大嘴茫然地望了望县长，心里说，县长你咋玩起真的了，咱不是拍戏吗？就在他纳闷不解的时候，冷不防人群里冲出一个老汉，拉住“高省长”就要下跪，口里说着：“省长啊，我问你一句话，土地承包 30 年不变还算不算数？”

“高省长”说：“怎么不算数？你有什么事请讲。”

这个叫罗福来的老汉说：“我承包一百亩荒坡，种了十年的树，眼看着树成材了，村长一句话不让承包了，领着人一夜砍光了我的树，还讲不讲理？”

县长听了火气更大：“罗大嘴，真有事？我看你是无法无天了！”

“乡长说了，要想富，种蘑菇，要种蘑菇先砍树。”罗大嘴理直气壮，冲着罗福来呵斥道：“你瞎搅和啥，没看见这是在拍电视！”

罗福来却偏偏不开窍，梗着脖子说：“不拍电视我还不说哩，我知道，电视里有个焦点新闻，专替老百姓说话，咱村的事早就该上上电视啦！”

罗大嘴没料到拍戏会拍出这么个局面，急得直跺脚，四处张望着大嚷大叫：“导演！导演！这戏我不拍啦……”

躲在一旁的导演突然跳了出来，双手向下一劈，“停！太好了太好了，这场戏真叫绝了！谢谢诸位，演得好，实在是好”！

“好个屁！”罗大嘴一把揪住导演，“你小子，今天拿我涮了一回。你说下面怎么收场？”导演笑嘻嘻地拍拍手，回头招呼剧务：“你立马把编剧给我找来，咱这本子原先像温吞水，得改，照着今天的戏路拍下去，准保出彩！”

糟糠之妻

○傅爱毛

张彬出生在豫西的一个小山沟里，家境十分贫寒。师范毕业当了教师以后，状况才稍稍好转了一些，但也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而已，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因了这个缘故，婚姻问题迟迟没有着落，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大龄困难户”。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名叫阿平的姑娘，也是念师范的，而且是大专毕业，文凭比张彬还高一个档次。姑娘呢也是个好姑娘，又温柔又贤惠又懂得体贴人。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人长得丑了点，身段不苗条，脸盘也不漂亮。张彬其人，穷虽则是穷，却是一表人才，而且写得一手出了名的好字。两个人站在一起，就给人一种“郎才女不貌”的感觉。张彬为此心里疙疙瘩瘩的，但想到自己的家境和老大不小的年龄就狠狠心点了头。既是点了头，立马便成了婚。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阿平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谁见了都喜欢。至此，张彬心里的疙瘩才算是平复下去了。

意想不到的的是：随着儿子的到来，张彬的好运道也来了。先是被调到县政府做秘书，后来又县志办做主任，没过上几年，竟然当上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官虽不大，却也算是混出眉目来了。先是把两轮脚踏车换成了四轮小轿车，后又把住了多年的旧平房换成了漂亮的小洋楼。

“接下来该重组内阁，让嫂夫人换换岗了吧？”朋友们聚在一起时都这样调侃他。“咱老张不是那种人。那种缺德事咱一辈子也干不来。”

张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没有让老婆阿平“换岗”，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对阿平都在意。凡是朋友聚会，他总要把阿平带在身边。“男到三十一枝花，女到三十豆腐渣”，此话一点不假。经过岁月的打磨，张彬更加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本来就不出众的阿平却已毫无风景可言，两个人看起来更加不相般配了。作为女人，阿平深知这一点。因此，她尽量避免同张彬一道出去应酬，怕在朋友面前丢了丈夫的分。

不去呢却是由不得她。张彬每次都一定要带着她，固执到了没有丝毫通融的地步。每一次到了饭桌上，张彬都要郑重其事地端起一杯酒来对大家说：“对不起，诸位，请允许我先敬我夫人阿平一杯。我张彬在事业上能有今天，阿平功不可没。别的我不敢说，但有一条可保证：无论我混到哪一步，绝不跟老婆离婚。俗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任凭怎么着，那种抛妻弃友的缺德事咱老张绝对不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侯，阿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他这样说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这样说的时侯，大家便一边称赞

他，一边把目光集中到阿平的脸上。那表情很复杂，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有几分替她高兴，也有几分替她庆幸，还有一些别的什么。阿平说不清楚，总之是怪怪的。每到这个时候，阿平的心便紧缩在一起，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或是贪占了别人的便宜似的，低眉垂首，如坐针毡。张彬则是一脸的神圣和崇高，仿佛救助了一个贫苦的失学儿童。

有一次，张彬在一家酒楼里大宴宾客，几乎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到场了。张彬又一次端起酒杯说：“各位同学，各位朋友，请允许我先敬夫人阿平一杯。”接下来当然还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那几句。同学和朋友们也照例是热烈鼓掌、衷心赞叹一番。对此阿平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阿平没有像往常习惯的那样红着脸一言不发，而是接过酒杯，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说：“各位好。我叫阿平。大家都看到了，我是人如其名：平平常常，少才无貌。这些年来，承蒙张彬不弃，我感激不尽。今天，当着诸位的面，我也敬张彬一杯。饮了这一杯，我们的夫妻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阿平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了早已备好的离婚协议书，请张彬在上面签字。

张彬一时之间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离婚？她阿平凭什么呢？一个普通得如同大白菜一般的女人，坐上轿车，住小洋楼，平白无故享受着部长夫人的待遇，居然要主动提出离婚，她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便是脑袋进了水。大家也都极诧异，纷纷道：“嫂夫人，这是怎么说的？老张到底哪一点对不起您了呢？”

阿平平静地说：“我之所以当着大家的面请他签字，就是

为了要告诉大家：他没有任何地方对不起我，也绝没有坏良心要抛弃我，他绝不是那种缺德的人。是我不想再跟他过下去了。”大家更不解了：“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就不想过下去了呢？”

阿平沉默良久，轻轻说道：“什么也不为，只因为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尊严’。”

老鼠朋友

○陈大超

随着那扇破旧笨重的木门“吱嘎”的一声响，那些老鼠不是惊惶四散，而是从各个角落探出头来，拿眼睛去迎接这个屋子的主人童童，看他又给它们带回什么好吃的；只要见了它手上拎着什么东西，它们就会突然一阵兴奋，然后就一个个油光水亮地跳出来，跑到放在一个墙角里的大搪瓷钵子四周，一个挨一个地将前面的两条腿搭在钵沿上，远远看去，就像某种奇异的花朵。

童童也就露出难得的笑意，走拢去，将手里拎着的装吃食的袋子口儿向下一倾，全都倒进那个足可装一两斤吃食的大搪瓷钵子里。

老鼠们就欢天喜地地吃起来，活像一群逗人喜爱的小猪娃，只是从它们嘴里发出来的叫声，不是“哼”，而是“吱”。吱，吱吱，吱吱吱，这些叫声从油亮亮的老鼠嘴里发出来，使光线阴暗的屋子里，一下子就显得轻松明快了。仰面靠在被子上苦思冥想的童童，反而微闭了双眼来欣赏这些欢快活泼

的叫声。他觉得那一串串一团团的叫声，就像夜空中不时升腾起来的照得人心里猛然一亮的美丽焰火。

童童独自住在这里已经很有些时日了，也就是说，他被朋友们抛弃已经很有些时日了。连家里人也不容他。他就只好住进了这间早已被人废弃的据说早年还闹过鬼的屋子里。一个蒙受了奇耻大辱的人，一下子就对阴暗的处所，对鬼，有了一种亲近感。包括老鼠。那是刚住进来的时候，他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一点不怪上蹿下跳的吱吱乱叫的老鼠。他怎么也想不通，他们竟然如此不信任他——如此轻易地就相信了别人强栽在他头上的奇耻大辱。

见老鼠这么快就完完全全地相信了自己，童童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面对这些老鼠他甚至有了一种倾吐的欲望。奇怪的是他一说话老鼠就静了下来，而且都转过头来睁着小小亮亮的绿豆眼望着他。

童童说着说着就说起了有人别有用心地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事，他就问老鼠：“你们说，你们信不信？”老鼠们先是呆了一阵，接着就一片吱吱乱叫，好像是说：“我们不信，我们不信。”童童一下子就笑了。是整个太阳突然间完整地迸露出来，而不是只有几许阳光从乌云深处挤射出来。他便觉得他又有朋友了，团团围住他的，不再只是无边的冷漠和孤独。他对老鼠就更加有了好感。老鼠们的信任与爱恋，无形中医治着童童心灵中那巨大的创伤。一听见老鼠们那欢快活泼的吱吱吱的叫声，一看见老鼠们围着钵子时构成的奇异花朵，他心中的痛楚和压抑立刻就减轻了。

同时他也坚信，乌云最终是遮不住太阳的，蒙在他身上

的奇耻大辱最终也会烟消云散。只是这一天来得比他预想的要早。于是亲人还是亲人，朋友还是朋友。一切都是误会造成的，误会一旦消除，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样。童童对阴暗处所的感觉，对鬼的感觉，又整个变过来了。包括对老鼠。

不过在告别这所屋子的时候，童童还是给老鼠们带来了吃食。听见门的吱嘎响声，老鼠们照例是从各个角落探出头来，接着一个个就油光水亮地跳出来，高兴地发出一片吱吱吱的欢叫声，或者说是欢迎声。

童童像往常一样，走到那个放钵子的角落，弯下腰，把装吃食的袋子口一倾，将所有的吃食都倒进钵子里。然后他就拍拍手，开始收拾他要带走的东西。看看眼前的这个环境，他觉得人真是不能在蒙受耻辱的日子里生活。“唉，这下好了，再也不需要窝在这里跟老鼠做伴了。”这样想着他就不由得深深地透出一口气来。

这些老鼠们万万没想到，它们最信任的这个人，已经在这最后一钵子的吃食里，放进了足够多的毒药。

一盏台灯

○王保伦

孙光明是监狱监区管教科的教育干事。做这个工作已十几年了。

冬天，监区分来 100 名新犯人，其中有一个囚犯叫金胜，50 岁，罪名是挪用公款，刑期 10 年，捕前是某局业务经理。这是个很傲气的囚犯，他傲气的原因是他当过经理，曾经很有能力，他挣过大钱，也在各种高档场合消费过。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嗤，你们见过什么世面？”还有一个令他傲气的原因是他受过高等教育，念过大学，并且是本科毕业。他动不动就说：“我不跟你讲，我的话你听不明白，都是些什么素质啊！”另一方面，他又极端自卑，因为身份变了。自卑极了的那天晚上，他企图自杀，未成功，住进了医院。孙光明负责对金胜的监护。每天为金胜请医生，找护士。积极配合医院对金胜的治疗。昏迷了三天的金胜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我饿了，想吃馄饨……”

孙光明去外面的饭店给金胜买了一碗饺子，因为医院四

周没有卖馄饨的。

“没有卖馄饨的，买了一碗饺子，你吃不吃？”孙光明温和的问金胜。

“我不吃饺子，我只想吃馄饨……”金胜伸手将饺子碗打翻了，热气腾腾的饺子掉在了病床上。

另一位负责监护的干警生气地说：“你疯了？不吃拉倒，没人侍候你，你犯了罪，还有功？”孙光明收拾好撒在病床上的饺子，转身又出了病房，他在离医院很远的一家饭店，买了一碗馄饨。

吃完馄饨，金胜突然无声地哭了。他拉住了孙光明的手说：“孙干事，我想，你是个好人的。”

隔了几天，病房里只有孙光明一个人时，金胜悄声说：“孙干事，我想研究一项专利产品，我想好了，要把这10年刑期当成学期，多学点东西，尤其是要向你学习做人，做好人。”

金胜说完这句话的当天晚上，情绪稳定正常。次日却一反常态，他又耍起了性子，又哭又叫，大骂护士、医生，还叫喊：“我不活了，我要自杀，活着没意义……”

孙光明大声叱责金胜道：“你自杀就有意义？自杀更没有意义，这个世界少了你一个，不会改变什么，但是我希望你活着，活出希望，活出光明。”

金胜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来看望他的。孙光明觉得，这也许是他绝望的一个原因吧？第二天，他自费买了水果、罐头、食品，叫上妻子和孩子一同前往医院去看金胜。

孙光明剥了一个橘子给金胜吃，金胜接过橘子，默默无

言，泪流满面。金胜出院，回到了监区。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每天默默地劳动、学习。转眼，新年到了。一天，孙光明正在值班，金胜报告走进值班室，望着孙光明欲言又止。

孙光明问：“金胜，有啥事，跟我说，别把话闷在心里。”

孙光明凭直觉感到金胜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明说，便让金胜坐下。

沉默了半晌，金胜缓缓地说：“我想求孙干事给我买一支圆珠笔。我正在研究一项专利产品，把它献给社会，也算是我悔罪的一个表示吧。”

孙光明次日去文化用品商店，用自己省下来的工资一下子给金胜买了 20 支圆珠笔。一回监区，他把圆珠笔递给金胜，金胜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买这么多？”

孙光明说：“我知道你用量大，再说，用不完，慢慢用吧……”

一个月后，金胜又低声对孙光明说：“孙干事，我想求你给买一本稿纸……”孙光明买了 10 本。他将 10 本稿纸递给金胜时，又说：“一时用不完，慢慢用吧，用完也跟我吱个声，我再给你买……”

两天后，金胜又走进了孙光明的办公室。他声音更小地说：“孙平事，我晚上要挤一点时间写几篇稿子，但是，监舍内的灯光太暗了，看不清，我视力又不好，我想求你给我找个台灯，有旧的就行……”

孙光明转了几家商场，终于选了一个适合金胜使用的小台灯。晚上，在台灯下写作的金胜忽然感到视线模糊，那是感动的泪水充溢了他的眼睛……

金胜在他写作的一篇稿件中这样写道：“孙干事给我的那盏灯，虽然小，光线也有些微弱，但它却照亮了我的阴郁狭窄的心房，照亮了我今后奔向新生的路途，不止这些，这盏台灯，还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希望。我想出监后做个好人，就像孙干事那样，给别人温暖和光明……”

奥 秘

○马金章

刘乡长年轻有为，更可贵的是他为政清廉，这使他在众人中享有很好的口碑。他们断言：刘乡长还得往上走哩。

刘乡长也想往上走走，在更大范围内施展一下拳脚。

几次干部考核，刘乡长都被群众一致推荐为副县级干部，可政绩声望远不如他的几个乡镇干部上去了，刘乡长却没动。不少人就为他打抱不平。刘乡长表面上倒没显出什么，心里却不平静：年久生积怨，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再好的人缘也会生出些是非，一个职位一个坑儿，你趴窝不动，别人上不来，昔日与你同船共渡的人也可能成为政敌的。他想若自己再上不去，下步也得平调一个地方给别人让让路。

又一次干部考评要开始了，刘乡长的大学同学万鹏是这次考核组的成员。几个热心的朋友认为有关系不用是傻子，他们就将万鹏请了来。万鹏听了他们分析的刘上不去的原因之后笑笑，对刘说，你虽身在官场，却没揣摸透其中的真正奥秘。

万鹏是市委书记的秘书，可谓见多识广。刘乡长琢磨官场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既然老同学知道这奥秘，他想他定会暗中相助的。

考评结束了。刘乡长向万鹏打听群众推荐结果，万鹏说推荐票不少，但有人反映，你开有小金库，招待上级超标准……刘乡长听了气得险些背过气去，他向万鹏表白，这纯属于虚乌有的事，老同学，你还不相信我的人品吗？升官不升官是小事，保持名节可是大事。我做的事，都是经得起调查的……

万鹏劝他，你不要急，有个对立面也很正常，再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刘乡长急了：常在河边走，就不允许不湿鞋吗？

万鹏只是笑，不再理他的碴儿。

刘乡长感到很茫然，就在他认为晋升无望时，任命他为副县职的文件下达了。

万鹏上门为他道喜，他十分感激地说，要不是老同学主持公道，我往上走不动不说，还得背个黑锅哩。

万鹏哈哈笑了说，你平时坚持原则，清正廉洁，群众称你为“包青天”，可前几次为什么没提上去？群众是都拥戴你，但班子的一把手是选左膀右臂的，你是包青天，选你进了他的麾下，不等于让他抱了颗定时炸弹？告诉你吧，我不仅没给你美言，你的那些问题，还是我编排的呢，这也算是形象策划吧。

刘乡长听了惊得一时目瞪口呆。

大哥的心愿

○沈祖连

大哥今年六十有九了，膝下早已儿孙满堂，按说他这辈子虽然从未富足过，可年年难过年年过，该娶的媳妇娶了，该盖的房子盖了，该养的孙子养了，正可谓功德圆满了。

大哥奋斗了一辈子，有大半辈是演木偶白戏。那木偶戏虽然是下里巴人，可演起来得熟读所有的演义。什么三国西游隋唐封神说唐说岳三门街大明旗五虎平南燕王扫北慈云走国柴江谏君火烧红莲寺乾隆下江南，翻来覆去，大哥不知读过几遍了。大哥在找读这些演义中，偶尔读到了一本族谱，是我们沈氏的族谱。大哥一读便不可收拾，一遍又一遍，竟然把族谱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遇上我们沈姓的人，只要你报个名字，他便能马上推算出你是始祖以下几代几世，被村人称为活族谱。

不过大哥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是那族谱上的一段文言文：我沈氏姬姓之后已历千百余年无可稽考惟吴兴郡名则本于春秋列国时沈约八咏高风至今瞻仰其总祠在浙江省西湖郡之竹

墩凡子孙之散在四方者不少。既然祖上是杭州西湖人，却为什么要迁到这南国边陲来生活？大哥是百思不得其解。问我，我也说不出其所以然来。我注重的是现在怎么奋斗怎么生存。想老祖宗当年的举家南迁自有他的道理，至于是为了什么，我没有兴趣去推敲去研究。他就是来这里做官，或是因犯案潜逃而来，也并不能福荫或影响远在 20 代外的我辈了。要想获得富足，少花一点脑汁，少出一分气力，或者脑子花得不对路气力出得不是处都是不行的。可大哥却钻进牛角尖去了，他立志要亲往一趟杭州，且要到竹墩村去寻根问底，问出个所以然。不过杭州之途有千里之遥，不是说要去便能去的事，没有个三千两千是去不了的。

大哥便开始积攒，他做木偶戏得来的钱，一分不花地攒了起来，两三年来看看也积得差不多了。大哥正在为杭州之行作最后的准备了，偏偏这时，大嫂病了。大嫂这一病却是不轻，直到把大哥去杭州的钱一分不剩地花光了，然后才撒手西去。大哥是欲哭无泪，望天长叹：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大嫂死后，大哥去杭州的愿望更加强了。他想靠一元一角地攒，恐怕到老了也攒不足这笔经费，自古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可本分的大哥偷不得抢不得骗不得，哪来的横财？

一天上街，遇上卖奖券，大哥眼一亮，摸奖可好，所花不大，希望却大，用两元便可博个十万八万。于是大哥便走上了摸奖的漫长道路，只要知道哪里有摸奖都去，开头是自定义规矩，每次只摸五张，十元。大哥老摸不中，便又觉得五

张太少了，说不准是第六张得中，而你又偏偏不摸了，岂不可惜？因而大哥每次都管不住自己，直到把所有的钱都摸光，才依依不舍地回家来。

如此这般，大哥不但横财发不了，更是不名一文了，离自己的愿望越去越远了。

这几年我在城里做了些生意，因为顺手，竟也小有成就。这天回来，见大哥捧着那本族谱在流泪，我知道大哥要去杭州的心愿还不泯灭，便掏出两千元交给他。

大哥手颤颤地接过钱，语无伦次地说，大哥真无用，大哥是老了，七弟你伟大，是你替我们沈家办了这件大事，我代列祖列宗谢你了。

匆匆地我便又走了。

过几天，我又回来。一眼看见大哥还在，便觉得奇怪，大哥，怎么还未出发，是买不到票？

不是，七弟，我正想跟你说，你老侄办个鸭场，正缺资金，两千元我都给了他，这不，都写有借条给我了，等年末有了收成再去。

可年底冷了不好去。

年底要冷，就等明春吧，看不到断桥残雪，苏堤春晓正是时候呢。

这个大哥，要这样，我想那心愿恐怕是这辈子也圆不了。

图 兰 朵

○华 凯

半夜里，弟弟从北京打电话来把我吵醒。我以为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可他却说：“哥，我看了一出戏……”我没好气地打断他的话：“明天再说吧，我现在要睡觉。”弟弟说：“看完戏太兴奋了，睡不着。”我说：“你睡不着我睡得着。”弟弟很不情愿地说：“好吧，回去再跟你说。”

弟弟比我小两岁，我弄文，他从商，结果我穷，他富。富了的弟弟有点狂，爱出风头，花钱大手大脚。我常常替他心疼。

第二天，弟弟坐飞机从北京回来。一回来他就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别墅去。当我走进那座依山傍水的别墅时，看见弟弟的屋子里已经宾朋满座，都是平日追随他左右的人。

弟弟说：“我是专门坐飞机到北京去看戏的，瞧，这是往返机票。”他把机票递给我，要我看。我假装看一眼，就递给别人。别人看得很仔细，每一个人看过后，都称赞弟弟了不起。

看完机票，弟弟又拿出一张纸片，握在手心里说：“这是戏票。你们猜，看一出戏要多少钱？”有人猜 50 元，有人猜 100 元，最后一个人咬咬牙说：“500 元！”弟弟摇摇头，摊开手掌，很不屑地说：“你们自己看。”大家拿过戏票一看，惊叫起来：“哇，两千元！”弟弟在众人的惊叫声中灿烂地笑了。

看完戏票，弟弟又拿出一张戏剧说明书说：“这张说明书是花 200 元买的。看，印得多精美。”大家接过说明书，啧啧称奇，纷纷请弟弟介绍看戏的情况。弟弟笑一笑说：“这出戏是张艺谋导演的。张艺谋，知道吗？世界级导演。剧场设在故宫，场面极其宏大。那地方，从前是皇帝居住的。观众都是全国著名的专家和大款，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这样的档次，绝对空前，十有八九还会绝后。能看到这出戏，真是三生有幸，人的档次一下子就上来了。”

大家听得心驰神往。有一个人说：“如果给我去看这么高档次的戏，看完立刻被拉出去枪毙，我都心甘情愿了。”我疑心他是故意讨弟弟欢心。弟弟被捧得轻飘飘的，他陶醉地说：“我要把机票、戏票和说明书裱在一起，装进镜框，做永久的纪念。”众人拍手称妙。

我觉得该给弟弟泼点冷水，就故意问他：“你看的是什么戏？”弟弟说：“说明书上写的有嘛。”我说：“我刚才没看清楚，你告诉我。”弟弟想了想，居然想不起来了，沉吟着说：“好像叫什么朵吧？反正有个朵字的。”众人赶紧帮弟弟看说明书，一齐告诉他：“叫《图兰朵》。”

我又问弟弟：“你花了那么多钱去看戏，怎么连戏名都没记住呢？”弟弟搔搔头，很老实地答：“那是一出外国戏，我

一看就烦。”

我的心又疼痛起来，为弟弟，也为《图兰朵》。

永远的感激

○草 章

一到深秋，白天便明显的变短，也不过才晚上七点钟的样子，外面已经全黑了。秋高气爽，高远的蓝天上已星光闪闪。高福林一家三口正在一幢单身宿舍楼二楼的一个单间里共进晚餐。在这幢楼的二层里属于他的房间，一共是三间，一间是正在进餐的厨房兼作饭厅，一间是卧室，另一间则是他的写字间了，这是领导对他的特殊照顾。

高福林大学毕业后分到一个乡镇中学任教多年，他的爱人就是那个乡镇的小学教师，两口子相亲相爱，生活清贫而淡雅。乡镇没有什么娱乐设施，课余、假日小夫妻常常到田间小道上散步，时间久了也自视为一种乐趣，把原来当大学生时的好高骛远、雄心壮志也都收起了大半，反有了终老林泉之下的想法。只是闲下来仍没忘记动动笔墨，写一点各种各样的长短不一的文章，自古文章中试官，一则他本就学的中文，在校又是个社团的领袖，二则他的运气不错，几年下来文章见于报刊的也有了不少篇数，于是被一位领导看中了，

于是才有了今天。夫妻俩被调回市里，在一个不小的单位里担任一把手的秘书，对此高福林能不感激领导吗？

咚咚咚，有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竟是领导来了，夫妻俩赶紧站起来让座，对小女儿说，叫爷爷。领导方面大耳，看面相很和善。论年龄比他也大个十来岁。领导落座后，闲话了几句，也不过是些关心生活方面的话，诸如解决住房问题啦等。夫妻俩都是从乡下来的，对目下居住的虽非正式的几室几厅的家属院的格局，却连连说：“这就好着哩。”尔后领导终于话入正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汇款单说：“这是那家刊物把稿费寄来了。”每当这种时候，高福林总是不好意思的。领导反说：“辛苦了，再说我的日子总比你过好些。”

送走了领导，回屋后，高福林才细看了一下那张汇款单是一百五十元，这是他最近为领导“捉刀”的一篇半论文、半发言，在一次会议交流后选登的。除此之外，还有四篇较为专业的稿子分别也在报刊上登载，所以算来，今年领导上半年已是第五次登门给他送稿费了。领导是个很重视名望的人，他要让同僚知道他是个政治业务一肩挑的领导，所以他独具慧眼，把一个笔杆子从乡下调上来为他“捉刀”。他不像其他领导那样让秘书拿包、提水、端茶，或做一些家务劳动。他很尊重秘书，从来不指指派派地让秘书干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一个小包自己拿不动？一杯茶水自己端不了，他认为这纯属一种臭显摆，是不懂得尊重人。他用高福林作秘书主要是用他的头脑。

领导每给高福林送一回稿费，高福林两口子就感激一次，感激之余高福林就开始构思下篇该给领导在什么报刊上写一

篇什么文章了。几年下来，高福林一天粗略的回顾了一下，总数已不下几十篇了，他也曾暗想，这些自己亲手做的文章，如果所有权归自己的话，收一本集子应当是不成问题的，这难道不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的正当追求吗；再说这个单位行政事业混编，有一本书而且自以为是一本很过得去的书，对今后的职称评定会有相当的作用吧？

高福林想到的，领导也想到了。领导决定把这几年散见于省内外报刊上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出后，领导又设私宴招待各方领导、名流，也给高福林下了大红请柬，夫妻俩又是一阵感激，只是在宴席上酒喝多了，回到家后又哭又闹，他骂领导是贼偷了他的成果，他说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的，却怎么写上他（指领导）的名字！爱人吓得把门关紧，用手捂住他的嘴说：“你不要胡说，领导待咱这么好……”第二天当他酒醒后，爱人把他晚上发酒疯说的话告诉他，他听完出了一身冷汗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我从内心里感激领导。”

领导因出了这本集子，果然声望大增。不久又因这一本专著而评上了高级职称，真是双喜临门。但领导并没忘记高福林，他为他争得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楼层好，水、电、暖，一应俱全。

家大了，没有东西显得空荡荡的。领导出书的稿酬汇回来了，是三千五百元，数目不大也不小，机关人都吵着要吃领导，领导说：“不请了。”他给了办公室一部分钱，让买成食品、香烟分发给各科室，让趁开会时发给大家

高福林搬到新家后不久，领导第一次登门了，他看了看这空荡荡的房子说：“你也太清苦了。”又坐了一会儿，领导

说：“这次出书的稿费我就不给你了。”

说到这里，高福林急忙说：“不，不，不。”这“不”，不知是说不要，还是不该要，还是不能这样。

领导听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发票说：“福林，我给你买了一套家具和一张双人床，给小玉梅（高福林的小女儿）买了个电子琴，你照发票上写的地址，抽空去让他们给送回来。”高福林两口子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只一个劲儿地：“这，这这，这这怎么能行呢。”领导说：“这是你应该得的，这是这本书的稿费。”

领导走了，高福林两口子看那家具和床是三千元，电子琴五百元。看着这两张发票，高福林的爱人，激动不已地大声叫着福林的名字说：“高福林，咱要永远感激领导。”

高福林虽然没有回答，但心里在想着最近又该给领导写一篇关于哪一方面的文章呢。

嫂子

○李 潜

嫂颤巍巍地削肩抖出大门外时，母亲正揽着小侄蹲在门槛上抹眼泪，父亲蹲在墙角一支又一支地抽烟。而哥正在灯红酒绿的羊城追寻浪漫的都市爱情。嫂哀伤的眼睛像一个黑洞，望不到底。

嫂的娘家就在村西头。嫂并不漂亮，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温顺女人。哥是村中小伙最帅最权威的，嫂在少女时代就梦想自己温柔的船能驶进哥宽阔的河里。哥很骄傲，从未正眼瞧过黄头发、默不作声的嫂。但婚姻大事由不了哥，母亲看中了嫂的勤劳，说李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找个孝顺媳妇，只要模样过得去就行。于是，嫂一夜之间从一个贫苦的灰姑娘变成了穿华丽舞裙和水晶鞋的公主。

订了婚，哥依然满世界闯。一年半载回家一次，然后例行公事般给嫂捎些衣服。这时，嫂不漂亮的脸上就会闪出两片红晕，格外动人，满脸的陶醉让人羡慕又心疼。在母亲的催促下，哥嫂准备结婚，迎娶那天，嫂徒步到我家。嫂的想

法很简单，走着过去，日子过得实在。第二天，嫂就脱下新娘装熟练地围着灶台忙活起来。村里人都夸，你家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咋娶了恁好的媳妇。父母乐得眯起了眼，我分明看见哥的眼里闪出放荡不羁的冷漠。

婚后，哥又在嫂的世界外寻梦。嫂却把自己的命运和夫家联系在一起。那几年，农村经济不发达，嫂就包了十多亩地，起早贪黑摸索。妈有骨质增生，行动不便，里里外外都是嫂操持。嫂从不和年轻媳妇说长道短，闲下来，会睁大眼睛望着南方发呆。哥的信很少，偶尔捎带问嫂几句。嫂总是心满意足地咀嚼着每个字的分量，尔后幸福地忙活着。女人就那么容易满足，她什么都不图，就图几句贴心话，总是被点滴的幸福包围着，又热气球似的膨胀自己的快乐。

哥一去就是几年，很少往家寄钱。高考前夕，我家的车撞伤了人，巨额的医疗费使家中一贫如洗。嫂没让告诉哥，怕哥在外面难受。我回到家，景象十分惨淡，嫂又去窑厂干活了。我去看嫂，嫂高兴地 from 窑洞钻出来，满头煤灰，乍一看像老太婆，鞋也磨了两个洞。嫂一把拉起我：“小妹，走！今晚嫂给你包饺子。”随手又塞给我一些零钱，上面沾满了灰汗。我的心一阵发痛，很想哭。

嫂很孤独，喜欢有文化的人，爱让我给她讲小说。我时常讲些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给她听，也讲些传奇和演义。动情之处，嫂的泪就像六月的暴雨泻了下来。有一次，我讲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时，嫂若有所思叹道：“你哥一出门就把我忘了。”

哥的爱情故事是从同乡那儿听来的。家里一片沉闷，父

母整日唉声叹气。嫂依旧默默干活，脸却迅速瘦了一圈。我劝嫂去寻哥，可嫂说，她撇不下这个家，况且人回来了心没回来还不一个样。最终，嫂还是千里寻夫去了，很有些悲壮的意味。我送嫂上车，嫂紧握着我的手说：“小妹，要是我做不成你嫂，以后还是你姐，将来有本事能记着嫂就行了。”我无言深深低下了头，在整个世界面前，为哥愧疚。

结局是必然的。哥要去寻梦，嫂却是个农村女人。嫂离开我家那天，什么都没带。父母极力挽留嫂再住几日，可嫂心意已冷。之后，嫂又去了广州，又听人说嫁到了新疆。我辗转打听嫂的下落，最终也没有结果。

可我想：嫂一定在某个角落平静而幸福地活着，因为嫂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自助餐

○丁肃清

荣涛开完会已经差一刻十二点了，一出门口就碰上几张年轻的笑脸。其中一个说，荣老师，我们几个请您吃饭。

说话的人叫李岩，上学的时候荣涛教过他们的哲学课，接触不算多，只知道他是学生会干部，现在在一个镇里当镇长，其余几个，也分别在县直机关里工作。大家都说，今天是教师节，想请老师聚聚。

荣涛说，哦，就是。上午自己还到学校里慰问老师们呢。学生们也来给他过教师节，让他又想到了自己也曾是老师，让他感到兴奋不已，在市委机关干了几年，现在被派到这个县里当县长，学生们也算是贴近的人了。他说，正想和你们叙叙呢，今天我请客，到我家里去。

李岩说，老师说哪里话，这不就本末倒置了？您是我们的根。该我们请您，饭店都定好了，大豪门。

于是他们就来到大豪门。李岩吩咐服务员，开 206 雅间，订好了的。

荣涛说，我看这样吧，就自助餐，在大厅里热热闹闹的好。学生们拗不过，只好吃自助餐，大家给荣涛敬酒：为荣老师教师节愉快干杯！

荣涛心里高兴，在这里谁都县长县长的称他，到底还是听人喊他荣老师亲切。

大家回忆校园旧事。荣涛四十多岁了，怀旧已成了一种幸福。他说，你们上学的时候啊，都还毛孩子呢，现在都是骨干了，咱们县经济发展就靠你们年轻人做主力了。李岩说，这得力于老师的栽培，老师当年讲的哲学观点是种子，我们是种子发芽。

荣涛说，我这半辈子最快活的时候，是当老师那会儿。现在啊，实事求是说，累，心累。他说着就把一杯酒喝干了，学生们也都干了。学生们给他夹菜，热情洋溢，不知不觉已过了很长时间，桌子旁空了好几个酒瓶。李岩吩咐服务员换火儿，炉子里的蓝火苗又腾腾地旺了。李岩端起酒杯敬酒，荣老师，我喝三杯，您意思意思就行。说着李岩就喝了三杯酒。李岩又说，荣老师，做事和喝酒一样，平时您说句话，我们就赴汤蹈火。

又有人说，师生如父子，我们还得您来管着呢。

荣涛很高兴，心想，打仗还需父子兵，师生不是父子，又真和父子差不多，这是他在县里工作的基本力量，亲近，不需要有戒心。大家又向荣老师敬酒，荣涛的脸喝得像一块红绸缎似的，和这些学生们喝酒，也用不着有戒心。

荣涛的酒杯刚刚端起来，眼神儿突然一亮——哟，老同学！说着径直向厅内的一个角落走过去，与一个瘦瘦的男人

握手，很长很长时间地握着。

大家也一起走过去。李岩握住那位瘦男人的手说，区老师，没想到您也在这儿吃饭？和谁一块儿啊？

区老师说，就我一个，今儿教师节，家属也没在，图个省事儿。

荣涛说，李岩，区老师是你的班主任吧？李岩说是。荣涛说，你们才是正宗的师生呢。

荣涛把区老师让到他们的餐桌上，加了餐具，他说，咱们是老同学了，又是六年的同事，六杯吧，六六大顺。他们一口气喝了六杯酒，大家也都向区老师敬酒，区老师也没有推辞，一口气喝了一圈儿，眼神儿都发直了。他说，荣县长……

荣涛一下子握住他的手，说，你怎么也叫我县长，我们是什么交情啊？

区老师想叫他的名字，可舌头打不过弯儿来，荣县长，看看，看我，就这么叫吧，荣县长，我是李岩的班主任，对，还有他，他指着另一个学生，都是我得意的学生。

荣涛说，活明白了，还是师生间的情分。我刚来到这个县，就体会出来了。想必是你的体验更深，你们在一个县里，常见面吧？

区老师说，见面不多，都忙，六年前咱见过一次，是吧李岩？他们几个，毕业后是第、第一次见、见面。

区老师对荣涛说，我、我见到他们心里就高兴。他凑近李岩的耳边轻声说，你们找荣老师有事儿说吧？今儿是个机会。说完端起酒杯，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干杯。

几个学生都向区老师敬酒，同时也向荣涛敬酒，荣涛说不喝了，到上班的时候了。区老师说，就、就是，他对几个学生说，县长忙，咱们，别、别耽搁了正事。你们等、等等，我去方、方便一下。说着摇摇晃晃地离座。

区老师好大会儿没有回来。李岩说我去看看区老师，就先到了柜台那里结账。荣涛看见了，走过去抢着结，服务员说，你们的账结过了，是刚才那位瘦瘦的先生结的。大家面面相觑，好像有许多话要给区老师说。可区老师已经走了。

与花交谈

○薛 涛

晚春的一个中午，老人又在阳台上坐着了，仍不时地说着什么。她向着阳光，布满皱纹的额头闪着光亮。女孩想，她一定在跟阳光说话。

看见女孩，她的眼睛马上明亮起来，然后朝向里面的房间喊道：“快点给我起来。这幢楼里你起床最晚。”可是里面并不回答，老人就笑着叹口气，“都中午了。”

女孩想，她一定有一个懒孙子。她真想认识一下那个喜欢睡懒觉的男孩。

女孩的父母一直在闹，起初是分居，最后是要离婚，战争漫长而持久。起初家里很吵，闹着闹着反倒清静了，经常剩下女孩，独自守着这份儿“战争”间歇的宁静。

这天上午，女孩太闷了，冲出楼，跑到了郊外。她走了一会儿，再抬头时，面前是一片草地，稀稀拉拉点缀着几株淡蓝的花儿。女孩在一株花儿旁躺了下来，躺着躺着就变轻了，风一来，她都能贴着草地飞了。临走，她狠狠心，轻轻

拔走了几株。她要把这片“草地”带回家。

女孩买了花盆和土，把花栽到盆中。这一切女孩都是在阳台上做的。她正认真地做这些时老人就到阳台上来了。

“孩子，”老人朝女孩招招手，“把花给我一株，行吗？”老人像孩子一样哀求道。

女孩愉快地点点头，把一株花儿轻轻递过去，她怕抖掉根上的泥土。老人同样轻轻接过，孩子一样笑着。

中午快过去的时候，两盆淡蓝的花儿把阳台点缀得像天堂一样。风一来，淡淡的清香一直飘进室内，整个房间都成了天堂。

女孩要去房间看电视了，把花儿留在阳台上。老人还在摆弄着她的花儿，一边说着什么。女孩想，那男孩有这样一个奶奶可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女孩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她的花儿。淡蓝依旧，花香却消失了。仔细看，有点蔫了。女孩意识到不太妙，赶紧舀来水，猛浇。那边，老人早就在阳台里静静坐了，对着花盆讲述着什么。老人朝女孩招招手：“看，我的花儿长得多好！”

又一天早上，女孩刚走上阳台，惊得大叫一声。她的花儿已经完全蔫了，所有的叶子都向下垂着，就像一个挨了老师批评的孩子。女孩把它扶起来，可一松手，它又低下头去。女孩赶紧又浇水，伤心地蹲在花盆旁边等待奇迹发生。老人也到阳台来了，只把一勺水浇到花盆里，说：“喝点儿吧。”女孩能嗅到正有一缕清香从那边飘过来。望着老人那盆鲜活的花儿，女孩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的花就能活下来，而

自己的却要死掉呢。

老人看看她，说：“我都知道。”

女孩支吾着：“它，活得太不好……”

老人说：“光浇水不行，你要经常同它交谈。特别是晚上，没有阳光，你要陪它，坐旁边同它交谈。”

女孩明白了，原来几天来老人“唠叨”是在跟花儿交谈。

老人继续说：“它本来在草地上同许多花儿在一起，现在到了城里，光是寂寞就能让它死掉。”

女孩认真听着老人的话，当时她并没有完全听懂。那天中午，她把她的花儿又送回郊外，重新栽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女孩轻轻地在那里躺下来，让阳光晒着她的额头。不久，她竟听见了噼噼喳喳的问候声……女孩从倾听中清醒过来时，太阳已经西斜。她坐起来，确信刚才是听见了七嘴八舌的交谈。当她低头看那簇野花时，奇迹出现了：那株花儿已经直挺挺地站起来了。女孩兴奋得在草地上狂奔。

女孩把这一切告诉老人，并问：“难道花儿真的能交谈吗？”

老人神秘地“嘘”了一下，“轻点，它已经肯跟我交谈了。”

女孩就静静地望着眼前这株花。刚才它好像确实抖了一下。

老人活了 97 岁，她离去那天人们才弄清楚，她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可是，她惟一的亲人——17 岁的儿子死后，她仍继续活了 56 年，靠的是什么，人们就弄明白了。

这个，也许只有女孩最清楚。那时她已经在了一所特殊的

学校上班了，每天跟一群患“孤独症”的孩子在一起。她爱他们，他们也爱她。

英 雄

○老 海

我挤上了这趟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

满地跑的是空“面的”，可人们还是爱挤公共汽车。不是爱挤——而是车价便宜。由此看来我国还是一个“穷”国，也许说“发展中国家”更为适宜。

一上车，我就转动着脖颈，目光在每个乘客的脸上扫描。在别人眼里，我和小偷无异。我当然不是小偷。小偷的目光是搜索别人的口袋，而我的目光是照射别人的脸色。这就是质的区别。说白了就是，小偷是看哪个人兜里有钱，而我是看哪个人更像小偷。

别误会，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心理学博士，更不想当见义勇为的英雄，我只是想把小偷“挖”出来，再“敬而远之”。自从那年回家过春节在公共汽车上西装被惨不忍睹他拉开一个半尺长的口子，二百多元钱不翼而飞后，每上公共汽车，我就开始练“火眼金睛”。

我现在一眼就能从人堆里把小偷“挖”出来。其实稍加

注意就可以识别。毕竟是小偷，他们的行动和目光与老鼠一样鬼鬼祟祟。

那次，一上公共汽车，就看到一个眉眼不正的人，我回避到一个最佳位置向他观察。果然，不久他就向一个乘客下手了，现在的人早已被小偷偷怕了，钱不放在外袋已是常识。我看到小偷从兜里摸出刀片儿割那人的内袋。我是不想当见义勇为的英雄，可人还得有点正义感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坏人干坏事。

我走过去，刚要伸出手拍那小偷的肩膀，我的胳膊被一只手抓住了。一个大个子青年突然横在我的面前，怒视着我。我从他抓我胳膊的袖筒里看到了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

我的脸是红了还是白了？我看不见。肯定是白了。正义被邪恶吓倒。我退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到下一站，两个小偷下了车。车又重新开动时，猛听那人一声惨叫：“我的钱，我的兜叫小偷割了，八百多元哪——”那人一脸惊恐地环顾左右，“谁看见小偷了？”有人告诉他，小偷早下车了。那人哭了起来。

我知道小偷还有一个“同谋”没下车，那就是我。

这成了我从不言人的耻辱。

今天这趟车上依然不祥。我一上车就从众多的好人中间“揪”出了这两个“坏蛋”。然而，这两个坏蛋见我瞅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回避，反而大摇大摆地向我走来。尔后，他们用匕首抵住我的脖子：“把钱掏出来！”

天哪！社会真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连小偷也从暗偷直接“进化”到了明抢。有什么办法，中国不是有句俗话“破

财消灾”吗？我把兜里的钱乖乖地掏出来交给他们。

“就这十几元钱想糊弄我们？再掏！”坏蛋吼道。

“没有了。”

“掏！”那俩坏蛋显然不相信我兜里只装了十几元钱。我感到腹部那儿尖锐的压力。

天地良心！我的兜里真的只有那十几元钱，自从有了那次“深刻”的教训后，不是出远门，我从不多带钱。可我能向他们解释吗？解释他们相信吗？我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不掏钱就得挨捅。掏钱，又确实没有。

我被逼到了绝路上。

往前冲是死，不往前冲也是死。与其说不往前冲等死，还不如往前冲去换一条生路——成语“破釜沉舟”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我恼恨交加，热血上涌。我拼足了力气，挥拳向他们打去。同时大吼一声“日你妈——”

也许我那一拳用力过大，那俩坏蛋的刀子不仅没有捅过来，反而被我打翻在地，一下子小了下去，最后竟缩进人缝里不见了。

与此同时，我也被我自己“喊”醒了。我睁开眼，除了浓厚的黑暗外，早已没有什么公共汽车。许久，房间里的什物才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我才知道我还躺在床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小偷和坏蛋并不可怕，我的梦是这样告诉我的。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先“怕”了。所以，邪恶才不会销声匿迹。你看，我那一拳打去，两个小偷立刻就倒地变小了。

那一刻，我感到真英雄。遗憾的是——在梦里。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当英雄的机会。

富翁贾

○谢明洲

富翁贾就住在附近公园的北邻，那里东西一字排开六七座二层别墅式小楼，独家独院，每户都备有停车房和锅炉房。八十年代末，富翁贾花去很大一笔钱买下了其中的一座，居住至今。富翁贾有一辆加长林肯，每个房间都装有空调，总共九台，仅此就可见富翁贾的钱“气”之足了。

然而，不少的人还是叫他做“假富翁”。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富翁贾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没有“富翁派头”，而是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先说富翁贾坐车。富翁贾的公司在市区的经四路西段，距离居住的别墅区不能算不远。如果开着他的林肯，一刻钟便可抵达。可是，他开着车上班的时候还真是不多。只要时间来得及，富翁贾一准去挤公共汽车。小区的34路车是开往火车站的，富翁贾只能坐到大观园一站。到了大观园，他并不再换其他路的车，而是沿着经四路一直步行到公司。如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没车坐的人渴望有车坐，梦寐以求着

“以车代步”；而富翁贾这个人偏偏有车不坐，十分顽固地“以步代车”。他说，我已年近五旬，身上的许多零件开始出毛病了，不注意不行啊。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迎送客人；二是公司员工特殊需要。凡是外地有客户来公司联系业务，不论其官位高低权力大小，富翁贾一律平等对待，均用他的林肯车前往机场或车站迎送；每遇自己公司的员工或员工的子女结婚，富翁贾都要派司机开车加入迎亲行列，并且一定带上红包亲自到场道喜祝贺。

再说富翁贾的生活饮食。本来富翁贾是嗜烟成性的，最厉害的时候一天要吸掉三包半烟。除了躺在床上睡着了，醒着的时候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富翁贾抽烟，只要认准一个适合自己口味的牌子，就一直抽下去，很少“改口”。据说到戒烟为止，他就抽过三种烟，其中，“金钟”牌六年，“黄果树”牌八年，“熊猫”牌七年零三个月，富翁贾把烟戒了。他说，迎接新世纪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戒烟以后，富翁贾对喝茶有了一些讲究，经过多方咨询请教，他彻底改变了一年四季只喝茉莉花茶的习惯，制定了“夏绿冬红”的原则。夏天喝绿茶可清热祛暑，冬天喝红条可保暖祛寒。如此利于身体，何乐而不为之？富翁贾滴酒不沾。对碳酸类饮料亦极不感兴趣。说到饮食，富翁贾更无太多的挑剔，他生平最爱吃的有两样：一样是猪头肉，一样是花生米。

另外还要说一说富翁贾娱乐以及业余爱好方面的事。富翁贾知道自己五音不全，所以他很少光临夜总会或歌舞厅这些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为了公司的事情需要出面应酬，每逢遇有这种场合，富翁贾就提前通知夫人做好准备，连涂什

么颜色的口红梳什么样式的发型，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戴什么质地的首饰，洒什么香型的香水，他都一一交代得清清楚楚。在夜总会或歌舞厅里，富翁贾从来不叫那里的小姐陪客人跳舞唱歌，而总是让自己公司的年轻女员工参与服务娱乐。这样他就只交房租和饮料零食费，而把小费（富翁贾说那是加班费）发给公司参与活动的女员工。至于自己的夫人，富翁贾也是按照原则办事，同样付给“小费”。他说，在这样的环境，妻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温柔，体贴，大方，美丽，给你一种陌生又亲切的感觉，给你一种诱惑力；况且她也付出了劳动，当然应该给她报酬。体育方面富翁贾没有太多的爱好，偶尔也去体育场看一次足球比赛，那是应“公司员工球类协会”的邀请，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富翁贾惟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漫画。他收集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漫画书刊，还剪辑了好几册漫画作品。听朋友说富翁贾对当今著名的漫画家多有研究，不只是艺术风格，就连一些漫画家的生活嗜好、人品性情、说话方言都了如指掌。他只订漫画、幽默类报刊，诸如《讽刺与幽默》、《中国漫画》、《漫画》、《幽默大师》、《喜剧世界》、《儿童漫画》等，对于省城的几家报纸，富翁贾只买刊有“漫画专刊”的那一期。

富翁贾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富翁贾到菜市场买菜总是傍黑天去，因为那时的菜价格最便宜；又比如，富翁贾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那一天，富翁贾一定要去看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这个人是他 30 年前在一家工厂学徒时的车工师傅。“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他不仅给老人送去年货，还总给老人留下 2000 元钱。

关于富翁贾的故事，我多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这位朋友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曾经为富翁贾的公司做过一些策划业务，交往多了，便也成了朋友。有一次，朋友从我这里借了一本《中国漫画史》，又把它转借给了富翁贾，富翁贾见到这本书喜出望外，爱不释手，脱口说道：是谁收藏了这么好的一本书，我发给他一万元奖金。奖金当然没有发到我的手，即使真的给我，我也不会要，富翁贾对书的那一份痴爱，已经让我深深地感动了。

到今天为止，我还不曾与富翁贾直接打过交道。有一天的黄昏，我从舜玉公园穿过，行至富翁贾的楼前时，遇见一位西装革履的人正在俯身捡拾一棵路人丢落在地上的芹菜。当时我并未介意，就听路边的一位老太太说道：那就是姓贾的百万富翁。不由得心里一惊，尔后慨然长叹：他就该是百万富翁啊。

一人酒吧

○王海椿

一人酒吧可以说是这个城市里最小的酒吧，也是最有特色的酒吧。老板既是厨师又是服务员。更独特的是每次只接待一位客人。进来一位客人，门口便挂上一块“有客”的牌子，下一位客人需等里面的客人走了才可以进去。

酒吧门面不大，里面的地方也不大，没有餐桌，只有一个三四米长的吧台。吧台后面靠墙的立柜里摆着各种饮料、酒还有香烟。吧台前只有一张高脚圆凳，客人来了，就坐在高脚圆凳上喝酒，吧台就是餐桌。

酒吧的老板叫小文，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来这里消费的大多是些寂寞的、孤独的、忧伤的男人，他们不喜欢闹哄哄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边喝酒边欣赏忧伤的萨克斯，当然也可以和漂亮的女老板聊天。

这天晚上，快打烊的时候，酒吧里来了客人，是一个年轻人，穿着竖起领子的风衣，领子里的面孔很白净，有几分帅气。

“朋友要酒还是饮料？”小文站在吧台里朝客人微笑。

“来瓶二锅头。”客人点燃了一支烟。

小文上菜，拿烟，当她打开瓶盖欲往杯中倒酒时，客人手一摆说，不用，便端起酒瓶，咕咚就是一大口。

客人并不和小文说话，只顾喝酒。片刻工夫，客人手中的酒瓶已空了。

客人一只手向风衣里伸去，对小文说：“结账！”

小文把吧台下面的小抽屉抽了出来，里面是一天的营业款。她把钱往吧台上一倒，对客人说：“拿走吧。”

小文的举动很出客人意料。

风衣里的手已经握住了刀柄，掏出来的却是打火机。客人点燃了一支烟。

他是个抢劫犯，喜欢玩刺激的。他喜欢看到被抢劫者恐惧的样子，以及尖叫或哀求的声音！小文这一招却使他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

他问：“你怎么知道我要你的钱。”

小文微微一笑：“我开一人酒吧，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他说：“你猜错了，我要的是你的人。”

小文说：“你的眼神告诉我你不是那种人。”

他更加惊异这个年轻女老板的眼力，他确实只劫财不劫色。

他说：“你长得很漂亮。像你这样漂亮的小姐一个人开酒吧确实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

小文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危险之中。就像现在，

我面临着被你抢劫的危险，而你面临着更多危险，比方遭到反抗、还击、追捕。”

他夹着香烟的手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他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你还是比我胆小，没等我开口，就乖乖地把钱交出来了。”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并不是胆小，而是不愿事情往更坏的方面发展。假如我反抗，你必然会采取过激行为，也就向深渊又迈进了一步。当然，我也多了一分危险。我还年轻，少挣一天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明天还可以再挣。你和我一样也是年轻人，我也不希望你毁了自己。”

“这么说来，好像你在帮我了？”

小文说：“帮你谈不上。不过，我们倒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至少在性格上。”

他露出茫然的神色：“我和你相似？不可能吧？”

小文说：“我是孤独的人，我想你的职业也注定你是孤独的。还有，你喜欢单独行动，而我也喜欢一人干事——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的酒吧就叫一人酒吧，我喜欢赚一个人的钱，而你喜欢抢一个人的钱。”

他差点被小文逗笑了，他说：“你说话真有意思。不过，我得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往吧台上一放，说：“这是酒钱。”

小文说：“算我请客吧，其实，我们可以做个朋友的。”

他不相信似地看着小文，小文笑盈盈地朝他看着。

他从怀里掏出刀子，“咔”的一声折断了，指缝间渗出了血。

后来，小文和他把一人酒吧扩大了，改名为“二人世界”，进出酒吧的都是成双成对的情侣。

秘 书 忙

○展 静

王秘书忙死了，要伺候七八个头，从局长到副局长，从主任到副主任。今天上午，他要打十几个长短电话，要赶一个材料，要起草一个文件，还要跑十几个办公室，传达指示、请示报告，等等，等等。

唉，事太多了。好在王秘书手脚快，脑子灵。他可以边打电话边写材料，边和电话里的人说话边和电话外的人说话，一只眼睛看着对方说话，一只眼睛看着另一个人打招呼，两只眼睛看着领导，手在本子上记录兼起草公文，半边脑袋想这件事，半边脑袋想那件事，烟刚刚吸进去马上和话一起出来。

电梯老是夹他屁股，门框老是撞他肩膀。他走路，走不像走，跑不像跑，竞走一般。他经常是走的好好的又突然急转身往回走，坐得好好的又突然蹦起来。

上午，到十一点了，他才发现屎尿都到关口了。王秘书急急忙忙上厕所去。

干事小黄正在厕所蹲大便，见王秘书边解裤子边进来，在他隔壁蹲下。

小黄正想找句话说，王秘书已完事，提起裤子走路。

小黄说：“真快呀。”

王秘书说：“不快不行。”

王秘书匆匆出门，旋即又进来。

小黄问：“掉什么东西了？”

王秘书又蹲下：“不，刚才忘了拉屎。”

斑 羚 飞 渡

○沈石溪

那还是很久以前，人们不懂得爱护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狩猎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

伤心崖是戛洛山上的一座山峰，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劈开，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其实隔河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 6 米左右，两座山都是笔直的绝壁。斑羚虽有肌腱发达的 4 条长腿，极善跳跃，是食草类动物中的跳远冠军，但就像人跳远有极限一样，在同一水平线上，健壮的公斑羚最多只能跳出 5 米远的成绩，母斑羚、小斑羚和老斑羚只能跳 4 米左右，而能一跳跳过 6 米宽的山涧的超级斑羚还没有生出来呢。

开始，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一片惊慌，胡乱蹿跳。过了一会儿，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

好办法来。毫无疑问，这只公斑羚是这群斑羚的头羊，它头上的角像两把镰刀，姑妄称它为镰刀头羊。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整个斑羚群迅速分成两拨，老年斑羚为一拨，年轻斑羚为一拨。在老年斑羚队伍里，有公斑羚，也有母斑羚；在年轻斑羚队伍里，年龄参差不齐，有身强力壮的中年斑羚，有刚刚踏进成年行列的大斑羚，也有稚气未脱的小斑羚。两拨分开后，老年斑羚的数量比年轻斑羚那拨少十来只。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去了。有几只中年公斑羚跟随着镰刀头羊，也自动从年轻斑羚那拨里走出来，归进老年斑羚的队伍。这么一倒腾，两拨斑羚的数量大致均衡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从那拨老斑羚里走出一只公斑羚来。公斑羚朝那拨年轻斑羚示意性地咩了一声，一只半大的斑羚应声走了出来。一老一少走到伤心崖，后退了几步。突然，半大的斑羚朝前飞奔起来，差不多同时，老斑羚也扬蹄快速助跑，半大的斑羚跑到悬崖边缘，纵身一跃，朝山涧对面跳去；老斑羚紧跟在半大斑羚后面，头一勾，也从悬崖上蹿跃出去；这一老一少跳跃的时间稍分先后，跳跃的幅度也略有差异，半大斑羚角度稍偏高些，老斑羚角度稍偏低些，等于是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我吃了一惊，怎么，自杀也要老少结成对子，一对一对去死吗？这只半大斑羚和这只老斑羚除非插上翅膀，否则绝对不可能跳到对面那座山崖上去！突然，一个我做梦都无法想象的镜头出现了，老斑羚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在半大斑羚从最高点往下降落的瞬间，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的

蹄下。老斑羚的跳跃能力显然要比半大斑羚略胜一筹，当它的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蹄下时，刚好处在跳跃弧线的最高点，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完成了对接一样，半大斑羚的4只蹄子在老斑羚宽阔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就像踏在一块跳板上，它在空中的再度起跳，下坠的身体奇迹般地再度升高；而老斑羚就像燃料已输送完了的火箭残壳，自动脱离宇宙飞船，不，比火箭残壳更悲惨，在半大斑羚的猛力踢蹬下，像只突然断翅的鸟笔直坠落下去，这半大斑羚的第二次跳跃力度虽然远不如第一次，高度也只有地面跳跃的一半，但足够跨越剩下的最后两米路程了。瞬间，只见半大斑羚轻巧地落在对面山峰上，兴奋地咩叫一声，钻到磐石后面不见了。

试跳成功，紧接着，一对对斑羚凌空跃起，在山涧上空画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弧线，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斑羚摔得粉身碎骨。

没有拥挤，没有争夺，秩序井然，快速飞渡。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死的老斑羚，心想，或许有个别比较滑头的老斑羚，会从死亡那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但让我震惊的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只老斑羚为自己调换位置。

伤心崖上最后只剩下那只成功指挥了这群斑羚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这群斑羚不是偶数，恰恰是奇数，镰刀头羊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既没有年轻的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也没有谁来飞渡它。但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我没有想到，在面临种群灭绝的关键时刻，斑羚竟然能想出牺牲一半挽救一半的办法来赢得种群的生存机会；我更

没想到，老斑羚们会那么从容地走向死亡，它们心甘情愿用生命为下一代开通一条生存的道路，从而铸就生命的辉煌。

职业作家与坐台小姐

○丘脊梁

青年作家丘脊梁先生原本是一个大机关的文字秘书，为了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他辞职回家当起了职业作家。起初他只写纯文学作品，慢慢地他便感到悲哀起来，因为自觉智商不低的他，辛勤劳动换来的钞票，居然养活不了自己。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后来还是听从了他原先要好的文友、如今在省城某刊物做娱乐记者的朋友的劝告，在写点纯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写些特稿和报告文学。几个月下来，丰厚的稿酬让他的生活过得相当滋润，每次他数着从邮局领回的钞票时，他总感到自己很神圣很伟大，虽说职业写手与职业作家品位多少有些不同，但他仍然认为自己从事的还是高尚的事业，赚的是高质量的钱。

丘脊梁先生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之人，他写了稿有了钱后，一样的也会很通俗地生活，比如去理发店按按摩，比如到歌舞厅听听音乐。当然他有时候也会要一个坐台小姐陪自己聊聊天，他觉得这样活得很舒展。

丘脊梁先生常常光顾的歌厅叫银河娱乐城，他常要文静小姐来坐他的台。文静与一般的坐台小姐似乎有些区别，她也化很浓的妆，但丘脊梁先生看了却不觉得俗气；她也说很专业的话，但丘脊梁先生听了却不觉得恶心，另外，她还有一个很文气的名字。其实，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实质，关键的一点，是文静本身就是一个素质比较高的女孩，吸引丘脊梁先生的，是她与众不同的气质。

丘脊梁先生知道文静素质很高是在点了她若干次台后的一次谈话中获知的，就是在这个晚上，文静知道了丘脊梁先生是一个作家。他们居然能很投机地谈后现代，谈意识流，丘脊梁先生很吃惊，文静轻轻一笑说，我也曾狂热地爱过文学。丘脊梁先生就露出了很惋惜的神情。文静说，你千万不要说我堕落了。丘脊梁先生说，其实我真是这么想的。文静就大笑起来，说，其实我们的本质是相通的。丘脊梁先生有些迷茫。文静便认真地说：你想想，我们其实都是为了生活在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我挤眉弄眼是为了让你们这些臭男人欢心；你挖空心思是为了迎合编辑或是你的报告文学老板的口味；我没陪好你们，你们会扣我的小费；你没写好，人家就不给你稿费……丘脊梁先生听得迷迷糊糊，觉得文静的话也似乎有些道理，但他还是说，其实我们挣的钱质量是不同的。文静笑笑，无言。

丘脊梁先生觉得这个晚上谈得比较晚了，就掏出一张百元的钞票，递给文静说，这是你今晚的小费，我走了，下次再问你。文静却叫住了他，很真诚地说，丘老师，我想请你帮一个忙。丘脊梁先生慷慨地说，帮什么忙，你说吧。文静

说，我想请你帮我写一篇报告文学，千把字就够了，我想参加市里组织的“荷花仙子”选拔赛呢。丘脊梁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他说，你过两天打我呼机吧，我把稿子给你。文静欢快地跳起来，连声道谢，丘脊梁先生很自豪地笑笑，夹起包正准备走时，文静又叫住他，并很快地将一张百元的钞票塞进了丘脊梁先生的口袋，说，这是我预付给你的稿费！

丘脊梁先生拿起那张钞票一看，正是自己刚才给文静的，不过，十分钟前，它叫小费，十分钟后，它叫稿费。

丘脊梁先生望着手中的这张钞票，终有些弄不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难道，事情真是那样的吗？

远山落日

○高立群

如云给刘宏做秘书已整整三年了。公司的业务稳步发展，先做电脑，后来做手提机，而总经理刘宏的形象几乎一成不变：他的西装、衬衣、领带、头发、皮鞋、面容，在如云眼里，永远是中规中矩，令人联想到整洁、严肃、秩序、和谐这类字眼。如云感觉总经理的头脑也如他的外表。他的感情……他有感情吗？年底发红包，像是例行公事。玻璃板下一直压着他女儿的照片，却像是一种提醒和装饰。如云不能说这些不好，正如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生活。她有这份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但并不出奇。她有一个男朋友，周末一同逛街，圣诞节出去晚餐，无可抱怨，但并不动人。有些事，就像卡拉OK，当如云对着话筒唱出一些绚丽多情的歌词和故事，她的感觉是在向人们表明自己作为一个时髦女孩唱卡拉OK的技巧和水平，剩下的，全是隔膜。

又是春天了。年年岁岁花相似，今年和去年，会有什么不同？然而，真的，刘宏居然提出带领全体员工去千岛湖度

假。前所未有的，公司里弥漫起一阵隐秘的克制的兴奋，像如云的心。仿佛春游已是遥远的事，不然，她怎么会飘散起长长秀发，穿上一套粉色的休闲服，并且特意去买来一个格子绒布的背包？这一切，就像刘宏穿起蓝白横条的羊毛衫、牛仔裤和耐克鞋那么新奇。

一行人穿行在湖光山色、鸟语花香之中，最初的拘谨很快消散。当刘宏拎着照相机高声大笑，健步如飞时，一群人中已荡漾着一派青春潇洒的气氛。也许是习惯吧，秘书如云依然常与刘宏相随，当刘宏时不时用比平时随意亲切得多的声音吩咐如云依山傍水地留影时，远远看去，他们就如一对年轻快乐的情侣。如云猛然发现刘宏眼中闪烁着某种明亮温和的神采，这眼神使他周身散发出一种男性的成熟的魅力：坚定、健壮而又温柔。一阵异样的快感像水一样流过如云心间，仿佛是一泓被寻常日子堵塞尘封的山泉，自由流淌，风情万种。在刘宏的照相机前，如云由衷地微笑着——甜美的、女性的笑容。

黄昏时分，人们三三两两地沿着湖畔散步。如云和刘宏并肩而行，话语自然地 from 两人口中流出来，他们各自的童年、学生时代，还有平平淡淡的婚姻、恋爱……直至太阳在远方连绵的山影中落下去，暮色在湖面四合，他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沉默如夜。他们蓦然发现两人竟然谈了那么多，那么好，多得好得令人在这意境优美的沉默中都感到有些尴尬了。该回去了吧？刘宏忽然无比感慨地说：“夕阳多美啊！如云，我们在这里买块地，造个度假村，或者，办个牧场吧，养马、放

羊……”如云由衷地说：“这真是浪漫！”

刘宏高兴地笑了，如云感到他欣慰般地握了握自己的手。“你真是个好女孩，谁娶了你，真是福气。”刘宏长者般地赞了一句，似有无限感慨。他叹了口气，忽然说道：“人活着，真是累啊，又累，又乏味。”

如云不知如何作答，只觉心中温柔似水，令她也感慨万端……

这天晚上，如云没有睡好，而刘宏，在晚餐时喝醉了。

回家的路上，刘宏似乎陷入了沉思，谁也不看，一言不发。如云仿佛想说什么，但每次一抬头看到刘宏的脸色，便有受惊般的感觉，残存的快乐硬生生给吞咽回去了。

上班了。如云走进刘宏的办公室，看到刘宏身穿西装正襟危坐，一如往常。他头也不抬地递过几页文件，说：“这几份传真尽快发出去。”

如云接过文件纸，下意识地停了几秒钟。千岛湖畔辉煌美丽的落日风是伴着一片远山晃过眼前，悄然而灭，变得无比遥远。

她忽然感到意兴阑珊，而一个漫长的工作日，却刚刚开始。

门

○茨 园

我差不多两个星期没见过住在对门的霍伯了，只是到了晚上十二点时才听到他家的门响，也不知是他“再就业”发挥余热去了还是怎的。

直到那天我在楼梯上见到徘徊的霍伯，他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二楼过道里放的那辆破自行车是不是你的？”我点了点头，莫名其妙地看着霍伯说“是”，心想是不是车子碍了他的事？

这辆自行车是我十多年前买的，旧了，前两年就扔在楼道里了。曾经有过三五个收废品的汉子要买，我觉得几百块钱买的东西虽然破旧了些，但三五十块钱卖了挺可惜的，再说它好歹还是个能用的物件，也就没有卖。

“我想买你这辆车子。”霍伯说。

我一直以为霍伯是不会骑自行车的，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以前当着处长，出出入入都有四个轮子的小轿车代步的缘故。

“送你好了，反正也不值几个钱。”我说。

霍伯却执意要将 50 元的票子往我手里塞。

推让间，妻拎着菜篮子从楼上走了下来，笑吟吟地说：“这是干什么，一辆破车子扔也扔了，你想骑，骑去就是了。”于是，霍伯便不再推让。

霍伯把车子推到修理铺修理了一番，还安了个车篓。

有天晚上我去朋友家闲聊，11 点多回来时，恰见霍伯骑着那辆破车从外面晃晃悠悠地回来。“这段日子怎么不见你？”我问。

“唉，”霍伯一声叹息，说，“整天就忙着给儿子看门了。”

霍伯的亲家在英国开了家公司，一个电话打过来，霍伯的儿子媳妇及孙子便都兴高采烈地出国旅游去了。

“你也不用天天去呀。”我说。“不行啊，”霍伯说，“每天他家门上都插有不少广告，不去收回来，招了贼咋办？”说着，指了指车篓。我这才发现，霍伯的车篓里散乱地放着一沓五颜六色的广告。看着，我不由苦笑了：每天自己回家的第一件事，不也是先把插在门上的那些诸如“包治性病”、“阳痿患者的福音”之类的广告招贴扔出去吗？为这，就连不骂人的妻也吐出过不少脏字，诅咒那些把“性病”塞在我家防盗门上的“广告人”。“霍伯的儿子出国了。”回到家我对妻说。这话，自然招来了连做梦都是儿子上大学的妻的羡慕：“你看人家儿子多有出息！要是咱儿子也……”

次日吃早饭的时候，我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说：“长大了你也要出国，还要上剑桥，替老爸老妈装装门面！”

儿子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却并没有说一些让我俩听着

舒坦的话，而是对我说了句：“到我出国时，我也让你帮我看门去。”

儿子的话让我和妻一时哑然。儿子上学走了。妻一脸失望地看着我，说：“咱儿子咋会有这样的想法？”

儿子的话，自然也让我十分失望，但我还是做出不介意的样子说：“只要儿子有出息，当老子的看看门有什么？天下的父母不都是这样的心思吗？”

雨天的时候，见霍伯仍是早去晚归，挺让人心疼的，我就对他说：“干脆你也别天天跑来跑去了，以后你门上的广告我帮你收了就是了。”

“谢谢，谢谢！”霍伯连说，“不用了，我每天自己回来收。”

“不安全你就别回来了，住儿子家算了。”我说。

倒是妻多长了个心眼儿，凑过来说：“每天我们替你收的广告都给你留着就是了。”霍伯感激地看了我俩一眼，无可奈何地说：“唉，人倒是走了，不过，钥匙却没给我留下。”说罢，扭脸开门进屋去了。

我和妻一时愣在了过道里。

恍惚中，我看见自己在 21 世纪的某一天，在某一幢楼下转来转去，为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人担心。

世纪末的晚餐

○鬼 妹

晚上 9 点一刻，孙茂岑一觉醒来，突然想喝米粥。多奇怪的念头啊。孙茂岑想，他妈的，我都有 100 年没喝过米粥了。这样想，茂岑就推开将他搂抱得“环绕立体声”睡成懒猫状的苗子。苗子睡得一副死去活来的样子。

茂岑说：苗子快起来，我想喝米粥！

苗子说：唔。

茂岑说：煮烂一点，别太稠了。

苗子说：唔唔。

茂岑说：有紫米么，放几粒紫米更带劲儿！

苗子说：唔唔，唔。

直到现在，茂岑才明白苗子还在他身边睡觉。茂岑很不客气地掰开她的手，用力在她身上拍了一下，也不知打哪儿了，茂岑的手震得木了一下。苗子说：干吗！她醒了。

茂岑说：他妈的，我特别想喝米粥。

苗子坐起来，怪声怪气地重复了一遍茂岑的话，慢吞吞

地伸了个懒腰。

茂岑被自己的愿望拉扯得飞快跑进了厨房。厨房里一片冰冷。茂岑才想起他和苗子快一个月没在家里煮过饭了。一只碗里有几根遗留下来的饭菜，躺在那里，像几根黑黑的火柴杆。

苗子还没有真正起床。上衣只穿进了一只袖子，另一只还穿着睡衣的胳膊抱着一只大脸猫。猫“呜喵呜喵”地叫，苗子也像猫一样“呜喵呜喵”地叫。苗子的矫情让茂岑此刻特别不高兴。他想赌气给自己煮米粥，翻了半天却找不到一粒米。中午吃的红色大餐烧得他胃里一阵阵痉挛，齿缝间的海腥味也让他好一阵恶心。茂岑想，我一定要喝一碗滚烫的米粥，不然我很可能度不过今晚，很可能在新千年到来的凌晨飞快地死掉。

苗子极不端正地走进了厨房。大脸猫紧紧贴着她的腿，贴得她温柔、发痒、想笑。2000年。2000年。这个激烈的念头一直紧紧抓住苗子的心，使她在这一天充满了奇异的快乐。但快乐很快从她脸上消失了，因为她看出茂岑的脸色很不对劲儿。她从没看到过他的脸这么的阴沉。

苗子走近茂岑，她伸出一只手拉住他问：“怎么了茂岑？”

苗子的忧伤让茂岑突然很感动。他握过苗子柔软的一双手说：“苗子，我不知怎么了。我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突然想喝碗米粥。”

苗子轻松地笑了。她奇怪地扮了一个鬼脸，垂着长发仰起脸“啪、啪、啪”地在茂岑的脸上、嘴上、额上各亲了一下。

“哈，”苗子欢快地笑着说，“你现在还想喝鬼米粥么？”

茂岑悲哀地咧了一下嘴，推开苗子的手臂走出了门。正是夜晚热闹的时候，各样的女人与孩子在茂岑眼前穿梭。这是一千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人们的脸上都有了一种很幸福的笑容。街灯是瑰丽的，空气是兴奋的，甚至连行驶的汽车都有一种幽默的感情。

可是，我到哪儿去喝米粥呢？茂岑想。

茂岑发愣的工夫，有两个女人踩着猫步带着猫脸一样的妩媚靠拢了过来，一黑一白，穿得很少。

茂岑痴痴地望着其中一个，很困难地张口说：“我只是，想喝碗米粥。”

“黑猫”咧嘴一笑说：“大哥，啲真会开心哟……”

“白猫”说：“大哥，我带你去，保你喝得爽！”

说完，“白猫”与“黑猫”都邪恶地笑了起来。

茂岑毫不犹豫地伸出一只手抽在了“白猫”的脸上。然后，茂岑就拎着那只火辣辣的手朝前走。愈走人愈少，马路愈窄。茂岑想，今天真是不同凡响的一天，自己打了两个女人。左手推了苗子，右手打了一只“鸡”。现在这两只手，茂岑想，都应该去洗一洗，特别是这只要命的右手。——这样想着，茂岑就果断地撇开街道，朝一条幽深的小巷里走。他相信自己迷了路，但他不管，只是很匆促地走。巷子的路很凉，冰得他的脚心痛。

终于，茂岑在一家紫红色的右院墙下停住了。

墙很高很宽，从里面垂下一串串紫色的晚饭花，花叶正茂，仿佛离这个冬夜很遥远。茂岑轻轻一推，门开了。

门里有一桶水，水边有一盒粉红色香皂，漂亮得像电影中的道具一样。

茂岑蹲下身，仔仔细细地洗他的手。茂岑洗到第三遍时，觉得面前站了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标致的人儿。在冷夜里穿着一身轻柔透明的白纱，头发乌黑，粉齿红唇，依偎在房门前，笑笑地看他。

茂岑以为是幻境。他使劲儿挤了挤眼，幻境更清晰了。

茂岑不再犹豫。他用湿手抹了一下飘着白雾的头发，梦游般地开口说：“你知道么，我寻了你很多年。”

女子低头一笑，调皮地说：“哦。”

一股香味从女子的房间里袅袅地飘了出来，茂岑使劲儿地闻了闻，说：“有米粥吗？我真想喝碗米粥。”女子低头一笑，微微地说：“嗯。”

茂岑喜悦地抬起头，抬起腿，跟着女子进了屋。

身后的自动门合拢。一串串晚饭花从门沿上，悄悄地垂下来。这时，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新千年的钟声。

古老师再婚

○鸣 石

“是的，我是真的该找个老婆。”古老师面对朋友，点点头，“可是，我都年过 50 了，再婚难哩！”

“难什么？”朋友说，“而今找个情人比买包香烟还简单，找个老婆还不易如反掌嘛。”

真的让朋友说对了。隔天晚上，居委会主任陈大婶果真领来一个女人。女人年近 50，离异，笑微微的，一副很和善的样子。行，古老师点点头。一席坦诚的交谈之后，便和女人挂上钩了。

周末，古老师携女人逛公园，碰到朋友，朋友觑觑女人，便将古老师拉一边，说：“你瞎胡闹呀，这么个丑老太婆你也要？”

“怎么了！”古老师觑着他。

朋友说：“你晓得不，你的条件硬得很哩。你 50 出头，正处在第二青春期，浑身都充满男性魅力；你没有不良嗜好，最受女人们的青睐；你事业有成，经济状况相当不错；还是

‘丧偶’的，这可是块金字招牌哩。”

朋友又说：“你的条件这么优越，完全可以找个 30 多岁甚至 20 多岁的。去，把这个老太婆甩掉算了。”

古老师瞧瞧那女人，又看看朋友，他的心有些动了……

“这样吧，”朋友说，“你把身份证给我，我去婚姻介绍所替你登个记。”

征婚启事见报了，应征信接踵而来。我怎么这样“走俏”呀，古老师笑逐颜开了……

几周后，朋友再次登门，一见古老师就问：“那么多女人来应征，你谈得怎样了？”

古老师摇摇头，旋即，走进书房，拿出一本日记本，翻开来递给朋友，说：“接触了几个人，都写进日记了，你自己看吧。”

六月十日 星期六 晴

傍晚七时，我在湖滨公园会见了一个应征者。这是在我的征婚启事见报后寄来应征信的第一人。

此人打扮俏丽，且满身飘香，一看就像个富婆。我们各自作过介绍之后，女人点燃一支烟，笑笑，说：“你是个穷教师，行，我就喜欢穷光蛋。我做生意赚了几个钱，找到我是你的福气，以后衣食住行，我包你样样满意。不过我要问你，你第一个见面的人就是我，是冲我的人来的，还是冲我的钱来的？”

像吞进了一只死苍蝇，我差点吐出来……

六月十五日 星期四 阴

下午闲着，我专程赶去春来茶室，约见了第二个应征者。

这女人好怪，眉毛总打着结，满脸狐疑。她对我全身扫描后，像审问杀人犯一样向我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你多大年纪了？有单独住房吗？每月收入多少？你抽烟吗？喝酒吗？赌博吗？跳舞吗？你玩过情人吗？嫖过妓女吗？得过性病吗？你对感情专一吗？你会喜新厌旧吗？能一辈子爱我吗？

除了精神病敢爱你，谁敢爱你？我在心里骂开了。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雨

吃过早点准备出门时，门铃响了，进来一位姣美女子，袒胸露背，浓妆艳抹，蛮性感的。

“请问你……”我盯着她，请她入座。

小姐环视一周，望着我，说：“我是来应征的，不欢迎吗？”

我大吃一惊，我说：“我们俩恐怕不合适吧，你跟我的女儿一般大，这么年轻……”

“年轻有什么不好？你们男人不是最喜欢女人又年轻又漂亮吗？”

“可是，我们互相都不了解呀。”

“你只要供我吃，供我穿，我就天天陪你。咱们各取所需，不就行了？还要了解什么？”

小姐又说：“你不要犹豫不决，说定了，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留下不走。”

“小姐，我要出去办事，你自便吧。”我下逐客令了。

“什么，你要赶我走？”小姐怒目圆睁，“没那么简单，我陪你聊天这么久，你得给我‘劳务费’。”

儿子从卧室走出来，熊她，强行把她撵走了。

“就见过三个？”朋友问，“不是有十几个来应征的吗？多约几个见面嘛。”

古老师收起日记本，向书房走去。他觉得好累，他很想休息。

大 鱼

○修祥明

夏日的正午，干涸的河床被毒日头晒出阵阵青烟。少年站在岸边，眼中蓄满了滚烫的泪水。

父亲说，从前，这里碧波滔天，水势浩淼，大鱼一群群游过，就像是浩荡的船队似的。

现在，河中央只剩下个一人深的水湾了。水湾幽暗混浊，霉烂和腐臭的味儿扑鼻而来。昨晚，少年做了一个梦，梦见水湾里飞来一条美丽的大鱼。大鱼银光闪闪，就像一把雪亮的菜刀。

从前，这条河里大鱼随处可见。父亲说，人们和水中的鱼儿相处得像是要好的伙计似的。大雨过后，河水满溢，有的鱼群误入田间的水沟之中，人们就把鱼儿撵回到河水中来。有的大鱼在浅水中难以游动，人们轻轻将它抱起放到河水里，连片鱼鳞也没碰过。那鱼儿欢快地摆动着尾巴潜入水下，或是蹿出水面，致谢礼般地打了个漂儿，将河面敲出一片啪啪的响音。

望着混浊而腐臭的水湾，少年的泪光里闪现着梦中那条肥美的大鱼。恰在这时，水湾里真的蹿起一条大鱼。大鱼像少年梦中见到的那样，银光闪闪，像把菜刀。

父亲说，少年是条大鱼托生的。少年一周岁的时候，父亲抱着他来看雨后滔滔的水势，不慎脚下一滑，少年从父亲的手中滚落到河水里。恰巧一群大鱼从这里游过。大鱼们挤到一起，使劲儿往上一蹿，把少年托出水面，父亲顺手将少年牢牢地抱进怀里。父亲嘿嘿地笑着说，少年是个鱼崽儿。

大鱼沉入到水底中去，水湾恢复到先前的那种可怕的宁静中来。少年拔腿往家跑，脚后扬起的尘土像股小旋风在追赶着他。少年把水瓮刷干净，然后挑来清甜的井水将水瓮倒满。少年要把那条大鱼捉回家来养着。在那个脏水湾里，大鱼怎能受得了呢？少年想，说不准大鱼会被谁捞了去，做成一盘下酒的菜肴。

后来，人们对大鱼不像从前那么亲了。父亲说，人们开始发疯地捕捞大鱼，吃不了，就晒成一串鱼干，好像世界的末日到了，享受一天是一天。本来，大雨过后，被波涛冲走的大鱼待到风平浪静之时，会结成伴儿游回到它们生活过的这片亲切的水域。但是，受到惊吓和摧残的大鱼从那时开始一去不返。捕的捕了，走的走了，这里的大鱼越来越少。就连小鱼也稀得可怜。加上气候变热，河水渐渐浅下去，从前碧波荡漾的一条大河干涸了。大鱼销声匿迹，人们只能从梦境中重温和大鱼在一起生活的那种美好的时光。

少年拿着水桶和铁锹来到水湾前的时候，日头刚好向西斜了一锹柄。少年脱去衣服，赤条条朝水湾里走去。少年弯

下腰，将一桶桶腐水泼向河床。河床像一块烧热的铁板似的，将少年泼上去的河水顷刻间吞噬。

人们滥捕大鱼，其实是在糟蹋自己的日子和前程啊。父亲说，只有留住大鱼，才会有鲜美的日子伴在身旁。可人们到后来大鱼小鱼一起捕捞，有的人甚至狠下心用炸药来炸鱼。父亲万般焦急，每日都拿着铁锹来清挖河中的淤泥。父亲要把河挖深挖宽，让河中再现大鱼像船队一样驶过那美丽壮观的景象。

水湾里的水被少年泼去了一大半儿。那条大鱼不时地浮上水面，将水面撞出片片波纹。少年想，再泼一会儿，大鱼就能被他捉到，今天晚上大鱼就可以游在他家那清清的井水里面了。然而，天空忽然飘来浓密的乌云，随即电闪雷鸣。还没等少年回过神来。倾盆大雨从天上泼了下来。大雨下了一天一宿。大雨过后，汹涌的河水像一群群发怒的牲畜向下游奔腾而去。但是，从前大鱼向这里游来的情景没有出现。混黄的河面上漂着一堆堆垃圾和浮柴。少年站在岸边，瞅着那个渐渐退出的水湾，他绝望他在心里喊道：大鱼，你已游向哪里？

父亲说，总有一天大鱼会回来的。父亲坚信，等他把这条大河中的淤泥清挖干净，大鱼就会游回来。可是，炸鱼人扔到水中没响的雷管，被清挖淤泥的父亲踩爆，父亲像一条飞翔的大鱼一样在河水中倒了下去……

望着岸边父亲的坟墓和河床中那个惟一的水湾儿，少年泪流满面。他真想变成一条大鱼在水湾中游动起来，让父亲看上几眼。然而，奇迹在少年绝望的泪光中出现了。大鱼还

在这里。大鱼先是跃出水面，然后转着圈儿游动起来，大鱼好像向少年这里柔情地看了一眼。少年没有犹豫，他跑回家拿来铁锹和水桶，在正午的烈日下将河水泼向河床。一桶……一百桶……一千桶……终于，水又被泼去了大半儿，那条大鱼不时地显露一下身影，黑厚的脊背有好几次露出了水面。少年想，大鱼的脊背就像父亲的脊梁一样威武可爱，但是，少年毕竟年少体弱，在烈日下中暑了。少年在即将捕捉到大鱼的那一刻晕倒了……

第二天，少年来到水湾旁，用了不多工夫，把水全部泼到河床上去。但是，少年没有见到那条大鱼，肮脏的淤泥上只有几只蝌蚪东拱西钻地挣扎着。少年抬起泪眼朝前看去……

干涸的河床被毒日头晒得冒着阵阵青烟。

换 心

○廉世广

田有先天性心脏病。就因为这先天性的病，四十多岁了，田还是光棍儿一人。

田不想娶妻，不想生子，怕自己说不上哪天一命呜呼，连累了别人，自己也闭不上眼睛。

现在，田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将来能有机会做一次换心手术。田听说有地方能做这种手术，费用极高的。田不怕费用高，换颗心，要多少钱，都值得啊。

田一直在做小买卖，摆摊儿卖水果。田的水果摊儿摆在市里一家大医院的门口。看那些进进出出的病人，看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田的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好像他生来就与他们有关系似的。再看他摊上的水果：西红柿、苹果、橘子、水蜜桃，都好似一颗颗跳动的心脏……

田已攒了一笔钱，有几千元吧。他知道这离“换心”钱还远着呢，但他仍很高兴。每天早出晚归，一点不觉得累，心里很踏实。有时散摊了，还剩点水果没卖完，他就喊那些下

班的医生，说你们拿去吃吧，不要钱。开始的时候医生们都很惊讶，做买卖的怎么肯把商品白白送人呢？后来他们混熟了，医生们也都理解了，只是总要塞给他一些钱。医生们不肯白吃田的水果。

一次田在卖水果时突然心脏病发作，晕了过去。好心的人们把他背进了医院。医生们都熟悉他，为他做了全面检查。医生们的脸色不大好。医生说：“你该做换心手术了。”

苏醒过来的田脸色也不好。田说：“我的钱还不够啊！”医生们便沉默了。田又坚持着回到水果摊儿，卖水果。他不吆喝，只是笑咪咪地看着行人。许多人就是被他的笑所吸引，才买了他的水果。

一天，一位一头银发的老教授把田请上了楼。在一个会议室里，坐着许多领导和专家。银发教授说：“据我们上次检查的结果，你的心脏已开始萎缩了，必须马上做换心手术。”

田并不惊讶，他似乎对此早有准备。他说：“我的钱还没攒够呢。”

领导和专家们都笑了：“靠卖水果，什么时候才能把钱攒够呢？”

田说：“什么时候攒够，就什么时候换呗，攒不够钱，我就不会死。”

专家们笑了。银发教授说：“你不用攒钱了，我们免费给你做……”

田以为专家们在和他开玩笑，可是细看诸位，表情都很严肃。银发教授说：“我们医院还从未做过换心手术，我们需要第一例手术。当然，这是有风险的。如果你同意，我们可

以免收一切费用，每月还要给你生活补助，进行持续观察。你就不必卖水果了。”田想笑，却没笑出来。

教授说：“不过，如果手术不成功，医院不负任何责任。我们已起草了一份协议书，你如果同意，就在上面签个字。这不是个小事，你要慎重考虑。”

田接过协议书，手有些颤抖。是激动？他觉得不是。是害怕？他觉得也不是。那又是什么呢？田没有太多的考虑，很快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专家们长长出了一口气。

手术如期进行，并且出乎意料地成功。田成了这家医院的第一例换心人。田上了电视，上了报纸。田一时成了这个城市备受瞩目的人物。

一天二十四小时，田都受到精心的护理。半年后，田又出现在大街上了。这时的田变白了，变胖了，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吸引无数的目光。

田又开始张罗他的水果摊儿了。邻居们说：“你又不需要攒钱了，为什么还要卖水果呢？”

田说：“我想它们。”

人们就用奇怪的眼光看他，想，换了心的人，还是那个人吗？

但田的水果摊儿终于没能摆成，医院出面制止了他。医生说：“你要多休息，多保养，我们能养得起你，我们还要观察，取得数据呢。”

田被养了起来。

一年过去了。田的名字又一次上了电视、报纸：换心人

已满周岁。

两年、三年、四年……田度过了一个个平常而又特殊的日月。

可是，就在医院准备隆重庆祝“换心人”五周岁时，田却死了。田的死并不是因为医疗问题。田是自杀。

专家们为田的死痛惜万分。他们说，田是很有希望成为世界上存活最长的换心人的。

人们对田的自杀十分不解。银发教授问护士，田临死前说了什么？

护士说：“他说他想水果。”

荣誉市民

○江 群

我有个德国朋友，名字叫马韦·索肖尔，由于是在互联网上结识的网友，至今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

去年7月，当他背着旅行包出现在小城火车站时，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包括我。他用结结巴巴的中文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是北大的一名德语教师，利用假期来我这里考察民俗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牵着这头外国骆驼（奶奶的话）四处转悠。没几天，整个小城都知道来了个德国人，我的麻烦也从此开始了。先是我的姑父，啤酒厂的厂长找上门来，他是又黑又矮的胖子，未曾说话先大笑：“哈哈，江群，你有个德国朋友？”语气中满含着不相信，他以前也从未相信过我。“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我跟你讲，我们厂在进行技术改造，你让他到我们那里去指导指导。”让一个德语教授去指导生产啤酒，这真是异想天开。当然，索肖尔对于啤酒并非毫无经验，至少喝啤酒的经验就很丰富，他的德国肚子就是明证。但

我姑父这个黑矮胖子的公关手段很是厉害的，他絮絮叨叨不停地说着，吵得我耳边如有一百只蚊子飞来飞去，使我不得不像望着蚊香一样望着索肖尔先生。索肖尔先生却答应了，他居然对去一个小啤酒厂兴趣浓厚，大约是德国人天生的啤酒情结在作怪吧。

姑父带我们（当然主要是带索肖尔先生）参观了他的啤酒厂，并端出了厂里最好的啤酒请我们品尝。现场穿梭着三四个背摄影包的家伙，显然，厂长的准备是很充分的。我问索肖尔先生，啤酒味道如何，他卷着大舌头皱着大眉头大声说了四个字：“很不德国。”第二天，市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索肖尔先生举着啤酒皱眉的图片。文字说明：德国专家索肖尔先生称赞我厂啤酒 OK。这真有些意思，我不由哑然失笑。不过，据说啤酒的销量剧增。

两天后，又有人找德国专家来了。他是本市白酒厂的厂长，又高又瘦像根竹竿，见到他我就想起了啤酒厂的黑胖厂长。白酒厂开发出一种什么补酒，也想请专家鉴定一下。索肖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概是因啤酒厂毫不犹豫向他支付了一千元鉴定费的缘故吧！他已从中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外国人对于金钱的态度一向是认真的。随后，我又在报纸上看到索肖尔的英姿，这次他打着领带坐在一大群副市长身边，态度深沉，专家的样子很德国。接下来我就没碰见过索肖尔，他已经被接入市委宾馆的豪华客房。但我可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英姿和读到关于他的报道。据我所知，他先后去了罐头厂、养鳗场、手套厂、桥梁厂、磁化杯厂等厂进行了沉默式的专家指导。

在暑假快结束时，我才又见到索肖尔先生，他的啤酒肚子更具规模了，其时他正在接受市长授予他的荣誉市民的称号，在电视屏幕里，举着奖状证书的他笑得很德国很德国。

鼓 掌

○秦德龙

有个人姓陈，很喜欢穿白领子衬衣，几十年一贯制。大家都管他叫陈白领。陈白领很喜欢鼓掌，无论谁讲话，他都带头鼓掌。陈白领有许多鼓掌的机会，因为他经常去听报告，去参加领导接见。陈白领是个大个子，鼓掌的时候，鹤立鸡群，十分引人注目，领导都知道是他带头鼓掌的。领导就把表扬的目光降落到陈白领的脸上。

当然，陈白领也有接受别人鼓掌的机会。

陈白领年轻的时候，是个文体活动积极分子。单位里演节目，轮到陈白领演唱，他总要煽情地说：“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歌声，就给一点点掌声，好不好？”他就带头给自己拍起巴掌来。

于是大家就送给他一片掌声。

陈白领很喜欢掌声。

一个喜欢给别人鼓掌的人，一个起劲给别人鼓掌的人，最终总会有人给他鼓掌。

这一天顺理成章地到来了。陈白领终于坐到了可以赢得掌声的位置上。

当然，陈白领还是很谦虚的。每天见面，他总要和大家寒暄：“吃了没？”“忙吧？”“还好吗？”“有什么困难吗？”把大家问得心情暖洋洋的。于是大家就很拥护陈白领，每当他讲话的时候，就献给他许多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有了掌声，就巩固了地位。

陈白领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总有掌声把他打断。每当这时候，他就居高临下地环视会场，任由宣传干事拍摄彩色照片。陈白领的样子神采奕奕，精神焕发。

陈白领也在大会上给别人授旗、发奖。接受荣誉的人握住陈白领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陈白领拉住人家的手不放，面朝摄像机镜头，将表情长时间定格，直到闪光灯闪过才松手，直到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才松手。

陈白领需要掌声。

许多人都心甘情愿地给陈白领鼓掌。

但是陈白领也有心情沮丧的时候。陈白领的一个老关系死了，这个老关系是陈白领的“伯乐”。陈白领如丧考妣，亲自担任了治丧办公室主任。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陈白领失声痛哭，发表了沉痛的悼词。

陈白领的悼词感动了许多人。悼词的主要框架分五部分，最后一部分是“继承遗志，展望未来”。陈白领在论述这部分的时候，充满了激情，语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

陈白领突然在一个感叹号后边住了嘴，呆呆地望着大家。

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陈白领悲伤过度了，有人就想上前扶他。

陈白领却鼓起掌来。

于是，殡仪馆响起了一片掌声。

有一种香烟叫“红豆”

○秋子红

“给我一根烟吧。”他说。

我递过去。

袅袅烟雾里，他讲起了一个与香烟有关的故事。

听涛上大学时是我们宿舍里惟一抽烟的男生。

听涛睡在我上铺。晚上，宿舍楼熄了灯，临睡前，听涛雷打不动要抽一根烟。听涛抽烟时有个习惯，夹烟的左手常从帐子里伸出来，悬在空中，我的头顶便红红地亮起一颗小星星。不久，烟灰雪片般从黑暗中落下来，我伸腿用力一蹬头顶的床板，小星星变成一颗流星滑进了听涛上铺的帐子。

据说，我们班的才女苏静对听涛这一违犯班规校纪的“恶习”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评语：听涛抽烟的样子很有男人味！也不知怎么搞的，这一句小女子们闺阁中的悄悄话七拐八弯便传到了我们宿舍，我们便常开听涛的玩笑，快追去吧，莫待花落空折枝啊！

起初，听涛常不以为然地咧嘴一笑。

我们这样说的次数多了，听涛便显得心里痒痒的，晚上，烟抽得比以前更凶了。

但很长一段时间过去后，谁也未见过听涛有什么“行动”。

我们再開听涛的玩笑时，听涛就一脸真诚地说，那你们谁给苏静说一声。

我们几乎笑破了肚子：你这人真是，这事儿也是别人替你说的吗？

听涛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但你要他说出藏在心中的那句话，那可比杀了他还难受。

就这样，听涛继续抽着他的烟，我们继续开着听涛和苏静的玩笑，不久，就毕业了。

毕业前夕，才女苏静送给我们宿舍每人一本世界名著，惟独送给听涛的是一盒精装的“红豆”烟。这一匪夷所思的礼物和才女苏静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一起，在以后许多年里，成为我们回忆中一段“经典”趣事。

弹指七八年过去了。

一天，听涛去外地开会，在会上，他竟意外地遇到苏静。

他乡遇故知，当时，两个人都感到既兴奋又激动。傍晚，他们一起走进了街上一家名叫“红河谷”的咖啡屋。或许是长时间未与人这样痛痛快快地倾心交谈过，听涛终于向苏静讲起他过去对她的那段恋情。听涛讲完后，好半晌，发现苏静不说一句话，只默默无声地将杯里的咖啡一口口倾进肚里。出了“红河谷”，苏静突然问听涛还记得她送他的那盒烟吗？听涛说他记得。苏静却没有再说什么……

回来后，听涛从书柜里取出那盒他不知看过多少遍却一直舍不得打开的“红豆”烟，拆开后，他发现：烟盒里除了半盒香烟外，还有一封信，确切地说，是苏静当年写给他的情书……

那天晚上，听涛在书房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夜晚。一个夜晚，他让那十根“红豆”烟一根接一根燃烧成了灰烬……

听涛有一个很爱他的妻子和一个很小却很温暖的家。

“完了？”我问。

“完了。”他说。

吐出一口烟，他又说：

“其实有一些故事就像香烟，它只能成为灰烬留在你心灵的一角……”

云 嫂

○张小章

这是东洞庭湖的一条季节河，河边有个小镇，云嫂的杂货店就在小镇的码头边。

黄昏，成百上千的小渔船从落满晚霞的天边吱吱呀呀地摇回码头，收帆、落桨、抛锚，拎一只酒瓶或油壶的渔家汉子跳上岸来。

“云嫂，有俺的信吗？”

“嫂子，扯邮画。”

渔民们都在云嫂的杂货店落脚，买点盐巴、煤油什么的，他们一进店，总是抢着抱起她刚满一岁的女儿清清，用又硬又粗的胡须扎她，或者在天全黑下来了的时候，伏在台子上喝几盅，借着晕乎乎的醉眼，在云嫂的大腿上拧一把……店内外徜徉着的笑声和骂声拌和着暮霭飘去很远很远。

就因为这里挂了个信筒子。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当初邮局的人说这里流动人口多，往来信件不少，要在这里挂个信筒，代卖邮票，有发出的信

还要托开往岳州的小火轮带走，同时声明是没有报酬的。其他店家怕麻烦，不要这个信筒，云嫂的丈夫领来挂在了店前的横梁上，他对渔民说：“想家，写信到这儿来吧。”哪知信筒挂上后，小店的生意特别旺，惹得邻居们好生羡慕。一年后，丈夫因患晚期吸血虫病，眼看不行了，临终托付一件事：“横梁上的瓦当怕要穿了，叫二舅来拾掇拾掇，莫淋坏了信筒。”

丈夫死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湖里起风，渔船过不了湖，小镇很静。湖管所的李干部来了，灌几碗芝麻豆子茶，找个旮旯方便，正巧云嫂挑水撞着：“嗨，狗来了。”李干部舒舒服服打了个激灵，尾随进了云嫂家。一会儿，李干部手里掂着张皱巴巴的钞票，脸色铁青地出来了。第二天，他把信筒子取走挂到别的店家去了。“这骚寡妇，莫坏了邮电的牌子！”他说。

就这样，那有滋有味的日子随着信筒走了。

18年后。

仍是这间小杂货店，店里只留下了云嫂一人，女儿清清跟一大帮女孩到珠海打工去了。仍是这个码头，只是码头边有了很多饭馆、发廊，还有一个信用社，没有邮局，信筒也不知哪年月没踪影了。连那个渔筏子也没有桨没有帆了，尾上放一台三马力的“打屁机”，两天跑一趟岳州，有信到那儿去发，方便呢。前几天，有人到店里聊天，说海那边钱好赚，尤其是女孩子，“一个晚上两百多，啧啧”！说得活龙活现，说得云嫂心里发怵：我的儿，不为钱，你可要守住女儿身啊！那一晚云嫂没睡觉，记得箱子里有好多十几年前留下的邮票和

信封，连忙划拉几个字，托人带到岳州去寄了。

过几天，店里来了位穿邮政制服的客人，手里拿着这封信，云嫂心猛地一紧，找不到我的清清了？那干部满脸堆笑：“嫂子，邮费涨了，怎么还贴 8 分票？”云嫂长嘘一声：“乡里人，一世就写这封信，不晓得邮费涨了，劳驾你这么远跑一趟，我有邮画，贴多少有多少。”

云嫂进房、开箱，从衣物里翻出本红旗杂志。打开杂志，里面夹着一沓红色邮票，那邮票上的猴子根根黑毛竖起，只只眼睛惊奇地望着十八年后的这个世界。“喏，有的是，当初俺这里挂过信筒，后来别人取走了，这邮画是剩下的，要不记起给娃写信，我还真忘了呢。贴，贴！”

客人猛地一怔，连忙抢过邮票，邮票的印刷厂名、出版编号、色彩码记都是真的。客人的手哆嗦了：“嫂子，这邮票你想不想留下？”

“留着杀猴吃？都贴了吧，只要我儿早早回来。”

“嫂子，这几天你别外去，等着我。”客人走了。

第二天，岳州来的轮船靠码头，那客人带来三个人，提个沉沉的号码箱，进门后就把杂货店的门关了个严实，客人“啪”地打开箱子：“嫂子，那邮票我们回收了，这钱，是你的。”

“这钱真的是我的？”

“是的。”

“这猴能换这么多钱？”

“是的！”

望着满满一箱钞票和客人和蔼的笑容，云嫂呆了。这花

花绿绿的钞票使她眼花缭乱：她分明看见 18 年前的那个傍晚，岳州来的小客轮泊岸了，她男人挺着晚期吸血虫病的大肚子，后面背个邮筒，前面揣着一卷邮票，从船上下来，男人笑呵呵地老远朝她招呼：“今晚热闹啦，我带了几百只猴……”那晚男人特别温柔；她分明看见好多赤着上身的渔家汉子，带着浓浓的鱼腥味，扔一角钱，笨手笨脚扯下一只猴，蘸着口水把猴贴在信封上，再在猴身上擂一拳，再把信送进邮筒，接着，他们就蹲在她的店前抽烟、喝酒、讲女人。那是一段多么有滋有味的日子啊，那日子没钱，但丈夫在，女儿也在，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我不换！”云嫂猛然把号码箱盖上了。

……

几天后，云嫂打扮得干干净净，抱着猴子坐轮船到了城里。她找到了邮局的领导，她说：“猴，给你们，钱，你们也先管着。”她又试探着问：“能再给我那店子挂个邮筒吗？我女儿就要回了，让她守在那儿，就用这钱按月给她开饷，行啵？”

局长戒烟

○程宪涛

顾局长一般不看报纸，对文字的兴趣只是念念秘书写的会议讲话稿，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断，顾局长发现报纸上那一行触目惊心的句子属于无意：全世界每六秒钟就有一人死于吸烟……

顾局长骇出一身冷汗。这时办公室陶主任推门进来，在没汇报工作之前，习惯性地给局长递上一支烟。

我戒烟了！顾局长脱口而出。

面对这种突发事件，陶主任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有点不知所措，一时摸不准领导的意思，但毕竟在领导身边厮混多年，随机应变能力还是无人匹敌的。他试探性地对顾局长的英明决断给予高度评价，对吸烟的危害予以强烈抨击。

顾局长感到口说无凭，应该有所表示，从抽屉里摸出高级打火机和一盒高档香烟丢进纸篓。

陶主任完全明白了，顾局长拒绝香烟不是针对他，于是稳定情绪调整思路，强调刚才的观点后，进一步补充完善，随

即灵机一动借题发挥，向局长提议：应该在全局机关开展戒烟竞赛活动，对表现突出的实行奖励。

顾局长对陶主任的建议很满意，说：你立刻拟定一份戒烟方案，交给我看一下。

陶主任雷厉风行，连夜起草戒烟实施细则，在文稿的导语里，列举古今中外大量的事实，现代最新科研成果，对烟草的危害进行字字血泪控诉，证明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对局长带头戒烟、果断决策予以充分赞扬和肯定，号召全局机关的烟民加入到戒烟行列中来。细则后附一份首次自愿参加戒烟人员名单。

一个月后，陶主任从小金库里取出一部分资金，作为首期戒烟竞赛的奖励。顾局长第一次戒烟坚持 20 天之久，获得头等奖 500 元；赵副局长戒烟达 17 天，获奖金 300 元；钱副局长、陶主任坚持一周获得奖金 100 元，其余科长股长科员根据表现获得奖金不等。

第二轮戒烟竞赛活动开始时要求参加的人数增加，顾局长看到名单很高兴，冲陶主任得意道：主动要求克制自己的人多了，说明全局机关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时机成熟，可以在全局所属各单位轰轰烈烈开展，哈哈！陶主任当然表示再酝酿一番。这次戒烟中，顾局长忍耐三天，因为接待上级领导检查不得不开戒。但是顾局长获得特别合理化建议奖 600 元，其余戒烟人员奖金以此递减。

局机关戒烟竞赛第三轮开始的时候，陶主任亲自到各科室登记参加人员。他惊讶地发现，一部分以前根本不吸烟的人也报名参加活动。抓住正在身边的小郑问：开什么玩笑，你

根本不会吸烟！

小郑道：我在局机关开始戒烟时吸烟，目前已经上瘾成为铁杆烟民，足够参加戒烟竞赛的资格。为证明真实性和可靠性，小郑掏出一盒红塔山，给周围同事散一圈，刚好剩一支留给自己，叼在嘴里，哧的一声点燃，猛然吸一口，再吐出一个个圆圆的烟圈，陶主任没词儿了。

不吸烟怎么能谈得上戒烟呢！小郑说。

鉴于局机关戒烟的人数在不断增加，陶主任建议局长戒烟活动长期开展。目前，戒烟竞赛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追求伟大

○樵 夫

一天晚上，跟几个朋友喝了二两酒，晕晕乎乎的。回到家里，老婆孩子都不在家，又没有好电视看，就躺在沙发上犯懒。这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叶广站在门外。

叶广在一家小杂志社当编辑。父亲是刘志丹的部下，在延安时曾经和好多大人物在一起待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到我们这个地区的军分区当了个副政委，直到离休。叶广是叶老革命惟一的儿子，只得随其父在这小地方和我等一起混着。

“请进。”说着我把手在胸前摆动了几下，做了个夸张的姿势，像个法国古代的骑士。

叶片迟疑着。看了看黑咕隆咚的客厅，问：“老婆不在家？”

“不在！”

“灯也不开？”

“没开！”

说着，我把灯开了坐在了我原来躺着的沙发上，叶广坐在了我对面。

叶片不擅言谈，或者说不愿与人交谈。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95年，我和他、程歹徒一起出差到银川。途经延安，叶广提出休息两天，我和程歹徒都同意。第二天去杨家岭、枣园等地，叶广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说出了毛泽东、周恩来甚至丁玲、王实味的许多轶事，使我大吃一惊。晚上回来，我已疲惫不堪，躺在床上骨头像散了架，而叶广余兴未消，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这时，程歹徒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把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调到了台北台，而且声音很大，内容当然是攻击中共的。我还没反应过来，叶广却大吼一声：“关掉！”我一看叶广的脸涨得像小牛肝，心想，坏了，肯定要爆发一场争吵了。因为程歹徒平常就不是一个肯饶爷爷的孙子，现在这样呵斥他他能接受吗？但出乎意料，程歹徒没有反驳，只是愣了一下，把收音机关了，一会儿，才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自此，一夜无话，一路也无话，直到从银川回来，叶广再不和程歹徒说话。

过了段时间，我问叶广，在延安怎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叶广想了想说：“谁知道呢，当时就特别火！”此外，再没更多的解释。

叶广今晚来访，莫非有什么重要的事？

“没事。”叶广坐下后直截了当地说，“只是读了几天的书，怪烦躁的。”

“那你可以写呀！”叶广在编辑部是搞诗歌和散文的，平时也写点东西。

“唉——”叶广长叹一口气，说，“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我有一个办法。”我说，“保证能使你和我成为中国当代

最伟大的作家!”

“什么办法?”叶广有了兴趣。

“老婆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就你和我,徒步走遍全国,而且,身上不带一分钱!”

“那吃什么呀?”叶广有点惘然。

我说:“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没有了,去挣,有时还得去偷。这样,你不仅能饱尝人间的苦难,也将阅尽人间的各色人等,还怕写不出好东西?”

叶广笑了一下,慢悠悠地说:“好是好,不过……老婆……”

“怎么,是老婆不同意,还是舍不得老婆?”我故意逗他。

叶广不再回答,用手托着腮帮,牙关咬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又慢慢地说:“不过,我们可以先试试……”

“怎么个试法?”

“我们先从北五岔走到沙牙子……”

他说的北五岔是我们地区最西边一个县的最西边的一个乡,沙牙子是最东边一个县最东边的一个乡。这样算来,从西到东最少也有四五百公里。

“行!从啥时间开始?明天怎么样?”

“哪能呢。”叶广说,“总得准备准备吧!”

“那你说从啥时间开始?”

“下星期吧!”

此后,叶广又和我讨论了准备工作的一些细节:请不请假呀,带不带钱呀,带多少钱呀,带多少衣服呀,等等。但是,我一贯认为自己是一个雄才大略式的人物,对细节往往

有一种漫不经心式的疏忽，再加上当晚喝了二两，对于钱、衣服等小事更是认为微不足道，于是便信口开河。所以，对这些事究竟怎么定的，第二天也就忘了。

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书，老婆突然说叶广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找我聊天。出来后把烟点上正准备找个话题，叶广却先开口了：“明天走？”

我一下愣住了。想了半天，才模模糊糊地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我一下笑了：“你还当真啦？”

叶广的脸一下子红了。半天没说话，然后突然站起来，招呼也不打，径直走了。

老婆问：“什么‘明天走’？”

我说：“啥事也没有。”

老婆说：“那叶广怎么突然走了？”

我张了张口，没说话。

一诺千金

○贾 江

娟子毕业在农村呆了6年，进厂的时候就24岁了，分到机械车间跟刘师傅学钳工。那时候，刘师傅已经带了三个徒弟了，大林、少彬和柱子。大林个头挺拔，是厂篮球队的；少彬洒脱灵秀，是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柱子憨憨的黑黑的，是个孤儿。

娟子漂亮，一颦一笑对师兄们都是鼓舞。师兄们就拼命地干活，拼命地练技术，那锤那锯那锉就天天不闲着。娟子却静静地坐着，想着24岁的姑娘该想的心事。

那天，师兄三个拆设备，娟子把他们拆下的零件一个个地用汽油洗，用棉纱擦。在这样不紧不慢的工作中，娟子就擦出三个锃明瓦亮的小轴承套，顶针般大小。娟子稀罕，就套在了中指一个，食指一个，小指一个。那时候，人们都不兴戴戒指，娟子却从小就喜欢那个东西。

中午吃饭的时候，娟子的手指就被轴承套箍肿了，往下拿却拿不下来，慌得就给大林看。大林帮拿了半天，娟子疼

得直叫。少彬和柱子就跑过来，也没办法，就赶紧送医院。门诊的大夫说没啥好办法，只有连皮带肉往下撸了，吓得娟子直哭。这时候师傅撞门进来，看了娟子的手，气得直跺脚，几个徒弟就呆愣愣地站着不敢插话。半晌，师傅说有个办法可以试试，这就看你娟子的造化了。娟子的泪就有点要下来了。

师傅说，以前听说过有人往手指上套过这个东西，没办法拿，是用手锤砸开的，并未伤及骨肉。那是听说，现在是眼见；那是一个，现在却是三个。弄不好，娟子你就残了。

娟子说师傅求你了，师傅摇摇头，我老了，锤功不如从前了。

师傅这样说着就直眼看三个徒弟，大林、少彬、柱子，我知道你们对娟子好，现在娟子遭难了，你们谁替娟子解。屋里就没了动静。娟子抬起一双泪眼：三位师兄，娟子今年24岁了，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你们平日待我的好处，我心知肚明，现在不管你们谁替我动手，倘若把我的手保住了，我二话不说就嫁给谁，倘若把我的手砸残了，娟子决不连累你们。

大林的脸就白了，少彬的手就哆嗦了，屋里很静。半晌，柱子一步一步挪到娟子面前，娟子，我柱子今生是个孤儿，打懂事起没见到爹娘，没见到兄妹，进厂把师傅当爹，把师兄当哥，把你当妹妹。现在我替你动手，倘若我柱子能保你肉不伤骨不碎，我把你当亲妹妹。倘若我把你砸残了，只要你不嫌我，我就娶你为妻。

娟子说，柱子哥，你放心砸吧，倘若娟子我残了，我终生不嫁。倘若我娟子不残，非你不嫁。

此时，柱子轻轻地把娟子的手放在砧板上，只见柱子凝神贯注，手抡铁锤，只听“叭、叭、叭”三声脆响，轴承套应声碎裂，娟子的手肉没破骨没伤，柱子掉头就走。

1982 年，我得以跟柱子师傅学徒，那时他已 36 岁，仍孑然一身。

复杂与简单

○陈永林

我原在县工业局工作，后受聘省城一家报社做副刊编辑。

在报社编了三年副刊，因我编发的文章接二连三被别的报刊选载，有的还获了奖，总编很欣赏我。经编委会研究，报社决定正式调我。

办调动按理说很简单，只要拿了调动表，让原单位领导在原单位的意见栏里填上“同意调出本单位”，然后加盖公章就成了。可是我把这样简单的事弄得极复杂。

回到县城，我就拿着调动表找到局长。我恭恭敬敬递上一支“中华”烟，并恭恭敬敬点上火，然后说明来意。

局长说：“你这事，我们得开党委会研究研究。”局长打的官腔明白无误告诉我，并不是一支“中华”烟就能让他盖章。

我便想晚上去趟局长的家。

我连局长姓什么都不知道，自然不知道住处。后来探听到局长姓刘，住在青山湖小区 9 幢一单元 401 室。

晚上，我便拎着鼓胀胀的包去了刘局长家。

我对刘局长说明来意，刘局长这回一口答应下来：“行，明天我就让人给你盖章……啊，明天星期六。那你就星期一再去办公室找我。”

我把包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千恩万谢出了门。

星期六，我在街上碰见了战友王强。闲聊中，王强得知我办调动的事遇到阻力，就很热情地说：“你这事怎么不早给我说，工业局的张副局长就是我二舅。走，我这就带你去见我二舅。”

我想我盖章的事尽管刘局长答应了，但如果张副局长也同意了，那就更稳了。我二话没说，又去了商场。出商场时，口袋里的 300 元钱一分不剩。

张副局长也一口答应下来。

我心里感到踏实了。

可是我星期一去刘局长家时，刘局长冷冷地说：“你去找张副局长吧。”我去了隔壁办公室，张副局长眼皮也不抬一下：“你去找刘局长吧。”“张局长，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我这二把手没权，你还是去找一把手。”

原来刘局长和张局长不和，可是不理解他们不和与给不给我盖章有什么关系。我就打电话给王强，求王强帮忙。王强说：“我这就给我二舅打电话。”

一会儿王强找到我说：“原来都是你自己把事办砸了，你不能求两个有矛盾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办同一件事。你开初就没讲你已经去了刘局长家了，要不我也不会再带你去求我舅。”

“可是刘局长怎么知道我去了你舅家？”

“你以为当官像你这样傻？今天一上班，我舅就同刘局长说了这事。刘局长问你是我舅的什么人，我舅说你是我的战友。刘局长就知道你已求过我舅了。”

“那我的事不就泡汤了？”

“你可以直接求办公室主任。因为公章归办公室主任管。”

“办公室主任有那么大的权？没有领导的同意，能随便盖章？”

“只要符合政策的事，办公室主任就可以盖章。但是你切记，千万别说你已经为盖章的事求过刘局长和我舅，要不，你想盖章就是白天做梦。”

我只得又拎着个包去求办公室主任。

王主任问我：“你这事求过刘局长和张副局长吗？”

我摇头，很肯定地说：“没有。”

王主任就说：“这章我明天就给你盖。因为局里下过文件，凡是能调入别的单位的一概放人。”

我心里又纳闷，既然局里下过这样的文件，那张副局长干吗还去请示刘局长？官场上的事太复杂，想来想去，我就是想不透彻。

更让我纳闷的是，王主任给我盖章时，刘局长和张副局长都坐在办公室喝茶抽烟，他们像根本没看到王主任给我盖章，他们像不认识我一样。

听 戏

○赵 新

圆圆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五里铺村戏台上的锣鼓爆豆般地响了起来。夜很静，那鼓点就仿佛前两大跌落的春雨，滋润酣畅，活泼亲切。

男人对坐在炕上的女人说：咱走吧。

女人拢拢头发，拍拍衣襟说：走。

男人便把女人柔柔地抱起来，放到院里停着的那辆小拉车上，说：你坐好，坐不住就躺着，那不是铺着两床被子嘛，还有枕头。

女人说：我能坐，开车吧！

男人笑了：你这人真逗，好，开车！

小拉车吱吱呀呀走出烟雾漫漫雾气绰绰的村子，离开那晚炊的气息，柴草的气息，牛羊拱闹的气息，上了村前的大路时，山野便清亮得透明了。今天农历三月十五，月亮的光辉又轻又柔，又细又白，一地铺展开来，让人舍不得踏碎。

女人说：今年五里铺村的庙会真是过好了，天清地明，没

风没火；去年就下雨……

男人说：去年的雨下得还不小，咱俩从五里铺跑回来，衣裳都被淋湿了，成了落汤鸡！

女人叹了一口气：去年我的腿还没瘫……这一瘫就花了许多钱，让你到处去借债，求爷爷告奶奶，顶鼻子擦脸的，唉！

男人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谁叫你是我的女人哩！

小拉车吱吱呀呀往前走，风也暖，渠水也柔，草也香，堤岸上的柳丝像是喝醉了酒，悠悠地垂吊下来，痒痒地拂动人的脸面。小车上了一道斜坡时，女人闻到了男人浓重的汗味儿。

女人说：歇歇吧，歇歇吧！

男人说：不歇啦，这才走了三里路，还有二里地哩。再歇着，就误了看戏啦——头通鼓不是早打过了吗？二通鼓人家就开戏！

女人说：我看你脖子里流汗了。来，停下车我给你擦擦。

男人说：不擦啦，庄稼人的汗不值钱。孩子他娘，明天上午我一定拉你来趟五里铺，让你端端正正清清楚楚看场白天的戏！

女人说：白天的戏咱不看，白天人家卖票！

男人说：两块钱一张票……

女人说：两个人就是四块钱。

男人说：我不看。我在戏台外边听……

女人的声音哽咽了：他爹，那我还能看到心上吗？你好像是个3岁的孩子！

小拉车到了三岔路口，往西通县城，往东通五里铺，往

北就是他们村。已经看见戏台上的色彩斑斓的灯光了，还清清楚楚听见戏台底下儿呼娘喊，叫卖小吃！

女人高兴了：他爹，咱到啦，我整整一年不看戏啦！

男人说：到啦到啦，顶多还有一里地！

正要往东拐时，在那皎洁的月光下，一只黑色的包儿孤零零地躺在路面上，寂寞而清晰。男人停下脚步把包儿捡起来，信手扔给女人说：你看你看，我拾了一件东西！

女人把包儿拿在手里，它小巧玲珑，漂亮精致，等拉开拉链，从里面摸索出一件玩意儿时，大惊失色地道：哎呀不好，炸弹，炸弹！

男人的肩膀慌乱地一抖，立刻把车停好，走过来抢了女人手里的玩意儿。

男人笑了：孩子他娘，说你二百五你就二百五！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肥猪走路吗？这哪里是什么炸弹，这叫大哥大！

女人说：大哥大？笑死人了，大哥当然大！

男人说：这是电话，也叫手机，知道了吗？有钱的主儿才有这玩意儿，听说很贵！

女人果然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钱来。男人数了女人数，数了半天，知道那是 8000 元！

两个人呆了，愣了，傻了！

女人仰脸瞅着天上的月亮说：娘哎，咋就叫咱俩碰上了这事？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吓得俺的心乱蹦乱跳！他爹，你说咋办？

男人说：别慌别慌，我得先撒一泡尿，撒了再说！

女人说：是急得吗？你还劝我别慌！

男人说：有点儿！不过急和慌不一样，急是着急，慌是

……

戏台上的二通锣鼓猛然响了，爆豆一般热烈，雨点一般急切。听得见戏台底下的人一片欢呼，一片雀跃。

男人说：娃他娘，我想好了，我先把您送到戏台底下看戏——你看场戏很不容易，然后我再返回来等丢了钱的人

……

女人说：那等得上吗？

男人说：等得上，将心比心，丢钱的人心里一定很急。

女人说：那要是你送我到戏台底下的时候人家找回来了呢？找不见包儿人家不是更急？

男人说：那……

女人说：他爹，你别为难。我也想好了，反正这儿离戏台很近了，咱俩就在这儿一边听戏，一边等人。风儿挺柔，月亮挺圆，你看那树桃花也开了，咱就坐在小拉车上听人家唱，比到戏台底下看戏也不赖——起码心里踏实！

男人很仔细地端详着女人的苍白的脸，把车推到路边，搬两块石头把车轱辘支稳当，然后脱鞋上车，并着肩膀和女人坐在一起……

心理专家

○程维钧

一位 30 多岁的男子走进心理咨询室。

“你好。”程医生指了指面前的椅子，和颜悦色地问，“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吗？”

“我觉得活着没意思，我快要对生活绝望了。”男人愁眉苦脸地说。

“你下岗了吗？”

“倒没有。”

“你妻子呢？”

“她也有工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就是觉得没意思，一点也快乐不起来，我想我是得了抑郁症了。”男人沮丧地说。

程医生给男人做了一系列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测试。

“不用担心，”程医生说，“各项测试都显示你是个正常的人。”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变得快乐一点吗，医生？”

“快乐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只是你没有去发现和体会而已。”程医生像一个哲学家般解释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早上你吃完早饭，乘车准时到达公司上班，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可这算是什么快乐呀！”患者嚷道。

“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交通堵塞，也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没有因为迟到而挨上司骂，顺顺利利开始一天的工作，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快乐吗？”

男人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

“你在公司里从事什么工作？”

“财务。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烦透了，还要看上司的脸色，我简直不想干了。”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下岗没饭吃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在为找工作发愁吗？你知道有多少大学生在下车间、站柜台吗？而你，拥有这样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竟然还如此消沉！”程医生摇着头说。

男人不吭声了。

“你的婚姻状况如何？”程医生问。

“不是很好，平平淡淡。”

“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

“事业、家庭、妻子、儿子，该有的你都有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程医生说，“顺便问一问，你认为妻子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烧得一手好菜。”

“我的朋友，”程医生盯着眼前这个不快乐的人，“你可知道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吗？看来有机会得请你尝尝我家那位烧的菜，你的想法一定会改变很多。”

男人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你最近有没有投资股票？”程医生改变话题。

“没有。”男人有些莫名其妙。

“看来我得再一次恭喜你了，最近股市大跌，被套牢者不计其数，而你却分毫未损，难道不值得庆贺吗？”

男人想了想，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你儿子的学习怎么样？”程医生趁热打铁。

“不好，中下等。”

“以前呢？”

“更差。”

“那就是说有进步啰，你应该为此高兴才对。”

男人想了想，又不说话了。

“生活中有很多细节都蕴含着快乐，你却轻易将它忽略，”程医生接着说，“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喜欢喝什么饮料？”

“咖啡。”

“喜欢看球赛吗？”

“喜欢。”

“当你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靠在沙发上喝一杯香浓的咖啡，一边欣赏着精彩的球赛，那个时候你快不快乐？”

“是的，感觉不错。”男人若有所思。

程医生满意地点点头。

“我的朋友，其实你并没有什么事值得苦恼的，你比大多

数人都幸福，你的不快乐，只是因为你忽略了生活中美好的部分，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快乐。记住，千万不要为了一些小事而烦心忧虑，这一点很重要。回去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明晨醒来时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有机会的话，让你妻子好好教我那位怎样做糖醋排骨。”

男人也笑了。笑容中充满了轻松和感激。

程医生微笑着目送男人离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惬意地把背靠在软椅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微笑着伸手去接。

话筒那头传来护士小姐细细的声音。

“程医生么……院长叫你星期天来加班……是的……你不要生气，这不是我的意思，是院长……你不要对我发火，程医生……”

“啪！”话筒被狠狠地挂上了。

一朵花

○王明新

指导员到指挥部开会，中间休息，政治部主任找到他说，老白，给你调个人。老白说好事啊，我们正缺人呢。政治部主任说，是个女的，也姓白，早恋，怎么批评也不管用，让她到钻井队锻炼锻炼吧，你可得给我管好；那个小伙子也调到基层去了，我的秘书，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说到这里，政治部主任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小白就搭上老白的解放牌车到钻井队来了。

他们到队上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一班的钻井工正好下班在院子里擦澡，小白眼里出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一望无涯的芦苇丛，几排简易房恰如绿色海洋中的小舢板，在如血的落日中，十几个赤条条的汉子用脸盆舀了水一盆一盆从头顶往下浇。在那一瞬间，小白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原始部落。

下了车，老白用力咳嗽了几声，那些洗澡的钻工就哧溜哧溜钻进了宿舍。不一会儿，他们穿好衣服走过来，老白介

绍说，这是小白，指挥部给我们队配的卫生员。这时候大家才注意到，除了行李，小白身后还背了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

小白倒是个勤快人，队上没人生病，她也不闲着，不是帮着炊事班择菜就是揉面做馒头。开饭的时候，队上的人喜欢蹲在院子里围在一起吃，小白有时候也凑过来，与大家一边吃一边扯些闲话。渐渐地大家就知道了小白是上海人，下乡知青，下乡的时候当过赤脚医生，后来招工来油田。大家再看小白，就看出小白脸白白的，眼黑黑的，丰乳细腰，走路来风摆杨柳似的，是个美人。

一连十多天高温，芦苇叶都卷成了筒筒，简易房不隔热，进去出来一个温度，人没个躲的地方。下午的时候，一阵风掠过，天顿时暗了下来，随着一声炸雷，天漏了一样地往下倒雨。钻井队里不管是小伙子还是老师傅，都发出一声喊叫，从蒸笼一样的简易房里钻出来，冲到院子里，脸冲着天空，跳着高又喊又叫，那情景就像 1945 年欢呼日本鬼子投降。天热，人本来就没穿多少衣服，跳着跳着就不由自主地把身上最后的“守望者”也剥了下来，大雨中一片赤裸着的身子舞成了一幅抽象画。

小白在屋里上身只剩下一件乳罩，下身只留了一条裤头，还是热得喘不过气来。突然，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铜钱大的雨点从窗户打了进来，随着雨点进来的还有丝丝凉意。小白心里一喜，还没拿定主意是否跑出去凉快凉快，就听得一片欢呼声，院子里很快就集合了一群男人，大雨如注，他们在雨里狂舞乱跳，小白往外看，不由脸一红，一把将窗户关了。那天到队上来的時候，坐在驾驶楼里老白告诉她，队

上还没有过女的呢，你是第一个。

尽管风声似啸暴雨如泻，尽管人人都舞得酣畅叫得痛快，但指导员还是听到那一声不算大的关窗户声，他大喊一声，停止了大家的动作，并将自己手中旗帜一样舞着的裤头穿好。钻工们不跳了，也不喊了，只是舍不得这场难得的“淋浴”，他们在雨中站立成一座座雕塑。

雨就像一列路过的火车，呼啸一声便过去了。晚上到食堂买饭，看见小白大家就一个个让开让小白先买，好像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小白倒没啥，只是买了饭没跟大伙儿一块吃，端着碗回到了她那间卫生室兼宿舍的简易房。

这年冬天，钻工许茂和的妻子来队探亲，还带了个3岁多的小女孩，小白一下子多了两个女伴。春天的时候，在上海的母亲给小白寄来一盒奶糖，小白没舍得吃完还剩下几块，就去送给许茂和的孩子吃。许茂和的妻子是个农村妇女，人很实在，一定要留小白吃饭，小白推辞不过就留下了。除了一个腌萝卜不知是哪儿来的，其余的饭菜全是从食堂打来的。小白虽是上海人，但钻井队里生活单调，咸菜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吃得上，这样的腌萝卜小白还真没吃过，因此吃起来就格外香。过后有人告诉小白，萝卜是许茂和自己腌的，并说许茂和有个特大号的搪瓷缸，妻子来探亲的时候当夜壶用，妻子走了就用来腌咸菜。小白听了当场就吐了一地。许茂和知道了就找那个多嘴的钻工打架，两个人都打伤了。

第二年恢复高考，小白考上了上海的一个医学院，指导员给小白写的鉴定，送到指挥部就通过了。小白走的时候，哭了整整一个下午，送小白上车的时候，指导员说咱们队上人

人都有个外号，这你是知道的，其实大家也给你起了，就是没好意思叫，你要走了，还是让你知道了吧：一朵花。小白听了，大哭不止，车也上不去了。

把 关

○顾文显

我们厂子规模不大，锅炉用煤全靠自己买，出一个价儿，汽车给送到。现在社会上有的是倒爷，自然会赶着找上门来。

可这里头说道大着呢。倒爷们一个个鬼精鬼精，人说无孔不入，他们是无孔也入。煤送到，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扣了量，搀了假，验收人员通不过，烧煤的工人也不干哪。他们有招，常把验收员、锅炉工们请去饭店里吃喝，事后验收员、锅炉工们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扣量，任他们搀假。

管后勤的科长也受了贿，弄得厂长大为恼火，亲自过问。

厂长当然不能见天去煤房旁看着，况且他也未必真懂。他观察，那帮锅炉工个个好饮，验收员也是酒徒，隔三差五，喝得满脸通红。厂长过去追问：“在哪儿喝的？”

“在……家，家里来了客……”

“胡说，分明是卖煤的请你们，当我瞎了？”

撞上这样明察秋毫的领导，酒徒们当然只有垂首不语。

撤！

换不会喝酒的！

可新上任的验收员很快提高了吸烟的档次，这一切，瞒不过我们的厂长。

撤来换去，想不到把我换上了。我烟酒不沾，全厂闻名。

早就盼着这工作了！厂长叫我时，已有点风声传入我耳，有准备，还是忍不住要紧张。

厂长说，小丛，这活儿没技术，需要的就是严格，认真。

我说，厂长，放心。

上任第一天，那些倒霉（煤）的不知验收员换了人，仍拉了平平一车煤来，并且对了渣。扫一眼，心中有数，我干脆踱进我的验收办公室去了。没我的验收小票，他卸了车，那才是白痴，往哪儿领钱去？

果然不一会儿，端着笑脸进来一位。我知道他是奔我来的，故意摆出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翻报纸。

“主任。”他怯怯地叫。

跟我来这一套，我不吃。我冷冷地说：“走错了门，同志，这哪有主任？”

“就是找您哪。”脸笑得更谦恭，双手敬过一支“阿诗玛”。

“不会。”我连手也没伸。

“主任，我们是送煤的，请您验收。帮帮忙，今后咱们常打交道，一回生，两回熟，哈哈。”

我说：“你那煤数不够，而且搀了假。请拉回去，我不能验收，前几位验收员的下场没看见？”

对方十分油滑，一个劲儿地赔小心，说下回一定送好的，保质保量。还说，待会儿，给我接接风，祝贺高升。

喝酒？我告诉他，我闻见酒味就恶心。

实在没办法了，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掏出一沓钱，放在我面前。“主任，我绝不是贿赂，这点心意，您可不能打我的脸啊。”

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但我没接，也没给他往回塞，态度温和了一点，但仍然严肃：“这倒不必。你当我不知道？你终年送煤，一车少半吨，年底多少钱？跟你明说，今后，量，别太过不去眼，假却不能搀了，烧煤的只管质量，不管数量，今后，你不必跟他们打交道。”

如开茅塞，那家伙感激不尽，并答应每月给我相当数量的“辛苦费”。我仍是满脸严肃：“那倒不必，弄不好传出去，我上哪儿吃饭去？”

他一听，急了：“主任，我疯了？我臭您，那不是打自己的饭碗吗？这事只你我知道。”

卸完车，我主动去厂长办公室，从那笔钱中抽出两张，放在桌上：“厂长，刚才那卖煤的搀了假，让我好一顿训，非让他拉回去不可，吓得他掉了泪。其实咱哪能让他拉回去呢，下不为例就是了。临走贿赂我 20 元钱，上缴。”

厂长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十分慈爱：“揣着。他给了，你拿着，算是奖励。小伙子，你行啊，记住，我信任你，你一定要把住燃料这道关。”

我还是那话。我说，厂长，放心。

发 烟

○翁志刚

在桃花村，一个记者来到村委会，村长喊来一帮子村民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问村民张三：“你们这儿老百姓都很富裕吧？”

村长在一边给张三发烟，张三回答：“都富裕！”

记者问李四：“你们村人均年收入有多少？”

村长给李四发烟，李四回答：“1千。”

“1千？”记者惊讶道。

村长像看出了记者的不满，接着再给李四发去一根烟，李四改口，说：“是上半年1千，下半年1千，拢共2千！”说完把一根烟塞进嘴一根烟挂上耳朵。

记者露出了点笑脸，转而问王五，说：“你们这位村长是民选村长吗？”

村长给王五发烟，王五答：“是的。”

记者又问：“上头没干预？由你们自个儿投票直接产生？”

村长没发烟，王五不急着回答，而是看着村长并向他摆

弄着手指头，村长似乎看懂了对方的意思，又赶紧给他发烟。王五就慢吞吞地说：“动手的活乡干部会干？他们只管发话，我们就忙打打钩，这你能说不是我们投的票？”为这回答，王五颇感得意，尔后拿着刚接过来的烟把它夹藏到耳朵上。

这时，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他每次向村民提问，村长都在一旁发烟，因此也闹不清楚他们之间打什么哑谜，可不好胡乱猜测，便接下去问李六，说：“你们村设立了村务公开栏吗？”

村长给李六发烟，李六答：“设立了。”

“都有哪些内容？”

村长又给李六发烟，李六把这根烟挂上耳朵，答：“有村民提留。”

村长不大满意，再给李六发去一根烟，李六把它接过来挂在另一边耳朵，答：“还有村民修桥补路的捐款。”

村长还是不满意，接着再发烟，李六耳朵、嘴都搁不下，就把它握在手心，答：“还有抓村民田间地头撒尿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罚款。”

村长仍觉得不对劲，还想发烟，可一摸烟盒空了，于是把手探进口袋，看到这一幕，村民张三霍地站了起来，说：“村长，这会儿恐怕是轮到我回答了！”

一旁的记者莫名其妙，心想咋的，采访哪个还兴平分？可张三抢着回答，那不妨就问他：“你认为村里在公开栏公开的账务合理吗？”

而张三两眼盯着村长不吱声，他在看着村长抓口袋。村长头上就出了汗。

记者当张三没听见他的话，补问一句。

然而张三还是在那儿愣愣地瞅着村长，那样子就像村长他能在口袋里抓点什么，以至于记者又追问，他老大不乐意瓮声瓮气地说：“等会儿。”

记者还不明白个中原委，纳闷道：“合理不合理你只管回答，何须等会儿？”

张三不耐烦，说：“你倒像没瞧见我们村长抓口袋？村长没表态，让我咋说村务公开栏公布的账务合理不合理？”

记者愈发迷糊，说：“这与村长抓口袋有啥干系？”

“干系大呢！”张三上火，吼，“你睁眼瞧瞧，李四、王五、李六他们获得的报酬，哪个不是又叼又挂？可我，坐这儿老半天，嘴里还是这根烟，倘若村长这会儿说口袋里烟没了，我还怎么说村务公开栏上的账务合理？”

记者没想到张三争着回答，是指望村长给他发烟，顿时哑然。

带回家看看

○马新亭

好久没见到父母亲了，心中不免惦念。星期天带上妻子领着儿子回家看看。我知道父亲爱吃点熟食什么的，尽管妻子下岗，我单位的效益也不太好，路过集贸市场时，我还是称上一个猪心，一斤猪头肉，尽尽孝心。

我们一家3口10点走进家门，父母亲知道我们来，已把中午的饭菜张罗好，光剩下炒了。父亲工资不高，母亲没有退休金，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看得出还是尽力准备了一桌好饭。

吃着饭，母亲问：“你家里还有没有花生油吃？”

我说：“有，才分了10斤。”

刚满5岁的儿子趴在茶几上只顾埋头往嘴里扒饭。我们几个大人围着圆桌喜欢得不得了，父亲不断扭着身子往儿子的碗里夹肉夹鱼。

母亲说：“油，你也带回去吧，俺又吃不了。”我知道母亲又在变着法地让我捎着，我在厨房炒菜时分明看见油桶的

油快见底。我猜测这油肯定是二哥送来的，每次父母都不舍得吃，给我留着，父母知道我们兄弟几个中，顶数着我日子过得紧。

我确实不愿再在父母身上揩油，说：“我又不是没有，捎油干什么？”

母亲见我态度坚决，便说：“不要不要吧。”

吃完饭，我和妻子坐在沙发上，陪父母说说话，儿子像扫荡一样在每个房间里折腾。

我看见父母亲的头上好像又多些白发，心里就酸溜溜的。

又喝了阵子水，父亲说：“趁天早，你们回去吧，家里又没啥事，天晚了不好走。路上慢着点。”

我说：“行啊。”便站起身，对妻子说：“咱走。”

妻子去给儿子忙活着穿上外衣，刚要出门，儿子说了一句话，惹得全家笑弯了腰：

“妈妈，你怎么不捎着那桶花生油啊！咱家不是快没有了吗？”

母亲就急忙往厨房里走，说：“孩子嘴里说实话，我去拿来，你们带着。”

父亲就故意逗儿子：“不给你啦，不给你啦，快走吧，快走吧。”

儿子赖着不走，拖也拖不动，一个劲儿说：“要，就是要。”

我一把抱起儿子，和妻子一溜烟似的走出家门。走出老远，我回头望望，满头银丝的父母提着那桶花生油还站在家门口。

儿子在妻子的怀里还一个劲儿问：“我爷爷奶奶给咱花生

油，你们咋不要呢？”

我叹息一声说：“等你大了就知道啦！”

乡长住店

○田尚培

焦大为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凭着勤奋好学，从小学上到高中，只可惜考大学时差了2分名落孙山。后来乡政府招考公务员，他参加考试成了乡政府办公室的职员，几年之后又当上了副乡长。

这天早上，焦大为一上班就被关乡长叫到了办公室，满怀深情地说：“小焦，县里组织乡长学习班，是为县里培养后备干部的。我和其他几个副乡长都岁数大了，我们几个研究了一下，决定派你去，这是个好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哇！”关乡长拿出一个表格，交给焦大为，又说道：“县里把你们都统一安排在蓝天宾馆了，费用县里报销。你准备准备明天就去吧。”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焦大为既意外又感动，好半天才想起应该表个态，忙说了一些感谢组织关怀，一定不负众望的话。

第二天，焦大为起大早坐上了开往县城的第一趟班车。不巧的是，车在半路出了毛病，等他赶到蓝天宾馆已经是傍晚

了。服务台早已有人接待，他一说自己是来参加培养后备干部学习班的，接待人员看过他的工作证后，指着墙上的价目表说：“焦乡长，县里给你们准备了三种客房，价位是 200 元，160 元，80 元，您可以随意选择。”焦大为外出已经习惯住高档客房了，当即指着 200 元一间的客房说：“住这个吧。”接待人员让他填完住宿表，宾馆服务小姐笑容可掬地伸手礼让道：“焦先生，请。”然后把他领到了 318 房间。

这个房间装饰讲究，陈设豪华，焦大为一屁股坐在沙发里，舒舒服服地闭上了眼睛。想着从今往后吉星高照，大富大贵，他心里得意极了。不一会儿，门铃“叮叮咚咚”地响了，一位服务小姐进来请他下楼用餐，他起身随服务小姐来到一个包厢。包厢里又是一个灿烂的世界，墙上贴着拥抱接吻的裸体画，角柜上放着大屏幕彩电和影碟机。入座后，服务小姐说道：“先生，你们的饭菜可以按自己的口味随意点。”说着递上了菜谱。焦大为心想：县里统一报销，不吃白不吃。便接过菜谱点了清炖鸡，黄焖鱼，野山羊肉，笋丝拌牛肉干，又要了一瓶“五粮液”，琳琅满目地摆了一桌子。

焦大为吃完喝完，抹抹嘴站起来刚走出包厢，那位小姐马上迎上来说：“先生，您用好了吗？”焦大为点了点头，小姐又说道：“先生，你们还安排了桑拿洗浴，您要现在就去吗？”没想到县里想得这么周到，焦大为高兴坏了，马上说道：“就去吧，洗完了好休息休息。”说着跟着小姐去了桑拿室。洗浴、桑拿之后又按摩、推拿，各种服务都享受了一遍。

焦大为睡了一宿好觉，舒舒服服地刚起床，便传来一阵敲门声，他趿拉着鞋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两位陌生人。焦

大为问道：“你们是……”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点的说：“我们是县委组织部的，我叫田立峰。”说着，递给焦大为一张名片。焦大为接过来一看，这位田立峰竟是县委组织部部长！焦大为明白了，这是组织部的人看望学员来了，他马上毕恭毕敬地把两位组织部的人让了进来。

田部长进来之后，坐在沙发上，严肃地说道：“焦大为同志，这次县里请你们来，不是办什么学习班，培养后备干部，是选拔县宏大公司总经理。原总经理姜明德收受贿赂被免职，县委研究决定，从全县副乡长以上干部中进行选拔，你是被确定的三个干部中的一个。”焦大为听到这儿，心“怦怦”急跳起来，县宏大公司总经理是副县级干部，自己要是被选上，一下就是提了三大级呀！他想到这儿，不由把伸着的腿蜷起来坐正了。

这时，田部长拿出一张纸放在焦大为面前说：“这是你的住宿结算单，也是考试成绩单，满分 1000 分，你得了 900 分，在选拔的干部中你的分数最高。但是我们这次选干取的是最低分，你没有入选。”焦大为不解地问道：“这……”田部长语气分明严厉了，说道：“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你们三个干部分别被安排在三个宾馆，你得的 900 分是你昨晚的食宿费。县委出于对你们的爱护，决定把考试的情况公开向你们说明，希望你们从中吸取教训。你是 900 分，还有一位是 500 分，另一位是 100 分。面对同一考题，他的住宿费是 80 元，晚餐只花 20 元吃了一份便餐，其他服务项目一概谢绝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说罢，田部长起身告辞。

焦大为恍如梦中，一次考试，一次高规格的感受，一觉醒来，他丧失了一次人生的大好机遇！

狗 外 交

○阿 贵

我和一个单身女人生活在一起，她应该属于很多商家盯住的骗钱对象——白领。不幸和这样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我不得不过着人一样的生活——就是那种类似甲壳类动物的生活方式，我出门的机会甚至比人还少。

有一次 MY BOSS（这是我对主人的时尚称呼）看一本关于狗类的书，她把我叫到眼前，经与书上的一番比照，她很肯定地说：“嗯，你属于社交型。”尽管我不能认同书上那个毛头毛脑的家伙与我同类，但我爱“社交”这个词。

我的社交才能的充分展示还是在我客居莘庄的时候。

MY BOSS 要因公出差，她只好把我寄养到她一个朋友的父母家。我受到了超乎意料的热烈欢迎。因为我的到来，膝下无孙的两老终于有了一个代用品，用以操练他们对第三代的热情。

很少出门走动的老爷子破例敲开了楼下孙老师家的门，就有关我的饮食问题开展了两年以来第一次邻居间的友好访

问。因为孙老师家也养着狗，且看起来很肥硕。同样退休闲居在家的孙老师十分惊喜，不知是否出于对我促成两家邦交正常化的感谢，她建议老爷子给我小排+水果+煮蛋的常规食谱。

因为我的到来，两老变每天上午买菜的一次外出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次，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充分利用房地产商许诺给他们的大片绿地了。

第一次下楼，我就乐疯了，没想到有这么多同类陪着他们主人在外面玩。我立刻热情洋溢地冲上前去结交。在两家狗儿亲密问候时，绳子后面的主人也不得不彼此靠近，这些平日进进出出经常碰到但没什么话说的芳邻们，先有几分羞涩几分矜持地点点头，一个问：“雄的雌的？”另一个心领神会地说：“雌的，你的呢？”极像对暗号。然后他们就从各家狗儿的生活细节开始，一直聊到他们家的孩子、老公老婆或者利息下调装修事故等等。我们狗儿当然没兴趣听这些，但身为宠物狗，我们都很有职业道德，对人类的各种天性和弱点充满理解和宽容。所以你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两个牵着狗的人凑在一起热烈地滔滔不绝，而两条狗儿却离得远远地尾对着尾各自望着远方，眼中满是渴望和忍耐。

MY BOSS 打来电话，十分不安地就我可能带来的巨大麻烦致歉，没想到听到的是两老对我诚挚的赞美：“阿贵真是条好狗，靠他的狗外交，我们交了很多朋友呢，不用每天闷在家里看电视了！”而我更加感激两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因为他们使我终于过上了狗的生活了：我可以在草地上奔跑，在泥里打滚，在每个看到的桩状物上浇点我独一无二的气味作

为新领地的标志，发现新大陆的成就和速度绝对超过了哥伦布。

我的社交天赋经两老的传播已为至交友好所遍知。一个周五，老太太侄女的表妹提着果篮专程上门拜访二老。在对我进行一番现场考察之后，表妹正式提出能否借用我半天当做约会嘉宾。

事情是这样的，表妹为人内向不擅言辞，每次交新男友，第一次约会总因找不到足够的话题而尴尬，故准备带上我在紧要关头充作谈资。两老对这个创意大加赞许，而能出一趟远门找自然愿意。于是我被穿上红色带图案的毛衣和软皮鞋，喷上让我连连打喷嚏的香水，跟着同样红彤彤香喷喷的女孩一起去锦江乐园赴约会。

我统计了一下，在他们约会的两个小时之内，共谈到我12次，总计53分钟。当然都不是就我谈我，比如男孩说：“好可爱的狗狗，我小时也养过一条……”就此谈到他少年时代的种种趣事和辉煌。女孩说：“啊，我喜欢狗，主要是它乖，忠诚，有爱心，善解人意，能随叫随到……”当然，男孩和我都明白她说的不仅是狗。凡此种种，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次约会的完满使我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所以我近期正在筹备个人独资的“约会嘉宾”出租网络公司。名为“骚狐”，通过网络为需要的人出租“约会陪伴狗”，注册资金1元。当然目前老板、经纪人和员工都只我一个，但谁能说有朝一日不能得到风险投资或上市呢？到时，说不定我倒真能过一把当“贵总”的瘾呢！

窗 口

○苏学文

新连长要来报到的消息传出后，连队里最忙的就是文书和通信员了。

自从老连长调走后，全连都一直盼着新连长尽快到任。建制班排的战士有班长、排长带着，还不显山不露水。连部的通信员、文书就不同了，他俩的顶头上司就是连长、指导员。私下里，通信员、文书都有分工，一般通信员跟连长，文书跟指导员。

老连长走后，通信员整日没事可干，蔫蔫的。想去为指导员服务，却又插不上手。因此，心里就老盼着新连长能早日报到。可是，又不知道新连长长得啥模样。脾气怪不怪。通信员是年初入伍的新兵，新兵训练结束后，就被老连长挑到了连部。

本来，他是不愿当通信员的。连长问为啥，他说怕当不好。连长就一笑：“怕当不好，你才能干好。当通信员没亏吃，年底学技术、入党都优先。”通信员一想，那就干一年吧。

文书是第三年兵，脑子挺灵，琴棋书画都懂，深受指导员的器重，在连队顶上副指导员用。只是，老连长对文书有些看法，与文书不亲不疏的。文书心里就一直疙疙瘩瘩。老连长调走，文书才松了一口气。新连长要来，文书就琢磨着，一定要给连长一个好印象，不然，以后的日子不顺畅。

这天早上，文书吩咐通信员：“快到服务社买几张彩纸来。”

通信员木讷着：“买彩纸干吗？”

文书说：“给新连长布置宿舍。”

通信员心里一紧：“新连长来了？”

文书眼一眯：“中午就到，快去。”

通信员颠颠地跑了几步，回头又问：“买什么色的彩纸？”

文书：“红黄蓝三种。”

通信员从服务社买回了彩纸，对着房子发愣。就想，新连长又不是来结婚，干吗要彩纸。

文书看了眼通信员，又看了眼窗户，说：“愣着干啥，还不快把窗户上的旧纸撕了！”通信员一边撕纸，一边小心地问：“这窗户还贴啥纸？”

文书说：“不贴纸咋行？屋里干啥事，外面都看得见。”

通信员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的树上有一只小鸟在枝上跳来跳去，唧喳地叫，便想，窗户贴了纸，在屋里不啥也看不见了。又想，文书是老兵，得听文书的。就问：“那贴啥颜色的纸？”

文书把红纸递给通信员：“你把红纸贴在窗户上看看。”

通信员把红纸贴上去。文书盯着窗户看了半天，自言自

语地：“红色象征着热情，连长一到就有温暖的感觉。”

通信员嘀咕一句：“红色太刺眼，也俗气。”

文书眉头皱了皱：“黄色高雅、柔和，富有浪漫情调，还有诗意。”

通信员又嘟哝一句：“连长又不是诗人。”

文书眼一瞥：“你懂啥？新连长是师机关下来的，肯定有档次。”想了想。又说：“不过，军事干部喜欢诗情画意的不多。”

“指导员是政工干部，不是也不喜欢诗情画意吗？”通信员说。

“指导员是农村人，新连长是大城市入伍的，又是大学生，跟指导员爱好不一样。”

“你咋知道？”通信员疑惑地问。

“你这通信员是咋当的？连首长的兴趣爱好都不知道，这工作能干好吗？”文书带着教训的口气说。

“你说咋办吧，我听你的。”“贴蓝色纸。”

通信员赶紧撕下红纸，又将蓝色彩纸贴上去。

文书盯着窗户看，看了一会儿，问通信员：“你说这蓝色纸有啥特点？”

通信员也盯着窗户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名堂，摇头说：“不知道。”

文书笑了笑：“蓝色清爽、幽雅，蓝色的湖水，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总之，蓝色让人感到舒适。”

“那要是连长不喜欢蓝色呢？”

“你咋知道连长不喜欢蓝色？”文书瞪了通信员一眼，有

些生气道：“赤、橙、黄、绿、青、蓝、紫，连长总要喜欢一种，要不，再换。”

文书和通信员忙了半天，中午终于迎来了新连长。

连长进了宿舍，看了看窗户，说：“屋里太暗。”他打开窗户，一股光亮拥进屋子，连长又说：“通信员，把窗户上的纸撕了。”

文书和通信员都一怔。

临终李夫人

○李洪法

日光艰难地爬上窗棂，几束浅淡的光线照射在床头上，照射在李夫人那张干枯而灰暗的脸上。李夫人睁开她那双已经失去神色的眼睛望向窗外，嘴唇翕动着，嗫嚅着：“皇上，皇上来了没有？”昏迷了几天后的李夫人，如同做了一场大梦，总算苏醒过来了。

一直守候在身边的侍女小香俯身问：“夫人，您醒来了？”

李夫人见小香站在床前，便用手按着床边，把头慢慢抬起。小香意识到她是想坐起来，立即抓住她的胳膊用力往上提，帮她坐正；又用棉被和枕头在她四周塞紧，支撑着她的身体。

李夫人吃力地喘上几口气，一直望着窗台上那面金光闪闪的铜镜，默不作声。

小香把镜子摆正对准李夫人，手持木梳开始为李夫人梳理蓬乱的头发。李夫人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容，便立即用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接着又昏倒在床上。小香吓

得慌了手脚，扔掉手中的木梳，急忙抱住李夫人，喊道：“李夫人，李夫人，您这是怎么啦？”

小香托人第二次向汉武帝报告了李夫人的病情。

汉武帝几个月前曾听说过李夫人患病，这次听到消息后，始知夫人病已很重，李夫人的音容笑貌此刻又浮现在他的脑际。

几年前，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在家里宴请武帝，同时为他引来一名乐工，名叫李延年。延年熟知音律，会谱新曲，能歌善舞。在宴席上，为了助兴饮酒，李延年为武帝和公主边唱歌，边跳舞。他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唱着，跳着，反复地唱，不停地跳。武帝兴奋不已，不自觉地击打节拍，随声唱起来，如痴如醉。以至于歌歇舞停了，武帝又陷入了沉思，他叹息道：“善。难道人世间果真有这样的美人吗？”李延年望着汉武帝，并不答话。平阳公主开口说道：“延年有个妹妹正是这样的美人。”

武帝心里一亮：“真的吗？”他命李延年赶快把妹妹领来。

几天之后，李延年带领妹妹来到皇宫，武帝一看，果然是一位绝代佳人，犹如仙女下凡，且能歌善舞，她由此得到武帝的宠爱，并为武帝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昌邑王……

想到这里，武帝便决定去探望李夫人。

汉武帝来到后宫李夫人的居室。小香及李夫人的姐妹们向武帝行礼后，转身对李夫人说：“夫人，皇上来看您了！”

李夫人一听是皇上来了，赶紧拉一下被头，把原来半掩的脸全部遮盖起来，并不说话。

汉武帝坐在床边，低声唤道：“夫人！朕来看你了。”

李夫人蒙被盖脸，有气无力但却是清清楚楚地说：“感谢皇上不忘之恩！然而，妾因久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天子，愿以王及兄弟为托。”

一边说着话，一边把被头掩得更紧了。

汉武帝说：“夫人病得这样重，恐怕难以康复。你就抬头看我一眼，嘱托王及你的兄弟，不是更好吗？”

稍待片刻，李夫人说：“妇人久病，貌不修饰，不能见陛下。请皇上原谅，妾不敢以懒散情态正视陛下。”

汉武帝脑子里闪烁着的一直是患病前的李夫人，此人现在近在咫尺，所以很想再次看看她的风致，于是执拗地说：“夫人只要看我一眼，我将赏你千金，并封你兄弟为尊官。”

此刻同样固执的李夫人答道：“给不给兄弟尊官，全在皇上一句话，不在是否看一眼。”不管武帝如何要求，夫人就是不露面，她竟索性翻转身体，把脸朝向里边对着墙壁，低声哭起来，不再说话了。

武帝知道已经不可强求，失望地站起来，与李夫人告别了。

小香及众姐妹送走了武帝，反回身来一起责备李夫人：“皇上来看你，你都不看皇上一眼，况且你还把兄弟嘱托给皇上。你恨皇上吗？你怨皇上吗？”李夫人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敢怨恨皇上。我之所以不看皇上，正是为了嘱托我的兄弟。我本是微贱之人，是因为容貌姣好而得到皇上宠爱的。如今皇上见我面容毁坏，颜色非故，必定会因厌恶而唾弃我，哪里还能追思旧情和顾及我的兄弟呢！”

李夫人死后，汉武帝用厚礼安葬了她。

李夫人死后，后宫里的美女依旧多得不可胜数，但汉武帝却时常想起李夫人。武帝脑子里装着的一直是第一次见面时李夫人的形象。李夫人活在世上时，汉武帝几个月没有去看她；李夫人死后，她那副鲜花般的面容，她那苗条的身影，她那娴熟而迷人的舞姿，反而时时伴随着武帝了。

日日思，夜夜想。汉武帝思念李夫人到了饭不香、夜不寐的程度了。方士少翁求见皇帝，献计说，小民有一上技，能使皇上见到李夫人。武帝听了大喜，连忙答应照办。

少翁找到一个大房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房间一端点上灯烛，设上帐帷，供上酒肉，让武帝坐在另一端观看。武帝模模糊糊看到李夫人就在帐帷之中，只见她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武帝赶忙近前就视，但却看不到了；退回原来的地方，又可看见。

夜夜想，日日思。武帝看到李夫人的身影时，就惊喜，看不到，就沮丧，就悲戚，弄得他神魂颠倒。他对着帐帷里李夫人那模糊的身影吟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何姗姗其来迟！”他命乐府诸乐家弦而歌之，每到思念李夫人时，就唤乐工来演奏一番。

按照李夫人临终嘱托，武帝重用了她的两个哥哥，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任命李延年为掌管朝廷音乐的最高长官协律都尉。

制造“崇拜”

○孔兴民

我表哥索拉西是歌星。歌星索拉西就是我表哥。那年夏天，我表哥到某地参加一个演唱会，歌星多来咪也去了。我表哥出场时，台下只响起稀稀拉拉的一点儿掌声。轮到多来咪出场时，台下许多人顿时变得异常狂热，他们拼命地叫喊着多来咪的名字，上台献花的，一个接一个。这事儿对我表哥刺激很大。当他得知多来咪的那些“崇拜者”是多来咪叫人用车从当地一所学校拉来的后，便委我重任，要我在他每次演出前为他弄些“崇拜者”，在他演唱时为他而“疯狂”。表哥决定这样做，并非是因为他虚荣心特强，他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要知道，一个歌星没有多少崇拜者，那就说明他受欢迎的程度低，受欢迎的程度低出场费也就低，想做个广告狠狠捞上一笔，那就更是白日做梦了。

“嘟嘟嘟……”我的手机响了。是表哥打来的。他告诉我说，他就要到西部某市参加一个大型文艺晚会，要我多给他弄些“崇拜者”，多来咪也要去，这次一定要压倒他。

我立即乘飞机飞往西部某市。到了某市后，我又立即乘车来到某中学。给了校长几千元“赞助费”，他便答应给我几百名学生。

第二天下午，我将几百名学生（大都是女学生）集中在学校足球场上，对他们进行一次“崇拜”训练。我手持电喇叭大声喊道：“同学们，你们崇拜的偶像是全国著名男歌星索拉西，他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女朋友……”

“我崇拜的是刘德华！”

“我崇拜的是张学友！”

“我崇拜的是……”

我生了气：“刘德华算什么？张学友又算什么？他们是‘天王’，那么索拉西他就是‘玉皇大帝’……”

“我就是要崇拜刘德华，不许你说刘天王的坏话！”

“我就是要崇拜张学友，不许你贬低张天王！”

“我就是要崇拜……”

学生们乱起来，我一下子慌了，赶紧说：“同学们，你们崇拜刘德华等港台歌星，我不反对。其实，崇拜港台歌星和崇拜索拉西并不矛盾，就像你们喜欢语文和喜欢数学并不矛盾一样。同学们，凡是崇拜索拉西的，除了今晚免费入场观看演出外，还将获得一件有索拉西签名的精美礼品。表现特好的同学，还将获得一张索拉西的个人演唱专辑。好了，我现在把一些要求给你们讲一讲。索拉西出场时，大家要站起来大声叫喊，拼命挥手，总之，越疯狂越好。索拉西唱歌时，大家要举起双手，左右来回摇动，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崇拜”训练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那天晚上的文艺晚会，电视台现场直播。我想你一定看到了，我表哥的那些“崇拜者”是多么“激动”，多么“疯狂”，他们不少人都“哭”了，我发给他们的眼药水，总算没白发。

校庆的符号Cu

○王正寅

在列车的卧铺车厢，一对阔别 40 年的老同学 M 和 H 不期邂逅，原来二人都在报纸上看到了在家乡读中学时的母校明日举行建校 40 周年校庆纪念，都是共赴校庆的，并且知道了 M 是北方某市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H 是另一北方城市工业大学教授、校长。40 年，它是如此之长又如此之短，以至于二人对班主任老师、科任老师和母校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依然历历在目，备感亲切。母校母校，游子心中母亲的怀抱。那个他们生长的古镇，听说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了附近大城市的一个区。那里虽然已没有了他们的亲人，但家乡是永恒的，那是祖居和个人出生的地方，割舍不断的乡情呼唤着。

列车行驶了 17 个小时，天亮了，M 和 H 神聊一夜，终于在家乡小站下车，边谈边浏览，来到了母校。门房老头说，天还早呢，你们就在操场边那棵古槐下歇歇腿儿吧。提起古槐，二人猛地来了感情，那是当年夫子庙院里的一棵千年古槐，在

新校舍未建之前，学生们就在夫子庙内各个殿堂和古槐下上课。如今古槐更粗更茂了，他二人来到树下，感慨万千。过了一会儿，来参加校庆的本镇本市的老同学，自然地也都聚到古槐下，古槐成了凝聚往日情愫的一种象征，话特别的多。

“喂，面酸梨，你现在成了化学家呀，没想到你会这么出息。”

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学不无讥讽地挖苦 M，他们当初是老对头，经常吵闹。

M 指着 H：我才到哪儿，枣蒺藜现在是名牌工业大学教授、校长啊。

H 却指着这位女同学说，赵红叶，你的经历肯定潇洒。

赵红叶抿嘴耸肩，表示没啥可谈。她确实很潇洒，身穿时髦时装，颈上手珠光宝气，来时乘坐一辆轿车，在校门口被老传达拦下来，来到操场站了半天，因无人理会她，她发现了古槐下的人群，才来到古槐下。

这时，在校生们队伍已排好，大会开始了，首先是校长报告 40 年校史和近几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古槐下的中老年人立刻静下来。校长报告中响亮地提到建校以来，出现了多少研究员，多少教授，多少作家艺术家和多少总经理董事长等企业家。数字精确，有 10 位数，也有个位数——提到了大学校长 1 名。M 嘀咕，也该把咱们这些老校友请到前面就坐，年龄大了，而且千里迢迢地赶来。

校长报告完了，开始了教师、学生代表发言。校长报告时眼睛就盯着古槐下，现在他喊来一个大个子工作人员耳语几句后，大个子就颠儿颠儿急奔古槐，喊着：接到请柬的请

随我到前边贵宾席就坐。立刻就有几人应声跟他走了，坐在主席台旁的许多座位上。M 看看 H，又看着赵红叶等人，说：原来咱们这些人不是被邀请的，没意思呀！不由得吟颂起唐诗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赵红叶讥诮地：怎么报？M：报效国家呀，若不，你说怎么报？赵红叶一笑：要干货——钱！M：我没带钱，也没有钱，我还花国务院的钱哩！赵红叶：什么意思？M：每月 100 元津贴呀！赵红叶：你们呐，真是官小姐——名儿好，有啥意思？

大个子手擎一张纸单，又颠儿颠儿地急奔古槐，照纸单念：富豪大酒店赵总来了没有？东方科贸张总来了没有？西方工贸刘总来了没有？北方大厦孙总、南国经贸王总、益民商场钱老板都来了没有？快快，我们校长在小会议室恭候各位，真对不起，慢待大家。

有几个人跟着大个子走了后，古槐下骚动起来。M 又酸溜溜地指着 H：报告中提到大学校长 1 名，原来这 1 名就被老传达安排在古槐下，交给古槐接待了！H 微笑：我对古槐最有感情，看到它，就满足了我千里之行。赵红叶说，他们是想利用校庆赚钱，好多学校都这样，互相攀比，是风儿。前几年，学校办工厂赔了；在镇子里开了家超市，也赔了。能不赔吗，人家拿二锅头就把茅台整箱掉包掉走了，穿旧皮鞋进去，换穿八九百元的新皮鞋出来。听的人都笑了，说教书先生哪是赚钱的料儿。赵红叶说，我说是前几年，现在不同了，你们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时，大个子陪校长来了，喊：哪位是富豪大酒店的赵薰总经理？对不起，我们从未谋过面，现

在就要开宴了，你不出场怎么行？

喊了半天没有应。校长着急，与大个子耳语：还得把老校长找来。过了一会儿，一辆吉普车开进操场。大个子立刻奔了过去，迎出了老校长。老校长迈向古槐下跑，边气喘吁吁地说，赵总家里人说，她一早就来了。校长说，我刚才还喊，没有啊。老校长一眼盯到了在古槐根上坐的赵红叶，如获至宝地：你们看，这不是赵薰赵总吗，怎么就没看见呢？

赵红叶——赵薰站了起来，说：还需要我吗？我的车你们门岗不让进，我站在操场 20 分钟没人答理，五万捐款你们还要吗？那好，我收回诺言，不捐了。校长吓坏了，连连说“别，别，别不捐！”像个小学生，面红耳赤老实地听训认错。老校长说，你的赞助是我拉的，看在是你老班主任的份儿上别斗气了。这才把赵薰请走了。校长忽然想起了古槐下老校友，说校庆到此结束，午饭请各位自便，自便。

M 感叹：钱，太厉害了！这校庆的符号，应该是 Cu。H 问：化学家，Cu 是什么符号？M：全称是 Cuprum，是铜的符号。H 不解：校庆符号怎么是铜的符号？M：因为铜能产生铜臭啊！

教授与小偷

○芦宏伟

医学教授威斯今天心情非常好，下班后他买了一只肥肥的烤鸭，又拐到蔬菜市场买了几样蔬菜。可是当他拿着菜转身往车尾箱的篮子里放时，发现刚买的肥烤鸭不见了！这下他气得不轻，一天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威斯教授气哼哼地回到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想象着小偷狼吞虎咽吃烤鸭的情景，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一只烤鸭对威斯教授来说算不了什么，只不过他觉得这小偷太嚣张了。他想了一会儿，紧皱的眉头舒展了，连晚饭都没吃，起身去了报社。

第二天，当地晚报登出一则启事：

昨天在里威里拉蔬菜市场，本人不慎丢失一只烤鸭，请拾到者速将烤鸭归还，或用汽油点燃销毁。这只烤鸭是用来做实验的，里面含有慢性毒药，误食者免疫力会逐渐遭破坏，半年后丧命！

医学院教授威斯谨后
办公室电话：12357980

这天中午，威斯教授正在办公室休息，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话筒：“喂，您好！我是威斯教授。”对方吞吞吐吐地说：“威斯教授，我……我就是捡到您烤鸭的人。”“捡到？”威斯教授冷笑一声说道：“背着别人从车尾箱的篮子里拿走烤鸭也算捡吗？”小偷心虚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您是个聪明人，什么事也瞒不了您。我也不绕弯子了，实话实说吧，我已经把那只带毒的烤鸭吃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求您发发善心，救我一命吧！”威斯教授笑了，嘴上仍然冷漠地说：“哼，尝到做恶事的后果了吧。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不会轻易把解药给你的，听我劝，你还是到警察局自首吧！”小偷带着哭腔说：“请别这样，您开个条件好了，要多少钱都行，您千万别让我去坐牢哇！”威斯教授顿了顿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你给我7万美金，我就给你解药。”“什么？7万！”小偷显然吓了一跳，连忙说，“我是个靠小偷小摸活着的人，您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威斯教授口气硬了起来，说：“我绝不强求你，你就等死吧！”小偷慌忙说：“不不不！我刚花10万美元买了一辆轿车，您看能不能这样，您找给我3万美元，我把轿车给您，这样不就等于我给您7万美元了吗？”威斯教授想了想说：“你还跟我讨价还价，好吧，我这个人心软面善，我同意按你说的办。但我手头只有2万美元，行，咱就交换，不行就算了。”小偷像怕威斯教授变卦似的，抢着说：“行，就这么办！”接着，威斯教授和小偷经过一番商量，选定郊区一个偏僻的地方作为交易地点，次日晚7点钟见面。

第二天，威斯教授和小偷都准时到达了约定地点。小偷脸上毫无羞色，大大咧咧地拍了拍他开来的红色轿车，说：

“威斯教授，您看看，这车可是新的，还满意吧？”威斯教授看了看车，淡淡地说：“还可以。”小偷一脸喜色，说：“那 2 万美元和解药呢？”威斯教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瓶解药和 2 万美元，小偷一把抢过去，脸一变，猛地一脚踹倒威斯教授，“哈哈”一阵大笑，骂道：“你个老糊涂虫，中我的圈套了！你以为我真会给你一辆轿车，让你捡个大便宜吗？”说完钻进轿车，扬长而去。威斯教授从地上爬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疾驰而去的轿车。

小偷开着轿车，一脸得意的神情，心里说：像你们这种整天坐在实验室里自命不凡的家伙，也敢跟我这样的混混玩把戏？这回知道厉害了吧，不但没占到我的便宜，还被我又骗走了 2 万美元！小偷得意地想着，掏出了解药。说老实话，小偷看了威斯教授刊登的启事，开始以为他是在骗人，可又觉得有些不放心，才设圈套找威斯教授的，现在手里有了解药就保险了。

小偷迫不及待地打开药瓶，倒出 3 颗黄色药丸，一口吞了下去。不一会儿，小偷觉得头昏沉沉的，心里发慌，手脚都不好使了。他赶忙踩了刹车，车刚停下来就一头趴在了方向盘上。不一会儿威斯教授赶来了，他打开车门狠狠踹了小偷两脚，骂道：“这是我还给你的！哼，像你这种没有知识没有头脑的小偷，敢和我堂堂的医学教授玩计谋！”说着，威斯教授把吃了多眠灵，正昏迷不醒的小偷拉到旁边座位，开车朝警察局驶去……

一件古董

○卢卫平

顺德家里有一件古董，有人见过，是一个茶杯。当然那不是个普通的茶杯，据说是皇上用的茶杯，而且是顺德的祖上传下来的。原先顺德也没在意，随便把那个装茶杯的匣子，往书架上一放就得了。后来听人说，这个茶杯可值钱了，这下子顺德才找个地方把匣子藏起来，而且从那以后，不仅不再给别人看，而且从不提这事，说是怕贼人注意。当然也有人出高价想买这个茶杯，顺德都没卖，他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就是饿死也不能卖。从他手上还要传给下一代。

这天，顺德家里来了位客人，看穿衣打扮好像是什么华侨。这位客人说的他的祖上和顺德的祖上是朋友，但是他的祖上做了一件对不起顺德祖上的事，内心深感不安，在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特意让他来完成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没来得及做的事。顺德好奇地问是什么事。于是，这位客人便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原来在很久以前，顺德的祖上有只茶杯，而这位客人的

祖上偏偏又是一个古董迷，醉心于收藏各种古董。他知道这种茶杯一共有九个，都散落在民间，这不过是其中的一只，而他已经有了其中的八只。如果这只也到他的手上，那么其价值将会连城。于是，他出了一个大价钱，想从顺德的祖上手中把这只茶杯买来，结果遭到了拒绝，尽管后来价钱涨了两三倍，仍没能如愿。后来这位客人的祖上便找了一个能工巧匠，按照他手中茶杯的模样，仿制了一只，而且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这位客人用高价雇了一个高手，在顺德祖上的眼皮底下，将茶杯调包了。以至于顺德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茶杯是假的。而这位客人今天来的目的，就是用这只真茶杯换回那只假茶杯，以完成祖上临死的嘱托。

讲完故事，这位客人从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拿出一个匣子，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茶杯。客人把匣子和茶杯双手递给顺德，说：“完璧归赵，请顺德先生将那只仿制品交给我吧，以便我拜祭祖先的时候，告诉他已完成了他的遗愿。”顺德听了，热泪横流，十分激动地握住来人的手，说：“茶杯再值钱，也没有咱们两家世代的友情值钱，所以，我说，你还是将真茶杯拿回去吧，放在我这里也没有用，而在你那里正好是一套。”而客人不干，非要换回仿制茶杯不可。顺德一看，说：“那好吧。”顺德钻到床底下，不一会儿拿出一个布包，从里面拿出一只茶杯，说：“你说的是这只吧。”那位客人仔细一看，眼睛一亮，连声说：“是的，是的。”顺德拿起茶杯使劲儿往水泥地上摔去，只听见一声响，茶杯已成了无数碎片。客人大吃一惊：“你，你这是……”顺德笑了：“这不过是个假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客人也只好连声说：“是的，是的。”

客人放下带来的匣子走了。

客人走了，顺德把门锁好，挪开书架，撬开地板，从中拿出一个茶杯，和客人留下的茶杯放在一起，然后往里面倒进水，这时，顺德看见自己的那只茶杯里有一条龙在动，而客人留下来的茶杯里什么也没有。顺德哼了一声：“还想唬我，我已经摔了 11 个假茶杯了，你这是第 12 个了。不过，这些人咋都用这一个方法呢？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顺德仔细地收好那只真茶杯，然后把那只假茶杯用布包好，放在床底下，然后坐在那里，在等第十三个为祖上赎罪的客人。

馈 赠

○郭文峰

平、敏和玫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玫是系里最漂亮的女同学，被称为系花。平和敏都爱玫。平老实、耿直，学习刻苦成绩很优秀，他对玫的爱也是默默的，是表面上平平淡淡，但却深刻和执着的那种。而敏却不同，敏风流倜傥，对玫的追求也大胆热烈，只是平时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交际和恋爱上，每个学期总有几门功课要补考。玫在心里反复地对两人进行比较，她喜欢平的诚实和刻苦，却不喜欢他的呆板和木讷；而对于敏，也许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他的潇洒和热烈，却也对他的过于风流而心生担忧。她想，要是把平和敏的优点结合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该多好啊。大学毕业时，平和敏两个人都向玫表白了自己的爱情。玫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谁的爱也没有接受，三个人都带着青春的遗憾走出了校门。不久，玫便出国了。

三十多年后，学校举行校庆，往日的同学都回到学校欢聚一堂。平见到玫后，几乎不认识她了，玫已经老了，虽然

风韵犹存，但毕竟岁月不饶人，玫的皮肤松弛，原本光洁照人的脸上皱纹斑驳。玫的样子使平很失望，也很难过。玫从平的眼睛里看到了这一切，便故意问他：“我已经不漂亮了是吗？”

平老实地回答：“是的，你已经老了。”

“那么，你也不爱我了？”玫又问。

平还是老实地回答：“是的。但我还是常想起年轻时候的你。”

没过多久。敏也来了。敏见到玫，热烈地握着玫的手说：“玫，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见到你我又回到了年轻时代。”

听到敏这样说，玫很高兴，眼里闪出迷人的神采。看到玫这样，敏更加殷勤地陪伴左右，两人就像一对久别的情人那样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开怀大笑。

看着敏和玫，平的心里不禁感慨万千。他想，敏确实活得潇洒，什么场合都能应付自如。三十多年来，敏在生活中总是如鱼得水，一帆风顺。不像自己由于性格耿直，不会逢场作戏，因而生活得平平淡淡，甚至磕磕碰碰。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敏附在玫的耳边悄悄地说：“玫，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深深地爱着你，今晚见到你，又重新燃起了我对你的爱，我们结婚吧！”

听到敏对玫的表白，平几乎惊呆了，他不相信敏竟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就在上个月，敏刚刚和一个不到 30 岁的年轻女郎举行了婚礼！

玫听到那句话，浑身突然散发出了青春活力，原本灰暗的脸上布满了少女般的红晕，深陷的眼窝里越发射出迷人的

光彩。平暗自惊叹敏的这句话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使一个年老色衰的老女人突然间变成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少女……

校庆结束后，玫又回到国外。半年后，平和敏几乎同时收到函告玫死讯的讣文，还有玫生前亲笔写的一封信。

在给平的信中写道：“这次回国聚会，本想找回一些年轻时代的梦，没想到与你会见我十分伤感，你的诚实使我的老年生活雪上加霜。你应该是对的，谁也无法抗拒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衰老。赠你一张我年轻时的照片，愿你的记忆中只有年轻时候的我。”

那是一张玫年轻时最满意的照片。平久久地凝视着自己年轻时爱的偶像，最后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在给敏的信中玫则写道：“我非常感谢你那次聚会对我的恭维和许诺，尽管我知道这些都是谎言，但却让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感到愉快，重新让我找回了青春时代的激情和梦幻，重新使我回到往日校园的生活中，度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这也是我回国参加校庆的目的，这个目的只有你让我达到了，因而我决定将我遗产的一部分赠给你，这是对你那次聚会用美丽的谎言陪伴我的奖赏。”

敏拿着那张沉甸甸的支票，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笑容。

女儿装嫩

○江 奔

女儿瑜瑜，今年“17+9岁”了（这是她自己的表述方式），依然整天扎着朝天翘的羊角辫，头发染成紫色，嘴唇染上白色，指甲染上黑色，穿着印有歪歪扭扭的“NBA”衬衫，唱着最新潮的歌曲，拖着嗲声嗲气的腔儿跟别人说话。乡下姥姥几年没进城，端午节时来了，瑜瑜一见面，意纵身一跳，尖叫一声“哇！”抱住姥姥，在左右两颊上“叭叭”吻了两下：“姥姥好年轻哟！”姥姥先是被吓得脸色煞白，定下神认出是自己的外孙女时，不禁嗔道：“瑜瑜，你怎么长不大呀！”

“姥姥好伟大！”瑜瑜竟然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瑜瑜和她的伙伴们宣扬新新人类的最新口号是“拒绝长大”。我的天！我和瑜她爸无法不摇头。拒绝长大？岂不是一辈子喝娃哈哈，吃麦当劳？这孩子历来什么都不用急，不知世上何为忧愁。高考落榜，照样挤场子追星；裁员下岗，依然啜着饮料进舞厅。姥姥在城里住了一周，见瑜瑜今日把头发一半拉直一半打卷，明日把好端端的牛仔裤剪几个大洞，叹气道：“你们把孩子惯

成这样，让她如何做人？”

一次，吃饭的时候，瑜她爸问道：“瑜瑜，你老大不小了，想没想过将来？你不设计一下自己的明天么？”瑜瑜不假思索地说：“听你们的话就没趣！我怎么是‘老大不小’？你没见人家该当姥姥的人还扮水灵灵的小凤仙，我们业余艺术团的石导演，爷爷辈了还跟我们一起踢毽子哩……”

据说，这个年代，装嫩、打扮天真成为时尚。满脸胡须年近六十的男人还一口一声“咱们男孩子”，让人听了就肉麻。直到有一天，瑜瑜姥姥病逝，我们全家去乡下奔丧，瑜瑜看见了比她小五岁的表妹柳菊操办丧事时，才有了强烈的震动。柳菊的爸爸中风瘫倒在床上，她 16 岁就开始操持生计。吊丧的客人很多，吃喝住宿都得安排，事无巨细都由她一人指挥分工。在她眼里，瑜瑜是城里来的大表姐，一定能顶事。首先，她分配瑜瑜写悼词。瑜瑜吓了一跳：“我没写过！”柳菊拿出一本应用文实用大全，交给她：“你琢磨着写吧，读了高中的客人，这里只有你一人！”瑜瑜从比她小五岁的表妹眼里，看到一种信任与期待。她惶然了，第一次尝到了脸上发烧的滋味。悼词最终没写出来，表妹脸色有些严峻，几乎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去做黑袖章吧。”瑜瑜说：“我没上过缝纫机。”表妹瞪大眼睛，又说：“去厨房帮厨，洗菜切菜！”瑜瑜叫屈起来：“表妹，我从来没切过菜呀！”这次表妹忍不住了：“大表姐，你 26 岁了，怎么还像个布娃娃，什么都不会做？”

瑜瑜想忸怩作态，想说自己“还小”。但她面对小表妹，终于没敢说出来。她说：“等我长大后……”表妹意味深长地

说：“人字一撇一捺像两只脚，只有压上一条扁担才能长‘大’啊！”

吊丧回城后，瑜瑜再也不装疯卖傻了。

扶 贫

○王走木

汝河湾很穷，县里的几个大局多次派去扶贫工作队，多次送去扶贫款都没能使这个村改变落后面貌。这次，县里的领导对将要到汝河湾去完成扶贫任务的刘主任说：“以前我们的一些单位对汝河湾太照顾了，又送物资又给钱的，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懒惰思想，啥也不干，光等着我们去扶持他们哩。这不行，这样下去汝河湾永远也富不起来。这次你去是代表县里去的，要给他们那里的干部群众说清楚，要钱，一分没有！这次我在省里一个朋友那里赊了《农村养殖大全》、《农户致富秘诀》等十多种农村科技书籍，你带一些去挨户散发，着重从精神上扶贫。另外，扶贫结束后别忘了把书款带回来。”

刘主任到汝河湾后先与支书村长接了头。村长说：“大前年城建上来扶贫，弄来了一万；前年粮食上来扶贫，弄来了二万块的大米、绿豆和面粉；相比之下都没人家交通上来够味：去年一家伙兑来十万！各家各户弄了二千多，这才都给家里添一些买一些紧缺的物件。这次你这么大个主任来了，还

代表着县里，肯定会给汝河湾弄来三五十万的。”

刘主任一听就火：“要钱要钱，整天一门心思要钱！这次领导说了：要钱一分没有！重要的是你们要在精神上脱贫。我这次就是来搞精神扶贫的。”

支书问：“刘主任，还有‘精神扶贫’这一说？请问是怎么个扶法？”

刘主任说：“精神扶贫不但有，而且早就有了。一些闭塞落后至今还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村组，最主要的症结就是‘精神贫困’，你们汝河湾就是这种村子。对这样的村首先就是要进行精神扶贫。怎么个扶法？我这次带来了一千多册科技书籍，先发到各家各户，第一步先用这科学技术来武装全村人的思想。”

村长说：“这样吧刘主任，你今天就算来汝河湾扶贫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给你记日子了。你待会儿吃了饭就放心地回去吧，两个月结束时你回来让我们的村文书给你写个一等好的鉴定你带回去给领导，就算这次的扶贫工作完成了。刘主任，你意下如何？”

刘主任生气地说：“我来扶贫就是要扑下身子干哩，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你们赶我我也不会走。另外，这书是县里领导给你们从省里赊来的，我还要把书款如数地带回去，才算完成了任务。”

村长说：“哟嗬，你这‘扶贫书’还要钱？你不会是假借扶贫的幌子来推销滞销书籍的吧？”

刘主任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汝河湾的干部就这种水平，这种素质，何日能致富？哪天能脱贫？县里领导托了省

里的熟人才给你们赊来了这批书籍，是希望你们能通过这批书籍的武装，真正从思想深处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带领群众奔富路，这才派我专门来搞这‘精神扶贫’的，想不到你们……”

村支书说：“刘主任，你说这书籍好，我们也不再反对了。你要是白送给群众还可以，你要是向群众收钱，恐怕不妥吧？”

刘主任说：“怎么不妥？书是县里领导赊来的，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送书收费天经地义。”

村长说：“领导们来扶贫，说明俺汝河湾穷。既然领导们决意以向群众售书的形式来完成扶贫之重任，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咱还得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书款可不是好收的。群众不说不给你钱，他说他手里没钱，你能蹲在他们眼里去磨他？或是站在他们肩膀上压他？这就是说，让群众干那些他们不想干的事，就目前来说，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手段。”

刘主任说：“我觉得群众的觉悟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低。每家也就三五十块钱，又是帮助他们致富的书籍，又不是武打、色情、占卜类的书，我相信群众是乐意接受的。明天咱们一起去挨门挨户地发书收钱。”

……一晃两个月就到了，书款一分钱也没有收回来。不是这家说没钱，就是那家说先欠着，你能怎么样？刘主任这才知道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无奈，刘主任又去找支书村长想办法。

支书说：“这样吧刘主任，汝河湾的群众穷，这我承认，但他们还是很讲道理的，不轻易欠这个的借那个的，我负责把书籍给你收回来带回去，你看怎么样？”

刘主任一听就气了：“看看，看看，县里领导专门让我送书来让汝河湾的群众脱贫，可你们又让我带回去，你们是不是想让汝河湾的百姓永远这样地贫困下去呀？”

村长说：“支书说收书你又不同意，我看这样好不好：你先用自己的钱给我们垫上，先到领导那里交了这个差。然后我们到收公粮时再给代扣这笔款子。”

当刘主任拿着自己的钱走到领导门口时，只听领导在打电话：“书款？到期了？这我知道。你不要口口声声说对我扶贫，你给我三十的回扣扶的我哪门子贫呀。我给你推销这么多积压了十多年的旧书，应该说我扶了你的贫才对。三十五也不行，四十嘛还可以……”

刘主任就这样瘫在了领导门口。

失 落

○吴成铭

白先生和蓝先生同在一间办公室，白先生是科长，蓝先生是科员，白先生高大，蓝先生矮小，白先生住三室两厅，骑“野狼”125，用“诺基亚”手机，蓝先生呢，住一室一厅，骑“飞鸽”26圈，身上连个数字机都没有。

白先生常常拿自己和蓝先生比，越比心情就越豁亮。白先生对蓝先生也很是不屑。突然有一天，蓝先生的妻子到办公室来找蓝先生拿钥匙，白先生正好在，白先生看了蓝先生的妻子一眼，立即就呆了。蓝先生的妻子看上去比蓝先生大约要小七八岁，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声音甜甜的，简直就是一只可爱的小鸟儿。白先生猛然想到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妻子虽说不上丑陋，但也说不上漂亮，而且已是徐娘半老，如果拿她和蓝先生的妻子比，就像蓝先生和他白先生相比一样，根本没有可比性。白先生的心里就像打破了一只泡菜缸子似的，酸得一塌糊涂。

蓝先生的妻子走后，白先生说：“老蓝，看不出，你老婆

不错嘛。”

蓝先生说：“凑合吧。”

白先生说：“当初你们是谁追谁呀？”蓝先生怔了一下，笑笑，说：“谁也没追谁，媒人一撮合就成了。”

白先生：“老蓝，你没说实话，谁……”白先生本想发挥下去，却又觉得有失科长的威严和庄重，便急忙住口。心里却想：“谁信呢？凭你那尊容？”白先生认为蓝先生和他妻子的结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蓝先生采用卑劣手段，先生米煮成熟饭而后娶之；要么是他妻子自身有一些问题，譬如婚前坐过台，或者有生理缺陷。白先生这样想着，心情就好受了一些了。

但白先生从朋友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蓝先生的妻子是典型的良家女子，历史清白，而且大学本科毕业，素质也不低，据说还很温柔。她和蓝先生确实是经媒人介绍认识的。在蓝先生之前，她曾有一大拨儿追求者，其中不乏比蓝先生有权有势有貌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一个也没瞧上。相反，她对蓝先生一见钟情。而蓝先生呢，起初还以为媒人是在拿他开玩笑呢，后来一看女方是认真的，也就很快进入角色。他们只谈了半年就结婚了，婚后十来年，一直琴瑟相和，恩恩爱爱。

白先生就愤愤不平了。白先生常常自言自语：妈的，老子哪样不比他老蓝强，可为啥就没有人家那艳福？这世上的事真他妈太不公平了。

这件事使白先生非常痛苦。痛苦的白先生就常和蓝先生过不去。蓝先生有事想早退一会儿，白先生偏不允。蓝先生

起草文件，白先生鸡蛋里面挑骨头，不让他弄过三五遍休想过关。蓝先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好在蓝先生逆来顺受惯了，也就没把它当回事。痛苦的白先生对妻子的感情也江河日下。白先生在单位里有单身宿舍，以前白先生只是偶尔在此过夜，现在，白先生是偶尔才回家过一次夜，他就这么连续十天半月地在单身楼里住着。

这样大约过了半年吧。这天，蓝先生来上班时，脸上燃着一团怒火，仿佛有人挖了他的祖坟，他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儿，白先生去处长办公室办事，看见蓝先生拿着一份离婚申请，正在恳求处长给他签字，处长耐心地劝解着蓝先生。白先生心里顿时乐开了花。白先生断定蓝先生的婚姻中插入了第三个人。白先生心想，我就知道那骚娘们儿迟早要干出些风流事来，嫁给你个武大郎，她能不去找个西门庆？

白先生的心情好极了。这天晚上，白先生回了家。白先生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就想，我那婆娘丑是丑点，可绝不会去干那偷鸡摸狗的勾当。漂亮又怎样？漂亮看着是舒服，可说不定啥时就让你当了王八。白先生对妻子的感情便回升了不少。白先生破天荒地去菜市场买了几种可口的菜拎回家。夜里，白先生和妻子高质量地亲热了一回。

可是，第二天上午，蓝先生的妻子就一路啜泣着到单位来了。当时，白先生正在隔壁档案室，白先生连忙尖着耳朵去听办公室里的动静。

蓝先生的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老公啊，你就原谅我吧，不就是烧糊一只鸡么？”

蓝先生吼道：“那你为什么摔锅？为什么要强词夺理？离，非离不可！”

蓝先生的妻子说：“老公哇，你是知道的，每个月的这几天，我的心情都特别烦嘛……”

白先生听了，心里的泡菜缸子又打破了，酸得更不是滋味了。

反面演员

○苏景义

由于种种原因，B市话剧团要解散了。

在安排这些演员问题上，有关领导很伤脑筋，让这些演戏的干什么呢？就召集有关部门进行讨论。

安置办负责人说：“不如就按他们所演角色，就近安排职业，比如演工人的当工人，演司机的去当……”

领导就笑：“那演妓女的、小偷的怎么办？莫非就让他们去当妓女、小偷？”

讨论了一阵，终没讨论出个好办法，只好就按安置办负责人说的原则去灵活运用了。

整个剧团，除了邓喜和邹虎，就都分下去了，常演工人的去工厂；常演农民的，去郊区；常演妓女的、小偷的，去劳教所当管教。邓喜和邹虎本来是分去当售货员的，但两人坚决不干，因为两人一直演领导，邓演正面领导，邹演反面领导，尤其邹，演起那些奸官来，惟妙惟肖。邹拉上邓，说按文件原则办，大小得给安个头头干。

有关部门说，怕你们干不了啊。邹就说，怎么干不了，十几年操练，那一套早练得透熟了！

几经交涉、请示，领导就放出话来：“让他们试试看吧。”于是邓去了新华书店，邹去了电影院，都是副经理。

一眨眼几年过去，邓由于不适应工作，只好下去当服务员。而邹在官场却混得很出色，他从副经理、经理、文化局副局长，而坐上了文化局局长的宝座。

那些散在全市演员们就都去看他，说老邹，你就可怜可怜咱们这些老演员们吧，一个一个处境都不好啊。尤其老邓，新华书店效益不好，都快揭不开锅了。整个话剧团就出了你一个掌权的，你不拉一把谁拉？

老邹眼圈就有些红，就把这些演员们请来喝酒，宣布：筹备恢复市话剧团。

这些演员们都喜极而泣，忙前忙后地张罗。为后继有人，又发出了招收新演员的广告。广告一发，报名者竟有数百。都说这么多人愿意当演员，市话剧团兴旺有日了。

就把志愿表进行综合统计、归纳。结果一出来，人们愣了：仅两名反面演员的名额，竟报了二百七十八人……

一千里之外有个人死了

○连 木

一千里之外有个人死了。他叫老李。

老李这个人官不大，只是个正科级，但人缘不错，乐意帮助人，跟上下级的关系挺好。他是因为患了不治之症而死的，死的时候还不到 50 岁。他的离去让好多人难过。

死者生前的同事把电话打到千里之外的省城死者单位的上级单位，通知死者生前的几位朋友，告诉那几个朋友死者的追悼会什么时候举行。

接电话的人是小张。他跟死者是老乡，从省城回老家时没少得到死者的关照，他父亲身体不好，死者常去他的家里看望他的父亲，小张回家时，父亲、母亲总是夸小张交了一个好朋友。闻听他的朋友离开了人世，小张有些吃惊也有些伤感。老李的同事让小张把老李去世的消息转告老李在省城的几位朋友，他们分别是小陈、大赵和老孙，都和小张在同一个单位。

小张先找到老孙。老孙也是死者老李的同乡，而且和老

李是光着屁股长大的朋友，小张不止一次地听老孙夸过老李，说老李这个人多么能干，就是太实在，不会拍马屁，没碰上好领导，如果碰上了好领导，学会了拍马屁，早就不是正科级了，这样的人如今实在难找。小张想，老孙对老李的印象这么好，他们又是同龄人，且从小就是朋友，听到老李去世的消息，一定会难受得不得了！果然不出小张所料，小张走进老孙的办公室时，他正兴高采烈地和几个同事议论着某某的桃色新闻，小张打断了他们的议论，跟老孙说老李死了！老孙一时没醒过神来，问小张哪个老李死了，小张说就是和你光屁股长大的朋友，某市某局的那个李科长！老孙大吃一惊：“他死了，他咋死的？”小张说老李的同事打过电话来，说老李得的是肺癌。老孙叹了一口气，说挺可惜的。接下去小张问老孙有什么打算，是回去参加老李的追悼会，还是寄点钱意思意思？老孙想了想问小张：“那边就让你通知我吗？”小张说还有大赵和小陈。老孙说那就听听大赵和小陈的意思吧！

小张又去找大赵。大赵和老李不是老乡，但在部队服役时是战友，大赵还是老李提拔的呢，老李比大赵早转业几年回到了某市，大赵转业回到省城，因为在同一系统工作，又有老战友的关系，彼此来往挺密切，有一年春节，大赵还带着老婆孩子千里迢迢去拜访老李呢！可见两人关系不一般。小张估计大赵肯定会亲自参加老李的追悼会，谁知大赵却问老孙是什么意见，小张说老孙想听听大赵的意见，大赵便不明不白地骂了一句：“老滑头！”他跟小张说，那就跟老孙商量商量之后再定吧。

小张最后一个找了小陈。小陈和老李的友谊始于一次全

系统会议。那次会议在老李所在的城市召开，小陈是会务组人员，或许是因为吃了不洁净食品，也或许是因为太忙，得了急症住进了医院，一查是甲型肝炎，别人都怕传染，象征性地去医院看了看就再也没有露面，而老李却不怕传染，几次去医院看望小陈，给小陈带去他喜欢吃的东西，还陪小陈上厕所，令小陈颇为感动。危难之时见真情，小陈和老李的友谊不能说浅。令小张费解的是，小陈根本没把老李的去世当回事，还不如平时听到某次航班失事有所触动。小张问小陈打算怎么办，小陈装作不理解小张话的意思，他两手一摊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抵抗的自然法则，谁也没有办法。说完这句话，就继续写他的材料去了，看样子挺忙。

小张只好回过头去找老孙。老孙挺遗憾地跟小张说，他很想回去参加老李的追悼会，可领导派他出差，明天就动身，下午得准备准备，就不去参加老李的追悼会了。小张又去找大赵，跟他说老孙要出差，大赵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跟小张说，对了，小孩儿昨天就告诉我，明天上午学校开家长会，我也没法去参加老李的追悼会了。小张还要去找小陈商量商量，走到小陈办公室门口，终未走进去。估计小陈明天肯定会有比参加老李的追悼会更重要的事情。

小张想起了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唱段：“人一走，茶就凉……”

何况人已经死了呢！

更何况死了的那个人在一千里之外。

爱你的“邻人”

○林 夕

旅行其实是一件很劳累的事，飞机不如想象中神秘，景色也不如想象中美丽，游到一半，心中就有了一种钱袋被掏空的悔意。旅行之前，已经广而告之，所以每到一处，不仅要花钱吃喝游住，还要花大价钱买些能证明本人“到此一游”的纪念品，回来送给各路神仙。我的大旅行包便日复一日地加重，到北京时，它已经压得我有些伸不直腰了。幸好有朋友来接我，我们两个抬着它上了出租车。

朋友帮我买了第二天返程的机票，又带我出去吃饭，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第二天去机场前，我想应该送朋友一份礼物。打开包，一边翻一边想，眼光便落在一块石头上。这是我在黄山买的，是一块形状像“山”形的盆景石，当时我一看到就决定买来送给我家先生。平日里他没事就喜欢舞文弄石，在那些不知从哪儿搜集来的奇形怪状的石头上写写画画，种树养草，我想这对他应该是一份绝好的礼物，一定会换回他多多下厨房。但是买下来后我又有些后悔，因为它

太沉了，足足有 10 斤。我坚持着背着它几乎走完了剩下的旅程，北京是最后一站，明天我就结束这次万里之行，回到滨城自己的小家。我犹豫了一会儿，把石头拿出来又放进去，折腾了几次，最后还是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等朋友来了，我就把这块石头作为离别礼物送给他，他很喜欢。

一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滨城机场，我背着包往外走，一眼就看见我的先生探着头往里张望。他伸手接过我的包。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他下厨做饭，我洗漱歇息，然后打开包，一路上买来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堆了一地，先生进来了，我抱歉地说：“东西太多我拿不动，没给你带礼物。”

先生大度地说：“老夫老妻了，又不是外人，送什么礼物！”

我看看他，忍不住多说了一句：“其实我还真给你买了一份礼物，一块很好看的石头，可惜太沉了，在北京让我送给朋友了。”

先生看着我，不高兴了：“既然已经拿到了北京，也就一个小时的工夫，为什么还要送给别人？”

“因为我忘了给他买礼物。”

“这一大包的东西，送什么不行，偏要把我的那份送人！”

“谁让你的那份那么沉了？那块破石头又大又重，把我的包都快磨破了。”我也有些不高兴了。

“破石头怎么了？我就喜欢破石头！我不能因为要保持你的包就去喜欢棉花！”

“那你就和你那堆破石头过好了！”我气呼呼地一转身走开，扔给他一个背影。

晚上，我独自睡在女儿的小屋，不理他。

第二天，我背着那一大包的礼物，东奔西走，楼上楼下，送给表哥、小妹、同学、朋友、领导、同事、邻居，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疲倦地睡着了。

第三天，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拿起话筒：“喂，哪位？”

短暂的停顿，然后是一个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声音：“是我，你邻居。你知不知道我那条红灰相间的条纹领带放在哪儿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起身，跑到对面的屋子，推开门，在一屋子的烟雾中，我看见懒洋洋的他斜靠在床头，拿着手机还要说什么。我瞪了他一眼，转身回屋，满屋子给他找领带。过了一会儿，听见他起床的声音，他把卫生间的水弄得哗哗响，把自己装饰一新，精神焕发地走出来：“今晚我要出差，去云南，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

我没理他，继续找领带，终于在床柜的顶层找到了他要的领带。我把领带给他，他接过去：“说吧，说你喜欢什么，就是大理石，我也给你背回来。”

我看着他，吐出两个字：“棉花！”

他先是愣了愣，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依偎在他的怀里，有点伤感有些内疚——婚姻很像旅行，在它还没开始的时候，你满怀希望期待着它；等到它已经结束时，你会在记忆中怀念它。你常常想下一次旅程中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常常思念上一次旅程中偶然遇到的

一个陌生伴侣，但却常常忘记你身边那个离你最近的人，他满怀期待，等着你关怀。

茶友

○欧湘林

吴教授退休后在家里闹着，有时看看书，有时写写字，若有人和他聊聊天，他会很高兴。长贵是最爱去吴教授家里串门的人。

长贵爱到吴教授家串门是因为吴教授家的茶好喝。在家里，长贵喝的是普通的茶，杯子里边的茶垢好厚一层了也懒得洗。在吴教授家，长贵喝茶的杯子可没茶垢，人家教授很讲究，不但茶叶是中上品，而且所用的茶杯也是陶瓷的，有盖，泡好茶后盖上一会儿很快出味；用水也讲究，把自来水放在缸里静置一天让水里的氯气挥发后再用，所以泡出的茶好喝。

吴教授好客，每见长贵来家时，就给他泡上一杯。特别是听到长贵夸他的茶好时，竟有些飘飘然。

莫小看长贵文化不高，谈起陆羽来，也知道姓陆的唐朝人，喜欢喝茶，写了一本《茶经》，被后人尊为“茶圣”。这也是吴教授喜欢和他闲侃的原因之一。

一天长贵离开吴教授家时对教授说他好多年没回老家了，几天前老家来信说他母亲病中很想念他，所以他决定回一趟江西婺源县，一个月就回来。谁知吴教授心中早就装着婺源的茶叶，他从杂志上读到过介绍婺源茶的文章，就高兴地说：“长贵，婺源产茶，你这次回乡探亲能不能给我买一斤来？”

“教授您说哪儿去了，”长贵忙说，“老家产茶，还用您买？”吴教授也觉得自己说话欠妥，都老朋友了，不就一斤茶叶吗？买呀卖的不把友情给说白了？于是就笑笑表示歉意。

一个月后长贵回来了，给教授带来了一斤“婺源名茶”。拆开后教授先是闻了闻，跟着就抓了一把放在掌心里看，看过后也没说什么，当即泡了两杯。

茶叶在水里舒展后一叶一叶涨得好大，茶汁黄黄的，品了品有点涩，喝一口喉里有些不舒服的感觉，但教授没皱眉，他怕茶友难堪。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啊。

“怎么样？还行吧？”长贵问。“嗯，是还不错。”

也是事有凑巧，有天吴教授去一位朋友家还书，那位朋友也是个品茗高手，就给他泡了一杯新买的茶。才喝一口，吴教授就夸好茶，问朋友是哪里买的。朋友告诉他，是从他老伴单位的一位小姐妹手里买的，每斤 80 元。他老伴的那位小姐妹的男人叫王长贵，在市建委工作，如果教授想买就去建委找姓王的，不然，就把他的一斤先拿走，他可以要老伴再去买一斤。吴教授笑笑，当即就掏了 80 元给朋友。当吴教授拿到那包“婺源春”时，他才明白，长贵送给他的那包茶叶是最普通的一种，好茶叶都卖了。

长贵再来吴教授家时，教授就跟没事人一样照样给他泡茶，泡好茶。

那天，教授给长贵泡了杯茶，才品一口，长贵就吃了一惊！这口味不是家乡的名茶“婺源春”么？看看杯中伸展的茶叶，形状大小差不多，而且茶汁绿而香。趁教授去洗手间那会儿，长贵拉开教授的茶柜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茶叶中有包“婺源春”，他送给教授的那包用“婺源名茶”包装纸包的普通茶，不知扔到哪儿去了！

离开教授家时快中午了，教授要留长贵吃中饭。望着教授满脸的真诚，长贵知道教授给他泡那杯“婺源春”不是有意的，他感觉自己不配和老教授交朋友。从此，长贵借口忙，再也没去教授家串门品茶了。

紧急会议

○裴章传

胡局长“亲自”睡了一个好觉，揉揉眼翻身下床，立马想起了一件必须急办的事情：开会。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道：“我怎么能记忆开这个会呢？一周时间了，竟然无会！我要亲自主持，亲自讲话……”他十分爱用“亲自”这个词。有一回叫秘书领他去泡个澡，没思量就对秘书说：“洗澡嘛，我亲自去！”

这会儿又是胡局长亲自坐小车到了办公室。秘书早已在等候着。他扯着嗓门儿喝了一声：“紧急会议，赶快通知！”秘书岂敢怠慢，内外线电话一起打，又分派办事员抓起另一部电话挨个儿打传呼，特别强调：胡局长要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除到外地出差和卧床不起的病号可以不参加会议外，在家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都必须尽快到会。果然，通知刚下达不过半小时，与会者全部到齐，只等局长亲自讲话。

“今天我要召开本周内惟独的一次紧急会议。之所以紧急，是要大家共同出主意，想想办法，看看我们这次会议

怎么开？主要议定什么内容？请各位想到就讲吧。”

胡局长几句开场白使不少与会者皱起眉头，大家都在开动脑筋。还真的有人站起来提议：当务之急应该分析讨论一下今年基层的经济违纪现象是不是比去年更严重？去年全系统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就达到9人，今年可能会是几个？问题一提出，有人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中央讲到地方，认为情况在变好，不必担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不能盲目乐观，经济违规乃至犯罪现象可能有增无减。于是，一部分人报喜，一部分人报忧，争论不休，乱成了一锅粥。

还是要胡局长亲自出马压阵了。只见他蓦地从皮靠椅上站起身来，双手在半空中一摆，亮开了嗓门儿：“看你们双方火气越来越大，想武斗吗？我现在亲自宣布：这个问题不要扯了！大家动脑子讨论一下其他问题吧！”

胡局长这盆冷水泼得及时，会议室里马上鸦雀无声。静了约三四分钟，主管行政基建的一个处长提出了新问题：“遵照胡局长的亲自部署，我们就新办公楼的选址问题进行了调研，认为新办公楼应盖在交通便利的闹市区……”

“闹市区我们的那块地方不能盖办公楼。它的左边是医院，右边是商场，后面是歌舞厅，在那个地方办公，职工上医院方便，逛商场、进舞厅方便，公家和私人都会因此增加开支。”财务处长未等人家把话说完，就接上了火。

“盖办公楼要考虑到方便业务开展，树立单位形象。再说，医院离我们近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局机关的干部岁数都不小了，离医院太远跑得动吗？”言者刚落座，一阵附和声。但也有几个坚决不赞成在闹市区盖办公楼的，伸长了脖子在争。

5 分钟不到，双方舌战了 40 多个回合，比会议上半场还激烈许多。

胡局长不得不又一次起身，仍是大手一挥：“算了，算了！这件事由我来亲自决策吧。已是中午了，局里招待大家吃顿工作餐，下回再议！”大家皆大欢喜，纷纷涌向对面的酒楼，摆开三桌。办公室主任领着几个办事员搬来 3 箱白酒、6 箱啤酒、6 箱饮料。开席前，胡局长首先举杯，亲自宣布：“会议圆满结束，干！”

酒 阵

○高 宽

秀丽小姐刚刚学会开车，虽然驾驶技术尚不熟练，但他喜欢把车子开得越快越好……

市郊的柏油马路上，车来车往。

秀丽摇下车窗玻璃，一股清新的空气透进来，使人顿感惬意。她又打开录音机，车内立即充满了邓丽君小姐那如痴如醉的歌声……

小轿车飞也似的向前冲去。

前面的路拐弯了，接近九十度！可秀丽小姐的脑子还没拐弯。此刻，她正醉心地欣赏着《爱在哪里》这首歌……待她似乎觉醒时，车子已在她手上机械地拐弯了，但车速还没减下来。这时，她才发现前面不远的道边上停着一辆正在修理的小卡车——危险！

刹车——吱儿，再踩——吱儿，车轮立即冒出一股白烟。一秒、两秒、三秒……车刹了许久，都是那讨厌的惯性，害得她的轿车不偏不斜，正撞在那辆小卡车上……“咔嚓”——

秀丽小姐只觉得身子一震，还好，只一震就没事了。然而，那个蹲在小卡车头修车的司机却被“震”了下来，一个滚儿，滚出去很远……

秀丽小姐探头一看自己的车，不得了——车头已被撞瘪了，玻璃也全碎了！那个青年司机此刻也爬了起来，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朝她吼道：“他妈的，要眼喘气啊？”

“抱歉……实在……你没事吧？”秀丽小姐闪着发光的眸子，声音温柔得揉人心肺。

“唉，没有！倒霉——这个季度的奖金被你这一家伙撞没了……”当青年司机看清眼前这位小姐漂亮无比时，火气顿减，声音随即也低了八度。

她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拍打着青年司机身上的尘土。他的心立即被拍打得热乎乎的，若无其事的说：“没什么，反正是公家的车，大不了……那你呢？”

“我……也没事，你贵姓？”

“我免贵姓庞。”

“噢，怪不得你这么胖，不打不相识，走，咱们到对面饭店坐一会儿吧！”

那司机犹豫着，挠挠头。秀丽小姐含着微笑，亲热地用手拉着他，那肉乎乎的小手直握得他飘飘然……他乖乖地跟着去了。

两人来到路边的饭店，秀丽买了四盘上等好菜，然后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来，庞大哥，咱们痛痛快快地喝两怀，一酒落肚，万事休矣！”

他低着头，完全一副晦气的表情。

“大哥，你是在为小妹担心吧，没关系，我的车是入了保险的，要说真正倒霉的还是他们，嘻嘻！”她嫣然一笑，脸腮上两个酒窝又深又圆。

“那你为什么不喝？”

“哎呀呀，一个姑娘家怎么会喝酒呢？如果你觉得我失陪的话，那么，我用饮料陪你喝，好吧？”

就这样，推杯换盏，话语柔肠。终于，他脸上泛起了红潮，头脑也随即旋转起来：这美妞儿，真……难道我交了桃花运？像外国电影那样，想着，想着，这些想法竟从口里溜了出来。

“你说什么？大概喝多了吧？走，我送你回驾驶室，咱们好好……谈谈，好好地……”

她搀着他，而他故意一路歪歪斜斜站不住，累得秀丽小姐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扶他进了驾驶室。这小子知趣得很，只胡说了几句什么，便一歪头打起呼噜来了……

秀丽小姐轻轻地离开了小卡车，拨通了交通肇事科的电话：

“喂，不得了啦，差点出了人命……我叫秀丽，遇到了车祸……好，我慢慢地说……刚才我开车，突然遇上一个青年醉鬼，妈呀，他开着小卡车，比射箭还快，歪歪扭扭，把我的车撞坏了……救救我，你们快来呀……”

接着，她又心平气和地往保险公司挂了电话。而后，她两手一捏，打了个清脆的响指。

此刻，小卡车内的庞司机，正梦美觉甜……

谁的啥

○邵 健

南蝉乡党委书记耿直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件难缠事：为提高全县乡镇工作的水平，各乡镇一律清退自聘干部，以便减轻财政压力，清欠减负。

从哪儿开始呢？耿书记考虑了一下，决定先从党政办开始。于是，他喊来秘书董德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要他起草一个方案，提供一个自聘干部名单。小董提示说：“耿书记，还是别清退的好。上两任书记都没干成这件事。”耿书记问：“为什么？”小董说：“那些人都是带谁的啥的。”

“啥叫谁的啥？”耿书记没听明白。

“谁的啥就是谁是谁的啥。”小董像念绕口令一样解释说，“比方说我是你的秘书，你是我的书记。这可是 21 世纪的护身符呀。”

耿直笑了：“有这么厉害？我不信，你把名单开来给我看看。”

不一会儿，小董递过来一张按照规定应该解聘的人员名

单。耿书记拿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刘哲（刘蒙乡长的儿子）

倪梅（倪德让书记的千金）

任小燕（人大副主任任仁鹏的侄女）

.....

耿书记看了直犯迷惑：“这些注释是啥意思？”

小董说：“那不就是谁的啥嘛！”

耿书记点了一下头：“嗯，看样子还真有些棘手呢。这样吧，先从广播站开始。”

不一会儿，小董又列出了一份清单：

赵干（赵常主席的堂弟）

梅雯华（武德乡长的儿媳妇）

白娜（广电局白局长的女儿）

.....

“这里也有谁的哈？”耿书记摇摇头问。

小董说：“可不是嘛，不是谁的啥哪能进来呢？”

耿书记想了一下说：“那就从教办公室开始吧，教办公室超员也不少。”

一会儿，小董又递过来一张清单：

盛一媛（教委盛主任的胞妹）

何能（组织部青干科应科长的妹夫）

安丽（人事局安局长的干女儿）

胡佩（县人大胡京营主任的同乡 注：曾当过胡主任家的保姆）

.....

耿直愣了一会儿，长舒了一口气：“乖乖，这一回全是县级的了。”

小董解释说：“如今乡级财政困难，只有教师工资力保，教育部门也就成了好单位，当然都愿意往里挤。”

耿直挥了挥手说：“算了算了，你再看看其他部门吧。”

妇联、团委、农水站、农技站、兽医站……耿直一一看去，后面均有一串注释：谁的啥，谁的啥，谁的谁的谁的啥……耿直的眉毛渐渐地竖了起来：“全乡超员 100 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不带谁的啥的？”

小董笑了：“耿书记，你不想想，如果不是谁的啥，又咋能当啥？我给你念一个顺口溜吧：

要想当个啥，先问谁的啥。

凭着谁的啥，要啥就有啥。

不是谁的啥，啥也不是啥。”

耿书记一拍桌子：“这叫啥玩艺儿！”想了一下，又对小董说：“取毛笔过来，我也给你写一首顺口溜。”

小董递过毛笔。耿书记饱蘸浓墨，笔走龙蛇：

管你谁的啥，又能把我咋？

横竖一刀裁，统统拉下马。

要是不服气，谁找谁的啥！

耿书记一气呵成，把笔一扔：“就按这个意思办，该辞退的，统统辞掉。我看能翻天？”

董德泉依言办理。不合格人员皆被清退。被清退者各投本门高师打探：“耿二半吊子手敢那么黑，他究竟是谁的啥呢？”

话传到耿书记耳朵里，耿书记笑了：“我是俺爹的儿子，俺儿子的爹。俺爷爷的孙子，俺孙子的爷爷。对了，我还是俺老婆的老公！”

分手时让我留给你美丽

○刘亚中

我曾误解过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陪着身患绝症的男人住院的年轻女人。这是十年前的事。那时候我在病房做实习护士，有许多次在病房见到她，每次她总是打扮得鲜艳夺目，依偎在病重的男人身旁，又说又笑，眉眼之间流露的不是悲伤而是兴奋。而那病床上的年轻男人，似乎总是被她营造的气氛所感染，一脸的喜悦。

我一时无法弄懂这对年轻的恋人，一个正在数着手指头过日子，另一个却似乎无动于衷。而从他们亲密的动作中，分明可以看出他们的感情很好。为何一对即将永别的人却仍能每天以笑面对生活，仿佛，那癌症已不存在，仿佛，他们仍能长相厮守，永不分离。

我真的不懂，那个年轻的女人，每天以何种心情面对梳妆镜，画她的眉毛，眼睛和嘴唇，亲密的爱人已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她还有何种心情去装扮自己，我想不出答案。或许，女人是个无心之人，否则又怎会如此？以后，再见到她，我

就扭过头，不愿见她那张艳脸。

不久，那年轻的男人离她而去。这时，我才终于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如泉的泪水冲掉了睫毛膏，冲掉了脂粉。而那鲜红的唇色，却永远留在了男人苍白无血色的脸上。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如此痛不欲生的样子。

几天后，她来病房办离院手续，乍一见，我竟没认出她，那是怎样一张瘦削苍白的脸哪，和从前简直判若两人。

在她即将离开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你真的爱那个男人吗？”话一出口竟引得女人的泪水倾泻而出。“那你怎么还……”我想说“还那么浓妆艳抹，毕竟他是个将死之人啊”！可是我没把它说出来，只是用眼睛望着她，女人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止住泪水，给我讲了这些日子以来所发生的事。

年轻的女人和男人是一对还未走进婚礼殿堂的恋人，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男人突然发病住院，一检查，却是癌症晚期。当男人痛苦、绝望的时候，女人偷偷擦去伤心的泪水，变得异常坚强起来。她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全身心地照顾着那男人。男人因病变得烦躁，每到这时，女人就用温柔之水去熄灭男人心中燃烧的怒火，让他恢复平静。

男人说，你真好，可惜我不能够拥有你一辈子。

女人说，不，真正的爱情是不分时间的长久或短暂的，从前我爱你，现在依然爱你，将来也如此。

男人说，我们哪会有将来，就连现在也不知还有多久，你走吧，我这里，不是你最后的归宿。

女人说，我们不是曾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前世今生》吗？

他们能相约来世，我们也一定能的。只要我们彼此真心相爱，也许再过一百年，也许二百、三百年……我们终究会再见的，那时我们来重续这段未了缘，好吗？

男人将头埋在女人怀里，大哭许久，当他抬起头时，已不见满目哀愁。好吧，就让我们相约来世吧，就当这次是长久的分离，不过，你要答应我，在我临走的日子里，把最美丽、最迷人的你展现给我，让我更加清晰、真切地感受你，记住你，如果真的有来生，我好一下子能从人群中认出你。分别时请留给我美丽，好吗？

女人捧着男人苍白的脸，晶莹的泪珠滚滚落下。男人用舌尖将它舔进口里——好甜哪，只是别落得太多，我会心疼的。

女人终于破涕为笑，两颗年轻的心就这样一起走过了痛苦的沼泽。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再见的。无论那一天多么遥远，无论那一天多么缥缈，只要心中有爱长在。

于是每天女人把最艳丽的笑容献给她心爱的男人，他们谈论将来，谈论着孩子，谈论着一切该谈论的和不该谈论的。就这样，男人微笑着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带着冥冥中的期待，与他心爱的女人离别。

女人最后说，你知道吗？我何曾愿意每天坐在镜子前勾勒涂抹，每画一笔，都像一把刀在刻我的心。我的脸在笑，我的心却在滴血，谁见过什么来世，哪会有来世之约？我每天强装欢笑，是为了让他能开心地走完最后的日子，他真的相信还会有来世，才会走得这么从容和安详，这是我的责任。不过，现在我真的希望会有来世，能和他再续情缘，我是真心

地爱他。

我突然觉得女人可敬起来，原来在她漂亮的外表下，竟还有一颗如此坚强、善良、美丽的心灵。或许，是她美丽的谎言，真的安慰了死去的男人，或许，那聪明的男人真的以为女人相信来世而故作憨态以慰女人，且不管是否有来世，就今生这虽短暂却刻骨的爱情，便足以令人敬仰。

十年来，我常在不经意中想起那个女人，但愿她现在能生活得很好。

走 宴

○韩 英

秦部长在部长的岗位上干得不错，被提为副书记。

秦副书记当部长时养成了个老习惯，就是到起床时间起床，到吃饭时间吃饭，到睡觉时间睡觉。他女儿称他是机器人。

他多年养成的这个老习惯，被提为副书记没多久，就被打破了。特别是吃饭的习惯。是吃饭时间不能吃饭，不是吃饭时间也要吃饭，吃了饭，还要吃饭，喝了酒，还要喝酒，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不断。

4月7日是星期天。他按照老习惯，6点半钟起了床，7点钟在迎宾馆外卖点买了三个菜包，回到办公室，泡上一杯茶，边吃菜包，边看报纸，美极了。这种简单的早餐，对于他来讲，是一种享受。

“秦书记吗？早晨好！8点钟请遵义地区的客人吃早餐，9点钟请澳门中行的客人吃早餐，您记得吗？”接待处张副处长打来电话，提醒秦副书记。

“记得。我都写在备忘录上了。”秦副书记看了一眼台上的台历，自言自语，“今天是请两批客人吃早餐，陪三批客人吃午饭，晚上，还要酒战群雄。”

他乐了。点燃一支烟，美美地吸上一口。“今天，有这么好的生活，全托改革开放的福啊！”窗外榕树一片嫩绿，春天来了。“现在工作节奏加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了，客人增多了，迎来送往，在所难免。可这宴席……”

“时间到。”秦副书记匆匆赶到餐厅。

餐厅就是战场，东厅是战场，西厅也是战场。“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他乡遇故人，舍命陪君子！”这些劝酒的话，秦副书记听过千百次了。他只说过“感情深，一口闷”，有时还经常与客人连干三杯，叫做“欢迎、欢迎再欢迎”，因此，有人管他叶“秦三杯”。别人说“舍命陪君子”，他说“君子要陪，命不要舍。命是宝贵的，不要拿命来开玩笑。”

中午宴请三批客人回来，秦副书记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卧室，连皮鞋都没脱，就和衣倒在床上，喃喃自语：“看来，工作再累，不会累死人。这吃饭，可要吃死人；这喝酒，也要喝死人。”

秦副书记美美地睡了一觉，又“活”过来了，洗脸、刷牙、刮胡子，带好香烟、钥匙、打火机，大步流星地向迎宾馆走去。

“晚上要酒战群雄。这可怎么办呢？”秦副书记来到宴会厅，和客人逐一握手，交换名片，主宾落座，秦副书记致辞，热情洋溢，宴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为了表达对各路客人的真诚欢迎，我连干三杯！”说完，干了一杯，“小姐，拿酒来！”果真连干三杯，满堂的客人拍手。

“请用菜。我不给各位夹菜。请各位按照各位的口味，自选自夹。”大家呼应：“这个好，这个好。”

秦副书记坐在椅子上，两眼微闭，额头冒汗，左手捂着肚子，不出声了。

客人过来向秦副书记敬酒，秦副书记勉强站起来，端着酒杯的手在抖动，欲言又止，突然一屁股坐了下来。

“快，快送秦书记到医院！”黄副秘书长赶紧张罗。

两个人架着秦副书记下楼，秦副书记一步一回头，断断续续地说：“对……不起，这饭，你……你们吃。这酒，你……你们喝。我回来，再陪……你们……”大家起身，目送秦副书记下楼。

奥迪小车，向市中心医院急诊室驶去。

车到同济桥，秦副书记叫停车，斩钉截铁地下令：“回家！”章司机吃惊了，陈秘书吃惊了。

秦副书记睁开眼睛，笑吟吟地对他们说：“我没事。我这是用计，用的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计。指当处在劣势的时候，不能硬拼，‘走’才是上策，并不是说‘走’是三十六计中最为高明之策。”

“走，就是逃。”

“在这里，逃和走是近义词，走为上，就是逃为上，走宴就是逃宴！”

广 告 人

○航 帆

第一次站到泡泡糖广告公司的马总面前，尽管我表面上装得沉着自信，可是面对马总一双鹰隼般的目光，我的心里还是咚咚跳个不停。我已经下岗两年了，这次面试决定着我一家的温饱。

“你能把冰块卖到北极，把火锅卖到赤道几内亚吗？”

马总盯着我的眼睛，劈头就是一句。

“这个……要通过调查，结合产品优势，再加上成功的广告文案策划……”我避实就虚，因底气不足，声音或高或低，像秋天里挣扎的蚊子。

马总“哧”他一笑：“你这只是书本知识，我要的是你的实际的策划能力。”

马总说完，挥挥手。不行？找不到工作我就得去讨饭。我忙急中生智地说：“我们可以这样对北极人宣传广告客户的冰块，说它是加了18种调料凝固而成，味道鲜美，富有营养，能防癌症。我们对赤道几内亚人宣传广告客户的火锅，说吃

了它能在体内产生一种清凉剂，抵抗酷暑……”

“好！”马总鼓掌，从高背转椅上站起来，“有创造性思维，这是广告人应该有的素质！明天就来公司上班。”

就这样我成了泡泡糖广告公司的文案策划。我知道要想得到上司赏识，就要不断学习，精心策划好每一个广告文案。广告文案策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号要响亮，别出心裁，引人入胜。我做的第一个广告文案是“泥鳅牌化妆品”。我构思的广告口号是：拥有泥鳅，美丽不愁。写好后，请马总过目。马总提笔在旁边写道：俗！重写！我又一连写了几种口号，都被马总毙了。最后，马总说，看我的！马总写道：从泥鳅到美人鱼，爱有了归宿！我说，还是马总写得好。“我不要你奉承，”马总瞪了我一眼，“只有我，只有我才能构思出这么绝的口号。”

然后，马总又笑笑，和气而又得意地说：“广告文案一定要抓住顾客的心理。你想，哪个女人不爱美，不想成为美人鱼，不想因为美貌受宠？从泥鳅到美人鱼，众望所归呀。泥鳅，一语双关，既说出了产品的品牌，又道出了女人对自己容貌是否美丽的怀疑心理。”马总摇光晃脑，踌躇满志。

打这以后，我在策划上殚精竭虑，但仍有许多令马总不满意的地方。

一天，马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能为我的爱情策划一个文案吗？我说这个……马总说简单，说白了，就是写个征婚启事。这可让我犯难了。我们马总长得又短又粗，像个烤山芋的炉子，这还不说，还是个罗圈腿，而且左眼角还有一块铜钱大的疤，哦，还有一颗牙齿长到唇外……总之，不

敢恭维。这些可不能写进去，可是不写总归要见面的呀，到时还不露馅？对了，马总的脾气不错，就在上面多写几句吧。更重要的是马总有钱，有私家车！

于是，我写了个初稿，还是把老板的相貌美化了一番，给马总过目。马总说我的相貌不要美化，就写烤山芋炉子一样的身体，写罗圈腿疤眼，撇牙。有钱有私家车照写，这也不是吹的，这是事实嘛。只是你帮我吧年龄改一下。

我知道马总现年 49 岁，于是拿去改成 39 岁。马总看了说，不行，再改。

我又拿去改成 29 岁。

马总看了，还是摇头。我心想，总不能把你写成 19 岁吧。

马总说：“小刘呀，你写什么都要我改，点睛之笔你就没有吗？好吧，让我来点睛一下。”马总提笔改了，推给我看：“你看看。”我一看，呀，他改成了 69 岁！我糊涂了，69 岁谁要你呀！

“小刘呀，没听说过‘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吧。凭我这样，只有 69 岁才有人要，什么原因，你好好想想，就悟出来了。”

我想了多少天，也没悟出来，但已经有人给马总写信了，寄来的照片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漂亮。

见到朋友

○朗凯宁

我在一本杂志的“交友桥梁”中留有一句话和住址及电话号码。一天，一个电话打来，是标准的国语，略略带卷舌音。我一问，是北方的一座城市，和我这个南方人相距将近万里。我们彼此都听到了对方的声音——两个男人的声音。天啊，就凭这声音，这么遥远，也算是朋友了。

我们交谈了有几分钟，他说：“我挂了，话费这么贵。”我说：“好吧，再见。”他说：“如果你到我们这座城市来，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会尽朋友之谊的。”当时我有点儿得意，我有几个朋友在场，我按了免提，他们都听得见。

他们笑了，说：“你这朋友真会做样子，明知万里之遥，你不可能到他那里去才这么说的，你真是到了他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不知躲哪里去了！这样的人，见多了。”又说：“他会做样子，你怎么也不做做？你就说这里离桂林很近的，欢迎他到桂林来，他来了，带他游漓江。”我觉得好玩，就对北方朋友说：“欢迎你到桂林来，我这里离桂林很近的，你到

桂林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带你游漓江。”挂了电话，我和几个朋友都笑了。

没想到我的一个堂弟不久考上了北方的一所重点大学，亲戚指定要我送堂弟入学，因为我读过大学，又在城里工作，这样就安全可靠些。堂弟考取的这所大学，正好在北方朋友的这座城市，没想到我真的要到这座城市去了。正应了江湖上的那句话：山水有相逢。

而就在这时，北方朋友打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我的一个狐朋狗友接的，接电话的朋友一听就捂住话筒，说：“哥们儿，大事不妙，你那北方朋友出差到桂林，打电话给你了。”我想接过电话，朋友帮我挡了驾，说：“他病了，去不了桂林。”就挂了。我气得大骂：“不就是几百元钱的事吗？你干吗损我？”朋友说：“几百元也冤，他要找你容易，你找他就难，你信不？”我说：“朋友都像你，我不要朋友了。”他说：“我是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你他妈的真不够朋友。”我没和这人纠缠，照着号码打了个电话，人走了，是个公用电话。

到了我送堂弟去北方的时候了。

在这座北方城市里，我想见这位北方的朋友，可我不敢。但我实在想验证一下，他是不是会推托，或者躲起来，尽管我做初一，他做十五，但如果他躲避我，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拨通了电话，是朋友接的。他问我在哪儿？叫我就在那里等着，他来接我。这下我慌了，我更羞愧于见他。我连忙说我正在家乡，我是在南方给你打电话的。他笑了说：“你别忘了，我的电话是有号码显示的，你就在这座城市。”他甚

至根据电话号码说对了我在第几条大街的电话亭。他叫我就在电话亭等他，他右手拿着一份报纸来找我。

我们都未曾见过面。我躲在电话亭边不远的一棵树下，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个右手拿报纸的人来找我。

大约 10 分钟后，一个年龄和我相近的年轻人打的到电话亭边，右手拿着一份报纸，这是个高大的北方男子。他在电话亭边不停地来回问人，找我。最后，他站在电话亭边等我。

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同时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见到朋友了。

亲子鉴定

○喊 雷

宫克在大学学遗传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个专门研究遗传基因的实验室工作。他不愿一辈子与小麦、水稻、玉米……打交道，要求父亲把开了近 40 年的一家制药厂交给他经管。父亲宫尚年老多病，力不从心，乐得让宫克接他的班。

为了发挥所学的专长，宫克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给制药厂大动手术。他投资数十万元从国外购进先进设备，把制药厂改建成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亲子鉴定所。他的亲子鉴定所不仅凭血型的遗传性状来进行鉴定，而且能用毛发、指甲、精液、尿液……乃至皮肤上的垢屑来进行鉴定，且准确率高达 100%。鉴定所开业之时，宫克花了数万元在他所在的省市电视台、报纸、杂志上做了广告。然而，半年过去，来做亲子鉴定的人寥寥无几。除了那些涉及遗产继承、离婚诉讼、出国投亲的人之外，一般人都都不来光顾。鉴定所濒临倒闭的境地。

宫克的父亲从国外治病回来，得知他的制药厂已被儿子弄得面目全非的情况后，怒不可遏，指着宫克的脑门儿骂了一次又一次。

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宫克不肯在父亲面前认输认错。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苦思冥想，他终于无师自通地找到了绝处逢生的对策。

他秘而不宣地很快就将对策付诸实施：他首先托人找来这个城市各单位的花名册，接着分别给花名册中每一个当父亲的人寄去他亲自拟写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先生：

我以一个知情人的名义提醒先生：请先生对着照片认真地比较比较：你——真的是你孩子的父亲吗？

不便具名的好心人。

××年×月×日

信封上应写寄信人地址、姓名的地方，他一律只写“内详”二字。这样的信，同一个单位每天他只寄发一两封。

尽管这座城市每一个当父亲的人几乎都先后收到了这样的信，但人人都守口如瓶：即使是手足同胞、拜把兄弟、结盟至交，也绝不相告。他们无不各自悄悄对着镜子或照片，认真地比较子女与自己长相的异同。可悲的是结论大都一致：乍看有些像，越看就越不像！专门研究遗传学的宫克最懂得：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相像的人，即使是孪生子也总有许多不

同之处。

于是乎，心里不踏实的父亲们，或先或后，便拿了子女的毛发、指甲或血迹、尿液……在大口罩或黑墨镜的遮掩下赶来光顾亲子鉴定所……

自此，亲子鉴定所便由过去的门可罗雀变成了门庭若市。

不过，宫克的硬笔字写得再快，每天起早贪黑也只能寄发这种信件百十封（而这种信既不能用电脑打印，也不能用手写体字的复印件），无奈，他不得不高薪雇用数名写手来专门写作。——受雇者必须承诺的首要条件不用说就是为其保密。

于是，这样的信每天便有数百封先后发至他所在的省、市千千万万个为人之父者手中。

于是，宫克的亲子鉴定所的营业时间不得不一改八小时上班制为昼夜三班倒。

于是，宫克不得不相应地再投资百余万元进口数台有关设备。鉴定所过去的三层楼房，也顺理成章地被如今的七层高楼所替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噩耗突然传来：宫克的父亲病逝——死在市人民医院病床上。紧接着一名律师赶来通知宫克：根据宫尚先生的遗嘱，这家用他的资金修建的制药厂（即如今的亲子鉴定所）已被他捐赠给了市人民医院，限宫克在本月底之前交出全部财产。

“他……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把鉴定所留给我？”

“宫尚先生在遗嘱里说，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这——不可能！”

“这是事实。”律师向他出示基因鉴定证明时说。

“这鉴定……肯定靠不住！”

“这份鉴定书是你的鉴定所去年 11 月 2 日出具的。上面印鉴齐全，确凿无疑。”

“不——！他已七十岁高龄，他不可能去做这样无聊的有损他老人家尊严的鉴定！”

“当初我们也感到不太理解。老先生解释说：是一位知情的好心人言之凿凿地写信提醒他，他才去做鉴定的。”

十 猫 图

○左成捷

民国初年，宁远城头道牌楼下悄然开张了一爿小古玩店，只一间店面，货色也不多。两部红漆架上，稀稀落落摆些个铜鼎、香炉、陶碗、瓷瓶之类，墙上挂几张古人字画，地上的大花瓷瓶还插着几轴画。小店虽简朴，风雅味还挺足。店主姓沈，40多岁，非本地人，操京郊口音。长得慈眉善目，白胖无须，举止言谈，落落大方，看得出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终日棒一只大银水烟袋咕咕吸着，泡一碗盖碗茶，茶香扑鼻。小店开张几个月了，还没见做成一笔像样的买卖。沈先生照样不急不躁，平平稳稳，早开门，晚打烊，丝毫不懈怠。有道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一般的古玩店，也都这个开法。

古玩店对面一条巷子里，住着一位被当地人称为朱贤人的闲人。他也有点儿收藏瘾，爱摆弄个金石字画什么的。沈先生的小古玩店一开张，他就时常光顾。沈先生的生意不太忙，他也乐得有个人陪着聊天，因此对朱贤人总是好烟好茶

相待。很快，两个人混得十分熟络。

有一天，小店来了一位长髯客人，相中了架子上的一座香炉。敲、听、摸、瞧，两袋烟工夫，他才抬起头来问沈先生：“宋炉？”沈先生点点头。“可是你这店儿，竟也……”长髯先生对这小店有些不太那个。沈先生说：“老先生莫不是嫌我店小？可我这里有两三件货色却是有些来头的。”他压低了声音，跟长髯客人讲了些什么。朱贤人断断续续听得似乎是这沈先生曾是前清宫中内官，冯玉祥逼宫时，他乘乱偷了几件宫中之物逃出，这炉便是其中之一。听了这些话，长髯客人上上下下端详了沈先生好一阵子，长长地“哦——”了一声，才跟店主讨价还价。最后，他把几十封用土色油纸包着的银洋放在沈先生的柜台上，其中一卷儿散了封，雪花花的银子滚了一地。长髯客人把炉包了又包，裹了又裹，最后乐颠颠地抱走了。

又一日，小店壁上挂出一轴《十猫图》。画儿非出名人之笔，又品相陈旧，右下角还溅着几滴紫黑色的血迹，挤在几张画中很不起眼儿。只是画上的几只猫活蹦乱跳，憨态可掬，招人爱看。朱贤人总爱一边呷茶，一边慢慢地对它品味欣赏。一来二去，竟让他看出一大奇妙：这些猫的眼睛，每当艳阳临窗时，都眯缝着，一条线儿似的；逢阴天屋暗，只只眼睛大睁，像圆圆的黄色玻璃球儿，明亮有神。这着实使朱贤人暗暗吃惊。“这猫儿眼……”朱贤人问沈先生。沈先生笑笑说：“这精妙处，到底让朱贤弟窥破了，贤弟眼力果然不俗。可这画上的血迹，贤弟大半有所不知吧。”朱贤人说：“愿请教一二。”“这幅画出自何朝何代不可考，据说有北京皇宫时就有

它。到明末，它乃周皇后的堂中物。李闯王破京门，崇祯帝自缢前，不忍留下皇后任人蹂躏，便剑砍周皇后，这血迹便是周皇后的颈上血。”朱贤人动容：“啊！？此画竟有如此遭际——那么小弟唐突，敢问沈先生想讨银多少？”沈先生说：“按说这画儿算是无价之宝，不过我们相交一场，甚为投缘。如若贤弟喜欢，我半送半卖，老弟就出 5000 块吧，这个数是断然不可少了。”朱贤人动心了。5000 块银元，当时可买良田 100 亩，朱贤人是这一城的首富，倒也拿得出。

朱贤人买了这幅画。交银取画那天，正当红日灼灼，十只猫是闭着眼睛进朱家大门的。第二天天阴下雨，那些猫眼却没睁开。朱贤人瞪着双眼瞅了两个时辰，猫眼还是一条线。朱贤人惊呼上当！不待雨停，便飞跑去找沈先生。

邻居说昨早天没亮沈先生便打点细软走了。几个壮汉撞开木栅板，小店的東西大多还在。在里屋柜子里，朱贤人又找到一幅《十猫图》，与他去买的一模一样，就连右下角什么皇后血迹的颜色，形状、位置都丝毫不差。惟一所差之处，就是这幅画上的猫儿眼都是只只圆瞪！柜台里还码放着长髯客买炉的几十封钱卷儿，撕开土色油纸，全是圆铁片儿。

千 年 虫

○王世友

支书吴老根和村长刘智刚从乡里开会回来就召开了村委会。吴老根说，乡里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说是今年有虫子，这个虫可不是一般的虫，叫什么千年虫，还真没见过呢。据上面文件讲，这虫很是厉害，能把飞机啃坏，把轮船咬沉……

还没等吴老根说完下面已一片惊讶。会计说，这虫子这么厉害一定个头很大吧？妇联主任说，从一九五六年闹蝗灾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这么厉害的虫子。

刘智笑笑说，大家也不要过于害怕，这虫子不会对人身构成威胁，相反，如果我们捉到它，用一个手指就能把它捻死。

大家又是一片惊叹声，心想这真是一条很奇怪的虫子。

刘智接着讲，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虫子能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就叫它“千年虫”。至于咬坏飞机轮船那就更好解释了，这种虫子能活那么多年，很显然它有一副好的牙齿，当人们一不注意把它带到飞机上或轮船上，就会出现把

机器咬坏的情况。

治保主任问，咱们这里是不是也有这种虫子？刘智说肯定有的，我想这是一条极为普通的虫子，像红蜘蛛棉铃虫一样，只不过没有发现而已。大家仔细地想想，这种虫子在哪里才有呢？

大家都皱起眉头，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文书说，咱们年年耕地，不会有这样的虫子吧，如果真有的话，应该在那些长年不耕作的地里。

刘智说，你的思路很正确，接着说下去。文书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咱们村只那么一块地很多年没耕了。

苹果园！大家恍然大悟。

刘智说，大家说得很对，为啥这几年苹果树怎么光开花不挂果，原来是千年虫在下面捣鬼。我想咱们明天就开始动手，把苹果树都连根拔掉，挖地三尺也要把这虫挖出来。

几天之后，吴老根手里拎着几个罐头瓶走进乡长办公室。吴老根打开瓶子，有几条大个的蚯蚓和蜈蚣在里面爬。乡长不解地问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吴老根说，别提了，真是费老鼻子劲儿才把这该死的千年虫给捉住。什么千年虫？乡长不解的问。吴老根怔怔地说，就是上次在乡里开会时说的那个千年虫呀！你们不是说让捉虫吗？乡长哈哈大笑一直把眼泪笑出来。可是就在转眼之间他就不笑了，因为他听到这虫子是从苹果树下挖出的，而且他们把那些苹果树全部给刨掉了。乡长很生气地说，你毁了全乡人民的荣誉。

吴老根说那也比毁掉国家的飞机轮船强！

乡长哭笑不得地说，算啦，真是拿你没办法。你真是愚昧透顶，那是计算机里的千年虫！

回家的路上，吴老根心里忍不住窃喜。这些果树的树龄都很老了，光开花不挂果，村民早就想把它伐了种蔬菜大棚。去年吴老根就给乡里领导说伐树的事，乡里领导很是生气，说这苹果园是咱乡的闪光点，这是关系到整个乡的荣誉，你怎么敢把这几百亩果园说毁就毁掉？上面来了人你让他们去参观你的树疙瘩不成？

真没想到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他后来琢磨着不对头，计算机也是机器呀，机器里怎么还有虫子？他研究不透这个问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叫做“千年虫”的一定是条很可爱的虫子。

肇 事 者

○大 毛

妈妈：

你好。现在是夜里十二点钟，一天的不愉快使你已疲惫不堪地入睡了，你的鼾声像锯子一样从隔壁伸过来，在我耳轮上拉来拉去，使我有话要说。

我知道，你与爸爸争执的起因是那条狗链子。今天上午你兴致勃勃地叫我说，大毛，我们去逛逛宠物市场吧。我还以为你是怕我休学在家，寂寞难耐，才想到去买个狗猫给我做伴呢。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些小动物，我只要能在屋里和自己说说话，没人来干扰就可以了。但我看到你多日来一直多阴随时可能转雨的脸上露出冲破重重乌云的一线阳光，又觉得不要太扫兴，还是去吧。

一进宠物市场，我就晕了。所有的动物，能进笼子的，都进了笼子；没有笼子的，都上了链子。可能链子的需求量太大了，在市场的中部偏左，居然又圈出了一个链子市场。你拉着我直奔的就是这儿。链子五花八门，什么材料的都有：塑

料的、不锈钢的、镀银的……有一条在太阳下发的光刺伤了我的眼睛，泪眼模糊中我听见它的主人给它开价说：“一口价，一万！”我想这个老板是有病吧。

你当然不会在这种链子前驻足太久，我们一家家走过去，我就基本上总结出了你想买的链子的特点：（一）要柔软的，被拽动时几乎感觉不到它带来的疼痛的；（二）要越细越好的，最好是细出隐形的效果，只有链子两端的人或狗能互想感应；（三）要廉价的。末一条很符合你一贯的生活风格，我就不多说了。倒是前两条，使我们在此转了八个来回。当每一个摊主都认得出我们的脸并熟知我们的要求并由热情渐渐转为厌弃时，你才选定了一条细麻链子。那个卖主涨着一脸的紫疱说：“我对您家的狗产生了好奇。什么样的狗才值得您打八个来回呢？”你听了，很诡秘地笑了笑。那种笑使我也疑惑我们家真的养了一条举世无双的狗（或猫）。也许你一直瞒着我，在阳台的那个空彩电盒里？或是在你和爸爸的卧室床底下？

当然我照例没有问。你买完链子就带我回家，没有想向我说明一下链子后面没有狗（或猫）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患的就是自闭症，说了也是白说。我们两个就像陌生的乘客一样，同路但不说话地回了家。

吃中午饭时，我以为你会就链子的事对爸爸说点什么，多年来你总是事无巨细地向爸爸说，你抓牢了爸爸这个惟一的听众。你的一生如果没有你自己的种种旁白，那会多么缺乏色彩和声音啊。但这次你提也没提。我又以为那链子可能是一份给同事朋友的礼物吧。

没想到的是，午睡时从隔壁房间传来了你们的争吵，我

听见爸爸先是说，这怎么行？这不是侮辱人格吗？语音暴怒，他的肺听上去扩张了好几倍。想必你也吓惊了一下，因为你嗫嚅地说，只是一种提醒嘛。我不知道你要提醒爸爸什么。爸爸又说，我会做什么犯法的事，要用这种办法？你的声音却硬了起来，你说，哼，犯法的事你倒不会去做，你管得住自己的手，就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今天晚上的联欢我们都别去了，联欢会，总不可能没有女人，没有比你年轻的女人。他在“比你年轻”四个字上特别用力。你一定被气得发了狠了吧？因为我听见房门被“嘭”地打开了，一样东西像飞碟一样快速地旋转了出来，最后它像一条冻僵的小蛇掉在客厅的沙发上。我才看清那正是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宠物市场选来的麻链子。

我断定你们之间的暴风雨一定与这条链子有关，很有可能起因正是它。但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因为今晚有个聚会你们要双双参加，因为会有一个或许比你年轻的女人参加，因为爸爸会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因为你迫不及待并义不容辞地要提醒他，你就想出了在你们之间拴一根柔软的、隐形的绳子的主意吗？

妈妈，我不想指责你们任何一方。但是，请告诉我，如何处理这条肇事的狗链子。

女儿 大毛

还是我的错

○王友元

下午，邮电所快到下班时间了，我急匆匆赶到营业柜台前：“小姐，请称称这封信，需要贴多少钱的邮票？”我将急于寄出的信件递给柜台内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将我这封鼓鼓的大信封放在电子秤上称了称问：“挂号还是平信？”我答：“平信。”“贴十元的邮票。”

我递给女营业员十元钱，她交给我二十张五角邮票，并解释道：“大额邮票卖完了，就剩下这小额的了。”

我看着手上这一大版邮票，简直有些无奈，只好将这些邮票贴在信封背面，幸亏这是个大信封，如果稍小点，背面还真贴不下。

三天后，我在单位传达室看到，这封信又给退回来了，信封上贴着铅印的小单子，上面印着“超重”；并用圆珠笔写上：补邮资拾元。这事就蹊跷了，我又急忙赶到邮电所。

我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缺点，无论女人是美或是丑，我都不习惯多看她们几眼，而且营业所的几个年轻女营业员的长

相又几乎一个模样，全部都穿邮政绿色制服。现在我的目光在柜台内的营业员脸上扫来扫去，仍然记不起谁是前天的那位女营业员。

我只好站在前天寄信的位置上，气冲冲地把信递过去：“这信怎么给退回来了？”

女营业员瞟了信封一眼：“上面写得很清楚，超重了。”

我说：“信是你们给称的，十元邮票是你们让我贴的。”

这个女营业员似乎受了好大的冤枉似的反问我：“谁给你称的？谁让你贴的邮票啊？”态度已经变得生硬了。

我说：“反正是你们这些人，也许就是你。”

女营业员声音高出了八度：“你搞没搞错哟，你看好哇，你做错了，反倒赖别人，我问你，现在难道我们还骗你私人的钱！”

这言外之意，是我私人骗你邮电所的钱了。我也火了，正准备与这个女营业员大吵一通时，几个营业员放下手里的工作都围过来，她们指着一位年纪稍大的女营业员对我说：“这位是我们主任，你这位同志有什么事跟我们主任谈吧。”

主任态度还不错，她微笑着对我说：“这位顾客，有什么事慢慢说吧。”

我就把前天寄信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

主任把信封拿在手上掂了掂，又放在电子秤上仔细称了称，又把信封背面看了看，眉头一皱：“你怎么贴这么多小额邮票？”

我说：“你们邮资说涨就涨……”

我的话没说完，主任马上打断我的话：“这是上头的规定，

对谁都一样。”

我接着说：“我买邮票时，你们没有大额的邮票卖。”

主任反驳道：“这是不可能的。”语气十分坚定。

为了让主任相信我说的话，我补充道：“那天下午我来时，你们已经快下班了。”

主任语气有点官腔：“那难怪，你应该早点来。”

又是我的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主任又问：“你这信是先称重量，后贴邮票的吧。”

我也反问她：“你们不称准重量，我怎么知道要贴多少邮票呢？”

主任像是一个法官一样，显得很庄重地仰头说：“这就对了，贴了邮票又超重了，这是事实嘛，谁也没冤枉你，这电子秤是公正的。”

说来说去，这又是我的错。

主任这时微笑地对我说：“按规定嘛，你还是补贴邮票吧，当然哪，我们也不能怪你。”

说到这份上，倒成了她们原谅我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信又急着要寄去，我只好补买了一张十元的邮票贴在信封正面上。

我这时真正是憋了一肚子气，不知怎么说好，临走时，我又反问她们一句：“再不会超重了吧？”

回答我的是，邮戳拍在信封上“咚”的一声。

一只梨

○字 心

小月 17 岁顶替父亲送了县供销社。工作 3 年，积攒的工资还不能买一件称心如意的时装。一气之下，停薪留职出来做水果生意。

生意场中鱼龙混杂，本地人也不敢欺侮她。可有那外地来的，见小月身材有身材，脸子有脸子，看货论价时便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小月很能应付，从不给别人占便宜，可生意也做了。

只有一次来了个甘肃商人，借酒发疯，很难对付。小月晚饭后给他送样品梨去，他堵着门不让走。你要干啥？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小月问，对方回答，不干啥，我就是要讨你！我知道隔壁是公安局，还知道新上任的政法书记就是我姐夫哥！日后办喜事，咱就请他证婚。小月一瞧脱不了身，便说就是我同意，找对象也没有这样找的。对方歪着头问，入乡随俗嘛，该怎么样找？小月说，树为媒，梨作证。她在带来的样品中选出一个梨往桌上一放：

“就让它作证!”

小月说今天不谈这事了,明早我一定来,还带上我妈。要是这个梨依旧原封不动地立在这里,当着我妈的面,收拾收拾就跟你回甘肃。对方没有料到事情的成功如此容易,心生疑忌,生怕小月反悔。小月掏出身份证搁在台灯座上:

“有梨作证,还有灯光看守,我是跑不了的。”

对方放心了,拉开房门,让开身子,嘴里直说好吧好吧。小月却不急于出去了。对方转着眼珠,也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小月没接,紧盯着他说:

“你太财大气粗了吧!我承诺的是我的终身,你呢?”

这个来自西北的大汉,可能是风沙迷了眼,拍拍胸部说他也用终身来担保。小月心说胡扯,你是逼我成婚,我对你——对你这堆马粪不感兴趣。小月将下午谈好的合同摊在他面前:

“你先签个字,我今天不拿走。明天一早来,若是这个梨还立在这儿,没说的,照你的办。若是梨不见了,变成气飞走了,化成水流走了,对不起,按约付款。”

西北汉子愣愣地看着她。

小月说:“你别看我,要看就看合同。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你那位姐夫哥政法书记也不能不讲法。我先说清楚,这个县已经成立了商会,你若违反合同,我答应行业也不答应。懂吗?众怒难犯,到时候你走不出这座小城!”

西北汉子双手捧起桌上的雪梨,挤眉弄眼地笑着说:“我一条一百八十多斤的汉子,还管不住一个梨吗?放心吧,它跑不了。”

小月笑笑，将汉子放回桌子的雪梨抚摩了又抚摩，然后转身走了。

次晨，小月拉上母亲，说是去看戏。在去旅馆的路上，又拉上两位经销水果的熟人，还有一位当巡警的同学，一路说了昨晚的事，热热闹闹地让大家去给她证婚。

西北汉子早已开门迎客，只是心乱神慌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见小月领着几个人进来了，挠着头说：

“真奇怪，我一觉醒来，梨没了，就是桌上淌着一摊水，只留下一层皮！”

进来的人张眼一看，水里躺着一根针，明白了，这是小月做了手脚。雪梨皮薄肉细，只要刺一个小针眼，便融化成一摊水了。

这时小月已把合同拿在手里，西北汉子拍拍头皮，姑娘飞了买梨的生意却不能不成交。

小月后来的水果生意越做越大，做到了省城。她也到了省城，不久又经营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餐饮娱乐中心。有几家报社会采访她，都吃了闭门羹。谁也不知道这类故事她肚子里有多少。

三 色 笔

○翁新华

李智慧在市档案局当了十年管理员，在区纪委当过五年秘书，多年媳妇熬成婆，终于调区人事局当了局长。当了局长就有了权。有了权就能解决实际问题：施人以恩惠。但用不好这个权，也有翻船的时候。历史上的“三日京兆”就有可能是有权不会用权。难处在于虽有权到底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怠慢的人太多，众口铄金，为了平衡，上级只好给你那个位置。李智慧一上任，机关打字员马玉梅当众发难：“李局长，听说你一周要去搞五次异性按摩，搞那事蛮有味啵？”李智慧确实去过一次桑拿室，而且在门口碰上过马玉梅，不过，他是奉命微服私访看有没有干部做那种事。他当即狠狠骂了马玉梅一顿，甚至骂她是个长舌妇。马玉梅勇猛扣杀，反倒把李智慧骂了个狗血喷头，机关里的人觉得马玉梅这回倒霉是无疑了，谁也没见过肚里能够撑船的宰相啊。出人意料的是，李智慧不但没有给她穿小鞋，还力排众议，提拔她当上了干部调配科科长。对此，人们有两点看法，一是李智

慧还真能容人，二是让这个泼妇掌了重权，如果她不听话，李智慧这个位置恐怕就待不长了。

恰恰相反，不知不觉，李智慧在局长的位置上坐了五年，不但没有挪窝儿，反而还有往上提的态势。可怜的是李智慧在职五年有四年在和马玉梅吵架。李智慧是个热心为人们办事的局长，实行的是普降甘霖的政策。有干部要求由远郊调往城区，他在报告上认认真真批下：“情况特殊，经研究决定，同意调动。请调配科速予办理。”有干部要求转正，他在报告上批下：“情况属实，经研究决定，同意转正。请调配科速予办理。”有干部要求晋升工资，他也在报告上批下：“经研究，同意晋升，请调配科会同工资科速予办理。”除此之外，要求调岗位的，想由糠箩跳入米箩的，要求从外埠调入或从本地调走的，他一概在报告上批下同样的一句话。当然，这些有求于他的人，身后大多有个“菩萨”戳着，他这样一批就很是感动人，“菩萨”们也是很满意的。问题在于泼妇马玉梅拿着他批字的报告，有的办了，有的拖过一阵勉勉强强办了，大部分则坚决顶着不办。李局长吵架就吵在第二尤其是第三种情况。“不办就不办，拍桌子瞪眼睛也是不办！”马玉梅洋洋不睬的样子。李智慧气得脸孔发黑：“不办，我就撤掉你！”“请佛容易送佛难，我不犯错误，阎王都撤我不了！”……如此一来，李智慧的口碑甚好，可以说上下满意，而马玉梅却屋檐下挂马桶——臭名在外。终于有一封几百人扬李抑马的联名信递到了市委主要领导手上，夸奖李智慧是个知冷知热的好公仆，而马玉梅无德无才不撤不足以平民愤。这封信很起作用。不久，李智慧官升两级，被提拔为市教委主任。李

智慧赴任两周后，一纸调令将马玉梅也调到了市教委，当上了人事科长。两年后，李智慧荣调省城某厅厅长，稍后，马玉梅也调到了李智慧那个单位，当上了人事处长。

马玉梅离开本市的第二年，鄙人有幸坐上了她当年坐过的那把人事科长的椅子，闲来无事，翻出马玉梅留下的那些资料溜溜，发现了一个小小疑点：李智慧的批字几乎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批字的颜色分为蓝、黑、绿三种，马玉梅办与不办完全取决于颜色的不同。又据说马玉梅是某领导的儿媳妇，她之所以一开始没有调去省会是因为与丈夫不和——这一点是否属实，恐怕只有马玉梅和当过十年档案管理员的李智慧知道了。如果这一“据说”能够成立的话，我就不免为李厅长的未来作杞人之忧了。

抹口红的男孩

○李桂龙

阿春，14岁，初中没读完就偷偷地来了广东。我们同在一家星级宾馆端盘子，他在西餐厅，我在生猛海鲜厅。广东的食客简直没一点佛性，可怜的龙虾海蟹们生动地趴在盘子里，他们叉着在酱油里蘸一下就嚼得满口生津，桌上桌下尽是虾盔蟹甲，仿佛刚进行过一次大屠杀。我想：造物主应该罚他们下辈子去做和尚尼姑，天天吃素念经赎罪。

我想和阿春换一换，因为我晚上老是做噩梦。梦见那些虾兵蟹将将蚌侍龟臣们纷纷来兴师问罪，似乎我就是它们可耻的出卖者。但老板不同意，说西餐厅是清一色的男服务生。

我很羡慕阿春，端着刀叉盘子趋步在玉色光洁的大理石面上，有如飞翔的青鸟。琥珀色的灯光像柔顺的水一样涸开在浪漫抒情的角角落落。大厅东北，一身玄服的乐师用一支萨克斯管低回地吹着林肯·基的《回家》……

幸运的阿春一有空闲便坐到宾馆对面的天桥上，眼睛瞪得鸡蛋大，注视着来往的行人。我问阿春你在干什么？他说

他在寻找姐姐。我说你这不是望桥兴叹吗？他固执地说，他姐姐一定在这座城市，他这是守桥待姐。

阿春是四川峨嵋人，姐姐六年前下了广东，这两年突然失了音讯，爹娘经常哭，眼睛都肿了。阿春就从学校跑出来寻他姐。我说阿春你这么小闯江湖不怕吗？他歪着硕大的脑袋齙着两颗玉色的小虎牙，使劲儿地拍拍标志着男子汉的胸膛，气壮山河地说：怕什么？不怕，我有武功。我曾祖还做过峨嵋派的掌门人哩。

阿春工作很出色，殷勤和顺，那股小孩子味尤其惹人怜爱。可不知咋的，有一次却惹恼了一位女士。女士将玫瑰色的鸡尾酒浇了阿春一头。阿春真想哭。领班大姐扯他到吧台说：阿春，你的嘴唇怎么这么苍白？阿春窘窘的。领班摸出一只口红扔给阿春，正色道：抹点口红吧。阿春不敢接。领班生气了：你苍白的嘴唇影响了那女士的食欲，懂吗？别忘了，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阿春的嘴唇更苍白了，抖了抖，被小虎牙扎出两个红红的血印来。阿春低下了头，领班大姐帮他上好了口红。女士很高兴，给了 200 元小费。我见过这位刁钻的女士，约三十岁年纪，长发披肩，明眸闪亮，体态婀娜，是那种骨子里都是女人味的真女人。阿春说，这里的女人真怪，一会儿骂人，一会儿又给钱。

有一次，阿春找我借口红。我大吃一惊，假装生气地说：男孩子要口红干什么？学贾宝玉吃胭脂吗？没出息。

后来，阿春就经常抹口红进出西餐厅。我嘻嘻地笑着逗他：阿春，没学坏吧？他红了稚气的脸蛋腼腆地说：阿姐，怎么会呢。

一天，阿春把刀叉盘碟一丢，发疯般往门外跑，扯都扯不住。一服务生说，刚才一个妖艳的女客抽了阿春一巴掌，哭着跑了。

很晚了，阿春才失魂落魄地回来，嘴角还残留着淡淡的口红。

我问：没事吧？阿春。

他却没头没脑地说：姐姐不要我了。

我惊讶地问：你找到你姐姐啦？怎么……

阿春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像个成熟的大男人。

她给你说了什么吗？我问。

说了。她说我毁了，你也要来毁吗？快给我回家！

大厅里，没有一个客人。一身玄服的乐师仍在低回地吹着萨克斯曲《回家》……

愣了好久，我才轻轻地说：阿春，听你姐姐的，回家吧。

阿春没说话。突然，他直着眼睛呆呆地问：那我姐姐为什么不回家？

落 实

○石 翼

冯刚大学毕业，工作久久没有落实下来。应该说毕业于重点本科院校的冯刚是用不着为工作发愁的，但残酷的现实给了冯刚闷头一击。单位都说像他这种学政治经济的人不好给他安排位置。冯刚遂通过各种拐弯抹角的关系敲开了领导的门。

冯刚将“芙蓉王”放下后，说领导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领导将方正的脑瓜摆了摆，示意冯刚往下说。冯刚说我大学毕业快四个月了，还没摊上一份事，心里真着急真难受。领导问小冯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冯刚叹了一口气，说我的专业跟“高新尖”一点也不擦边，是政治经济方面的。

领导的眼睛如煮熟的汤圆一样鼓了起来：你的专业是政治经济！领导的激动很明显是枯木逢春的那一种，太好了，我到处在找搞政治经济的人。

冯刚窃喜不已，自己的专业很快就会派上用场了。领导看来是一个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妙用的人啊！

领导的脸上耸起一堆灿烂的笑，说：小冯，是这样的，我儿子最近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门道，但是那混蛋一窍不通，你能帮他辅导一下吗？

冯刚热血澎湃的激情，一下子就被淹没了，好半天，冯刚才回过神来，极不情愿地说：那当然行。

领导又说小冯你好好干，你放心，工作的事情我随时都帮你掂量着。只要我那小子能顺利过关，亏不了你小冯的。

冯刚想也就只好这么办了。冯刚就开始给领导的儿子辅导。令冯刚遗憾和悲观的是领导的儿子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复习迎考上。冯刚讲过的内容他从不消化和巩固，成绩自然无法提高。冯刚很是着急，这不仅是为着他能顺利过关，而且是自己工作的敲门砖哪。

情况领导很快就知道了。对儿子一顿猛批后，领导迅速用领导的头脑思忖起对策。这不是一般的考试，这是一次干部晋级的考试。领导为了让儿子能顺利参加这次考试，费煞了心机。早在一年前就远见卓识地将儿子从工厂里提到了机关工作。要是这次不成功，那所有的功夫都将付诸东流。

领导决定让冯刚替考。冯刚接受新的任务后，发扬在校时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拼搏精神，成天起早睡晚埋头于书山题海中艰苦作战。

考试那天，领导亲自开了一辆崭新锃亮的 2000 型桑塔纳送冯刚赴考。领导说小冯你要沉着应战，以你的实力，一定会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当然，你工作上的事，不要担心。

冯刚在考场上极为潇洒自如，游刃有余。时间还未过半

就答好了所有的题目。冯刚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后，觉得没有问题就交了卷。

冯刚走出考室，大大地舒了一口气，打算迈步往考场外走时，来了两个考官要冯刚到休息室等成绩。一会儿休息室就几乎坐满了等成绩的考生。

因为是高科技的计算机阅卷，成绩很快就出来了。冯刚的成绩是最惊人的一个。

考官说：这次选拔考试，上级很重视，尤其是你们的临场应变能力。所以，临时决定增设面试，并且即刻开始。

这是众人始料不及的。

冯刚就只好到另一个屋子参加面试。测试他的是个干练的中年人，那人问了冯刚经济上的问题、哲学上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形形色色问题。冯刚发挥得异常精彩。中年人很满意，拿出笔，刷刷地填了一张单子。

冯刚接过一看，竟是一张到上级秘书处任职的调遣令。

那个中年人亲切地拉着冯刚，往考场外走。正好碰上等得焦头烂额的领导。领导老远就笑着喊道：上级，忙啊！

冯刚惊愕：他就是上级。

上级走时拍了拍冯刚的肩，说：好样的，你明天就来上班。

冯刚不知该对领导说啥。

领导打了一个洪响的哈哈：你是一个人才。先得检验你。这是对组织负责，从而推出你。还有，“芙蓉王”，你现在一定要拿回去。当初想叫你带走，又怕你想三想四的。

冯刚觉得自己好感激领导。

冯刚同学都说冯刚不简单，毕业就跨进了上级的门。

我是中学生

○汝荣兴

几乎是每一个老师在找夏亮亮去谈话时，都要说上这样一句话：你呀，压根儿就不像个中学生！

老师这样说，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和根据的。

譬如，那一天早晨，为了迎接市“中学生行为规范达标验收组”的到来，校长通过广播，下令取消全校学生早锻炼活动，改为卫生大扫除，以便以干干净净的校园面貌给上级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

但夏亮亮却无动于衷。他很干脆地拒绝了班主任分派给他擦玻璃的任务，并自言自语了一声“我要去跑步”之后，就像往常一样，到操场上“噌噌噌”地跑了起来……

这令校长在大为意外的同时感到十分生气，他把夏亮亮从操场上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里。

“谁让你不参加大扫除的？你的所作所为，有哪一点像中学生的样子？”夏亮亮只顾目不转睛地看校长办公室上方挂着的那本印有世界足球明星照片的挂历。他甚至还乐呵呵地想：

嘿，要是我那房间里也有这么一本挂历，该有多好啊！

不过，当校长又加重了语气强调“你压根儿就不像个中学生”之后，夏亮亮的注意力便再也无法集中在那本挂历上了。夏亮亮忍不住反问校长道：“我哪儿不像个中学生了？”

“叫你打扫卫生你却去跑步，这难道是一个中学生应该做的吗？”校长说。

校长还想说什么，却被夏亮亮打断了话头——夏亮亮说：“我这样做，是不满学校作出的那个决定。”

“为什么？”

“因为学校不应该牺牲学生早锻炼时间去搞什么大扫除！更不应该只做表面文章，为应付上级的检查而弄虚作假！”

“你……”夏亮亮的回答无疑出乎校长的意料，一时间，校长被噎得差点说不出话来，气得只差一点儿要上去扇夏亮亮的耳光。

校长最终并没有去扇夏亮亮耳光，而只是以校长的身份向夏亮亮发了这样一道命令：“你今天不用上课了！你给我回家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写份检查交给我！”

“回家就回家。”嘀咕了这么一声后，夏亮亮便转身走出校长办公室，临出门时，他还不忘回过头去望了那本挂历一眼。

只是夏亮亮并没有真的回家。反省？你校长才真应该反省呢！难得有这么个不用累死累活做笔记和作业的日子，我还是上街去看一番那个精彩的世界吧！

街上真的很精彩：四周都是穿得花花绿绿很新潮的人，商店里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还有那些装着五颜六色小灯泡

的广告牌,若在夜晚,它们闪烁起来该是多么美丽迷人啊……

也就在夏亮亮一边做着“意识流”,一边东张西望时,前边忽然传来一声“抓小偷呀”的叫喊,同时只见一个怀里夹着一只女式皮包的男人,慌慌张张地越过人行道的护栏,向马路对面跑去……

这家伙显然便是小偷了!于是,夏亮亮不假思索地也一下跳过护栏,拔腿朝那人追了过去,然后,凭着自己在学校每天的早锻炼中练就的长跑速度与耐力,终于在那家伙就要拐进一条小弄堂之前,把他给扑倒在地上了。

那个皮包失而复得的女人,以及随后赶到的警察,一再地问夏亮亮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当时,他很想就那么潇洒地朝这些人挥挥手,再道一声“拜拜”,然后一走了之。但不知怎的,这时候夏亮亮忽然想起了老师还有校长说他的那句“你压根儿就不像个中学生”的话来,因此,他不由自主地脱口回答了这么一句:“我是中学生!”

没想到的是,听了夏亮亮的这句话后,旁边竟有人很响亮地鼓起掌来,夏亮亮甚至还清楚地感受到了有照相机的闪光灯在刹那间强烈地闪了一下……

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当天的日报上登了配有夏亮亮的照片的题为《我是中学生》的报道的缘故,校长竟没来向夏亮亮要他的检查。

看车棚的女人

○曹多勇

靠着楼围墙再砌一溜儿墙，搭上石棉瓦，站上门，空出窗，一处简易的自行车棚就搭好了，前后左右广厦高楼里的自行车就有了归宿。

看车棚的是个女人，三十多岁，胖，头脸、身体，连着一双手指伸出来都很宽裕、富态。言语没出口，鼻眼先笑，说你的车就放这儿吧，每月四块看车费，按季度缴费，现是季度中间，你就交六块钱吧——这么着，我的自行车就归好位。

这女人家就住车棚边的楼上，一天三顿饭却在车棚烧、车棚吃。这时候也正是人们推车存车的兴旺点。存车人固定下，时间长就都熟悉了，推车存车就舍去车牌，进进出出的，这女人随便膘上一眼，也差错不了。能有多少责任心呢。时间一到，一把锁“咔嚓”封死门。你说她不伸腿睡觉，还有什么事体呢。

于是我就觉得一位女同志，找着这么一份看车棚的营生不错：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没有多大责任，又自由。妻却说

不好。我问为什么？她说女人没事做，身子骨就懒，身子骨一懒，就犯困，你看她养着那身横肉，还有多少女人味儿呢！

妻说的似有一番道理。

看车棚的女人有个女儿，她平常吃住奶奶家，那儿离学校近，只周末才回来。看车棚女人的女儿是个什么模样，我一直没有见着。

眼见到了六一儿童节，市里汇演一台少儿节目，朋友找上门，是想我的一支笔替他们写串联词。预排的时候，我遇见看车棚的女人领着她女儿也来了。这女人修饰了头发，修饰了脸面，又穿一身合体套装，真是令我眼睛发亮。小女儿活脱儿地成了她的翻版，只是小一套，又小一套罢了。

我问，领闺女演出呀？

她点点头，说独唱一支儿歌。

看车棚的女人是懂声乐的，指导女儿发音，指导女儿协调手势，甚至还哼唱几句示范示范。我一旁里望着她，似乎怎么也不像往常的那个看车棚的女人。

再遇见看车棚的女人，她还是看车棚的。一身慵懒，一脸困倦，一身肥肉像是永远都睡不醒似的。她说，你们的节目真好，尤其是那个爸爸妈妈下岗了的小女孩，她利用暑假捡破烂儿攒钱交学费，我看这个小品都流出了眼泪呢。我也夸她家闺女歌唱得好，很有天赋。看车棚的女人满足地笑笑，说我也准备找个老师好好地教一教她呢。

最后，看车棚的女人朝我笑笑又说，看你整天骑着这么一辆破自行车，没想到你能写出那么好的串联词呀。这女人看看我，看看我的自行车，自顾自地又笑出声。我知道她还

是不信我能写串联词的。

后来，我听说看车棚的女人原先歌唱得很有名气，说某某与她一起的时候都是不如她的。某某现在都成了大腕儿名星，红了半个中国，看车棚的女人却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我听后自有一番感慨——谁知看车棚的女人有着怎么的一番过去呢！

牛大，牛二

○袁 方

牛大、牛二是两兄弟，双胞胎。看模样，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可要一了解，才发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牛大打小就爱读书，从小学念到研究生，气都没缓；牛二从小皮得要命，上树掏雀，偷鸡摸狗，门门精通。可就是不爱上学。小学一年级他一口气念了三年。二年级读了两年，好容易熬到三年级，却死活不上套了。牛爸牛妈就叫来两兄弟，问牛二：“你真的不上学了？”牛二说：“不上就不上了，还有真的假的！”牛妈说：“娃呀，不上学可要戳一辈子牛屁股哩！”牛二脖子一梗，说：“戳就戳么，谁还没戳过牛屁股？”

五年级高才生牛大在一旁用很鄙夷的目光看着他弟弟牛二。

牛家兄弟注定了跟牛有缘。牛大上完中学，考上了大学。大学上的是农学院的畜牧系，跟牛有关。牛二上完小学二年级，回家先是放牛，后来就是牵牛拉牛、耕地；再后来政策变了，牛不再是农民的宝贝，而成了城里人的盘中美味，牛

二就专门杀牛，办了一个屠宰厂，杀牛无数。起初，牛妈劝他说：“娃呀，杀牛要遭罪的。”牛二说：“遭罪就遭罪，怕啥？”牛妈也就不再劝了。

牛大读完大学，本可分个好工作，可他意犹未尽，又读了研究生，专门研究牛。读完研究生，留校当了讲师，教学生研究牛。那时候，牛二刚开始杀牛，牛大回家，他说：“哥，你研究牛，我杀牛。咱哥俩是一个专业！”牛大看着双手沾满牛血的牛二，说：“专业？你一个杀牛的还有专业？”

牛二杀牛没专业却杀出了名堂。别的人杀牛卖牛肉，牛二当然也卖，但牛二杀牛牛皮却卖出了大价钱，他跟南方一家皮鞋厂挂上了钩，签订了长期合同，专门提供优质黄牛皮。生意越做越火了，到后来就成立了“牛二牛皮有限责任公司”。牛二想让牛大做名誉董事长，专门跑到牛大的学院。牛大正在做关于牛的学问，听完弟弟的话，看了他半天，说：“我堂堂的牛讲师，未来的牛教授，凭的是本事、学问。让我杀牛，你不是开玩笑吧！”

牛大的职称讲师已评了好几年，正抓紧时间奔副教授。研究生毕业，讲师易评，副教授难上，碰了几次壁，牛大就焦头烂额。但焦头烂额还得评。牛妈有一次去大儿子那儿住了几天，回来就叹气，对牛爸说：“老大上了那么多年学，咋弄得愁眉苦脸的？副教授是多大的官，咋就这么难评？”

牛二出了名，找的人就多，牛爸牛妈也从不过问。但有一次来人却主动说起了牛大，牛妈一问，才知道是牛大学院的。牛妈心里就犯起了嘀咕：这些做学问的跟杀牛的牛二在一起搅和什么？

过了几天，电视里播出了一条新闻，说农学院和“牛二牛皮有限责任公司”搞双向联合，农学院聘牛二牛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牛二为学院畜牧系的兼职教授。聘请仪式不日在农学院隆重举行。看完新闻，牛妈、牛爸张圆了嘴巴，半天都合不拢。

牛大在做学问，没有看到这条新闻。这天，系里通知说，学院在大操场召开重要会议，所有教职工务必参加，牛大就提着小马扎去开会。台上的仪式果然隆重，牛二牛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学院兼职教授牛二先生向学院捐款五百万。牛二教授在讲话中说准备拿出一点钱成立个“牛二基金会”，资助教师研究牛的项目；又宣布设立“牛二奖学金”，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养牛。仪式完了，学院领导和新聘的牛教授合影留念；之后，牛二教授在学院女子体操队队员的簇拥下，参观了校园。

参观完校园，牛二教授说有点私事要办，学院领导和女子体操队的队员们就依依不舍地跟牛二教授道别。道完别，牛二教授找到了牛大讲师家，嫂子说人出去开会一直没回来。牛二说那我再去找找。

大操场上，读了半辈子书的牛大讲师孤零零地坐在小马扎上，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瞅着主席台。

见见不认识的儿子吧

○田 鹰

章祝和他的儿子已经有 13 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当年他向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儿子只有两岁大，现在，儿子已经 15 岁了。

他说他至今都记得，在甘肃，在儿子一岁时候的一件事。那天，他驮着儿子在沙发上正又爬又闹，没有注意妻子在边上说了些什么，后来妻子突然端了一盆水来，兜头倒在了他的头上。第二天，章祝就到了法院，任妻子怎样求饶、法官怎样调停，全不回头。

离婚的事情对妻子刺激很大。他们为了忘却和彻底离开那段生活，两个人先后离开了甘肃，前妻带儿子回到了天津，章祝调到了北京。妻子恨透了章祝的无情，断然切断了他和儿子的联系。章祝从此就没有见过儿子。

章祝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篮球打得很棒。在北京他很快就有了新的妻子，她不仅身材娇小，年龄也小了章祝十多岁，特别听他的话。章祝从心里喜欢这种按照心愿调教妻

子的生活。妻子在穿衣上没有鉴赏能力，只知跟着时尚跑。他就带她逛时装店，从色彩、风格和款式上帮她选择搭配，直至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没有见过大世面，他就尽量带她参加一些活动。还送她去学外语。几年之后，妻子真的成了一名很出色的外企白领，不料，却跟了一个新加坡的老板跑了。

章祝难过得不得了，在心理上像得了一场大病。有点缓过劲儿来之后，他开始想念儿子。去年秋天，他还真的接到了第一任妻子的电话，她说自己已经意识到不该阻止他们父子联络了，那对孩子不好。她说想安排他们父子在寒假见一面。儿子随后接过了电话。

儿子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上外语学校，需要三万学费。”

章祝心想，准是他妈妈让他来要钱的，就回答：“你只管上学，钱的事，你不用管，让你妈妈跟我说。”

儿子的话更简单了：“你给不给吧？”

章祝的火直往头顶蹿：“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儿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还是：“你给还是不给？”

章祝把前面的话只重复了一半，儿子已经把电话挂断了。章祝很气，就再也没有跟他们母子联系。

前两个月，章祝又找了一个女朋友。她让他有一种很信任的感觉，不知不觉就把儿子的事讲给她听。女友听了以后很难过，许久没说话。前几天，她突然提起这件事，说无论任何是非，章祝都不该像孩子一样和儿子对峙。“就算他真的只知道跟你要钱，那也是他对多年没有父爱生活的反应，你

如果还要怪他，他不是太可怜了吗？”她动员他春节去天津一趟，看看自己早已疏远和长大了的、已经不认识了的儿子。

“你好好对他，像父亲那样拍拍这个半大小伙子的肩膀，和他到球场上打一场球。他在心里没准都会流泪的。”

章祝有些吃惊，惊讶女友的善解人意，更吃惊地意识到，自己在对待儿子的态度和方法上，真的是比儿子还任性了。他想，13年来给儿子这样一种欠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联系却又和儿子如此计较，“真是亏待儿子了。”

今天，他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空调大巴，行囊里，有一只送给儿子的篮球。

送 礼

○师 前

娘来到我执教的这所破败不堪的乡村小学时，正是下午吃饭的时间。娘说不吃了，趁天没黑赶回家，我来通知你，调动的事已有点眉目了，熟人说那个局长今晚在家。

一路上，娘说，熟人已打听好了，局长在县里很吃得开，又有实权，找他应该没问题。问熟人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先封个红包给他，熟人说人家才不稀罕你那百把块钱呢。你晓得的，家里的两头架子猪病死没多久，谷子这两天才收完，还没晒干呢。熟人说那就打两百斤新米给局长吧。我就叫你妹今早上去打了谷子，唉，老天保佑你这次能调得成了。

我心里酸酸的，真不知瘦弱的妹妹是如何把谷子背到5里外的地方去打的。想说不调了，又怕伤透娘的心。

回到家，辍学的妹妹已做好了晚饭。娘才尝了一口，就追问是不是用新米煮的。妹妹红着脸说今天哥哥要回家来嘛。娘就给了妹妹一巴掌，你想吃新米想心慌啦，正事都还没办呢。骂完，转过身找到盆里没煮完的新米，一粒不落地倒进

了白布口袋。我这才发现两个白布口袋装得满满的，沉沉的立在墙角。

坐车到县城时，已是晚上 9 点钟。我让母亲在路灯的阴影下等我，我先去打听局长家住几楼。我影子般窜来窜去，像是在做贼，生怕一不小心让人认出我来，脸上的假面皮立马就会被撕破。

初秋的夜晚，很黑。街上没几个行人。不远处歌舞厅的旋彩灯和歌曲声明明灭灭、隐隐约约。夜风已很有些凉意了，落叶像一只只黑蝴蝶，纷纷扬扬。娘在阴影中雕塑般等着我，瘦瘦的。

局长家住六楼。我执意一个人分两次扛上去，娘始终不允。我遂不再言语。但她始终落在我后边，几乎是一步一挪地向上爬。每爬完一层，娘不得不紧靠扶手站着休息一会儿，趁我没注意时，迅速用衣袖擦一下额上的汗滴。其实娘的体重最多不过 120 斤。

她坚持不要我帮忙。娘艰难地放下米袋，理理杂乱而略显潮湿的头发，屈起右手食指，轻轻敲了敲门。

猫眼审视。铁门半开。一个香水味刺鼻的女人探出半个脑袋。盘问，开门。让路。地板很滑，亮得刺眼。娘换上拖鞋，双手提米袋进入，很艰难的样子，眼里闪过一丝只有我才能发觉的迟疑和窘迫。

肚大，腰圆，油光可鉴，水晶镜片，眼神深不可测，此人就是局长。未了，告诉我们说，某某（即熟人）给我讲了，我尽力而为吧……

我已记不清是如何逃出来的，娘紧追几步，抑制不住兴

奋说，局长刚才说得多中听啊。接下来，又不断征询我的意见，如何按局长赐予的金玉良言去“活动”其他人……

我实在想说娘我不想调了，却又不得不再次强忍住。腮边觉得冰凉冰凉的，一摸，泪水竟不知何时流了出来。

出差的日子

○李 柯

佳华和同事从大西北到深圳来出差，一下火车，她就喜欢上了这座现代城市。

其实，佳华这个人看起来并不怎么现代。她的头发是清汤挂面式的，鼻梁上的眼镜是玳瑁的，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传统文静的知识女性。虽然她在服装研究所上班，但身上的穿着没有一点特色，这大概与她的性格有关，她不喜张扬。不过人不可貌相，比方说此刻，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

佳华喜欢深圳的理由很抽象，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同样是蓝天白云，看惯了大西北的高远悠闲，便为这一片天空中的翻腾奔涌变幻莫测而兴奋。当然，她更喜欢的是这个城市一种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氛围，这氛围能让人产生一种激情。很久以来，佳华的生活中就少了这种激情，倒不是她不曾努力，而是在她走过的 28 年生命历程中，从来都是一帆风顺的，佳华是独生女，父母都是干部，这使她从小到大享

尽了呵护。以后谈恋爱，如意郎君有才有貌。她结婚、生子，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生活几乎无可挑剔。于是偶尔在心里隐隐地希冀着出现一些什么变化。出差的日子过得很快，到第四天，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当同事们准备打道回府时，有个念头却萌牙似的在佳华心里拱动着。她对带队的老莫说，她想再留两天，找一个同学。老莫开玩笑地说：你不会想留下吧？

佳华确实有个同学在深圳，他叫欧阳，他们在大学时同系不同班。如今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了，佳华甚至记不很清楚欧阳的模样，但她对欧阳的印象不坏，她很相信自己的感觉。于是，佳华在出差前，就找到了欧阳的地址和电话。

可事不凑巧，欧阳出差了，过两天才回。

佳华决定等，她确实想留下来了。一想到这是件大事，佳华便有些兴奋。她把身上的钱清理了一下，还有两千多元，原来准备给老公和儿子采购东西的，现在看来得改变计划了。佳华找出几张纸，给自己草拟了一份简历，又从行李袋中翻出她设计的作品。很好！她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的信心。

佳华开始翻报纸、打电话，又约着去了几家公司。人家倒是很客气的，就是没有一点儿值得高兴的答复。佳华有些气馁了，才知道在这个人才蜂拥而至的地方，自己普通得如同一滴汇入了江河的水，再也发不出任何光彩。

欧阳的电话终于来了。欧阳很惊喜：“你是佳华吗？你就是五班的齐佳华吗？我马上就来……”佳华来不及说什么，电话就挂断了。她在等他的时间，心情有些忐忑不安。

晚饭是在一家很有情调的西餐厅里吃的。当他们相对而

坐时，佳华这才把印象中的欧阳和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重叠在了一起。欧阳很大方，点了满满一桌的东西。然后他们谈起了大学生活、各自了解的一些趣事、各自认识的一些同学。谈来谈去，他们都很小心地避开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不谈婚姻和家庭。直到快没有什么话说时，佳华才冷不丁地问：“我想在深圳找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欧阳极力支持她的想法，并建议她不一定要去什么服装公司，可以把思路放宽一点，比如一些文化和广告策划公司。欧阳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一家大广告策划公司当老总助理，佳华学的是工艺美术，又搞过设计，应该没有问题。

佳华笑了，得来全不费工夫。

第二天，佳华还赖在床上的时候，欧阳就打来了电话，说已经跟朋友谈好了。他把佳华推荐成无所不能的专业人才，朋友的公司求贤若渴，让佳华下个星期就去上班。就这么简单吗？佳华倒有点措手不及。这事儿一方面挺浪漫的，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单位那边怎么办？家里一点儿也不知道，估计老公还能理解和支持，可是父母呢？——还是先抓住这个机会再说吧。

这一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夕阳很有些温情。佳华一手拎着个小旅行袋，一手拎着从菜市场里买来的鱼肉蔬菜，出现在了住宅区的宿舍楼前。她已经打听到欧阳的住址，并且还知道他现在仍然是光棍儿一条，于是便找上门来，想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答谢一下。佳华敲门时，突然感到自己太冒失了，因为她看见了欧阳很吃惊的脸。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把宾馆的房间退了，想到你这里借住两天，也没

跟你商量，不知你介不介意？”欧阳其实是很高兴，忙说没关系但又说买菜做饭很辛苦，要到外面请她吃饭。佳华心里一松，只顾埋头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晚餐只是一个形式，两人的兴趣都不在味觉上。他们的话题很快就像啤酒泡沫一样弥漫开来。他们谈诗，谈三毛、韩美林，也谈那个曾经很时髦的《廊桥遗梦》。那个佛朗西丝卡，佳华心里挺认可她的，既为她炽热的情感，也为她不曾迷失的家庭责任感，浪漫就存在于矛盾之中。很高兴的是，欧阳很认同她的一些看法，这使他们越聊越愉快。

欧阳的住房是一室一厅。这一晚，欧阳让她在里面休息，佳华却坚持要睡在沙发上。天气热，加上这样一个环境，佳华迟迟才入睡。朦胧中，佳华的脸庞触到了一丝温热的气息，一种女性特有的警觉使她瞬间清醒过来，是欧阳！他正俯身亲吻着她。不知为什么，佳华的第一反应不是果断地推开拒绝他，而是感到心里很慌乱。她没有动，也没有出声，浑身无力……

再醒来的时候，佳华已经是躺在了床上。欧阳不在了，房间里寂静而凌乱。佳华有些慵倦，心中好一阵子茫然，对着窗外出神。

窗外在下小雨，空气有些闷。佳华忽地生出一种陌生感来。她如此千里迢迢地来追寻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生活其实就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种行动。佳华深深地责怪自己荒唐。她想起了远方的家，盼着她回去的丈夫和儿子，还有单位的同事、熟知的朋友，一切都是那样真切，组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圆。

佳华匆匆地收拾起行李，她决定不再等了，她要回去。当身后的门轻轻关响的一刹那，佳华的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椿 象

○黄明东

生产队千多棵龙眼树，是摇钱树。只是年年花开满树，岁岁成果无几。

队长和社员都明白，造成龙眼成果率低的原因是椿象。它像吸血鬼一样，把刚刚结成的幼果果汁吮干，使幼果只留下空穗。

队长召集队干开会研究后，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喷洒农药。

于是，生产队调来五十七台高压喷雾器，几百瓶高效杀虫剂，令社员整日在龙眼树下，高举喷枪，把难闻的农药液喷向树冠。如雨的农药液纷纷飘落在树叶上，再滴滴嗒嗒从树叶上滚落下来。如此一来，椿象似必死无疑。可是，情况大出人们意料，椿象又活过来。它像所有灵巧的生物一样有自卫的本能。你从正面喷药，它就躲到背面；你从背面喷药，它就爬上正面；即使双面受敌，它也有办法对付。它舒展翅膀，哧哧叫着，成群结队飞向天空，迁徙到另一个世界躲避。

待树上药气消退，它们再伺机返回家园。

队长发动消灭椿象受挫，只得再次召集队干开会研究对策。

会上，有人说农药无济于事，惟一的办法是人工捕捉椿象。大家想无其他办法可替代，于是都一致同意。

但这种办法实施后，苦了社员。别看椿象模样丑陋，要捉它，却没那么简单。常常是你还没碰到它，它已向你“发射”椿象尿。椿象尿呈碱性，“发射”的精确度敢与当今导弹相比，不偏不倚正中眼睛。被椿象尿腐蚀的眼睛，像遭火烧一样灼痛难忍，眼泪鼻涕顿时俱下。

幸好人们长期与之周旋，早练就一套应急措施。只需立马往手掌呸呸吐几口唾液，然后敷到眼睛里去，即可大大减轻刺激症状。那是唾液起了稀释作用。

虽然人不缺乏唾液来稀释椿象尿，但被椿象尿伤了的眼睛，眼球结膜还是立即水肿，连眼都渐渐隆起，像熟透的水蜜桃。

这样的事发生多了，社员对椿象就产生了畏惧。他们宁可待在家里休息，也不再冒险去捉椿象赚几分工分。

没人捉，椿象便以惊人的速度，大量繁衍后代。新老椿象，布满树叶、枝头，大肆吮吸龙眼的液汁。

一天，有人听说椿象要被研制成高级香水，价格奇高。但究竟贵到什么价码，无人知晓。

社员问队长：这可能吗？

队长说，当今科学日新月异，希奇事层出不穷。蛇毒、蜂毒比金子贵，椿象值钱也就不足为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谁都知道，兵贵神速，先下手得益。

社员戴上蹬三轮车工人戴的那种防风沙保护镜，不分白天黑夜地捕捉椿象。不多日，家家户户尼龙袋里都装满椿象，等待着有人以高价收购椿象。

这一年，龙眼树上的椿象几乎绝迹。只见树上串串龙眼果压弯枝头。有史以来，还从没这么大丰收过。

很爱很爱你

○飘 雪

如果一个人的初恋沉闷且冗长，不知算不算很奇怪。

高三的时候，别人还都忙得昏天黑地，我父母就早早地替我办全了出国手续，只等我领到毕业证就“GO TO”美利坚了。我们班上有个男生人称大P的特能说，一般播音时间是早自习“体育快递”，课间插播“时政要闻”，午间休息“评书连播”，晚自习“CLASSICAL MUSIC”，可每次考试他总有本事晃晃悠悠蹭到前几名。班主任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在最后一排和我这个“逍遥人”一起“任逍遥”。

刚和我一桌的时候，有天晚自习他大唱《我的太阳》，我在一旁偷着喝可乐，唱到高音时他突然转头问了一句“嗓子怎么样”，我嘴里含着的可乐全差点喷了，气得我重捶了他好几下。他却跟没事人似的，说我打人的姿势不对，所以不够狠。我叫他教我，他倒挺认真，还叫我拿他开练。第二天上学见着我他头一句就是：“十三妹，昨儿你打我那几拳都紫啦。”边说还边捋袖子叫我看。后来我想，这段感情大概就是

从这儿开始的吧。

我听过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是一段弧，能刚好凑成一个圆圈的两个人是一对，那时我特别相信这句话。我越来越感到我和大 P 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简单直截，毫无避讳。我自信比谁都了解他，因为他根本就是我自己嘛。

高三毕了业，大 P 还是我哥们儿。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其实从来没有牵涉过感情问题，因为我当时觉得好多事没有说出来的必要。我认定了如果我喜欢他，那么他肯定也喜欢我，这还用说吗？

那年高考，大 P 进了北大。而我刚到洛杉矶，隔壁的中餐馆就发生爆炸，我家半面墙都没了。我搬了家，办了一年休学，给大 P 发了一封 E-mail 只有三个字“我搬了”，没告诉他我新家的电话。

新家的邻居有一对聋哑夫妇，家里的菜园是整个街区最好的。他们常送我们些新鲜蔬菜，我妈烧好了就叫他们过来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恩爱的一对儿，有时候他们打手语，我看着看着就会想起那一个圆圈来，想起大 P，心里一阵痛。我买了本书，花了一个秋天自己学了手语。就这样，我慢慢进入了这个毫无声息的世界。他们听不见，只能用密切的注视来感应对方，那么平和从容，这是安生不得的大 P 永远不能想象的世界。

我闲来无事，除了陪陪邻居练手语外，就是三天两头地往篮球馆跑，替大 P 收集 NBA 球员签名或者邮去本最新的卡通画报，感动得他在 E-mail 上连写了十几个 P，还主动坦白正在追女生。我呆坐在电脑前一个下午，反反复复跟自己

说一句话“别哭别哭这又没什么不好”，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流不出眼泪了。爸妈早就习惯了我这副精神恍惚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再往后讲就是春天了。我还是老样子，只是手语已有专业水准了，大 P 在我这个“爱情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已初战告捷。我想，只要他快乐，我也该快乐，能做他的哥们儿，也不错。纽约交响乐团要来演出，我背着父母替别人剪草坪忙了一个月才攒够票。我偷偷把小型录音机带了进去，给大 P 灌了张 LIVE 版 CLASSICAL MUSIC。大 P 回 E-mail 时却抱怨我只顾听音乐会，第一盘早录完了都不知道，漏了一大段。我在心里默念着对不起对不起，眼泪又流了出来。

6 月份，我回北京，大 P 参加的辩论赛刚好决赛。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回来，悄悄溜进了会场。这一年来大 P 变得人五人六了，他总结发言时所有人又笑又鼓掌的，我知道他发挥得很好，我早就知道。辩论结束，大 P 他们赢了。下场时我看见一个长得挺清秀的女孩笑着朝大 P 迎了过去……

回美国后我的信箱里有两封信是大 P 的。第一封说他在辩论决赛场上看见一个人跟我简直一模一样，他叫十三妹那人没理他，可见不是你，不过能像成这样，真是奇了。第二封说他现在的女朋友虽好，但总感觉两人之间隔着什么，问我怎么我们俩就可以直来直去呢？我在电脑上打了一封回信，告诉他其实我才是他的那半个圆圈，只是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凑成一个圆。

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放弃了我的半个圆圈。

因为，中餐馆爆炸后，我只有靠助听器生活了。

爱好文学的女孩

○王德林

爱好文学的女孩现在已成了女孩的妈妈，她的文学历程跟某些人的爱情不相上下，一波三折，迂回逶迤。

女孩之所以爱好文学，是因为她富于联想的天性使然，记日记的时候，女孩水灵灵的眼睛里盈满了憧憬，长长的睫毛如同鸟的两扇翅膀，扑棱扑棱抖动，翱翔在理想的高空。台灯洒下点点光雨，在昏暗的房间里跳跃，像是万绿丛中诱人的花蕾。

那年，女孩十三岁，正是清纯天真得透明的年龄，老师在课堂上将她的作文当作范文朗读了一遍，望着老师声情并茂的神态，以及同学们投过来的艳羡目光，女孩在心里得意地说，长大我非当个作家不可。

从那天起，女孩便踌躇满志地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犹如一座灯塔，引导着女孩在茫茫的海面上航行。女孩知道，在灯塔指引的方向，有个声音在时时呼唤着她，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拿女孩自己的话说，她航行的旅程就是

一个痛苦的破蛹而出的蜕变历程。

女孩背着行囊和渴望步入了大学校门，她的诗作清新亮丽，在省报的副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稿费汇款单雪片样纷纷飘落到校园，引起人们惊讶的目光和慨叹。女孩很快就当上了校报的编辑，并成了校文学社的积极组织者。女孩走路低着头，手里握一卷杂志，一副名副其实的文学女青年的模样。女孩很沉静，不像有的姑娘跟孔雀似的动不动就嘎嘎叫着开展。女孩高兴的时候，总是低眉浅笑，红唇贝齿，一双眼睛弯成两个月芽，妩媚和娇柔不时从月芽里溢出，分外动人。

女孩对省报的副刊和编辑心仪已久，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怀揣无限感激和热望专程去了趟报社。那位戴着眼镜的副刊编辑正趴在桌上埋头划版，冷丁抬头看到女孩，仿佛一道彩虹闪过眼前，账房先生一样从镜框上边射出两道目光，女孩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后背像爬满了蚂蚁，就扭了一下身子。

女孩做了自我介绍，那位编辑用手指往上顶了顶眼镜，迅速从椅子上弹起，似猫闻到腥一般，蹿过来一把薅住女孩纤细的手。女孩宛如被披着羊皮的老狼叼住的一只羔羊，涨红着脸挣扎。编辑的另一只手抚了把女孩瀑布样的秀美长发，又在她背上拍了两下，你看你，在哪儿靠这么多灰。女孩怕烫似的磨身躲开了，心里的感觉像是吃了只死苍蝇。

惊慌失措的女孩跑出报社时，已是泪流满面，心里有个东西像只被猫打碎的花瓶，撒了一地。

晚上，女孩将自己所有的诗作捧到操场上，付之一炬。顷

刻间，火光将女孩的向往祭奠成无数片纸灰，飞向夜空，纷纷扬扬。

女孩破天荒拎回一瓶酒，宿舍里别的同学都出去了，女孩便自斟自饮起来。长发散乱，将脸遮去一半，显得朦胧而又神秘。女孩不胜酒力，烂醉如泥，蒙头昏睡了三天三夜。

女孩发誓：今生今世与文学绝缘。

女孩走向社会以后，很快就找了个丈夫并生下个女孩。当了母亲的女孩架起了无框眼镜，架起了世事洞明的经验，满身满脸都是春天的慵困，琐碎而庸碌的生活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她的全部激情和浪漫。即便偶尔下意识写上几行诗，也是伤感婉约。

做了母亲的女孩循规蹈矩地过着每一天，脸上写满忧郁与沉重，有点像一头失去了活动环境和欲望的棕熊，把自己深深地蜷缩在洞穴里，一动不动。青春，永远是她眼前一帧淡淡的风景，或是一枚青橄榄，够她咀嚼受用一生。梦中的女孩时常看到：远处的山崖下，春天正一茬茬地长高，有如梵高那幅《播种者》那样耀眼。醒后，心里有种东西，似破土而出的种子，一拱一拱地往上蹿，眼含欲言又止的忧伤。

一次偶然的机，女孩结识了一位作家，成为改变她命运的一次契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作家对女孩说，你应该搞文学。女孩吹气如兰地叹息一声，搓着红酥手讲述了自己的文学经历。作家惊讶，拍案而起，你怎么能因为一个人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呢？你这样下去会后悔一生的。作家的话，像豁然出现的太阳，廓清了空中的阴霾；像心泉流幽谷，在女孩心

中掠过一缕久违的清韵。不知怎的，那个在女孩心里沉睡了多年的词——理想，一下子跳跃到眼前，泪水忽地涌满了眼眶。

从此，女孩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忧郁和平庸像被粉碎的结石，一点一点地排出她的体外，脸上的笑，如清澈的湖水展开的涟漪。

在作家的帮助下，女孩开始操练小说，并陆续变成铅字，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后来，作家又请了几个评论家为女孩的小说写了许多评论，策划召开女孩小说作品研讨会，声势造得挺大，女孩成了“新生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记者整天将女孩围得水泄不通，女孩困兽一样往外突围，冲不出去便向作家求救。而此时的作家则下海经商，开家酒吧当起了老板。

我的同学乔美

○邢 冰

乔美又一次打电话给我，说她要和她的情人陈伟平分手。我已经说不清她这是第几次约我讲同样的话，电话里她充满伤感的声音让我产生出一些同情。

我俩是大学时住上下铺建立起来的友谊，毕业后在同一个城市谋生。一旦她的情绪好或坏时，我的手机话费就有所上升，她总是哀怨地打进我的手机，长时间诉说她为情所困的烦恼和忧伤，我是她忠实的心理倾诉热线。

乔美一直是我眼里的美丽女人，要知道女人看女人的眼光很挑剔，所以我常在她身上破费大量美好的词汇。为了保持肌肤湿润，乔美神经质地大量喝水，和她上街都不敢走在阳光下，她说太阳一晒脸上要长疙瘩，大白天到了屋里一定要拉上窗帘，看她这么糟蹋白花花、亮晃晃的太阳光，我忍不住嗤之以鼻，尽管我知道这样的态度对她不够尊重。乔美这些新鲜的爱好都源于她爱上了善于弄情的陈伟平。他们来往好几年了，陈伟平是一家知名品牌电脑公司的分销商，属

于情场、商场都很得意的男人，其余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因为我不喜欢刨根问底。我们三人一起吃过饭一起泡过酒吧，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女人的热情，言称他过手的女人很多，那方面的功夫堪称一流。乔美认为这种男人更具有免疫力，我实在佩服乔美的独具慧眼。

乔美的痛苦是从认识陈伟平开始的，每次激情过后看不到陈伟平对她流露半点爱怜和温情。此刻乔美总有痛不欲生的感受，她找陈伟平做情人，就是想抓住什么，可是两人身体一分开，她就觉得那种叫做爱情的物质像水被蒸发掉了一样，她仍然什么也抓不住，两手空空。正是陈伟平对女人一贯的无所谓态度强烈吸引了乔美。

我拿手机的胳膊有些酸了，能想象出电话那端的乔美淌着眼泪一副要和陈伟平分手的坚决模样。皮包里装着才领的薪水，我大方地请乔美去一家日本寿司店吃晚饭。

我们俩吃了金枪鱼寿司、鳗鱼寿司、三文鱼寿司，又叫了两份盛在大红碗里的日式热汤面。乔美垂着长发仰起脸吐了一个不够完整的烟圈儿，怨恨地说陈伟平有妻子还有一茬情人，惊讶之中我不免叹服陈伟平在几个女人之间游刃有余切换角色的本事。乔美再次改变主意决定不放手这个让她心醉也心碎的男人，她不屑于陈伟平有妻子，她只想击败陈伟平其他的情人。乔美抽烟的姿势很好看，影视作品中描写抽烟的女人大概有三种：欢场女子、女强人和女作家。当然乔美不属于那三种人里的任何一种，可是她抽烟，细长的手指夹着一根细长的烟。

到收银台买单，日历上显示着二月十四日，今天是新千

年的第一个情人节。我突然觉得西方的情人节在我们这个发达的城市有几分造作。

寻找英雄

○晨 雨

省电视台要在 A 市拍摄一组“群众见义勇为斗歹徒”的镜头。A 市的市长拍板同意，为增加真实感，导演提出现场抓拍。问市长行不行？

市长问什么叫抓拍呢？导演就解释说，只有歹徒和被害人是演员。“歹徒”跑，“被害人”追，群众谁上去和“歹徒”搏斗就拍谁。

市长有些迟疑，说演员和群众互不摸底细，搏斗时万一手下重了呢？

导演说没事，我们给“歹徒”演员说好，让他下手注意，群众下手重不要紧，我们就让“歹徒”内穿“铁背心”。

市长回头问副市长，副市长说这样好，对见义勇为者，我们作为英雄奖励。

第二天上午，拍摄工作按预定方案开始了。摄影机藏在面包车内，在大街的中心徐徐地行驶。此时，“歹徒”和“被害人”就在人行道上走着。面包车响了三声喇叭，“被害人”

就一把抓住“歹徒”：“你怎么偷我的钱？”

他俩就扭打在一起，“被害人”边打边喊：“抓住这个小偷！”

眼看着“被害人”体力不支，被打翻在地，但他死死地扭住“歹徒”，拼命地喊“抓住他，抓住他。”路人围观者甚多，但没人上前，道路堵塞，自行车铃响成一片。

车内，导演头上汗流了出来。还好，这时有个老头喊：“抓住他呀。”“歹徒”猛然拔出匕首，喊：“不要命的，上来！”两个年轻人一愣，停住了脚步，“歹徒”又冲着“被害人”吼：“松开，要不老子就放你的血。”

“被害人”手扯着“歹徒”的衣服，还在犹豫，旁边的人说：“松开吧，没多少钱，放他走吧，破财消灾。”“被害人”哭着说：“这是救命钱呢！我爹躺在医院里呀。”

“偷了你一个人的钱，害得大家都过不去，你道德不道德？”一个急着赶路的中年人猛摁着车铃说。

“歹徒”猛地一挣，狠命向前跑。“被害人”紧追不舍，大喊着：“他是小偷，截住他，抓住他！”

“歹徒”在人流中狂奔，如入无人之境，“被害人”还在后面撕心裂肺地喊着，导演在面包车中直想跳下来。

忽然，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闪出人群，一手挥着书包，一手直直地伸出，做阻挡状。人们都惊得睁大了眼睛。

“歹徒”喊：“小兔崽子滚开，要不宰了你！”

小学生定定地站在那里，喊：“都来抓坏蛋，都来抓坏蛋！”声音尖尖的，嫩声嫩气。

车内导演大喜，喊：“快拍大特写！”

这时，意外情况发生了，一个中年人跑来一把拉开小学生：“别管闲事，快上学去。”并对“歹徒”拱拱手：“他年纪小不懂事，你别在意！”伸手打了小学生一巴掌：“就显着你了。”

副导演喊：“停机！停机！”

导演冷冷地说：“难得的镜头，继续拍！”

第二天，镜头在 A 市电视里播放，全市震惊，议论纷纷

.....

半截烟头

○刘珊珊

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尽管知道他已有妻儿，她还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像是一种蛊惑，在她眼里，他是迷人又危险的罂粟。他把她安置在别墅里，按她的喜好将房间布置得美丽而温馨。

他来的时候，她会烘一些可口的点心，煮上一壶咖啡，他会微笑着细细品尝，然后，他会抽烟。他是个英俊而有风度的男人，她喜欢看他修长的手指夹着袅袅的香烟，男人特有的味道在这一刻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银灰色的精美的打火机，每当他拿出烟，她会轻轻地伸过手，优美而熟练地一下将烟点着，他就会笑着握住她的手，满眼的疼爱与怜惜。

可是美好的时光往往会被打断。他的手机一响，他就会摀灭手中的烟，快步地走到角落里回电话，声音很低很低，她只能隐约听到几个字“吃晚饭”“我和孩子”。她知道，是他的妻子打来的。听完电话，他会抱歉地吻吻她。还未等他开

口，她已经用食指轻按住他的嘴，不用他说，她明白。她宽容地笑着，为他穿上外衣，打好领带，像妻子般叮嘱他，开车小心点。他会用力拥抱她，抚弄她的长发，然后匆匆地走了。她透过窗户看他高大的身子急急地钻进那辆黑色奔驰，悄无声息地走了。这个时候，她想哭，但她却清楚地告诉自己不能哭，哭了，醉了，睡了，不会有人陪在身旁。半根烟静静地躺在那里，告诉她，不久之前在这里有一个她很爱很爱的男人。

他再来的时候，她仍旧笑着，像所有爱着男人也被男人爱着的女人一样，散发着异样的神采，为她的男人忙前忙后，她实在喜欢这种感觉。只是时不时的，当晚风掀动窗帘的时候他的手机就会响。他还会抱歉地吻吻她，她会为他整理衣装，看他的车子开走，然后转身收拾几案上那静静躺着的半截烟……寂寞而苍白的日子，她会在镜中，看到一个美丽而苍白的自己，苍白到没有血色的自己。

他来了。她今天化了淡淡的妆，洒了淡淡的香水，她今天有种特别的美丽。他一进来，就盯着她笑，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傻男孩。和他在一起的时光真美啊！如果能够，她愿永远定格在这一刻。可是他的手机又响了。这一次，她的脸上依旧笑着，她轻轻而又轻轻地问他，留下来，好吗？他为难地看着她，浓眉纠结在一起，仿佛心痛。

他再来的时候，房间干净美丽依旧，她不在，看样子她是出去了，于是他等。他已习惯忙完一天的工作看看她美丽的笑靥。天渐渐黑了，他的手机又响，他无奈地站起身。他该回去了，看来今天她不会回来了。他习惯性地摁灭手中的

烟，放在几案的烟灰缸里。他发现，几案上还有一只盒子，很漂亮的盒子。他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排烟头，长长短短的半截烟头。下面，有一纸信笺。打开来，她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我走了，这里的一切东西包括房间钥匙都给你留下了，因为它们不属于我。你甚至在这里未抽完一支完整的烟，而我，只是你抽的烟。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后来他把这栋别墅卖给了他的朋友，一对夫妇。他有时会来坐坐，眼神留恋地在房中飘荡，在空气中，似乎依稀还有她的味道。朋友的妻子看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一下，很惊奇地问，咦，你什么时候戒烟了？

夜 赌

○包炳林

天刚黑，临街的小巷尽头，撑开一片遮雨篷，篷下摆着一张台球桌，桌边坐着一个青年人和一个少年人。篷子挡住雨，但挡不住四面八方的寒气。过往行人匆匆，许久，无人走近台球桌。

一个未带伞的中年人小跑过来躲雨。青年人忙起身道：“玩玩？”中年人发现墙上有一张法院布告，脸一紧，没理青年人。青年人递去一支香烟又劝道：“带彩的，干不干？十元一盘。”

中年人转过头，眼神很古怪地看青年人一眼，又看少年人一眼，点点头。

信心很足的青年人竟然连输五盘，不服气地向少年人说：“手冻麻了，马上会恢复正常水平。”又向中年人伸一掌，“五十元一盘？”

中年人盯他一眼，点点头。

青年人又输五盘，显出烦躁，对中年人说：“你等会儿，

我去拿钱，赌个痛快。”他很快回到台球桌边，把手掌翻了翻发狠地说：“加码！”

青年人第二次回家拿钱时，少年人惊恐地拦阻：“哥哥、哥哥，别、别……”

“输光赢净，你滚一边去！”

已近半夜，雨点滴滴答答敲击雨篷，寒气更浓地逼来。青年人的额头却沁出细密汗珠，用杆子的手微微颤抖，而中年人与环境极为协调：一身青衣，一副冷冷冰冰的神态，稳准狠地运用杆子。又一盘结束，青年人伸进口袋的手没抓住什么，“你老兄玩得好、玩得好。”他半张口，说不下去。少年人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也说不出话。

中年人放下杆子，点燃一支烟默默吸着，黑瘦的脸同夜色一样阴沉沉。街上少了汽车行人，淋漓的路石反射路灯惨白的光，一片沉寂中，雨点虽已零零星星，却愈加刺耳地敲击篷顶。

“今天枪毙了一个犯人。”中年人开口了，脸对着墙上的布告，“他是我弟弟，我抱着、背着、牵着带大的。小时穷怕了，想一夜富起来，欠下巨额赌债，被债主逼得发狂，杀人抢劫。弟媳生了个儿子，今天下午生的。”他掏出赢的全部钱扔在台面上，拍了一下少年人的肩头，“好好读书。”转身离去。

城市有车吗

○珠 晶

他如果知道她手中的玫瑰是在站台地上拾的，也许不会如此在意她坐在自己的对面。她穿黑衣，头发高绾成歌星，一手拖行李包一手拿一枝还没开始凋谢的红玫瑰在列车的过道打量。站台上的人拥挤不堪，而开往北方的车却这样空空荡荡。她坐在哪里都可以，而选择他的对面不仅仅是这个坐位看上去清洁点，他的气质足以让她信任。她从来对朋友的选择都很苛刻，连旅人也这么重要。她的气息和行李携带的风扑面而来时，他举着呆在半空的酒杯盯着那枝红玫瑰眼睛大放异彩。他看上去比较会享受，窄窄的木几上有酒烟茶口香糖之类，还有宛如孔丘小时玩祭祖的几个瓦钵，盛满好味道的动物尸骨及其他。车窗外除了掠过房子的树和无际的田野村庄，她不知在这些背景后还怎样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她无意识地看着木几上这些静物。比如看着酒她想到一个人性情的飞扬；看着茶想到一个人性情的古典；看着香烟自然想到气度和浪漫；而看到盛满花生米的瓦钵，就想到孔乙己那只

脏乎乎的手在摆大钱。当然还有一件衣袂飘然的长衫。不是孔乙己的那件，那件很脏。

他真是一个讲究的男人，他发现她在注视自己的吃相时，有几次咬着木筷微笑着打量她。她穿黑衣，头发高绾成歌星状，手里把玩着站台上拾来的玫瑰。看来他关注的是玫瑰。她这样想的时候，他也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放下筷子极为肃穆地取行李架上的什么。一只上了链子锁的很考究的棕色皮箱，看上去很机密。她被吸引，而箱子打开时她的目光飘向车窗，这应该是一种礼貌，假如这个宝贝皮箱真的装满机密。出乎意料的是一大沓目前销量很大的报纸居然伸到她的面前。她有点感动之余长长松了口气。男人真会做戏，像电视小品卖耗子药的人在故作深沉地问：同志，你家有神出鬼没的耗子吗？她差点要笑出声。既然他布置了这么多的作业，就埋下头认真完成吧，给他的享受留一方自由天空。男人的酒没有再继续，他用力打开车窗将食屑餐巾纸连同瓦钵一同砸向铁轨的时候，风尖啸着扑向她手中的报纸，有几张被撕开了。她带着歉意看他时，他因酒烧红的眼睛居然传神地告诉她一张破纸没有关系。男人打开火机的时候打开了嘴巴：搞戏剧的吧？怎么通身都出现悲剧美的情调？怪事。她说。南面来？不，北边去。她又说。旅游？户籍普查吗？她情绪抵触。男人乐了反应在他连喷了几口雾。她也乐了表现在用手挡住笑而不露的皓齿。那么让我猜猜你的身份。男人有十二分准备调侃的情绪。旅途很无聊，这样提提精神也没关系。而让一个陌生的人去肯定自己她也很感兴趣。有一次去肯德基用餐时和女老板闲聊，女老板说小姐做什么的？她说你猜猜，女老板

上下一打量肯定地说：卖服装。我见过你的。有一次她用贝壳贴画儿弄一手的油彩，又光着脚丫趿拉着一双自己用油彩涂成花条条的大屐去洗面，按摩小姐很直率地说：这么漂亮做油漆工太可惜。现在她很关心自己在他脑中的形象。这男人好像很特别。果然他眯着眼睛自信地说：最小范围小报记者。她晃了晃那枝玫瑰神秘地笑了笑。他晃了晃香烟向她示意。她摇头。他边燃烟边用鼻子哼出声音：女记者都是抽烟的行家，你例外？这男人真要命，他是怎么对自己的这种判断入木三分的？她没有否定自己不会抽烟。按照他的逻辑，她十三岁就常聚集小伙伴抽麻秆，那样女记者或女作家的预言就基本成立？她有点在乎他了。而他却收起笑容说今天心情不好喝了点酒。男人心情不好不外乎江山美人。果然她猜中。他说有个叫萌子的女孩扰乱了他生活的全部。面对恶性竞争他的公司危在旦夕。他带着资料与合同跑了很多城市，而在短时间内击败对手使公司起死回生简直是天方夜谭。萌子的呼声总是太缠绵，受不住他关机。可是没有了萌子的声音，他的神经就要衰弱下来。萌子和他的女儿都很可爱，丢了谁他活着都觉黯淡。他说放着讲师不好好做犯神经玩什么驴董事长。现在他很累想要回家，他的心和家的钥匙不知丢在了什么地方。她的心突然被牵动的时候生出一种莫名的哀愁。替这个看上去真够麻烦的男人。江山与美人他都没有把握，凭着她的阅历可以替他指点迷津吗？或许他要的是她的一种认定而已。面对他的信任她像自慰又像安慰实话实说：如果是高山流水那就别分离的好。一生很长，再爱一次又有何妨？竞争的事情太麻烦，恶性竞争再有适应性也会破产。国与国之

间竞争要发生战争，而战争一旦出现，很健全的东西也难免有毁灭之幸。重要的是良知啊。他分明感慨了，有那么一瞬间不知是因情绪高涨还是什么原因，他面部肌肉突然痉挛几下。服务生推着叫卖车路过时，他像转移情绪似的随手拿了本杂志。他的眼睛瞬间为之一亮，就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这本杂志藏有她的简介和玉照呢。果然男人像发现新大陆目光急速在封二和她的面部飞来射去。她一副恬淡祥和的模样。男人眼中又掠过一丝疑惑时吐掉烟头将书买下了。他没头没尾说了句：找到了找到了。她不解了。男人说：心嘛。

其实她知道他的心一部分失落在城市的餐桌和马桶上，一部分丢在叫萌子的女孩身上，小部分复苏在已不能给他足够激情享受生命真实的自己女人那里，余下的仿佛就在这节车厢燃烧了，炽焰的夺目的红受这朵玫瑰影响。

列车广播报站时，男人叫了声：糟！他已错过了自己的终点站，他说因为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须在本站下车返回。她怎么突然生出留念和牵挂。她想说什么。男人像读到心语笑笑摇着手中的杂志说：会成为朋友的，信不信由你。这趟车没搭错。列车将在这个站停留十分钟。男人下车时居然没有告别就匆匆逃下了。她很有点失望，惘然之际，男人在风中跳跃着飞奔到车窗前晃着一束争艳的鲜花，有一枝真的是玫瑰，这种鬼地方怎么会生出这样的美丽来？她简直要叫出声来。他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微笑，他的眼睛仍是酒醉的红。他真的像猜透自己真实身份一样猜透那枝玫瑰是遗弃在路上的？她一手簇拥花束，一手晃动着伸出了窗口。

他带着飞扬带着持重带着男人不该没有的浪漫情怀，被

列车甩在房与树、天空与田野的背后时，她想他今晚不知还能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想想他将在短暂的时间内和这个城市的人民加深感情，她很放心。

找硬门子

○李祝尧

县委袁书记的外甥 G 当兵复员回县城，因其父母是普通工人，便去找其舅，提出帮他安排个好单位。

袁说：现在纠风，我不好说话。你去找民政局吧，他们会按规定管的。

G 说：现在风气不正，没门子不行。

袁说：没问题，刚开过安置会。临走又叮嘱，千万不要打我的旗号。

G 很听话，到民政局报到后便在家等。不几日，民政局将其安排在 H 局。H 局在当前挺走红，不仅轻闲，而且实惠，每月奖金就 500 多元。G 甚高兴，惊叹现在风气确实变了。

G 到 H 局报到，万没料到 H 局不接，理由是没有编制。G 颓然，又找民政局。答复说，别着急，既然分了，他们一定会接收的。

于是 G 在家等，等了半年多，听说安排到 H 局的人上班了，于是又到 H 局找。回答说，这次安排没你。

问：为啥？

答：你没人家的门子硬。

G 问：现在不是正在纠正不正之风吗，怎么还兴这一套？

人事科科长不满地瞥他一眼，没言语。

G 再说什么，那科长再也不答理他了，只好快快而归。

G 回来一打听，已经在 H 局安排的 3 人确实门子挺硬，有副市长的亲戚，有组织部副部长说了话的，有某局长的内弟，还有外县一个副书记的侄子。他气不忿，又去 H 局找，对人事科长说，要论门子我比他们硬多了！

人事科长不屑地瞅了他一眼，不相信地摇摇头，讥讽道：好哇，你门子硬，让他打个电话过来，我马上给你安排，而且比他们安排得还要好。

G 听他这么一说，气不打一处来，斥责道：现在你们怎么还来这一套，我要去告你们！

人事科长耸耸肩轻蔑地笑笑：好哇，你有门子就去告吧！

于是 G 又去找他舅袁书记，一五一十地把情况一说，袁书记没言语，只是说，你走吧。

第二天，H 局的局长和人事科长亲自找到 G 赔礼道歉：你有这么硬的门子，为啥不早说呢？都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明天你到局里上班吧。

干啥？

局行政科。这地方最实惠了。

G 说：我不图轻闲，也不图实惠，有个工作就行了。

人事科长说：哪能呢，你是县委书记的外甥，这理应比他们强。

G 没言语，走了。

第二天，H 局的局长和人事科长便被免职了。

照 相

○谢志强

那时，农场只有一片照相馆。馆里有一架老式相机，撑三角架的那种。摄影师叫康为光。据说当过随军记者。

唐为光的照相馆实际是流动摊儿。大概因为农场连队之间相距遥远吧，他的生意十分清淡。他就搭乘场部的巡回电影放映队的胶轮马车——这胶轮马车是独匹马拉的，而农场的运输马车都是四匹马拉车，很气派。

二十二连地处沙漠边缘。站在连队伙房的屋顶，可以望见一个又一个沙丘，如静止的巨浪。事先，我们已经听说放映队来了。饭厅的墙壁是银幕，刷了石灰。早晨，饭厅的地面已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板凳——抢位子。

连长宣布调换休息一天。那会儿，农场实行大礼拜（十天为一个礼拜）。连里，过节日一样，都换上像样的服装。连部前边的花坛边站满了大人和小孩，他们也都极少拍过照。我也是头一回看见照相机，很希罕。我听说灵魂可以被吸进镜头里。

唐为光特地让我观察照相机的视孔，果真，那里边活动着一个一个小人儿。我想他一掀快门，镜头前边走动的人就固定在里边了。

爸爸指责我不也常说你的灵魂跑到哪达（哪里）去了？我想失却了灵魂你就成了一个躯壳，像傻瓜春花。

可是，爸爸要我们拍个合家欢。我提心吊胆地站在镜头前边。唐为光叔叔做着手势，示意我笑笑，我却恐慌得不得了。旁边一本正经坐着的爸爸瞥了我一眼，我就哭了起来，但没哭出声。唐为光一挥手，我眼前一个亮光。我猜那是我的灵魂出窍飞进了镜头，闪电一般。于是，我哭出了声。

爸爸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我的头嗡地一响。我听见周围都是笑声。他们像是在幸灾乐祸。我傻愣愣地立着，那是我爸爸说的“灵魂跑了”的感觉。

爸爸说，拍张照，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搅和了。

唐为光笑了，像占了个大便宜。我想我的灵魂已被收进了那个匣子里。相机上边蒙了块布，外红而内黑。整个下午，我失魂落魄一样，想着那个匣子里边的我。

唐为光说，明天洗出来。

我想他在哄我，我的影子贴在纸片上了。

妈妈说，拍照，哭个啥？

我不吭声。我想着那个黑匣子。

晚上，墙壁上刚刚放出活动人形，我说我尿尿。我溜出饭厅，拐进连部转弯角的那间耳房，窗口透出幽暗的光。

门虚掩着。我悄悄地推开，猫进去。里边的光线很暗，红红的，血的颜色。好像整个屋子浸泡在血水里。

唐为光脑门儿上仿佛生了只眼。他笑得狰狞，在红红的光里。他说，小家伙，我正在洗照片呢。

盆里，浸着一片片照片，像无数僵尸沉在湖底，都微笑着。

他说，哪张是你的照片？

我指指。

他说，拍照都是要笑的呀，你看你一脸哭相。

我看他一脸笑容，似乎还要打我的主意。

他说，要不要再单独来一张？

我疑惑地看着他。我想，反正我的灵魂已经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他拉亮灯。顿时，屋里跟白天一样。我揉揉眼睛。我看见火墙背后的照相机。

我一点也不害怕了。盆底厚厚的一层都是照片——那小匣子竟能装那么多灵魂，不挤得慌？大家都无所谓了，我还不在乎什么？我倒觉得那黑幽幽的镜头怪有趣呢。我想，我没了灵魂，它还能拿我怎样？

唐为光撸撸平头，移过照相机，让我站在他指定的位置上。

镜头对准了我。唐为光耍巫术一样调整着我的姿势，他说，我喊一、二、三就拍了哦。

我挺胸昂头，已经没什么值得慌张的了。我想反正我们整个连队大人小孩差不多跟我一样都丢过魂了。

他手里握着个小皮球，手挥来挥去，做出和蔼可亲的模样，他关注着我。

我觉得他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就在这时，我面前一个闪光，似乎是我爆炸了。我忙瞧瞧，我还完好无损地站着呢，于是嘿嘿笑了。

那是我十岁时拍的一张照片。大家都说拍得好，把我的优点都表现出来了。我从未那样笑过。那种失却灵魂的感觉我一直持续了许久。而且，我一直认定连队拍过照的人们都像我一样没了灵魂，为此他们出的种种差错我都谅解了。我做错了事，爸爸再说我时，我真想驳他一句。可是，我替他悲哀，他不也失却了灵魂吗？

据说，那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唐为光很惨。我和他的儿子唐冬戈却成了好朋友。唐冬戈有个妹妹，叫唐冬梅，跟我同班。高中毕业时她谈了恋爱，我很失意。她的母亲说，你怎么不早挑明，现在她有主了。我怎么开口？我一见她心里就空了——我很自卑，一个失却灵魂的人怎么能谈恋爱。我惊奇她竟有我十岁时的那张照片。那是她父亲的杰作。